

文集卷一

表

代安平公华州贺圣躬痊复表

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得本道进奏院报，以圣躬痊和，右仆射平章事臣涯等，奉见圣躬讫，社稷殊祥，生灵大庆。臣忝分朝寄，四奉国恩，无任抃舞踊跃之至。

臣闻天，普覆也，应运而健若龙行；日，至明焉，有时而气如虹贯。伏惟皇帝陛下道超普覆，迹迈至明。思宗社之灵，惟德是辅；念蒸黎之广，以位为忧。求衣未明，观书乙夜。寿域既勤于跻俗，大庭微阙于怡神。是以自北陆送寒，暂停禹会；及东郊迎气，爰复尧咨。四海方来，百辟咸在，六幽雷动，万寿山呼。

惟臣独以一麾，载离双阙，犬马之微诚空切，鸳鸿之旧列难阶，提郡印而通宵九惊，对使符而一食三起。今幸已俗臻殷富，年比顺成。伏惟稍简万几，以迎百福，托燮调于彼



相，责綏抚于列藩，承九庙之降祥，副兆人之允望。臣某不胜□□慊慊之至，谨差某奉表陈贺以闻。

为安平公谢除兗海观察使表

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中使王士岌至，奉宣恩旨，改授臣某官，并赐臣前件告身一通者。宠命天临，恩光春煦，兢惶无措，扑蹈失容。臣某_{中谢}。

臣幸逢昭代，本自诸生，文以饰身，学实为己，宁韞玉而待贾，窃运璧以私劳。春闱再中于明经，天官一升于判第。阶级甚薄，际会则多，芸阁雋书，蓝田作吏。中间因依知己，契阔从军；其后超属宪司，骤登郎署。埋轮而出，高慚八使之威；起草以居，远谢三台之妙。每含香而自叹，常袱被而待行。

伏惟皇帝陛下陶钧庶汇，亭毒万方，忧心同尧，好谏若禹。东掖垣内，封章何有于日闻？青琐门前，列位徒参于夕拜。摆波涛而鯢鳞才变，望烟霄而鸾翮初高。誓将竭诚，非敢养望。然虚受难处，忝据非安，忽拥隼旗，竟辞龙阙。犹赖云日未远，关城不遥，虔奉国章，粗免官谤。岂意便升亚相之班秩，复委大藩之廉问。鱼笺帝语，象轴神工，拜受而若捧千钧，伏读而如听九奏。诚虽深于负荷，恋实切于违离。况曲阜遗封，导河旧壤，列九州之数，带五岳之雄。古为诗书俎豆之乡，今兼鱼盐兵革之地，训整合资于武干，拊循宜属于柔良。岂伊孱微，堪此委寄？谨当冰霜励志，金石贯诚，駉马奋十驾之勤，铅刀淬一割之用。即以今月二日，雪泣西拜，星驰东下。帝城思入，虽有类于陈咸；关外耻居，安敢同于杨仆？无任瞻天恋阙之至。谨附中使某奉表陈



谢以闻。

为安平公兖州谢上表

臣某言：臣自承明诏，移镇东藩，望阙而雪涕以辞，戒途而星奔不息，即以今月五日到任上讷。当时集军州官吏等宣布皇风，阐扬玄造，欢声雷动，喜气云高。臣某中谢。

臣本由儒业，获厕朝荣，粤自乌台，至于青琐，累更近地，皆奉休期。用尽心以书绅，长忧福过；取知足而铭座，敢傲时来。旋属皇帝陛下垂意关城，推心甸服，俾之防遏，兼使缉绥。横被天波，未移星琯，岂期非次，忽致殊迁。察俗雄藩，分荣大宪，地滨河、济，山奄龟、蒙。本孔里周封，有尧祠舜泽。九州之名数甚古，三代之礼乐旧传。退省何人，合安兹地？抚躬而沾背汗下，仰恩而溢面泪流。况所部骁雄，素兼节制，为于当代，便属文臣。画武聚萤，昔惟久事笔砚；佩鞬戴鹖，今宁能执干戈？幸臣前在华州日，虔奉诏条，克宣戎律，检下而羊无九牧，馭黠而犬用左牵。用令去任之时，大有遮留之请。尽三属县，至万余人，不放即途，皆来卧辙。竟稽朝发，遂致宵奔。请于兹时，亦因前政，冀渐令苏息，长使谧宁。然后远访云亭，高寻日观，备万乘登封之所，设诸侯朝宿之仪。盛礼获窥，微愿斯毕，过此以往，不知所图。无任戴恩陨越之至。谨差某官某奉表陈谢以闻。



代安平公遗表

臣某言：臣闻风叶露华，荣落之姿何定；夏朝冬日，短长之数难移。臣幸属昌期，谬登贵仕，行年五十五，历官二十三。念犬马之常期，死亦非天；奈君亲之厚施，生以无酬。是以时及含珠，命余属纆，心犹向阙，手尚封章。抚躬而气息奄然，恋主而方寸乱矣。臣某中谢。

臣少而羁屑，长乃遭逢。常将直道而行，实以明经入仕。王畿作吏，非州县之职徒劳；侯国从知，愧军旅之事未学。宪宗皇帝谓臣刚决，擢以宪司；穆宗皇帝谓臣才能，登之郎选。忝霜威而无所摧拉，历星纪而有素次躔。旋属皇帝陛下大明御宇，至道承乾。澄汰之初，臣不居有过；迁擢之际，臣独出常伦。高选掖垣，箴规未效；入居琐闼，论驳无闻。自去年秋，来典河关，兼临甸服，惟当静而阜俗，清以绳奸，粗致丰穰，幸逃谴责。岂意陛下谓臣奄有三县，未称其能；谓臣出以一麾，未足为贵。爰降纶昧，移之藩方，锡以海隅，与之岳镇。将吾君之骁果万计，使得总齐；联吾君之牧伯三人，以居巡属。时虽相羨，臣实深忧，既辱圣恩，果遭鬼瞰。

况臣素无微恙，未及大年，方思高挂馈鱼，不然官烛，成陛下比屋可封之化，分陛下一夫不获之忧。志愿未伸，大期俄迫。忽自今月十日夜，暴染霍乱，并两胁气注。当时检验方书，煎和药物，百计疗理，一无痊除。至十一日辰时，转加困剧，渐不支持。想彼孤魂，已游岱岳；念兹二竖，徒访秦医。对印执符，碎心殒首，人之到此，命也如何！恋深而乏力以言，泣尽而无血可继。臣某诚哀诚恋，顿首顿首。



臣当道三军将士，准前使李文悦例，差监军使元顺通勾当讫。臣与顺通虽近同王事，已备见公才，假之统临，必能和协。其团练、观察两使事，差都团练巡官卢泾勾当讫。臣亦授之方略，示以规模，伏惟圣明，不至忧軫。臣精神危促，言词爽错，行当穷尘埋骨，枯木容身，蝼蚁卜邻，乌鸢食祭。黄河两曲，长安几千。生入旧关，望绝班超之请；力封遗奏，痛深来歙之辞。回望昭代，不胜荒憊眷恋之至。谨差某奉表代辞以闻。

代彭阳公遗表

臣某言：臣闻达士格言，以生为逆旅；古者垂训，谓死为归人。苟得其终，何憾于化？臣永惟际会，获遇升平，钟鼎之勋莫彰，风露之姿先尽，虽无非大数，亦有负清朝。今则举纆陈词，对棺忍死，白日无分，元夜何长！泪兼血垂，目与魂断。臣某中谢。

臣早缘儒学，得厕人曹，克绍家声，不亏士行。词赋贡名於宗伯，书檄应聘于诸侯。东泛西浮，南登北走，时惟倚马，人或荐雄。西掖承荣，得以言之无罪；曲台备位，粗明物有其容。允谓才难，便叨郎选。振衣华省，历履名曹；高步内庭，光扬密命。宪宗皇帝以臣行多余力，忠绝它肠，进无所因，静以有立，过蒙顾问，深降褒称，乃于同列之中，独许非常之拜。殊恩既浹，当路相排，旅翩未高，孤根已动。河潼为郡，盟津统师。溺以待援，痿而念起。宪皇旁求辅相，既记姓名，果遣急征，仍加大用。戴君之力虽弱，许国之诚在兹。实有微衷，可裨元化。况初诛背叛，务活疲羸。方伏奏于凤展之前，忽它徙于鸟耘之次。小吏抵罪，邪



臣结谋，指之有名，默不得诉，空甘罪戾，仰托圣明，粗得生还，几临死所。其后官移宾护，四年不谒於承华；任改察廉，一日暂留于分陕。欲举而坠，将安更危。赖敬宗皇帝纘乃丕图，是思求旧，振于洛宅，荣彼夷门。自兹以来，敢虚其遇。周旋五经镇守，惟切分忧；前后两归阙庭，皆非久次。拙直不同于众，谗毁每集其躬，含意未宣，救过不暇。伏思自长庆厥后，开成之前，凡几忝迁升，几遭退斥。若非不欺天地，不负君亲，至于几微，寻合颠陨。伏惟皇帝陛下道超覆载，仁极照临，既委铜盐，又分端揆，逮今控压，亦在重镇。陛下之恩，微臣何益；微臣之节，陛下方知。兴言及兹，碎首殊晚。

然臣从心之年已至，致政之礼宜遵，寻欲拜章，以求归老。伏以诸道节制，频岁更移，其于送迎，例多积累。臣在此虽无一毫侵损，亦无纤介诛求，帑藏甚殷，仓储有羨，特缘行李，忍过秋冬。而江山之气候难常，蒲柳之萧衰易见，自夏则膝胫无力，入冬则肠胃不调，对冠冕而始讶佻来，指坟墓而已知息处。

昨今月八日，臣已召男国子博士绪、左补阙□、左武卫兵曹参军纶等，示以歿期，遗之理命。使内则雍和私室，外则竭尽公家，兼约其送终，所务遵俭，勿为从俗，以至虑居。至十二日夜，有仆夫告臣云：“大星陨地，雅当正室，洞照一庭。”臣即端坐俟时，正辞无挠。臣之年亦极矣，臣之荣亦足矣。以祖以父，皆蒙褒赠；有弟有子，并列班行。全腰领以从前人，归体魄以事先帝。此不自达，诚为甚愚。但以将掩泉扃，不得重辞云陛，更陈尸谏，犹进瞽言，虽叫呼而不能，岂诚明之敢忘！伏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，华夏镜清，是修教化之初，是复理安之始。然自前年夏秋以来，贬讎者至多，诛僇者不少。伏望普加鸿造，稍霁皇威，歿者昭



洗以云雷，存者沾濡以雨露，自然五稼嘉熟，兆人乐康。用臣将尽之苦言，慰臣永蛰之幽魄。臣某云云。

臣当道兵马，已差监军使窦千乘勾当；其节度留务，差行军司马赵祝；观察留务，差节度判官杜胜讷。有旧规模，无新革易。必当辑睦，决无喧惊。臣心虽澄定，气已危促，辞多逾切，鸣急更哀。升屋而三号岂来，赴壑而一去无返。忠诚直道，竟埋没于外藩；腐骨枯骸，空归全于故国。回望昭代，无任攀恋永诀之至。谨奉表代辞以闻。臣某诚号诚咽，顿首顿首。

为令狐博士绪补阙鳶谢宣祭表

草土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中使某至，奉宣恩旨，致祭臣亡父赠司空臣某者。存没愿终，哀荣礼备，荒迷触地，号叫瞻天。臣某中谢。臣先臣某，生遇昌期，早司国柄，没留懿德，上恻宸襟，特降王人，迂临私第，陈其醴爵，洁以豆登。招遗魄于幽阴，旋归莫睹；视残生于晷刻，报效无期。臣等无任戴恩荒殒之至，谨附中使某奉表陈谢以闻。

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

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得本道进奏院状报，今月六日，宰臣郑某等，率三省官属，入论皇太子事者。褫魄疆场，驰魂辇毂，莫知本末，伏用惊惶。臣某中谢。

臣闻《礼》赞元良，《易》标明两，是司匕鬯，以奉宗祧。华夏式瞻，邦家大本。自昔质文或异，步骤虽殊，既立



之以贤，则辅之有道。北宫养德，东序承荣，务近正人，用光继体。周则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；汉则疏氏二贤，商山四老。内扬孝道，外进忠规，犹在去彼嫌猜，辨其疑似，不由微细，轻致动摇，乃得守三十代之丕图，延四百年之景祚，著于史册，焕若丹青。

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，功高三古，事窥化本，谋洞机先。皇太子自正位春坊，传辉望苑，陛下旁延隼×，以赞温文。并学探泉源，气压浮竞，嗜鱼不进，求玦莫从。有王褒之献箴，无卞兰之奉赋。今纵粗乖睿旨，微嫌圣心，当以犹属妙龄，未加元服，或携徒御，时致逸游。乐野夏储，亦尝观舞；南皮魏副，屡见飞觞。陛下浚发慈仁，殷勤指教，稍逾规戒，即震威灵。虽伐木析薪，必循其理；而逝梁发笱，亦有可虞。抑臣又闻父之于子也，有严训而无责善；君之于臣也，有掩恶而复录功。故得各务日新，并从夕改。同置于道，不伤其慈。傥犯在斯须，便遗天性；过当造次，遽抵国章。则以古以今，孰为令子？在朝在野，谁曰全臣？虚牵复之微言，失不贰之深旨。

伏惟陛下侔覆育于天地，霁赫怒于雷霆，复许省励宫闱，卑谢师傅，蹈殊休于列圣，慰钦瞩于兆人。臣才则荒凉，志惟朴礚，因缘代业，蒙被官荣，窃诸侯之土田，领大将之旗鼓。当车折槛，合首他人；沥胆刺心，正当今日。而名非朝籍，务切军机，道阻且跻，伫立以泣。龙楼献直，戴逵之词翰蔑闻；凤阙拜章，张俨之精诚未泯。干冒宸极，无任陨涕祈恩之至。谨差某官某奉表陈论以闻。



为濮阳公陈情表

臣某言：臣闻事君以忠者，所宜效死；食君之禄者，亦戒妨贤。苟非内慊私诚，外忧官谤，则安肯固辞武节，强委信圭，拒七命赐国之荣，舍万里封侯之策？必知不可，安敢无言。臣某中谢。

臣因缘代业，遭逢圣时，窃尝有志四方，不扫一室。奉随武之家事，无愧陈辞；慕邓傅之门风，不伤清议。属者每忧不试，深耻因媒。自荐之书，朝投象魏；殊常之泽，暮降芸香。其后契阔星霜，羁离戎旅。从军王粲，徒感所知；掌檄陈琳，亦常交辟。吕元膺东周保厘之日，李师道天平畔换之时，潜入其徒，盈于留邸。臣此时尚持白简，犹著青袍。元膺知臣传剑论兵，本于仁信；佩鞬插羽，亦识孤虚。俾以发奸，假之捕盗，幸无容刃，以及焚巢。旋带银章，俄分竹使。隼旗楚峡，出以分忧；熊轼郢城，忽然通贵。岂意复逾五岭，更授再麾。中间叨相青宫，忝司缇骑，才通闺籍，又处藩条。越井、朝台，备经艰险；贪泉、浚水，益励平生。是甘马革之言，常惧武皮之诮。及圣造远流南极，许拱北辰，黄犢留官，胡床挂柱，如生羽翼，若出婴罗，誓以归彼冗员，处之散地。俄以朝那阙守，昆壤须人，一去阙庭，五罹寒燠，处京畿五百里之内，控蕃寇数十州之多，提鼓烧烽，增埤浚洫。虽国家远敦上策，不事交争，然蛇豕难防，犬羊易纵，苟罢严彻警，则负约渝盟。

臣自受命以来，为日斯久，未尝一日不修战格，未尝一日不数军储。使士有斗心，人无虚额，使之侦候，咸亦闻知。尚未能率厉骁雄，揣摩锋镝，远收麻垒，直取艾亭，成



大朝经武之威，毕微臣报主之分，可书竹帛，不辱旗常。盖以久处炎荒，备薰瘴毒，内摇心力，外耗筋骸。虽马援据鞍，尚能矍铄；而班超揽镜，不觉萧衰。恐无以早就大功，久当重任，自思已熟，求退为宜。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，功高三代，照临若日，覆露如天。况今国不乏人，时称多士，有才略在臣之右，齿发少臣之年，俾代处是邦，递临斯位，以之责效，谁曰不然？俾前达后生，皆无蔽滞，由中及外，得以交相，成陛下适时之方，减微臣固宠之责。臣不胜祈恩恳迫之至。谨差某官某奉表以闻。

为汝南公华州贺赦表

臣某言：伏奉正月九日制书，南郊礼毕，改元为某，大赦天下者。奉郊禋以定天位，新历象以授人时，《乾》健《离》明，《震》动《兑》悦，跂行喙息，罔不庆幸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钦昊天而旅上帝者，圣王之重事；覃殊休而发大号者，哲后之洪猷。故必致四圭以达诚，制六器而申敬，将崇严配，必在元句。先之以苍璧祊牲，重之以《云门》大吕。然后王犹有阙于荐敬，爽彼告虔。《周官》三代之文，绝而不续；汉氏万灵之位，失而莫寻。岂若皇帝陛下以大道遂群生，以至公临宝祚，上苞玄象，下总皇祇，黜幽陟明，兴废继绝。灵芝甘露，鄙之而不告史官；赤雁白麟，陋之而不编瑞牒。然后因孟月卜上辛，率于国南，式是岁首。且天以陛下为子，故必飡明诚；人以陛下为天，故必流睿泽。逾千越万，迈五登三。何则？取直言之科，则听舆论者不足算；设有过之令，则除乡议者未可俦。延赏推恩，用以劝御灾捍患



之士；减租退责，将以矜火耕水耨之人。养庶老，颁淖糜暖帛之资；走群望，洁刳牲瘞币之礼。古不睹者复睹，古不闻者复闻。万蛰苏而六幽尽开，五刃藏而九土咸辟。臣当时集军州官吏等，丁宁告示讫。

况臣尝备论思，获叨侍从。当时仙禁，惭视草以无能；此日泰坛，望给薪而靡及。徘徊旬服，跼蹐关城，虽有庆于文明，竟无阶于奔走。司马谈阙陪盛礼，没齿难忘；萧望之愿立本朝，驰魂莫及。无任抃舞结恋之至。

为京兆公陕州贺南郊赦表

臣某言：臣伏奉正月九日制书，郊禋礼毕，改元为某，大赦天下者。既事虞郊，复新尧历，天潢泻润，日观扬晖。普天率土，罔不庆幸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君人之孝，莫大于尊祖；王者之敬，孰逾于事天？固必用因高之仪，申严配之礼，百神序，万灵昭，乃可覃殊恩，涣大号，礼成而德备，惠敷而庆宏。然而秦尚武功，先祈禳之事，故柴燎萧薌未必飨；汉称文物，重神仙之道，故《云门》太簇未必和。既不讲于礼官，终致讥于儒者。伏惟皇帝陛下与春生育，并日照临，究三代之质文，酌百王之损益，定午位，卜上辛。洁齐之诚，先扫除而遐达；孝思之志，协气臭以升闻。然后推作解之恩，降惟新之令，设科以招谏诤，宥过以务哀矜。已责既恤于三农，录勋无遗于十代，颁粟帛而养耆老，走牲币而遍山川。举皇王之废官，尽古今之能事。臣当时集军州官吏，丁宁告示讫。

况臣尝奉恩光，叨居华显。当太史撰日之际，犹立汉庭；及宗伯相仪之时，已辞魏阙。怊怅郡印，徘徊使车，徒



深倾藿之诚，实积悬瓠之叹。召公邑内，敢思棠树以追踪；尹喜宅中，惟望灵符之复出。臣不胜庆幸踊跃之至。

为濮阳公陈许谢上表

臣某言：臣伏奉去月八日制书，授臣前件官，臣即以某月日到任上讫。当时集军州官吏僧道耆老等，揄扬皇化，宣布睿慈，连营咸鼓于巽风，阖境均沾于兑泽。臣某中谢。

臣才谢汉飞，义惭燕使，献书求试，学剑邀勋。大舸千艘，早窃楼船之任；胜兵万数，晚兼车骑之名。虽任在肩行，而时当柔远。珠崖铜柱，只务廉平；麻垒艾亭，莫能恢复。旋属皇帝陛下荆枝协庆，棣萼传辉。臣得先巾墨车，入拜丹陛，兰台假号，棘署参荣。奉汉后之园陵，获申送往；掌周王之廩庾，方切事居。不谓遽董戎旃，还持武节。赐国既高于七命，承家又庆于重侯。维彼璧田，宝联鼎邑，古之近甸，今也雄藩。想像汝南，星聚而先贤未远；经过颍上，水浊而强族皆除。

况在昔年，常邻多垒。载瞻军额，深见士心。贵忠孝之两全，则忠可移孝；正文武之二道，则武可辅文。将谋将领之能，必重英豪之选。岂虞拔擢，乃出孱微。谨当阜俗而必致人和，贞师而不为儿戏。使流庸自占，骁悍知方。任棠水薤之规，臣当可服；黄霸米盐之政，臣亦不遗。粗勤报效之资，用赎贪饕之责。奉违轩镜，几落尧蓂。比园葵以自倾，昼惟向日；羨海槎之不系，秋则经天。感激而泪血沾衣，兢忧而汗雨浹背。无任感恩恋阙兢惕屏营之至。



为汝南公以妖星见贺德音表

臣某言：臣伏奉某月日德音，以妖星谪见，思答天戒者，臣当时集军州官吏，丁宁宣示讫。仁深覆载，恩极照临，究祖宗之令图，极皇王之盛事。圆首方足，罔不欣庆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覆载莫大于天地，而腾降之气或不接；照临莫大于日月，而薄蚀之度或有差。岂惟休咎之征，自是阴阳之事。旋观彗孛，载考策书，虽欲为灾，曷尝胜德。伏惟皇帝陛下荆枝载茂，棣萼重辉。既居正以体元，亦观文而察变。仰窥星彩，稍越天常，于是深軫皇情，重回宸眷。省躬之惧，洞感于幽明；及物之恩，毕沾于华夏。戒田游则成汤祝网之意，释冤滞乃大禹泣辜之慈。罢去修营，惜汉氏十家之产；劝课耘耔，复周邦九岁之储。德已厚矣，仁已极矣。然犹避寝自责，撤膳貽忧。以此延休，何休不至？以兹备患，何患能为？足以高步三王，平窥百古，鞭鞑守成之主，秕糠中代之君。抑臣又闻之，昔贞观之理也，太宗文皇帝吞蝗而灾渗息；泰岳之封也，玄宗明皇帝露坐而风雨消。炯戒犹存，神灵未远。陛下永怀治厥，有切钦承，为其所不为，至其所不至。伫见地泉流醴，天酒凝甘，人知朱草之祥，家识白麟之瑞。又岂芒角足惧，晷度可忧者哉？

臣素乏器能，谬当任使。东雍西岳，虽首化于百城；日远天高，但心存于双阙。听金石而惭殊舞兽，无羽翼而恨异冥鸿。惟当虔奉诏条，颂宣德泽，成陛下无偏之道，毕微臣尽瘁之勤。所冀不置简书，免拘司败。如其礼乐，非臣所能。无任感恩恋阙恳悃屏营之至。



为汝南公贺彗星不见复正殿表

臣某言：得本州进奏院状报，今月某日夜，彗星不见，宰臣某等奉表称贺，请御正殿，复常膳者。天道甚密，圣心不遐，感极而灾亦为祥，诚至而妖宁胜德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殷汤以六事责躬，止七年之旱；宋景以一言修德，退三舍之星。历代以来，咎征常有，苟君能克己，则祸不移人。伏惟皇帝陛下寅奉丕图，恭临大宝。遵符列圣，酌宪前王。昨者天象之间，星文稍异，载深归咎，爰用覃恩。仓箱毕复于九年，罗网并开其三面。去营缮，绝荡心之巧；申冤结，除灭耳之俘。而又正殿不居，大庖尽减，精诚昭达，愚惻敷闻。芒焰遽销，晷度如旧。况蕞尔戎、羯，正犯疆场，载思星见之征，恐是虜亡之兆。伏惟稍宽圣虑，以拥皇休，遵九庙之降祥，副兆人之钦属。臣又闻皇王之事天也，虽至理之时，不遗于忧畏；虽至和之气，不忘于将迎。是故神农焦劳，轩帝憔悴，尧既癯瘠，舜亦胼胝。此四主侧身于昔时，陛下用心于兹日，千载符契，万方怀柔。

臣尝忝内朝，今居近甸。拱辰不及，空瞻北极之尊；就日无因，忽觉长安之远。惟知扑蹈，莫可奋飞。时及初正，礼当元会，华夷毕至，玉帛皆陈，小国行人，外藩下士，皆得入趋凤阙，仰望兽樽。臣独限关河，坐萦符竹，恋既深而词恳，庆已极而涕零。无任感恩贺圣郁恋屏营之至。



为汝南公贺元日御正殿受朝贺表

臣某言：臣得本州进奏院状，称报元日皇帝陛下御含元殿受朝贺者。上正三辰，下临万国，事虽举旧，命则维新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圣祖垂训，王者处域中之尊；《公羊》纪时，春者为一岁之始。载稽故实，抑有典章。近岁以来，此礼多阙，或事因惜费，或时属告休。伏惟皇帝陛下道被无垠，政敷有截。全取发生之德，无非欣合之仁。苍昊降符，黄輿告瑞。石碑既见，文作太平；银瓮旋臻，字成万岁。而又忧勤不辍，克责方深，精诚旁照于八牖，恳恻上通于九庙。仙厨撤味，兽馆休畋，遂使化妖宿为寿星，变小饥为酺饮。庆由圣感，令属神行，爰在新正，式修阙典。彤庭列位，丹陛陈仪，凝旒而天启其门，服袞而日升于观。翼风发越，兑泽滂沱，左右贤臣，骏奔多士。国无谗佞，擢灵草而不摇；朝绝奸邪，俨神羊而莫动。礼成而退，物有其官。足以光耀瑶图，丹青玉版，辉前映后，迈五登三。臣窃访硕儒，远征旧典。帝尧华封之祝，惟止匹夫；神禹涂山之仪，且非元会。然犹尧有多忧之戒，禹行后至之诛。在和平而尚乖，孰欢呼之可致？岂与兹日，而得同年！

臣方守河、潼，正分符竹，不获躬陈玉帛，首率梯航。况又尝以艺文，叨居禁密。虽远离天上，犹近关西，抃贺空深，就望无所。心驰紫闼，非梦寐而不通；魂绕皇闱，羨归飞而莫及。无任荷恩祝寿恋阙屏营之至。



代仆射濮阳公遗表

臣某言：臣闻蝼蚁知雨，虽通感于玄天；蒲柳望秋，必凋华于厚夜。况臣摄生寡要，将命无方，寒暑顿侵，精神坐竭。灶乏传薪之火，余焰几何；隙无留影之驹，残光即尽。叩心恋阙，忍死封章，叫白日而不回，望青天而永诀。臣某中谢。

臣虽忝望族，本实将家。自先臣出总郊圻，遇大国静无师旅，被服元化，翱翔盛时，遂与季弟参元，俱以词场就贡。久而不调，因以上书，自荐求通，干时愿试。芸香作吏，始筮仕于德宗；瑞节临戎，复分忧于陛下。虽性分有限，而忠诚不移。固无韩、彭为将之能，实慕赵、窦散财之义。两逾岭峤，四建牙旗。约己洁身，绝甘分少。良田五顷，虑莫及于子孙；厚禄万钟，惠颇沾于宾客。恭承诏命，以守藩条。而掌事者徒以元和中吕元膺留守东都，李师道潜谋洛邑，托以郡邸，入之甲兵。臣当时为元膺宾僚，值师道窃发，蓝衫不脱，竹简仍持，因为麾兵，虏其□帅。遂以将材相许，戎统见期，颉颃遐途，纂修旧服。光阴荏苒，迁授频仍。昨者分领许昌，兼临河内，当上党阻兵之始，是孽童拒诏之初。臣方将奋励疲弩，指挥精锐，所冀解鞍赤狄，息驾晋城，大攘蜂虿之群，以雪人神之愤。自前月某日后，军声大振，贼势稍衰，人一其心，士百其勇。燕颌有相，曾无定远之期；马革裹尸，实负伏波之愿。而精诚靡著，志望见违，援桴之意方坚，就木之期俄及。

忽自今月某日，疾生腹脏，弊及筋骸，药剂之攻击愈深，神祇之祷祠无益。固已腾名鬼篆，收气人寰，复然无望



于死灰，更起难同于仆树。然臣素窥长者，曾慕达人，省知变化之端，粗识死生之理，岂其有贪富贵，敢冀延长？但以未报国恩，未诛贼党，视胄长免，对弓莫弯，思犬马以自悲，悼钟漏之先迫。志有所在，伤如之何！抚节而乏泪以流，伏韬而无血可□。臣某中谢。

其行营三军，已举牒差某官某，河阳留务差某官某，怀州留务差某官某讫。并皆授之方略，各有司存，窃计旬日，必无逗挠。

臣又伏思任司农大卿之日，授忠武统帅之时，紫殿承恩，彤庭入对，躬瞻尧日，亲沐舜风，获睹陛下神武之姿，获闻陛下忧勤之旨。即北蕃小寇，东土微妖，亦何足烦陛下之甲兵，污陛下之胥钺？伏愿时推明略，光阐睿图。内则收德裕、让夷、绅、鉉之嘉谟，外则任彦佐、元逵、宰、沔之威力，廓清华夏，昭荐祖宗，然后瘞玉勒成，镂金垂烈。臣虽百死，复何恨焉！臣精爽已亏，言辞失次。气无复续，蒙以纆而莫胜；口不能言，饭用贝而何益？故国千里，明君万年，永将覆载之恩，长入幽冥之路。残魂不昧，虽温序之思归；枯骨有知，遇杜回而必亢。回望昭代，哀号不能。无任荒悷攀恋之至，谨奉表代辞以闻。

为王侍御□谢宣吊并赙赠表

草土臣瓘言：今月某日某官吕述、某官任畴等至，奉将圣旨，以臣父某官某亡歿，赐吊臣等，并赙赠臣亡父布帛三百疋、米粟二百石者。大夜衔辉，穷泉漏泽，以陨以越，终哀且荣。臣某中谢。

臣先臣某托体元侯，策名任子，象贤传剑，余力攻书，



历七朝而在公，秉二道而非坠。氛兴赤狄，兵聚晋城，先臣受律临戎，忘家殉众。士卒均食，罔愧于前修；廊庑散金，远齐于旧说。上凭王略，下振军威，旬月之间，庆捷相继。并亲桴三鼓，躬运九章，如臣弟兄，皆冒矢石。岂意奇功垂立，大愿莫从，传餐失时，□血成疾，奄至凋落，长违盛明。此皆由臣等抱衅既深，就养无素，遂延家难，仰恻宸襟，尚偷生于晷刻，亦何颜于天地。

伏惟皇帝陛下悼深抚几，悲轸闻鞞，降悯册于上公，厚赙礼于遗体。昔魏优死事，止分食邑之余；汉养孤儿，但有羽林之聚。方于今日，彼愧推恩，叫号失容，戴履无所。军前结草，必自于幽灵；石上生松，敢忘于遗训。无任感恩荒殒之至。

为怀州李中丞谢上表

《文苑英华》原注：武宗。

臣某言：臣伏奉某月日制书，授臣某官者。天旨下临，星言东鹜，即以今月某日到任上讫。臣某中谢。

臣闻汉分刺举之条，三河最重；周制郊圻之数，二宅惟均。况苏公旧田，怀侯故邑，太行会险，德水通津。在申画之时，素为清地；语翕张之势，实曰要区。自河上置军，以幕中分理，地虽密迩，事异躬亲。伏惟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陛下，神以运机，圣而制变，将镇顽梗，更务恢张。由是开三垒之新规，复数朝之故事。斋坛将节，重加廉郡之雄；皂盖朱轂，各有为州之贵。远征三纪，间有两人，陶某以吏理当材，郑某以名家正授。清尘不远，余烈犹存，颁条之寄，继祖为难。

若臣者品以勋升，官由赏达，徒慕益恭之美，以承犹宥



之恩，过奖在朝，承乏充使。将圣代怀柔之德，率昆夷畏慕之心，万里以遥，三时而复。副介不离于疾故，少从免难于凋零。敢矜跋涉之劳，自被生成之赐。岂期皇帝陛下谓能专对，遽委牧人，仍其柏署之雄，赐以竹符之重。遂使霍氏固辞之第，早建双旌；于公必大之门，更屯五马。贤无所象，分可自量，入祖庙而欷惊，瞻父堂而益惧。况潞潜逆孽，许出全师，系此州兵，横制贼境，兼声势之任，有资扉之须。谨当懋举诏书，听求人瘼。思理行之第一，诚愧昔贤；奉忠孝于在三，亦惟先训。苟愆素誓，则有神明。伏远云天，已逾旬朔。献封人富寿之祝，未卜其时；悬子牟江海之思，莫知其极。无任感恩攀恋阙庭之至。

为河南卢尹贺上尊号表 《英华》原注：武宗会昌五年。

臣某言：臣得本道进奏院状，知宰臣某等奉上尊号，以光洪休，耀列圣之睿图，表三宫之慈训。凡在生物，孰不欢心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善言天者必推功于广覆，善言日者必咏德于大明，然后物仰玄穹，人知景曜。皇王拟象，今古同规。伏惟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，体天垂荫，法日轮辉，宏上德以纘戎，启下武而膺运。顷从临御，旋致治平。雨块风条，时推顺适；苗螟叶销，坐致消亡。是以银瓮石碑，非烟浪井，神而告瑞，史不绝书。

且獯鬻为灾，周、秦乏策。金行火运，不绝于侵陵；瀚海、阴山，几渝于约誓。而敢乘衰运，来犯昌朝。陛下乃赫以天威，授之宏略，一伐而单于仅免，三鼓而贵主来还。灭大邦之仇雠，摅累圣之忿愤。及晋阳逐帅，代马新羁，陛下



又浚发宸襟，委诸庙画。浹辰而前军就路，逾月而元恶膏砧，静丰、沛之遗疆，举陶唐之故俗。蕞尔潞子，复生孽童，脱纛冀恩，止枢拒诏，据九折之险，有五州之人，藪泽逋逃，粪土租税。陛下又远扬神断，深诏徂征，合镇、魏之强藩，出韩、彭之锐将，夷其巢窟，去彼根株，清明皇之旧宫，复金桥之故地。曾非旷岁，集此丕功。固已至化潜融，事光于玉版；玄机独运，理溢于瑶编。

况又志切希夷，道存冲漠。慕遗踪于姑射，载动尧心；思顺请于崆峒，欲劳轩拜。远惟圣祖，载仁神孙，俾异法皆祛，多门就掩。麟殿正玄元之座，凤书招黄老之徒。将以休有万龄，临兹兆众，使咸践寿昌之域，俱游富庶之乡。巍乎焕乎！盛矣美矣！故得人祇协欲，华夏均怀，愿加尊显之称，以报财成之美。宰臣等果能陈大义，允建鸿名。伊尹暨汤，咸有一德；咎繇谟禹，克赞九功。述尽善于王猷，标具美于帝箴。南山称寿，北辰降光，永于无极之年，长奉上清之号。臣幸丁昌运，方守洛京，空深恋阙之诚，不在称觞之列。举头见日，虽悲千里之遥；侧管窥天，且庆百生之幸。无任徘徊望阙蹈舞踊跃之至。

为荥阳公桂州谢上表

臣某言：臣奉违禁掖，祇役遐陬，虽悬就日之诚，惧旷宣风之寄。柔轡载扬于永路，轻舳利济于大川，即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讫，臣某中谢。

臣系承儒训，生属昌期，初挂弁髦，即亲筐篚。嘉树无忘于封殖，青毡不落于寇偷，再擢词科，一登册府。徂迁岁律，浮泛军装，忽影华缨，俄列通籍。极望郎于南省，备给



事于左曹。中间帖掌台纲，分修国史。旋值孽童拒诏，狂虏乱华，副中宪以急宣，佐维城而遥护，督晋氏迁延之役，绝戎人侦逻之奸。敢伐善以攘瑜，固尽诚于养栋。

伏惟皇帝陛下武推时夏，文号钦明，方将虔奉紫泥，恭拜青琐。岂意遽分专席，叨赐再麾，首南服以称藩，控西原而遏寇。褰帷廉部，犹恐坠于斯文；横槊令军，实致忧于不武。虽期竭力，终惧败官。况俗杂华夷，地兼县道。文身椎髻，渐尉佗南越之余；叩鼓鸣钟，传士燮交州之态。网疏则鱼漏，绳急则麇惊，欲经纬以合宜，顾韦弦而匪易。伏愿陛下务修俭德，广扇廉风。拾翠采珠，不勤异物；驱犀逐象，用示深仁。始于问俗之时，便获称君之美。臣亦当求规水薤，取戒脂膏，冀少息于疲黎，庶免拘于司败。

三梁路阻，九峤封遥。浮江过楚泽之萍，望国隔番禺之桂。遐思白鸟，镇扬音于周围之中；远羨仙萼，永固本于尧阶之上。无任感恩望阙结恋屏营之至。

为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

臣某言：臣得本道进奏官某状报，某月日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，破奚北部落及诸山奚，除旧奚王匡郎所管外，杀戮首领丁壮老幼，并杀获牛羊，焚烧车帐器械等计二十万，刺史已下面皮一百具，耳二百只，奚车五百乘，羊一万口，牛一千五百头者。天声远叠，庙略遐宣，白虏获于宁台，赤夷俘于燕路。臣某中贺。

臣窃窥旧史，逖听前朝。有天子忧边，清宵辍寐；将军出塞，白首言归。至乃或胜或奔，一彼一此，竟困塞郊之柝，那停绝漠之烽，犹欲叙烈旂常，告功祧庙，用其暂胜，



谓曰难能。况幽朔巨都，全燕重地，荐臻奚寇，猾乱华人。田让之护鲜卑，莫能深入；祭彤之军辽水，惟遣相攻。近岁以来，为患滋甚，走单于侦逻之路，怀驹支漏泄之奸。

张仲武重感国恩，习知边事，同三师而肆楚，侔五饵以间戎，乘其器情之时，俄得翦除之便。燕犀密挂，冀马潜霸，超距投石者动过千群，戟手科头者略逾万计，坎三鼓而河流自却，声六校而屋瓦皆飞。自使鸱惧丧林，兔忙迷穴，无舟掬指，有地僵尸。未惊紫陌之乌，前军已蹙；不啖淮山之鹤，后队仍穷。遂分袁尚之头颅，仍裂蚩尤之肩髀，穹庐落烬，同甲扬灰。山积云屯，大收其车乘；角羸耳湿，尽获其牛羊。柳水载澄，桑河无事，爰驰吉语，入解皇威。此皆皇帝陛下功格上玄，运膺下武，授兹成算，于彼当仁，震肃九围，欢呼万国。

昔艰难云始，胡尘首起于卢龙；今开泰有期，汉将先清于涿鹿。人谋允若，灵贶昭然，固已上庆祖宗，下光编策。录图《洪范》，竟三古之殊尤；玉检金泥，有百神之灵祐。臣虽当防遏，不介边陲，空增气于懦夫，实叨荣于下将。日围千里，天盖九重。奉一月之捷书，惟知扑蹈；献万年之寿酒，尚隔班行。念风水于遐藩，奇梦寐于宣室，无任望阙结恋之至。

为荻阳公贺老人星见表

《英华》原注：宣宗。

臣某言：臣得本道进奏院状报，司天监李景亮奏八月六日寅时老人星见于南极，其色黄明润大者。圣惟合德，神实效祥，必垂有烂之文，以表无疆之祚。臣某中贺。

臣闻玄象示人，昊穹凝命。曜为经而宿为纪，则有常



名；斗挹酒而牛服箱，或标虚号。未若候时而出，有道则彰，居五福之先，在三辰之列。伏惟皇帝陛下昭明《老》契，游泳《庄》环，式是中秋，呈兹上瑞。况见于午位，又属寅时，仰考玄符，乃有深意。自南耀彩，将弘解愠之风；近晓流光，欲助无私之日。皇心载裕，灵鉴孔昭，凡居率土之滨，皆庆后天之寿。臣误蒙重寄，实远清光。送玄燕于梁间，伤时自切；望白榆于天上，厥路无由。贺圣恋恩，无任蹈舞屏营之至。



文集卷二

状

为大夫安平公华州进贺皇躬痊愈物状

右臣闻藩方旧德，臣子私怀，将称庆于天朝，必展仪于土贡。伏惟皇帝陛下道苞乾象，德总坤灵。肇自元正，载康福履，九庙不忘于继志，两宫无阙于问安。鼓舞万灵，波涛四国，验推测则咸如周卜，听祝辞而皆若华封。臣坐拥伏熊，行驱画隼，值一人之有庆，当春日之载阳。心但葵倾，迹犹匏系，伏蒲之觐谒未果，献芹之诚恳空深。况又地迩宸居，俗薰俭德，更无玉帛，以率梯航。前件石器等，瑞匪土矧，珍惭甌磬，并取诸地产，皆勒以工名。茯苓茯神等，品载仙经，奇标药录。通灵祛疾，不惟色若凝脂；延寿安神，岂是心如枯木。干冒陈进，无任兢惶云云。



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

杜 胜

右件官流庆相门，策名词苑，当仁罕让，见义敢为，符彩极高，涯涘难挹。臣前任已奏为判官，临事而每见公方，与语而必相宏益。今臣寄分团结，任切训齐，将奉庙谟，实在宾彦，伏请赐守本官充臣团练判官。

赵 哲

右件官洛下名生，山东茂族，仁实堪富，天爵极高，妙选文场，亟仕侯国，珪璋特达，兰杜芬馨。今臣廉问大藩，澄清列部，藉其谟画，共赞朝经，伏请赐守本官充臣观察判官。

李 潘

右件官文囿驰声，宾阶擅美，口含言瑞，身出礼门。前任已奏为判官，驭下而和易不流，临事而贞方有执。今臣移参国用，务切军需，实假平均，以同计画，伏请赐守本官充臣观察支使。

卢 泾

右件官博涉典经，该核流略，自鲁壁所坏，汲冢之藏，三篋能知，五车尽究，加之文采，兼以器能。前者为臣属僚，常在州推狱，明断而不容吏黠，哀矜而莫有人冤。今者团练之司，稽巡是切，直思奖效，非敢用情，伏请依资赐授



法官，充臣都团练巡官。

以前件状如前。伏以长人者必以吏分劳逸，开幕者亦用士为重轻，若不树人，何以报国？况臣素无勋效，谬窃宠荣，至于贤才，敢吝筐篚？前件官并推宾彦，堪赞藩条，伏希殊私，尽允诚请。谨录奏闻，伏听敕旨。

为安平公赴兗海在道进贺端午马状

右臣伏以浴兰令节，采艾嘉辰，百辟合祝于尧年，万方宜修于禹贡。臣方夙驾之部，驰传出关，欲献琛而未识土仪，愿祝寿而已悲日远。前件马伏枥斯久，著鞭亦多，粗觉柔驯，未尝奔逸。虽非龙孙骥子，邈一举以绝尘；愿陪月驷云螭，庆干嘶于扈跸。干冒宸扆，无任兢惕之至。

为安平公谢端午赐物状

右今月某日中使某至，奉宣恩旨，赐臣手诏一通，兼前件端午紫衣、银器、百索，并大将衣者。乾文昭融，睿赐稠叠，恩生望外，荣积惧中。臣已当时宣布给散讫。伏以正阳令月，端午佳辰，渥泽合止于勋贤，锡赉宜先于戚属。臣远临东鲁，久去上京，岂望仁时，同跻寿域。八行明诏，伏读而不啻千钧；一袭轻衣，跪捧而若无三伏。况又彩缕出仙蚕之茧，贞金凝姹女之魂，持可戒盈，带堪延算。岂微臣独忝，在列校不遗。华楚成行，永愿千春而奉圣；绵长共保，常期五日以沾恩。臣与大将等无任感激恳悃之至。



为濮阳公泾原谢冬衣状

右某月日中使某至，奉宣圣旨，赐臣及大将兼诸镇防秋兵马等，前件敕书手诏并冬衣者，臣并已准诏旨宣示给散讫。恩极解衣，荣加降玺，戴山未重，负日非暄。臣谬领藩垣，适当戎狄，唯凭庙算，粗振军威。绝漠猎回，幸无警急；高烽火过，但报平安。直以地势多阴，川形稍背，三伏常闻于屏箴，九秋寻讶于垂缿。代马暂嘶，陇山无叶，燕鸿未过，泾水先冰。是以每降王臣，仍迁御笔，緘封垂露，宠锡御冬。非玉女裁成，即仙人织出，徒惊在笥，莫睹因针。始顾孱微，深惧不胜冠带；旋蒙被服，便如能执干戈。遍逮军前，历沾麾下，达喜气而陈根复秀，动欢声而蛰户潜开，华楚成行，曳娄塞路。其山南宣歙三道大将等，虽久居炎燠，不惯严凝，亦既更衣，皆忘易地。贾余勇而例思尽敌，感鸿私而咸愿杀身。各限征行，不获陈谢。臣与大将等无任瞻天恋阙感恩屏营之至。

为杨赞善奏请东都洒扫状

右臣先臣赠太保某，茔在河南县界。臣自终丧纪，便参朝伦，三年赞道于宫庭，千里违离于坟墓，窃惟令式，合许芟除。追远兴情，敢希荣于陆晔；报恩未死，宁自誓于羲之。伏乞圣慈，特从丹恳。



为侍郎汝南公华州谢加阶状

右臣伏奉今月某日制书加赐臣阶朝散大夫者。荣从日下，恩自天中。臣闻周室设官，实重大夫之号；汉臣异礼，则加朝请之名。若臣者辨乏谈天，文非掷地，贪叨华显，绵历光阴。当陛下御极之初，分陛下忧人之寄。金章紫绶，已尘求瘼之荣；崇级清阶，更切升高之望。循揣斯久，怔忡莫宁。惟当勤奉诏条，所希粗赎官谤。诚深感励，情切违离，犬恋主而空深，蚊负山而何力。无任感恩望阙结恋屏营之至。

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

某官周墀

右臣伏准某年月日敕内外文武官上后举一人自代者。伏以京邑为四方之极，咸秦乃天下之枢，必命英髦，以居尹正。臣谬蒙抽擢，素乏材能，将何以风采章台，羽仪华囿。况又方营郾、毕，肇建园陵，苟推择之不先，则颠覆而斯在。前件官庄栗以裕，简严而宽，玉无寒温，松有霜雪。顷居内署，实事文皇，引裾而外朝莫知，视草而中言罔漏。洎分符近甸，廉印雄藩，不徇物以沽名，善推诚而立断。浑若全器，宜乎在庭。悦召以急宣，被之眷渥，必能明张条目，峻立堤防，肃千里之封畿，殷五都之货殖。轩台禹穴，无亏充奉之仪；汉苑秦陵，尽绝椎埋之党。特乞俯回宸断，用授当仁，免今



日之叨恩，冀他时之上赏。干冒陈荐，兢越伏深。

某官崔龟从

伏以内史故事，例带银青；尹正旧仪，平揖令仆。必资髦硕，方备次迁。臣特以鰕儒，猥丁昌运，位崇八座，官绍三王。况驾有上仙，车当晏出，务烦廐置，役重津途，傥让爵之不思，则败官而斯疚。前件官荆岑挺价，赤堇扬锋，稟松筠四序之荣，包金石一定之调。由中及外，自诚而明。昨者故鄣利迁，朝台受律。隐之清节，无愧于投香；江革归资，唯闻于单舸。必能集同轨之会，奉因山之仪，使桴鼓稀鸣，建瓴流化。伏乞特回凤诏，以命龟从，成圣朝《棫朴》之诗，减微臣维鹄之刺。干黷旒宸，伏用兢惶。

为渤海公谢罚俸状

右臣伏准御史台牒，奉恩旨以臣不先觉察妖贼贺兰进兴等，宜罚两月俸料者。伏以雾市微妖，潢池小寇，有乖先觉，上黷宸聪。昔汉以捕盗不严，犹加黜削；晋以发奸无状，亦峻科条。岂若皇帝陛下恩极好生，德惟宥过，与其漏网，止以罚金。臣与寮属等无任戴恩宥罪屏营之至。

为濮阳公陈许举人自代状

某官崔蠡

右臣伏准某年月日敕内外文武官上后三日，举一人自代



者。臣伏见前件官栾、郤旧族，邹、鲁名儒，镜纳无疲，山高不让，而又循墙戒切，铭座规深。兰省辞荣，竹符出守，汉悲来暮，晋有去思，晦而转明，浼而尤白。既还纶阁，复掌礼闱，人惊吞凤之才，士切登龙之誉。及司版籍，以副地官，按比罔差，孤终靡失。居然国器，实映朝伦。今沔水无兵，武昌非险，用为廉问，尚郁庙谋。臣所部乃秦、韩战伐之乡，周、郑交圻之邑，军逾千乘，地控三州，若以代臣，必为名将。敢希睿泽，曲遂愚衷，俾宽窃位之讥，冀受进贤之赏。干冒陈荐，无任兢越，谨录奏闻，伏听敕旨。

为濮阳公陈许奏韩琮等四人充判官状

韩 琮

右件官早中殊科，荣推雅度，弦柔以直，济伏而清。顷佐宪台，且丁家难，当丧而齿未尝见，既祥而琴不成声，逮此变除，未蒙抽擢。臣顷居镇守，琮已列宾僚，谋之既臧，刚亦不吐。愿稽中选，荣借外藩，伏请依资，赐授宪官，充臣节度判官。

段 环

右件官言思无邪，学就有道，屡为从事，常佐正人。加以富有文辞，精于草隶，俊而且检，通亦不流。臣所部稍远京都，每繁章奏，敢兹上请，乞以自随，伏请依资赐授宪官，充臣节度掌书记。



裴 蘧

右件官鲁国名儒，縉乡右族，松寒更翠，马老不迷。臣昔忝凿门，辟为记室，属辞而宿构无异，论兵而故校多归，委以前筹，见其余地。伏以前任大理评事已三十三个月，比于流辈，已是滞淹，伏请特授宪官，充臣观察支使。

夏 侯 □

右件官藏器于身，为仁由己，齐庄难犯，劲挺不摇。臣任切拊循，务繁稽勾，思留仙尉，以重宾阶，伏请依资改授一官，充臣节度巡官。

以前件状如前。臣四朝受任，三镇叨荣。慕碣石之筑宫，广延儒雅；效西河之拥簪，乐得贤才。韩琮等并无所因依，不由请托，久谙才地，堪列幕庭。伏希殊私，尽允诚请。谨录奏闻，伏听敕旨。

为盐州刺史奏举李孚判官状

某官李孚

右件官克生公族，早履宦途，器实干时，辩能专对。加之夙明韬略，久逐旌旆，顷为已知，屈从吏议。许文休之流浪，万里非踪；王仲宣之播迁，三年未遇。俭而不忍，困且能通，虽何恤于无家，良可悲其绝籍。去岁以维新之命，大治鸿私，亦既旋还，合从叙用。开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吏曹已注右威卫仓曹参军，授官未谢，又蒙挟名除替。初云牵



复，仍迫屡空。京口刘生，方思鹅炙；洛阳苏子，已弊貂裘。方今崇唐尧敦厚之恩，推魏文荣乐之旨，岂令弃良材于散地，化王孙为旅人？

臣素乏器能，叨膺任使，控绿池之要地，守清泽之坚城，将已宣布威灵，弹压氛祲。苟咨谋失所，佐理非材，岂惟失此军声，兼且伤于朝寄。臣深自计，孚实当仁，况又得于诸宗，且兼通旧，诸葛均有因依之分，庞士元多鉴裁之恩。是故辄黜宸阶，乞荣宾席，使得尽其风力，佐彼边陲。锥处平原之囊，必将颖脱；剑拭华阴之土，粗雪幽沈。伏请依资赐授一官，充臣防御判官。干冒宸旒，无任战越。

为怀州刺史举人自代状

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内外文武官到任三日举一人自代者。臣伏见前件官汾阳启胄，沙麓遗芳，佩璫之辰，平居不戏；加冠已后，出言成章。本以《诗》《书》，绰有机断，奉阴、郭之良躅，衔马、邓之明规。臣以其祖祢以来，蕃宣相接。云台高议，同承钟鼎之余；麟阁旧图，共著河山之誓。交深志见，年齐道均。今河内名邦，覃怀巨郡。南蕃凤阙，平分晋、郑之交；北控羊肠，方有干戈之役。推让虽循于故事，荐闻实切于私诚。伏乞圣恩，特允臣志。无任感恩推贤之至。谨录奏闻，伏听敕旨。

为中丞荥阳公谢借飞龙马送至府界状

右中使某奉宣恩旨，以臣赴任，特借飞龙马一匹并鞭辔



等，送至京兆府界者。臣谬奉恩荣，出叨廉问，岂期蹇步，深轸皇慈，特命内臣，俾腾上驷。梁悬蜀铎，几覆吴鞍，每多曳练之疑，不假著鞭之力。倏逾秦甸，将复周闲，照地回光，瞻天送影。长亭欲别，未期东道而来；双阙恍嘶，愿附北风之思。无任感恩恋阙雪涕屏营之至。

为中丞荭阳公赴桂州长乐驿谢敕设状

右今月某日中使某奉宣进止，就长乐驿，赐臣及将吏等设饌者。将承闾寄，尚忝朝恩，络绎八珍，芬芳九酝。臣阶缘薄伎，尘辱修途。扬执戟之读书，虽无非圣；董太中之对策，何补清时？忽委廉车，乍离闺籍，诚欣列土，实耿辞天。然犹食指告祥，朵颐有庆。爰于近驿，式降贵臣，酒自尧樽，饌分殷鼎，下沾将校，旁耀路歧。况臣平生，本实孤贱。怀书奉役，久无黔突之谋；入国展仪，且懵淆烝之礼。饱期满腹，醉更忧心，终虞负乘之灾，无报云天之施。臣与将吏等无任望阙感恩结恋屏营之至。

为荭阳公谢除卢副使等官状

新授某官卢戡 新授某官任缙

右臣得进奏官某状报臣所奏卢某等二人，奉某月日敕旨，赐授前件官充职者。臣谬当廉印，合后幕庭，抚鱼罩以兴怀，惧羖皮之废礼。卢戡与臣同年登第，少日论交，学富文雄，气孤志逸，玉清越而为乐，女舒脱以求媒，实怀难进



之规，不起后时之叹。任缙幼学孝悌，洁静精微，得君子之时中，友乡人之善者，匪因请托，实自谕知。皇帝陛下俯照远藩，咸加命秩，南台贴职，延阁分班，使戡有纡朱之荣，缙无衣白之见。已经圣鉴，可谓国华，冀收规画之功，共奉澄清之寄。不任感恩荷圣之至。

为荛阳公赴桂州在道进贺端午银状

右臣伏以握丕图而御物，必相见于《离》；推《小正》以辨时，则盛德在夏。故著为令节，稽以旧章，通修任土之宜，仰续后天之寿。臣方乘传置，未至藩维，前件银已及中途，实从前政。拜章献祝，虽令尹以告新；纳礪展仪，欲长府之仍旧。谨以前观察使杨汉公封印进上。千春属庆，亿载储休。系以藩条，阙觐丹墀之下；征诸货志，且愧白金为中。干冒宸严，无任兢越。

为荛阳公端午谢赐物状

右中使某至奉宣恩旨，赐臣端午紫衣一副、百索一轴、银器二事、大将衣三副，并赐臣手诏一通者。伏以五神定位，祝融司长养之功；六律钧和，蕤宾有酬酢之义。故节推《戴礼》，日著《汉仪》，彼艾人远具于《岁时》，角黍近标于《风土》，乃《耆旧》传闻之末，亦君亲庆赐之原。伏惟皇帝陛下克协乐章，允符时训，恩沾近戚，惠浹元僚。臣守介蛮圻，程遥凤阙，敢希瘴峤，特降乾文，轻缟染衣，真金备器，海绡掩丽，渠碗藏珍。拜受若惊，跪捧如失。常衣国侨



之癰，被服多慚；久携颜氏之瓢，捧持未惯。当昼而不假交扇，向日而惟宜饮冰。况又将以彩丝，萦诸画轴，用禳故炁，兼续残龄。爰自微臣，颇流诸校。鞠躬被宠，全逾锡带之荣；睹物传辉，实动请纓之思。唯当仰承帝力，粗举藩条，誓相率于明时，庶同登于寿域。臣与大将等无任望阙感恩扑舞屏营之至。

为茱阳公桂州举人自代状

某官裴球

右臣伏准某年某月日敕内外文武官上后举一人自代者。伏见前件官縉乡茂族，洛下名生，处家国以必闻，善兄弟而无愈。而又南翬耀彩，东箭含筠，身先较艺之场，首出观光之籍，从外府而允称贤佐，立中台而克号清郎。洎时急昌言，官登大谏，杨阜常规于法服，陈群尽削其封章，实于不拂之朝，能守勿欺之旨。臣所部俗分蛮徼，地控越城，藉威略以靖封隅，资简惠而安疲瘵。愿回殊渥，以授当仁，岂微敬仲之才，兼有伯游之长。俯从牢让，方免旷官，特冀宸严，曲垂矜许。干冒陈让，惶越无任。

为茱阳公举王克明等充县令主簿状

以前件状如前。伏以臣所部控联溪洞，参错蛮髦，水接重湖，山当五岭。纵有天官注拟，多缘地理幽遐。或不出上京，已发徒劳之叹；或暂来属邑，即闻归去之辞。既经久而



不谋，亦柔良而曷寄。臣谬膺廉部，虑在旷官，傥旬朔以无言，则赋舆而必阙。前件官或膏粱遗胄，或英俊下僚，虽寓遐陋，久从试吏。假之铜墨，有意于鸣琴；委以簿书，不羞其栖棘。既闻绩用，合有甄升，一则复远俗之凋残，一则轻微臣之忧责。苟事因请托，迹涉贪残，将有负于斯人，岂敢逃于举主。伏希卑听，咸赐即真。干冒宸严，无任兢越。

为荭阳公进贺冬银乳白身状

右臣伏以黄锺应候，白琯舒和。近访晋仪，礼同元日；遐观鲁史，事重朔朝。伏惟皇帝陛下与天同休，如日之盛，将融汉道，兼举周正。臣方驾廉车，阙称寿酒。心悬土炭，空循太史之书；身远江湖，徒积子牟之恋。苟无纳賄，曷庆履长？前件银乳，禀和于天地之炉，擢粹于神仙之府，岂为方贿，且自地征。对三品之金，庶陪白璧；撰一丸之药，请映玄霜。私白身等虽长在遐乡，而生知望阙，比从训示，堪备指呼。冀因物以达诚，窃先时而效祝。七百年之卜，愿过成周；八千岁为春，敢征蒙叟。干冒陈进，兢越无任。

为荭阳公进贺正银状

伏以运当圣日，节在王春。近则入金门而排玉堂，欢于上寿；远则梯重山而浮涨海，务以献琛。臣受国恩深，守藩地阻。明珠大贝，南异于百蛮；翠羽犀皮，北殊于三楚。前件银出非大冶，货在中金，敢以元正，式陈方贿。望阙忆银台之峻，尚隔仙寮；瞻天仰银汉之流，莫阶霄路。驰心献



祝，因物达诚。干冒宸严，不任兢越。

为荭阳公谢赐冬衣状

右中使某至奉宣恩旨，赐臣冬衣一副、大将衣四副，兼赐臣手诏一通者。八行帝语，宵降于重霄；一袭天衣，俯回于穷节。臣当时准诏给散讫。臣叨蒙重寄，适控遐陬，地虽五镇之冲，气得四时之正。每玄冥应律，颛顼司辰。当二日之凿冰，则殊幽野；及两楹之飞雪，无异朔山。重以苴布少温，蛩绵乏暖，方求丽密，以御严凝。岂望司服颁衣，贵臣传诏，绫裁飞鹄，絮裹仙蚕，白分椒壁之光，紫夺兰牙之色。已均下将，仍逮连营。晏子狐裘故敝，何彰于国俭；王恭鹤氅风流，不自于君恩。被服有辉，负戴无力。谨当上宣殊渥，下拊多寒，均大稔于琅琊，变无襦于蜀郡，粗令康泰，以塞贪叨。臣与大将等无任望阙感恩抃舞屏营之至。

为荭阳公奏请不叙录将士状

使当道将士及管内昭、贺等州军士共二千一百二十六人，准去年五月五日制叙勋阶使司去，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具将士姓名及甲授年月日申省讫。右臣当道将士等远当戎寄，式控遐陬。乘解慍之和，宁亲矢石；望拱辰之列，实隔烟波。近者朝廷奄靖北方，惟荒东道。当阴山之哭虏，靡效纤埃；及天井之摧凶，不横寸草。徒以皇帝陛下非烟结彩，灊露流光，向明才及于凤楼，布泽远沾于蛩徼，固合同承国庆，共禀朝荣。伏以当管近无丰年，亦经小水，海上有分屯



之卒，邕南有未返之师。歉冗食于居人，困裹粮于戎士。臣初叨廉问，方切拊循。虽拾级升阶，各思受宠；而濡毫执简，无以为资。仰虑后期，敢忘积惧？伏见比者诸道有物力未足者，圣恩洪贷，许且权未叙录，窃缘往例。冒此上陈，伏冀天慈，曲垂矜许。臣与将士等无任感激冒昧战越之至。

为闲廐使奏判官韩励改名状

右前件官名与再从叔故妣州参军自励向下一字同。伏以韩自励顷因宦游，歿于幽、朔，羁孤未返，亲党莫知。近始言归，因之合族。虽为子之道，则慎更名于已孤；而诸父具来，固难举讳于其侧。伏请改名融，谨录奏闻，伏听敕旨。



文集卷三

后

为韩同年_瞻上河阳李大夫后

某后：某材术空虚，行能无取，因缘慰荐，蒙记姓名。刘弘一纸之荣，方斯未重；季布百金之诺，比此犹轻。昨者李涿侍御此来，又蒙降以重言，将之厚意，望辉光而便同簪履，在负荷而何啻丘山。况某婚姻，早联门馆，外舅以列藩之故，家人延自出之恩，重叠依投，绸缪顾遇。东床坦腹，早以愧于郗公；朱邸曳裾，复欲偕于谢掾。傥复清风时至，丹慊获申，实于生前，识其死所。伏希恩察。谨后。

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后

某后：某闻不祥之金，大冶所恶；自炫之士，明时不



容。斯实格言，足为垂训。然或顾逢伯乐，但伏盐车；听属钟期，不调绿绮。皋壤摇落，老大伤悲，同刘胜之寒蝉，效子綦之枯木。则亦迹归弃世，行阙扬名。

某价乏琳琅，誉轻乡曲。粗沾科第，薄涉艺文。锥不颖于囊中，水竟深于山上。淹留莲幕，栖托戎麾。插羽佩鞬，从相公于关右；束书载笔，随校尉于河源。自北徂南，已秋复夏。心惊于急弦劲矢，目断于高足要津。而又永念敝庐，空余乔木。山中桂树，远愧于幽人；日暮柴车，莫追于傲吏。捋须理鬓，霜雪呈姿；吊影扬音，烟霞绝想。

徒以相公远敦世故，容在恩门，存赵氏之孤，受梁王之礼。竽将滥吹，石有参琼，咳唾随风，眄睐成饰。追维畴曩，曾是逢迎，蜀郡登文翁之堂，上国醉曹参之酒。吹嘘尽力，抚爱形颜，虽以捧承，莫能衔戴。况许之高选，光彼宦情，以曲台之任用犹轻，宪署之发挥方盛。仍期官牒，不越岁时。今则节迈白藏，候临玄律，燕虽恋主，马亦嘶风。郭伋还州，尚不欺于童子；文侯校猎，宁爽约于虞人？苟四时之信是孚，亦一诺之恩斯及。

况自元和已后，公侯冢嫡，卿士子孙，与之同时，历然可数。莫不翔逾鸟道，泳出龙津。或并命南台，或迭居青琐，金朱照耀，轩盖追随。某虽忝伊人，亦惟华胄。比王、谢之子弟，诚有重轻；在嵇、吕之交朋，宿常连接。而独分光邻女，贷润监河。野鹤天麟，绝比伦于朝右；髯参短簿，困拟议于军前。窃听重言，常兴深叹。

是以愿驰蹇步，誓奉光尘。傥或厕错薪之斯翹，咏归美于自牧，少窥上路，试睨重霄。击水三千，暂随鹏运；澄流十二，免使鱼劳。犹能赞叙燮调，讴歌镕范。庶无雅拜，以累于君公；不使繁声，见忧于仲子。心怀台席，梦结边城。寓尺牍而畏达空函，写丹诚而惭非健笔。仰望恩顾，下情无



任攀恋感激惶惧之至。

为李貽孙上李相公_{德裕}后

月日，从侄某官某谨斋沐裁诚，著于启事，跪授仆者，上献于司徒相国叔父阁下：某伏远墙藩，亟逾年籥。抱徽音于故器，虽赏逐时迁；窃余润于奥云，亦情由类至。中阿弭节，末路增怀，沈吟易失之时，怅望难邀之会。石崇著引，徒愿思归；殷浩裁书，其如慕义。

伏惟相公丹青玄化，冠盖中州，群生指南，命代先觉。语姬朝之旧族，庄、武惭颜；叙汉代之名门，韦、平掩耀。将邻三纪，克佐五君。动著嘉猷，行留故事。陶冶于无形之外，优游于不宰之中。始者主上以代邸承基，瑯琊纘业。明发不寐，怀清庙之景灵；日晏忘餐，念苍生之定命。爰徵元老，允在宾臣。五载于兹，六符斯炳。

顷单于故境，獯鬻遗疆，屡缘丧荒，亟致携贰。夙沙自缚其主，冒顿忍射其亲。遂去北边，欲事南牧。既赫斯而貽怒，乃密勿以陈谋。管氏初来，屡发新柴之井；留侯每入，便闻借箸之筹。群帅受成，中枢独运。前军露板，方事于羽驰；清禁寿觞，旋闻于月捷。仍其贵种，慕我华风。或辨姓写诚，推诸右校；或释兵伏义，列在周庐。潞子离狄而《春秋》书，徐夷朝周而《大雅》咏。其余麋惊鸟散，风去雨还。亘绝幕以销魂，委穷沙而丧胆。胡琴公主，已出于檐褱；毳幕天骄，行遗其种落。向若非薛公料敌，先陈三策；充国为学，尽通四夷。则何以雪高庙称臣之羞，全肃祖复京之好？此庙战之功一也。

惟彼参伐，实兴皇家。天汉美名，方之尚陋；春陵王



气，比此非多。而物众藏奸，地宽长孽。敢起在行之众，因兴逐帅之谋。遂使起义堂边，台臣夙驾；晋阳宫下，逆竖宵奔。翻势将冀于连鸡，勇斗尚同于困兽。詎知长算，已出奇兵。金仆灵踪，靡留于旬朔；篋輿贯木，已集于都街。此庙战之功二也。

而潞寇不惩两竖之凶，徒恃三军之力，干我王略，据其父封。袁熙因累叶之资，卫朔拒大君之诏。人将自弃，鬼得而诛；蛙觉井窥，蚁言树大。招延轻险，曾微吴国之钱；藏匿罪亡，又乏江陵之粟。所谋者河朔遗事，所恃者岩险偷生。今则赵、魏俱攻，燕、齐并入，奉规于帷幄，遵命于指踪。亚夫拒吴，惊东南而备西北；韩信击魏，舣临晋而渡夏阳。百道无飞走之虞，一缕见倾危之势。计其反接，当不逾时。是则陈曲逆之六奇，翻成屑屑；葛武侯之《八阵》，更觉区区。此庙战之功三也。

孤寇行静，万方率同。将荡海腾区，夷山拓宇。高待泥金之礼，雄专瘞玉之辞。烟阁传形，革车就国。尽人臣之极分，焕今古之高名。

况又奉以嘉声，谐兹国检。斗文赐糗，远箴醉饱之徒；晏子朝衣，横厉轻肥之俗。比周息虑，孤介归仁。绍续勋家，扶持旧族。罔容私谢，皆事公言。景风至而庆赏先行，仲吕协而贤良必遂。岂直杜伯山之令子，大邑传家；陶彭泽之孤孙，西曹受署。重以心游书囿，思托文林。提桴于绝艺之场，班、扬扫地；鞠旅于无前之敌，江、鲍輿尸。故矫枉则《黄冶》之赋兴，游道则知止之篇作。辞穷体物，律变登高。文星留伏于笔间，彩凤翱翔于梦里。此固谈扬绝意，仿效何阶！

若某徒预宗盟，早尘清鉴，而行藏迁贸，歧路差池。今将抽实吐诚，椎心叙款，緘犹未写，词已失烦。某爰自弱



龄，实抱孤操，寒郊映雪，暑草搜萤。虽有谢于天姿，或无惭于力学。庾持奇字，信未皆通；敬礼小文，颇常留意。太和中，敢扬微抱，窃献短章。方候明珠，忽蒙复命。荆州一纸，河东百金，叨延月旦之评，长积竹林之恋。竟以事将愿背，蹇与身期，离索每多，交攀莫遂。武陵被病，洛表求医，未及上言，先蒙受代。肩輿而至，杜门以居，蓬蒿荒凉，风霜迅厉。今已稍痊美疾，获托休辰。殷钧体羸，尚能为郡；马卿疾罢，犹可言文。退无井臼之资，进乏交朋之助。是以徘徊轩幄，托附緘封。冀陈、蔡之及门，庶江、黄之列会。敢渝孤直，仰累清光。东浪惊年，西颺结款。矢心佩赐，毕命衔辉。道阻且跻，书不尽意。金楹假荫，望同相贺之禽；珠岸回光，庶及不枯之草。明悬肝胆，唯所炉锤。干冒尊严，伏用兢灼。谨启。

为白从事上陈许李尚书后

某启：伏奉公牒辟署节度巡官，兼伏奉荣示赐及正帛等。才异当仁，事从非望，拜受失度，跪捧难胜。某符彩无奇，局量有限。徒以杜林外氏，学富文华；谢朗举宗，皆亲儒墨。韶年有志，壮岁无名。瞻遗构以自惊，奉成书而未遂。重以零丁属衅，息类非蕃。决稚圭之甲科，则行有违离之苦；效敬通之却扫，则坐无供养之资。徘徊盛时，郁抑哀恳。敢思聘召，忽赐降临。

尚书分戚天家，扬辉王国。攻文而丹青让巧，论兵而钩谿惭能。顷者言自执金，雄推受脤。河桥三垒，当弟子之舆尸；易水一城，值将军之下世。功深式遏，道著绥和。中间卫、朔拒君，邢、洛起乱，纪侯去国，汾、晋挺灾。语其巢



穴之间，在我封邻之侧。而又潜调远辔，密运良筹。轻敌残人，则勇于不敢；伐谋持重，则令在必行。

今者赵北变风，淮南受赐，戎麾始至，宾驿初开。固合大选英髦，以充僚属，岂期思虑，遂及孱微。赉帛丰盈，寓圭重复。慈亲喜问，孀姊号惊。姓名遂列于群英，簪笏再光于单绪。感深肌骨，戴重丘山。未伸投刺之诚，已定糜躯之誓。

伏以久将栖托，兼议扶迎。更涉旬时，方遂行李。漆园之蝶，滥入庄周之梦；竹林之虱，永依中散之身。莲幕含诚，金台结想。仰瞻恩顾，伏挠精魂。谨奉后陈谢。谨后。

为舍人绛郡公上李相公后

某闻量力省躬，典刑之深旨；度材任事，圣哲之良规。某虽甚愚，颇向斯义。属者谬图仕进，因藉时来。伏值相公顾以外藩，夙通襟契。悯羊昙之未立，早托谢家；怜康伯之无归，常依王氏。拔于幽滞，处以周行。遂俾南宪中台，屡承阙乏；内庭西掖，比辱升迁。迈越时流，尘污中旨，恩渥非次，性分难移。徒当侍从之荣，莫有论思之效。竟使惧因福过，疾以忧成，外虽全人，中抱美铄。亦常愿青蒲沥恳，紫殿披诚，进退未闻，过累仍积。及正名纶阁，收迹翰林，寻欲窃候休旬，伏拜萧屏，谢昔年之朝奖，抒他日之私诚。而机事且繁，燮和少暇，斋沐累至，肝肠莫滋。

旋属虜帐夷氛，壶关伐叛。绛台北控，有元戎大集之师；郑国东临，过列镇在行之众。任当调发，事属供须，岂斯择材，皆在非据？周旋二郡，绵历两霜，颁宣诏条，祗畅庙画，虽无咎悔，亦乏殊尤。今幸四海无尘，六州向化，灵



台偃伯，衢室归尊。是修明礼律之初，举拔俊贤之始。而郑之为地，右临梁苑，左倚成皋，比之列藩，实为剧郡。山东望族，几同屈、景之强；洛邑顽民，常杂萑蒲之聚。永言出牧，岂易其人？而又孔道所因，使车旁午。送迎或阙，则怨眊流词；馆饩稍乖，则职司貽辱。托之全器，犹或难居，矧在朽材，宁宜久处！

某伏思自随宦牒，遽忝恩荣，位至圭符，宠当金紫。或筋骸无苦，心志有余，即岂愿踞熊轼以告劳，指隼旗而辞疾？直以摄生寡妙，旧恙无痊，傥或形言，惧尘清听。每朝昏改候，雾露潜威，则或至问俗有违，在公多废。坐为尸禄，行有愧颜。而又贪盛明之时，有婚嫁之累，未敢高论止足，直乞退休。是以辄疏精诚，上干陶冶。

伏惟相公云龙协应，舟楫呈功。比屋可封，期于屈指；一夫不获，固以动心。如蒙曲鉴深情，猥从志愿，置之他所，以遂其愚。则吴、楚列城，江关别郡，虽居邻佐，亦委缙纆，获安病躬，岂敢择地？犹希磨淬铅钝，抚养疲羸，积以岁时，少裨尘露。伏惟试赐恩照。围减带缓，发稀弁倾，眊然向风，目极心往。下情无任攀恋感激惶惧之至。

为绛郡公上史馆李相公后

某后：伏以秉大钧者，以物得其所为先；执大化者，以材适于任为急。将以致理，在明命官，使轻重合宜，大小有裕。然后人称其职，职无废人。此相公之所明知也。某材术素寡，声光莫闻。偶叨承平，谬登华显。洎分符竹使，绝籍金闺，一授专城，再易灰琯。且解巾临郡，前贤攸重；一麾出守，昔人所荣。虽积恋于本朝，实俯光于单绪。况又此



州，管叔旧国，帝鸿遗墟，接彼敖、郛，浸以京、索，聚山东之右族，迹洛表之宸居。内揣非才，颇荣斯任。而复以通庄所自，假道攸繁，载惟饫迓之劳，实半颁宣之务。必属于壮齿，付彼全人，用以责功，仅能集事。

某早年被病，晚岁加深，衣裤无取于洁清，藩溷动淹于景刻。徇己则坐隳物务，业官则立致萧衰。欲俱济于公私，实加忧于寤寐。矧兹仍岁，适有外虞。降卒征人，旬时并集，飞乌殒粟，星火为期。以此疚心，弥深旧恙。

今寰瀛大定，雨露滂流，高步翰飞，一呼而至，云罗场藿，万里无遗。将调斯人，以求良牧，得才为美，今也其时。傥蒙允赞聪明，曲听奏记，俯怜衰遘，稍赐优容，则亦不敢便挂簪纓，遽离陶冶。江湖偏郡，襦裤须人，无根节之难，少舟车之会，俾之养理，使得便安，庶粗致人谣，以酬庙算。则某所谓材有称职，时无废人，凡在宦途，皆仰时化。伏惟试赐恩察。违离渐久，刺谒末由。昔在丘门，常忝四科之列；今瞻鲁史，将期一字之恩。下情无任感恋兢惶之至。

为绛郡公上崔相公启

某启：某本洛下诸生，山东旧族。粗沾科第，薄涉艺文，谬藉时来，因成福过。青缣赤管，已忝于清华；黄纸紫泥，仍参于宥密。相公早容薄伎，获寄光尘。别殿朝回，禁林夜直，每披襟素，常赐话言。知蒋琬之为公，敢矜先见；哀马卿之多病，亦辱来言。圭律未遐，铭镂斯在。

相公盐梅调味，舟楫济时，晋水擒凶，韩都荡梗，以不刚不柔贞百度，以无偏无党定九流。若某者实有何能，可叨



出牧？绛田已非厥任，滎波转过其材。间岁已来，为政非易，有南迁之降虏，有西出之成师。资扉所供，饩牵之备，未尝造次，敢怠躬亲。今梟獍扫除，马牛归放，将使坐臻富庶，必先用得才能。此地名高六雄，实控东道，分忧之寄，自昔为荣。况在疏芜，敢忘涯分！但以暑轩至，赋贡川流，非惟抚字之难，兼有送迎之遽。旧痾加甚，朽质难堪，假故稍频，旷废为惧。又以宦游既久，故里多违，陶令之田园将芜，尚平之婚嫁未毕，顾惟羁絆，未可归休。

窃敢远疏丹诚，上干清重。匪独祈恩于时宰，实将誓款于己知。傥蒙以然诺为心，诚明济物，垂忧不逮，赐议所安。则吴、楚之间，郡邑不少，非当冲要，或异膏腴，使之颁条，庶可求瘼。一昨贼平之后，后事寻成，冰霜始严，笔札未暇。又伏虑内庭展顾，称已推迁，外郡寓词，颇乖流品，沈吟有日，郁悒经时。今则情素坐煎，驱驰行久，若犹缄默，是负陶甄。伏惟曲赐恩鉴。诚悬书殿，恋积台阶。比殷浩之空函，情同事异；望孙弘之东阁，魂往形留。下情无任感恋兢惶之至。

为绛郡公上李相公启

某少悲羈屑，不承师友之亲规；晚学文章，粗致乡曲之名誉。谬污官秩，遂彰华纓。握兰清曹，视草禁掖，贪叨过极，忧责非宁。蚤为寒暑所侵，颇染肺肠之疾。自顷以庆云结荫，宸极系心，当就望以推诚，于煎调而寡裕。前岁伏蒙任使，奉远承明。值朝廷兴问罪之师，原野有宿兵之馈。绛城甚苦，郑祲非完。加之以降虏移乡，仍之以贵臣衔命，飞挽之外，将迎实繁。旁奉庙谋，上遵诏旨，动繁调发，居劳



抚安，抱疾以临，为日斯久。

伏幸奸凶克×，濡泽横流。是大朝黜陟之初，良冶埏镕之始。此郡路通四境，名冠六雄，轩盖以来，原野交错。萑蒲有聚，武吏贻忧，虽清时无杼轴之虞，而常日有逋悬之赋。必在假之贤守，属以强材，然后谣咏克兴，公私不废。岂可使某素兼疴恙，本乏良能，久于是邦，以主东道？馈餐将药瓿并进，假牒以公案相随。含意不言，贪荣是罪。相公汉筹始运，殷鼎将调。度材任官，归于至当；存诚爱物，决在无颇。窃敢自托缄封，远干樽俎。俯期恩意，以保衰微。

且某运偶昌期，年初知命，岂不愿临剧郡，稍冀荣途？但以力有所不任，心有所不逮，虽欲勉强，实忧倾败。彼吴、楚偏乡，非舟车要路，永言凋瘵，亦藉缙綬。傥特降优容，遥闻拟议，则朽质有报恩之所，羸躯收旷位之讥。宿疹或痊，理剧未晚。伏惟试赐裁度。向风披恳，服义陈词，仰台□以瞻辉，望洪钧而伫惠。干冒尊德，伏积兢惕。谨启。

献侍郎巨鹿公启

某启：今月某日，舍弟新及第进士羲叟处，伏见侍郎所制《春闱于榜后寄呈在朝同年兼简新及第诸先辈》五言四韵诗一首。夫玄黄备采者绣之用，清越为乐者玉之奇。固以虑合玄机，运清俗累，陟降于四始之际，优游于六义之中。窃计前时，承荣内署，柏台侍宴，熊馆从畋。式以《风》《骚》，仰陪天籁，动沛中之旧老，骇汾水之佳人。非首义于论思，实终篇于润色。光传《乐录》，道焕诗家。

况属词之工，言志为最，自鲁、毛兆轨，苏、李扬声，代有遗音，时无绝响。虽古今异制，而律吕同归。我朝以



来，此道尤盛。皆陷于偏巧，罕或兼材。枕石漱流，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；攀鳞附翼，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。推李、杜则怨刺居多，效沈、宋则绮靡为甚。至于秉无私之刀尺，立莫测之门墙，自非托于降神，安可定夫众制？伏惟阁下比其余力，廓此大中，足使同僚，尽怀博我。不知学者，谁可起予。

某比兴非工，颛蒙有素。然早闻长者之论，夙托词人之末。淹翔下位，欣托知音，抃贺之诚，翰墨无寄。况乎仲氏，实预诸生，荣沾洙、泗之风，高列偃、商之位。仰惟厚德，愿沐余辉。辄罄鄙词，上攀清唱。闻郢中之《白雪》，愧列千人；比齐日之黄门，惭非八米。干冒尊重，伏用兢惶。其诗五言四首，谨封如右。

为桂州卢副使_戡谢聘钱后

戡后：钱若干，伏蒙赐备行李，谨依数捧领讫。多若凿山，积如别藏。丙科擢第，未全染于桂香；盛府从知，却自惊于铜臭。礼于是重，富而可求。既不忧贫，惟思报德。伏惟俯鉴微恳。谨后。

贺相国汝南公后

某后：日者庆属中兴，运推常武。仰窥金版，遐考瑶图。顺祖之孝思，丹青曾、闵；宪皇之武烈，刀机彭、韦。圣上初九潜泉，登三佩契。以后稷岐嶷为小慧，故人莫得知；以汉皇云物为下祥，故神无所豫。洎陟元后，洪惟长



君。固必降非常之人，辅维新之政。

伏惟阁下昭回降彩，沆瀣融精。往执灵踪，正星辰之分野；今调镂鼎，犹日月之得天。昔轩后师臣，商王畏相。殷奉伊尹，则谓之元圣；周事吕尚，则命为太公。此王者之所以尊贤杰而不以为疑也。至于姬旦《金縢》，不与燕、召同列；仲尼麟史，不令游、夏措辞。甘盘尊旧学之名，夷吾居仲父之位。此又贤杰之所以自负其道而不以为让也。上下交感，人祇协从。是我后夷奸秉哲之辰，实阁下宰物匡时之日。清庙系心，苍生延首。允也无间，乐哉惟时。

某早奉辉光，常蒙咳唾，牛心致誉，麈尾交谈。而契阔十年，流离万里，《扶风歌》则刘琨抱膝，《白头吟》则鲍照抚膺。重至门闾，空余皮骨。方从初服，无补大钧。穿履敝衣，正同东郭；槁项黄馘，乃类曹商。未知伏谒之期，徒切太平之贺。下情无任抃舞踊跃之至。谨启。

献相国京兆公启

某启：人禀五行之秀，备七情之动，必有咏叹，以通性灵。故阴惨阳舒，其途不一；安乐哀思，厥源数千。远则鄘、邶、曹、齐，以扬领袖；近则苏、李、颜、谢，用极菁华。嘈□而钟鼓在悬，绚烂而锦绣入玩。刺时见志，各有取焉。

某爰自弱龄，侧闻古义。留连薄宦，感念离群。东至泰山，空吟《梁父》；南游郢泽，徒和《阳春》。游于自得之场，实窃德音之选。伏惟相公既康大政，复振斯文。论风雨则秋卉芬华，语霜霰则春条零落。发轫于风、力，解鞍于伊、洛。宫商资正始之音，寒暑协中和之序。是故贽其纓



拾，俟彼斧斤。神气虽怯于大巫，名字愿闻于下客。

旧诗一百首，谨封如别。延之设问，希鲍照之一言；何逊著名，系沈约之三读。干冒严重，延望恩辉。进退之间，若据泉谷。伏惟俯赐容纳。谨启。

谢座主魏相公启

原注：为弟作。

義叟启：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敕旨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、知宗正表疏，续奉今月五日敕，改授河南府参军，依前充职者。小宗伯之取士，早辱搜扬；大宗正之荐贤，又蒙抽擢。未淹旬日，再授班资。任重本枝，职齐载笔。方殊王逸，惟注于楚辞；有异郝隆，但攻于蛮语。此皆相公事均卵翼，势作风云，特于汨没之中，俯借扶摇之便。孔龟效印，未议于酬恩；杨雀衔环，徒闻于报惠。感抃之至，罔知所裁。谨启。

谢宗卿启

原注：为弟作。

義叟启：伏蒙奏署知表疏官，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敕旨授秘书省校书郎，续奉今月五日敕改授河南府参军者。某少实艰屯，长无才术。徒以与周同姓，从鲁诸儒，托阮籍之竹林，攀郗诜之桂树，曲蒙题目，猥被荐闻。惟我大朝，克崇宗祏，叙文昭武穆之位，敦绍尧纘禹之亲。岂以斯文，失于能者。况一蒙旌录，再忝恩荣，班资将厕于郗超，职业几逾于孙楚。感结所至，死生以之。即以今月某日，发赴所职。登门在近，缩地是思，惟勒肺肝，恨无毛羽。伏惟特赐恩



察。谨后。

为山南薛从事杰逊谢辟后

杰逊后：今月某日，伏蒙辟奏节度掌书记敕下。徒有长裾，曾无彩笔，初疑误听，久乃知归。感激惭惶，不知所喻。某受天和气，而鲜雄才。幸承旧族之华，遂窃名场之价。顷者湮沦孤贱，绵隔音尘。

其后从事梓潼，经途天汉。初筵末席，披雾睹天。自尔以来，怀恩莫极。郑玄之腰腹，若挂丹青；崔琰之须眉，常存梦寐。方思捧持杖屨，厕列生徒。岂望便上仙舟，遽尘莲府？尚书士林圭臬，翰苑龟龙。方殿大藩，将求记室，是才子悬心之地，词人效命之秋。岂伊疏芜，堪此选擢。思曾、颜之供养，念陈、阮之才华。自公及私，终荣且忝。

伏以家室忧繁初解，山川跋涉未任，须至季秋，方离上国。抚躬泣下，尚遥郭隗之门；闭目梦游，已入孔融之座。下情无任攀恋铭镂之至。

为举人献韩郎中璟后

某后：某少承严训，早学古文。非圣之书，未尝关虑；《论都》之赋，颇亦留神。徒以不授彩毫，未吞瑞鸟。驰名江左，陆机莫及于才多；擅誉邺中，王粲终闻于体弱。上下群士，差池累年。顷者辄露疏芜，不思狂简。捧爇火以干日御，动已光销；抱布鼓以诣雷门，忽然声寝。不谓郎中搜材路广，登客门宽，望犬附书，冀鸡谈《易》，特垂题目，曲



赐丹青。旋属茱萸从行，神州视膳，同孟阳之覲蜀，比孝若之归齐。虽佩恩私，竟乖陈谢，光阴荏苒，诚抱勤拳。今此秋期，遂有天幸。更奉衿衡之刺，敢无醴蔑之言。

某在京多时，自夏有疾。失外郡荐名之限，俯神皋试士之期。物情既集于宗师，公选果归于令季。怀材者皆云道泰，抱器者自谓时来。以卞和为玉人，无不收之琼玖；得蹇修为媒氏，无不嫁之娉婷。是以愿托一拳，潜布百两。顾方流而有记，虑良会之犹赊。伏惟郎中与先辈贤弟，价重两刘，誉高二陆，比李膺则仙舟对棹，方马融则绛帐双褰。

若某者虽陋若左思，瘦同沈约，无庾信之腰腹，乏崔琰之须眉，然至于感分识归，衔诚议报。将酬杨宝，则就雀求环；欲答孔愉，则从龟觅印。推其异类，不后他人。谨复轴新文，重干清鉴。马卿室迒，孔子墙高，迟面莫由，堕肝无所。任重道远，方怀骥坂之长鸣；一日三秋，空咏《马嵬》之清什。知深可恃，言切成烦。幽谷未见于莺乔，曲沼空勤于鳧藻。仰瞻几阁，伏待简书。谨后。

为同州任侍御_宪上崔相国启

宪启：宪质异楚材，宝同燕石。重以羁舛，即丁悯凶。瞻遗构以阒然，不堪多难；奉成书而未就，无处求生。藐是流离，屡经寒暑。逮于既冠，犹恤无家。叨承师友之规，获忝簪纓之列。此皆相公推孔、李之素分，念高、国之旧家，鍜朴雕顽，披聋抉瞶，沐膏雨以令植，假顺风而使飞。不然，则安得获骊龙之珠，假獬豸之角？荣皆过望，感岂胜言！

而犹怅望下风，徘徊高义，望贺燕以难去，抚栖乌而不



宁者，盖以相公以伊、皋之事业佐大君，以扬、马之文章辅昌运。一登宣室，遂借前筹。以有征无战之方，彰明下武；以永逸暂劳之势，恢拓中华。不舞梯□，不鸣金鼓，复数千里之沃野，刷十五圣之包羞。彼围谷而谷人不知，入郑而郑陴皆哭，方兹决胜，彼有多惭。

今百职聿修，九功咸叙，万国伫登封之礼，五山倾望幸之祥。鹄至鸛来，茅归楛入，驰汤骤夏，轹汉陵周。若某者虽不能行舞舜戈，坐耕尧壤，至于献千载河清之序，裁二王助祭之诗，歌咏相庭，发挥帝载，则其志愿，亦或庶几。伏希孙枕时开，邴茵多恕，克懋山公之德，终全赵氏之孤。拥簪瞻门，封函即路。苑沙宫树，虽吟左辅之风烟；良夜庆霄，唯望中台之晷度。感恩抚己，誓志投诚，仰惟辉光，终赐埏埴。下情无任感激攀倚惶恋之至。



文集卷四

后

上兵部相公后

商隐后：伏奉指命，令书元和中太清宫寄张相公旧诗上石者，昨一日书讫。伏以赋旷代之清词，宣当时之重德。昔以道均契、稷，始染江毫；今幸庆袭韦、平，仍镌宋石。依于桧井，陷彼椒墙，扶持固在于神明，悠久必同于天地。况惟菲陋，早预生徒。仰夫子之文章，曾无具体；辱郎君之谦下，尚遣濡翰。空尘寡和之音，素乏入神之妙。恩长感集，格钝惭深。但恐涕洟，终斑琬琰。下情无任战汗之至。

上尚书范阳公后三首

某后：仰蒙仁恩，俯赐手笔，将虚右席，以召下材。承



命恐惶，不知所措。某幸承旧族，蚤预儒林。邺下词人，夙蒙推与；洛阳才子，滥被交游。而时亨命屯，道泰身否。成名逾于一纪，旅宦过于十年。恩旧雕零，路歧凄怆。荐衿衡之表，空出人间；嘲扬子之书，仅盈天下。

去年远从桂海，来返玉京。无文通半顷之田，乏元亮数间之屋。隘佣蜗舍，危托燕巢。春晚将游，则蕙兰绝径；秋庭欲扫，则霜露沾衣。勉调天官，获升甸壤。归惟却扫，出则卑趋。仰燕路以长怀，望梁园而结虑。

尚书道光士范，德冠民宗。恺悌之化既流，镇靖之功方懋。窃思上国投刺，东都及门，惟交抵掌之谈，遂辱知心之契。载惟浮泛，频涉光阴，岂期咫尺之书，终访蓬蒿之宅。感义增气，怀仁识归。便当焚游赵之簪，毁入秦之屣，束书投笔，仰副嘉招。谒谢未间，下情无任感恋之至。谨启。

二

某启：某猥以□闻，仰承嘉命。处囊引喻，未施下客之能；在握称珍，遂忝上卿之列。循揣斯久，兢惶不任。况尚书学总百家，术穷三略。文锋笔力，抉扬、马之悬门；剑气弓声，割韩、彭之右地。永言宾画，宜在民宗。岂意非才，旋蒙过听。未至居右，既乏相如之誉；后来在上，终兴汲黯之嗟。手足分荣，里闾交庆。行吟花幕，卧想金台。未离紫陌之尘，已梦清淮之月。依仁佩德，白首知归。伏惟俯赐恩察。谨启。

三

某启：绢若干，右特蒙仁恩，赐备行李，谨依数捧领讫。嘉命猥临，厚贶仍及。捉襟见肘，免类于前哲；裂裳裹踵，无取于昔人。感佩恩私，不知所喻。谨启。



献河东公后二首

商隐后：伏奉手笔，猥赐奏署。某少而孱懦，长则艰屯。有志为文，无资就学。虽杂赋八首，或庶于马迁；而读书五车，远惭于惠子。契阔湖岭，凄凉路歧，罕遇心知，多逢皮相。昔鲁人以仲尼为佞，淮阴以韩信为怯，圣哲且犹如此，寻常安能免乎？是以《艮》背却行，求心自处。罗含兰菊，仲蔚蓬蒿。见芳草则怨王孙之不游，抚高松则叹大夫之虚位。不可终否，属于高明。

伏惟尚书春日同和，秋霜共冽。叔子则九代清德，稚春则七叶素儒。君子立言，永为周礼；正人得位，长作岁星。今者初陟将坛，始敷宾席，射江奥壤，潼水名都，俗擅繁华，地多材隩。指巴西则民皆谠秀，访临邛则客有相如。举纤缴以下冥鸿，执定镜而求西子。惟所指命，便为丹青。

若某者又安可炫露短材，叨尘记室？盐车款段，徒逢伯乐而鸣；土鼓迂疏，恐致文侯之卧。承命知忝，抚怀自惊。终无喻蜀之能，但誓依刘之愿。未获谒谢，下情无任感激攀恋之至。谨后。

二

某后：伏蒙示及赐钱三十五万以备行李，谨依荣示捧领。伏以古求良材，必有礼币。一束刍皆堪祝美，五羖皮未曰轻赍。况某迹忝诸生，名非前哲，尚遥玉帟，已费金钱。访蜀郡之卜人，悬之莫竭；遇河间之姹女，数且难穷。未草檄以愈风，不执鞭而获富。敢将润屋，且以腾装。戴荷之诚，寄喻无地。



为东川崔从事福谢辟并聘钱后二首

福后：伏奉公牒，伏蒙辟署观察巡官。某早辱梯媒，获沾科第。吴公之荐贾谊，未塞前叨；窦融之举班彪，仍当后忝。仰观莲幕，俯度桂科。卵翼不自于他门，顶踵实非其己物。但赍灰粉，远逐旌幢。虽有命以酬，实无言可谢。伏惟俯赐鉴谅。

二

福后：钱若干，伏蒙赐备行李。窃以白马从军，青凫受聘。磨文难灭，校贯知多。陆贾方验于火花，郭况莫矜于金穴。感戴之至，不任下情。谨后。

为河东公谢相国京兆公后二首

某后：今月某日，得当道万安驿状报，伏承遣兵马使陈朗赉币帛鞍马辟召小男者。未敢寻盟，遽兹闻喜，遐瞻关阨，恨乏羽毛。伏以自有搢绅，谁无交结？朋友不全素诺，在古殊多；父子同受深知，当今罕见。岂期令德，图于所难。男珪曾未成人，才沾下第。辨仲谋之菽麦，虽则有馀；况安石之芝兰，窃将不可。忽依大府，便厕英僚。东吴之咍，恐自此始，西园之宴，未知如何。此皆相公以某谬接藩维，久依绳墨，克隆由中之信，将酬事大之心。不然，则安得拔童子于舞雩，礼诸生于白社？身枝获庆，城府知归。感激恩光，丁宁教诫。永言铭镂，尚昧端倪。伏候简书来至敝



邑，则专请张觐评事奉后状申陈。慕义无穷，措辞莫尽。攀附惶战，不能究陈。谨后。

二

某后：伏奉荣示，伏蒙辟署某第二子前乡贡进士珪充摄剑南西川安抚巡官，并赐公牒举者。某去月得杨侍御书题，微传风旨，初如吉梦，终谓戏谈。非不寻思，莫得端绪。今乃竟询仲胤，果降嘉招。伸纸发缄，悸魂流汗。何者？某顷居班列，已奉陶甄。口里雌黄，屡加雕焕；胸中云梦，过沐涵濡。掀之以顺风，暖之以爱日。兹辰议报，不在他门。一昨叨裂土田，谬分旗盖，适当东道，获事西邻。岂望信在言前，荣流意外！坤维接畛，何酬上相之知；《坎》卦成占，遂报中男之喜。

且渠誉乖郗桂，名愧谢兰。未学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才得一科一第。纵解问绢，不能负薪。将何以与先生并行，从大夫之后，仰尘帷幄，伫杂簪纓？况襟带禹同，咽喉巴濮，求于安抚，必也机谋。深虑异时，莫副虚伫。然窃寻史传所载，语父子之间，虽石苞独异石崇，而山涛不知山简。亦岂敢保其孱陋，遽遣退藏；但当授以一经，训之大杖。庶将寡过，以谢明恩。

染翰衔情，封笺写抱。小人多事，拜台席以犹除；童子何知，上宾阶而在即。瞻望闾閻，死生以之。伏惟深赐鉴信。谨后。

为柳珪谢京兆公后三首

某后：散兵马使陈朗至，伏奉荣示，兼奉公牒，伏蒙召



署摄成都府参军充安抚巡官者。师襄鼓缶，或近玩人；和氏搜珉，能无惊物？跪受高命，莫知所裁。某藏豹不坚，雕龙未巧，徒承庭训，遂厕人曹。比卫家之一儿，天悬鹏鹗；望邺中之七子，风逸马牛。已忝决科，敢思筮仕。

伏惟相公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构，用温良恭俭让为藩篱。尧时则业贯夔、龙，殷代则道符尹、说。入秉文教，出曜兵权，挥神锋而剑合阴阳，述雅诰而笔开造化。况天有井络，地称坤维，控三巴百濮之雄，带南诏西山之险。人称奥府，帝谓殊藩，固已广集豪英，用资参佐。玳簪珠履，绿水红莲，成籍籍于淮山，致憧憧于燕路。

若某者徒将慕蔭，何足望回？又安敢拂其尘埃，加以冠履？伏思相公，直以大人顷居班列，获奉恩私。罗照乘于骊渊，觐归昌于凤穴。未见其可，处之不疑。曾不念木朽石顽，雕镌莫就，榆瞑豆重，性分难移。古人所以有以荣为忧，受恩如敌，斯言之作，珪也有焉。

今月六日辰时，辄奉辟书，具闻晨省。仰承严旨，便定行期。而又内奋弟兄，外诱交友。傅翼类虎，生角如麟。事诚实于显荣，势莫知其报效。尚须旬日，方拜旌旄。

惟当洗心为斋，延颈以望。持千寻之建木，想像瑰姿；周万顷之澄波，比量旷度。戴恩揣己，投命依仁。神之听之，百生如一。谨启。

二

某后：伏蒙荣示，赐及前件衣服段及束绢等，谨依处分捧受讫。伏以大人自处通班，弥修俭德。田园惟恐芜没，子弟不免饥寒。去春成名，首秋归觐。虽才非张载，未刊剑阁之铭；而志慕胡威，敢问荆州之绢。岂意相公，复以简书召署，筐篚加恩。古者赎百里奚，才持五羖；谗程不识，犹惜



一钱。况某碌碌无奇，庸庸自守，敢邀厚币，来自雄藩？品目难名，珍纤可玩。仰李膺之德，尚未登门；读戴圣之书，已惊润屋。无任戴荷悚惧之至。谨启。

三

某启：伏奉荣示，令将前件马及行官延接者。某将仕大藩，苦无远道。特蒙恩礼，曲赐优崇。扶以武夫，济之良马。经过燕馆，将耀于鸣驹；梦寐梁园，只思于飞鞚。感佩之至，不任下情。谨启。

上河东公启

商隐启：两日前于张评事处伏睹手笔，兼评事传指意，于乐籍中赐一人，以备纫补。某悼伤已来，光阴未几。梧桐半死，才有述哀；灵光独存，且兼多病。眷言息胤，不暇提携，或小于叔夜之男，或幼于伯喈之女。检庾信荀娘之后，常有酸辛；咏陶潜通子之诗，每嗟漂泊。

所赖因依德宇，驰骤府庭，方思效命旌旄，不敢载怀乡土。锦茵象榻，石馆金台，入则陪奉光尘，出则揣摩铅钝。兼之早岁，志在玄门，及到此都，更敦夙契。自安衰薄，微得端倪。至于南国妖姬，丛台妙妓，虽有涉于篇什，实不接于风流。

况张懿仙本自无双，曾来独立，既从上将，又托英僚。汲县勒铭，方依崔瑗；汉庭曳履，犹忆郑崇。宁复河里飞星，云间堕月，窥西家之宋玉，恨东舍之王昌！诚出恩私，非所宜称。伏惟克从至愿，赐寝前言。使国人尽保展禽，酒肆不疑阮籍，则恩优之理，何以加焉？干冒尊严，伏用惶



灼。谨后。

谢河东公和诗后

商隐后：某前因暇日，出次西溪，既惜斜阳，聊裁短什。盖以徘徊胜境，顾慕佳辰，为芳草以怨王孙，借美人以喻君子。思将玳瑁，为逸少装书；愿把珊瑚，与徐陵架笔。斐然而作，曾无足观。不知谁何，仰达尊重？果烦属和，弥复兢惶。

某曾读《隋书》，见杨越公地处亲贤，才兼文武，每舒锦绣，必播管弦。当时与之握手言情，披襟得侣者，惟薛道衡一人而已。及观其唱和，乃数百篇，力钧声同，德邻义比。彼若陈葛天氏之舞，此必引穆天子之歌。彼若言太华三峰，此必曰浥阳九派。神功古迹，皆应物无疲；地理人名，亦争承不阙。后来酬唱，罕继声尘。

常以斯风，望于哲匠。岂知今日，属在所天。坐席行衣，分为七覆；烟花鱼鸟，置作五衡。讵能狎晋之盟？实见取郢之易。不以衅鼓，惠莫大焉。恐惧欣荣，投错无地，来日专冀谒谢，伏惟鉴察。谨后。

为举人上翰林萧侍郎后

某后：某闻师旷之琴，不鼓之则无以召玄鹤；杨羲之石，不用之即无以聘应龙。物既有之，言亦犹是。伏惟侍郎学士發缊降秀，翕辟资华。天上比方，但有文星粗尔；人间拟议，未将太华为然。爰自妙龄，遂肩名辈。当时人物，何



戢惟效于褚公；迺日风流，杜×难方于卫玠。加以弘成与石，郭璞传豪。涣水傥来，皆逢藻绩；荆峰若至，只有璚琳。合沓缣緌，纵横笔砚。《三都》作序，不劳皇甫士安；万乘为僚，只有东方曼倩。

况从近岁，且有外虞。傅介子在楼兰国中，奇功未就；班仲升于玉门关外，报命犹赊。虽太平之业已隆，而震耀之威尚作。侍郎又绸缪武帐，密勿皇图。九天九地之兵，宁因旧学；七纵七擒之术，固已玄通。用视草之工，解按剑之怒。手为天马，心绘国图。九重之中，暂烦前箸；万里之外，辄敢衡车。位诚在于论思，功已参于镇抚。图书之府，鼎鼐之司。伊、咎悬遗帙之诚，夔、说贮妨贤之愧。载惟后命，夫岂逾时。

抑某又闻之：昔管仲经邦，宾客有二；周公待士，吐握皆三。丙丞相之车茵，宁弹醉客；平津侯之宾馆，不碍布衣。并脂粉简编，冠纓图史。后之披卷，皆若升堂。侍郎美誉滂流，高节弥折。担簦者成市，蹊□者如云。此乃前贤后贤，不殊轨辙；往哲来哲，非异门墙。纵燕有黄金之台，齐为碣石之馆，料其栋宇，必已荒芜。

若某者陋若左思，丑同王粲，须眉不及于崔琰，腰腹无预于郑玄。若值庭兰，固多惭德；如逢岩电，不望齐名。重以惠劣祢生，专非董氏。殊颜回之易铸，若宰我之难雕。徒欲万卷咸披，且乏五行俱下。叨从岁赋，勉致文编。户户酱瓿，惟闻见辱；人人齑臼，不肯留题。再困于鱼登，一惭于雁序。原注：其长兄两举及第。然天付直气，家传义方。虽在颍蒙，不苟述作。《广绝交》之论，抑有旨焉；移太常之书，非无为也。

顷者曾干闾侍，获拜堂皇。既容纳之有加，遂希望之滋甚。尔后以毛伤荣弹，鳞损任钩。拔刺不迁，纒喁无暇。既



乖受教，便以经时。今孝秀员来，风霜已积。秦人屡出，自欲焚舟；楚卒数奔，谁教拔□。是以更持鱼目，当夜肆以沽诸；复挈豚蹄，祝天时之未已。义诚多愧，志亦可怜。倘蒙犹枉铅华，更施丹雘，俾其恩地，不在他门。虽不及采椽，备枝梧于大厦；亦庶乎稊米，增流衍于神仓。与夫《九九》之能，犹或万万相远。诚深词切，声急响烦，仰郭泰之龟龙，望仲尼之日月。濡毫伏纸，亿万常心。干冒尊严，伏用战灼。谨启。

为某先辈献集贤相公启

某启：某窃睹贞观朝书，伏见文皇帝因梦吹尘，方求风后；于畋问卜，始载磻溪。事伟于王图，道光于帝载。下惟敷枉，上则虚襟。缠绵图纬之前，窃窕天人之际。崇基立极，四足虽断于神鳌；开物成功，七窍仍沾于混沌。禹羞乘□，舜耻弹琴。白乌已见于将雏，朱草仍闻于滞穗。共工、蚩尤之辈，与贰负同拘；豕韦、晋耳之徒，与七驺共御。是以今上以貽谋负展，相公以余庆持衡。用十一德之资，赞七百年之祚。古犹今也，仁岂远乎！

伏惟相公日观同光，天球并价。扬锋露锷，则武库常开；散藻摘华，则文星镇见。一言悟主，三接承恩。季孟伊、繇，友朋萧、丙。汉皇发论，十万常愧于淮阴；齐后推诚，一二皆归于仲父。百度既已贞矣，九流又复清焉。墙东灶北，隐沦者咸欲呈材；猿饮鸟言，僻陋者皆思入贡。庄生献臂，杨子拔毛。《三百篇》之诗，更无讽刺；二百年之史，永绝讥嫌。斯乃百代可知，一言以蔽，岂立锥侧管，可拆齿寻环？巍乎焕乎，盛矣美矣！



若某者剖心寡窍，对面多墙。小比焦螟，敢矜巢窟；微同触氏，宁务战争。徒以簪绂承家，阶庭受训。堂中得桂，已有前叨；幕下开莲，仍当后忝。所宜结囊无咎，彩服为荣，绝方朔之上书，罢祢衡之投刺。直以措心贤路，誓志昌时，既慕义无穷，思有道则见。伏惟相公雾能蔚豹，雷可烧龙。为百氏之指南，作九州之木铎。任安、彦国，已在于廐中；扬子、马卿，并归于门下。而犹渴饥未副，影响无宁，请客者不解衾裯，当关者空存皮骨。此某所以淮山远至，汉栈斯来，望姬旦之吐餐，冀张华之倒屣。以升堂客众，拥簪人多，苟无黜蔑之言，难佐仲宣之陋。今辄以尝所著文若干首上献。伏惟少回岩电，微驻台星。固无望于讨论，庶或观于指趣。

傥萧粮可刈，菅蒯无遗，蒙文宣一字之褒，得玄晏《三都》之序，便若神巫去厉，司命添年。祷祝之诚，造次于是。门遥阊阖，路隔瀛洲。于人世存思，空移气序；以尘中仰望，未见端倪。希陪上士之流，终预群仙之末。祈恩望德，乃百斯生。干冒威严，下情无任惶惧感激之至。谨启。

上河东公启二首

商隐启：某闻周朝贝叶，列妙引于王褒；梁日枳园，洒芳词于沈约。必资乎鸿笔丽藻，刻乎贞金翠珉，然后可以充足人天，发挥龙象。苟其暧昧，即匪庄严，爰托亨途，夙闻妙喻。虽从幕府，常在道场。犹恨出俗情微，破邪工少。二百日断酒，有谢萧纲；十一年长斋，多惭王奂。仰恋东枕，未归西林。

近者财俸有馀，津梁是念，适依胜绝，微复经营。伏以



《妙法莲华经》者，诸经中王，最尊最胜。始自童幼，常所护持。或公干漳滨，有时疾疢；或谢安海上，此日风波。恍惚之间，感验非少。今年于此州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，特创石壁五间，金字勒上件经七卷。既成胜果，思托圆音。

伏惟尚书有夫子之文章，备如来之行愿。不逢惠远，已飞庐岳之书；未见简栖，便制头陀之颂。是敢右绕三匝，仰希一言，庶使鹅殿增辉，龙宫发色。流传沙界，震动风轮，报恩于莲目果唇，夺美于江毫蔡绢。伏希道念，得降神锋。瞻望旌幢，□持碓斧，曝身布发，以俟还辞。无任恳迫之至。谨启。

二

商隐启：伏奉荣示，伏蒙仁恩赐撰《金字法华经记》一首。正冠荐笏，跪捧伏读。听仪凤之箫管，只恐曲终；对仙客之棋枰，仍忧路尽。欣荣羡慕，造次失常。

昨者爰托翠珉，将翻贝英，方资护念，粗冀标题。换骨惟望于一丸，剡身止求于半偈。岂谓尚书，载持梦笔，仰拂文星，入不二法门，住第一义谛。儒童菩萨，始作仲尼；金粟如来，方为摩诘。铺舒于无上，藻辉于至真。而又以七喻之微，较五常之要。吻然合契，永矣同途。既令弟子言诗，又与声闻授记。一佛出世，万人所望。不知孱微，何以负荷！

便当刻之鸟篆，置彼龙宫。此则吹之以宋玉之风，照之以谢庄之月；彼则传之于赤髭疏主，示之于白足禅师。然后负帚趋门，前刍入厩，以铃奴为欢友，与车御为良朋。冀必从公，以谢嘉命。过此而往，不知所图。下情无任距跃感激欢喜信受之至。谨启。



为崔从事_福寄尚书彭城公后

福后：福闻雀辞杨馆，常怀宝篋之恩；燕别张巢，永结雕梁之恋。推诚况物，某有类焉。始者尚书晞发丹山，腾身紫府。晓趋清禁，则琼树一枝；夜直皇闱，则金真二等。人寰莫见，尘路难逢。而某志在讳穷，勇于求益，辄干皂隶，自露菲葑。宝肆回肠，只期和氏；医门投足，永念仓公。果蒙愍彼颛愚，溢为品目。勾萌始达，依周围以扬翹；滴沥才分，托灵光而振响。轻轩短羽，骤化穷鳞。每欲陶冶肺肝，耕耘笔砚，粗调宫徵，以谢阳秋。而义有多途，情非一概，辞烦转野，意密弥赊。虽涂迢如韩遂之书，反覆若葛洪之纸，终无仿佛，可得端倪。

去岁洛阳，获陪良宴，频趋绛帐，累坐青毡。况闻悬拒台阶，请从藩屏，举郗超之幕画，数阮瑀之军书，悬以嘉招，形于善谑。何言违阻，复积光阴。潼水千波，巴山万嶂，接漏天之雾雨，隔嶓冢之烟霜。皓月圆时，树有何依之鹊；悲风起处，岩无不断之猿。煎向义之孤心，軫怀仁之劲气。窃惟秦镜，当察卫桃。

一昨伏承拥节浚郊，建牙隋岸。将求捧币申好，裂裳就途，接枚叟之余光，奉邹生之末座。又伏虑旋登殷梦，俄奉周畋。征诏已行，拜尘无及。徘徊失措，抑郁谁聊。必也华榻长悬，简书无废。即割任安之席，堪哂无图；负田叔之钁，可嗟非据。

伏惟慎安寝膳，勉护兴居，早秉信圭，速调大鼎。至于祷祝，实倍等伦。半菽思贮于神仓，一勺愿投于灵海。道之云远，更开殷浩之函；书不尽言，重洒杨朱之泪。攀恋感



激，不知所裁。伏惟俯赐鉴照。谨启。

为同州张评事_潜谢辟并聘钱后二首

潜后：伏奉荣示，伏蒙猥赐奏署今月某日敕旨授官。承命恐惶，不知所措。某文乖绮绣，学乏缣缃。负米东郊，止勤色养；献书北阙，未奉明恩。抚京洛之尘，素衣穿穴；访江湖之路，白发徘徊。大夫荣自山阳，来临沙苑。固以室盈东箭，门咽南金。岂谓搜扬，乃加孱眇。府称莲沼，惭无倚马之能；地号云门，窃有化龙之势。便居帷幄，遽别蓬蒿，袁生有望于樵苏，楚子永辞于蓝缕。刻诸肌骨，知所依归。伏惟特赐鉴察。谨启。

二

潜后：钱若干，伏蒙仁恩赐备行李。重非半两，轻异五铢，子母相权，饥寒顿解。细看铜郭，徐忆牙筹，虽虞神有鲁褒，便恐癖如和峤。办装无阙，通刺有期。感戴之诚，不知所喻。谨启。

为贺拔员外上李相公启

某后：某闻被彩饰于无用之姿，斯须或可；垂休光于不报之地，始卒攸难。至有马疲而尚服轻轩，席敝而犹存华幄，推仁则极，备用无闻。虽有切于恋思，宜自量其涯分。呜呼！某者今甚类焉。翰柔莫申，语苦难听，聊凭笺素，用写肺肠。伏惟少霁尊严，猥赐披省。



某伏思早岁，仰累深知。龙尾贻讥，敢通交契；牛心前啗，实愧时才。世故推迁，年华荏苒。葭灰檀火，屡变于寒暄；灵济泥涇，遂分于清浊。羈离管札，猪俛弦歌，名污柳营，颜惭花县。竟以千金乏产，三径无归，初服莫从，迷津亟问。

属者伏幸相公羹梅调味，川楫济时，起塌翼于冲风，活枯鳞于涸辙，登诸兰署，辖彼芸签。台阁移文，语薛夏而无取；东南才子，并张率以何能。未报前叨，旋承后顾，版图被召，花幕分荣。收駑駘于皂栈之中，刻蚣蝮于乐悬之上。势高足跌，道泰身屯，未竭私诚，已婴沈痼。

况某素无灵气，夙昧摄生，乏单豹养内之功，阙王吉天下之效，湫底莫适，节宣失中。然犹深愿待年，少酬厚德，三医毕访，百药皆投。竟非无妄之灾，莫见有瘳之候，滨于九死，复彼十旬。取暖则烦，加寒必利，发宁支弁，带不成围。谢述心虚，方兹未逮；田光精竭，比此犹强。岂可尚占职员，但尸俸入，久尘物议，且速残骸。

况相公职统薄违，时登众寡；任崇按比，务系孤终。职是宾僚，岂宜虚旷。固不可下私微物，曲降深慈，悯将尽于桑榆，妨得材于杞梓。是以推枕兴感，摄衾占辞，愿申敛迹之期，以赎旷官之咎。祇听裁旨，用息兢惶。必也旧履流恩，遗簪结念，恤以孀孤非少，婚嫁未终。不使衰羸，便辞禄仕，致乎外地，晞以末光。未乖念录之仁，稍减忧惭之累。亚尹诸府，别乘近郊。负荷无羞，睨糊有继。则犹冀逢十全之艺，延一日之生，重登门墙，再就埏埴。是所愿也，非敢望也。

词多力殆，感极涕繁。避席承言，未卜曾参之侍；封函抒款，畏遗殷浩之诚。瞻望清光，实动魂守。伏惟特赐优察。



上时相启

商隐启：暮春之初，甘泽仍降，既闻沾足，又欲开晴。实关燮和，克致丰阜。繁阴初合，则传说为霖；媚景将开，则赵衰呈日。获依恩养，定见升平。绝路左之喘牛，用惊丙吉；无厩中之恶马，以役任安。偃仰兴居，惟有歌咏。瞻望闾閻，不胜肺肝。谨启。

端午日上所知剑后

商隐启：五金铸卫形威邪神剑一口，银装漆鞘，紫锦囊盛，传自道流，颇全古制。未遇良工之鉴，常为下客所弹，龙藻虽繁，鹈膏稍薄。敢因五日，仰续千龄，厕玉玦于君侯，拟象环于夫子。所冀更蒙千灌，重许三乡，使武士让锋，佞臣丧魄。无荆王之遇敌，手以麾城；有汉相之策勋，腰而上殿。嘉辰祝愿，平日祷祠。伏惟恩怜，特赐容纳。谨启。

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后

商隐启：右件衣服等，弄杼多疏，纫针未至。洸李固之奇表，累王衍之神峰。敢恃深恩，窃陈善祝。伏愿永延松寿，常庆蕤宾。远比赵公，三十四年当国；近同郭令，二十四考中书。肝膈所藏，神明是听。仰尘尊重，实用兢惶。谨启。



文集卷五

祝 文

为安平公兖州祭城隍神文

年月日，致祭于城隍之神。四民攸居，是分都邑；五兵未息，爰假金汤。惟神受命上玄，守职兹土。拥长云之垒，提却月之营。主张威灵，弹压氛祲。某方宣朝旨，来总藩条。帐中之位既安，幕内之筹敢失？神其守同石堡，护等玉关，长令萃若岸焉，无使复于隍也。

为舍人绛郡公郑州祷雨文

年月日，郑州刺史李某，谨请茅山道士冯角，祷请于水府真官。伏以旱魃为虐，应龙不兴。困杲日于诗人，苦密云于《易》象。生物斯瘁，民食攸艰。某叨此分忧，俯惭无



政。爰求真侣，虔祷阴灵。减哺表勤，褰帷引咎。伏乞下通
菴、播，上导天潢，合为膏泽之原，用息蕴隆之患。其于效
信，敢或逡巡？暴露托词，焦劳结虑。泉间候气，树杪占
风。惟望玉女之披衣，敢骇商羊之鼓舞？窃希玄感，听察丹
诚。

为怀州李使君祭城隍神文

年月日，致祭于城隍之神。某谬蒙朝奖，叨领藩条。熊
轼初临，虎符适至。敢资灵于水土，冀同固于金汤。况彼潞
人，实逆天理。因承平之地，以作巢窠；驱康乐之民，以为
蠹贼。一至于此，其能久乎！惟神广扇威灵，划开声势。俾
犯境者，望飞鸟而自遁；此滔天者，听唳鹤以虚声。崇墉载
严，巨壑无壅。今来古往，永无川竭之因；万岁千秋，莫有
土崩之事。神其听之，无易我言。

赛城隍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城隍之神。惟神据雉堞以为雄，导沟池而
作润。果成飘注，以救炎焚。敢吝斯牲，用报嘉种。神其永
通灵感，长懋玄功。导楚子之余波，霈晋国之膏雨。苟能不
昧，报亦随之。



为中丞荭阳公桂州赛城隍神文

维大中元年，岁次丁卯，六月甲午朔，十四日丁未，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、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郑某，谨遣登仕郎、守功曹、参军陆秩以庶羞之奠，祭于城隍之神。夫大邑聚人，通都设屏。将雄走集，必假高深。不惟倚仗风云，兼用翕张神鬼。某初蒙朝奖，来佩藩符。既御寇于西原，亦观风于南国。始维画□，将下伏熊。属楚雨蔽空，湘云塞望。晦我中军之鼓，湿予下濂之师。遂以诚祈，果蒙神应。速如激矢，势等却河。及兹荐报之时，敢怠馨香之礼？神其干霄作峻，习坎为防。合烽櫓以保民，导川途而流恶。使言言坚垒，侔地道以无疆；活活深沟，如井德之不改。勿违丘祷，以作神羞。尚飨！

祭桂州城隍神祝文

维大中元年，岁次丁卯，八月甲午朔，二十七日庚申，桂州管内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、正议大夫、使持节桂州诸军事、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郑某，谨遣直官摄功曹、参军、文林郎、守阳朔县令庄敬质，谨以旨酒庶羞之奠，祭于城隍之神。浚洫崇墉，所以固吾圉；春祈秋报，所以辅农功。今露白雷收，虫坏水涸。念时暘而时雨，将乃积而乃仓。敢以吉辰，式陈常典。神其保兹正直，歆彼馨香，聿念前修，勿亏明鉴。昔房豹变乐陵之井味，任延易九真之土风，岂独人谋，抑由冥助！今犹古也，神实听



之。

赛舜庙文

年月日，昭赛虞舜之祠。伏以帝狩南方，神留下土。翠华莫返，积怨望于他年；大麓不迷，烜威灵于终古。比忧嘉种，少冒愆阳。抗简陈词，洁樽引咎。果蒙凭离掣电，跨翼扬风。布沾渥于九皋，起焦枯于一瞬。敢布瑶席，辄事兰羞。帝其罢奏南琴，停吹西琯。使东皇太乙，兼预于灵游；俾山鬼江蓑，无藏于沴气。庶将善政，以奉明辉。

赛越王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越王之神。惟神辉焯殊姿，抑扬奇表。秦鱼既烂，则聊帝南荒；汉鹿有归，则称臣北阙。览英雄之载籍，信王霸之朋游。言念遗祠，犹存属邑。尚兴甘雨，以救公田。敢陈沼沚之毛，用报京坻之积。神其永司此土，长庇吾人，福佑柔良，驱除疾病。今来古往，常教威著越城；万岁千秋，勿使魂归真定。神乎不昧，来鉴斯言。

赛北源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北源之神。惟神虽临南服，实号北源。湘浦降神，近惊于骚客；滂池浸稻，远协于诗人。果能鮪簫风头，索□雨脚，下资畎浍，将致仓箱。聊申信于润毛，庶通



灵于水府。神其揖扬兰佩，麾掉桂旗。拍川后之肩，揽波神之袂。共来于此，飡报留思。

赛曾山苏山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曾山、苏山之神。惟神守在出云，职惟通气。果从望岁，载润嘉生。将申昭报之仪，敢阙馨香之献。神其遐瞻惟岳，广纳游尘。勉扬少女之风，勤咏曾孙之稼。无令渥泽，尽归泾水之湫泉；勿使威灵，不及历山之仙室。我辞有激，神傥听焉。

赛白石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白石之神。惟神载烜明灵，克标懿号。轩珠耀彩，傥非瑶水之源；荆璞流辉，即是玉山之路。一昨俯忧旱岁，俾祷遗祠。果能爱我大田，赐余膏泽。不俟于公之雪狱，无烦洛令之曝身。敢命子男，爰修續藻。神其仰流天泽，俯祐岁功。无萌可转之心，以负惟馨之礼。

赛龙蟠山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龙蟠山之神。惟神降治山川，流恩县道。龙幡凤盖，克懋于灵司；蚁穴鹤巢，式扬于利泽。至诚有达，昭报无亏。神其叱咤飞廉，鞭驱屏翳，尚令吾土，屡有丰年。不无行潦之羞，以谢油云之惠。



赛阳朔县名山文

年月日，赛于阳朔县名山之神。惟神受命上玄，奠兹南服。云台日观，远让于高标；蓬岛、昆丘，遐通于爽气。峻若藏刀之岭，崇如倚剑之门。是宜铨管阴司，拘囚异物，为神仙之下府，开龙虎之殊庭。属岁之不宁，旱既太甚，驰诚叠嶂，托意通波。果闻雷出地中，电流岩下。既兹沾足，敢荐馨芬。愿终如响之灵，无怠孔明之鉴。尚飨！

赛海阳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海阳之神。顷伤多稼，将困骄阳。未逢玉女之披衣，空见土龙之矫首。式祈嘉辔，果降明辉。神其享彼兰羞，挹兹桂酒。辅成于多黍多稌，助施于好雨好风。庶厉业官，以酬玄泽。

赛尧山庙文

年月日，昭赛于尧山之庙。伏以帝巡遐徼，天作高山。既比敬于轩台，亦分功于农井。是留遗庙，以慰斯民。昨者时雨忽愆，秋阳稍亢。永言嘉辔，实自玄恩。大驱蟠泽之龙，尽发潜泉之蛰。仓箱兴咏，将庆于农夫；灌浸呈功，不愆于竖子。敢兹昭报，冀降明灵。



赛古榄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古榄之神。惟神爰因硕果，遂启灵祠。瓜美邵平，且传旧志；李标朱仲，亦茂前经。昨者瘴暑为灾，油云不起。式存心祷，虑作神羞。神能感气蜃泉，传祥鹤垓。使宋生抒赋，始悦于雄风；高氏读书，忽惊于暴雨。化太甚旱，为大有年。将见助于欢康，敢忘怀于昭赛！

赛兰麻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兰麻之神。顷者杲日扬威，融风扇暴。禾乃尽偃，人何以堪。神能倏忽应时，逡巡布润。云旗直集，不资秦地之决渠；雨阵斜飞，更甚成都之救火。永怀灵祐，敢荐嘉肴。神其与蕙同芳，为蓬扶直。勿虚嘉号，以累丰年。

祭全义县伏波庙文

年月日，观察处置使、兼御史中丞郑某，谨遣全义县令韦必复以酒牢之奠，昭赛于汉伏波将军新息侯马公。越城旧疆，汉将遗庙，一派湘水，万重楚山。比颍川袁氏之台，悲同异日；方汝水周公之渡，感极当时。

呜呼！昔也投隙建功，因时立志。隗将军坐谈西伯，弃去无归；梁伯孙自降王姬，虽来不起。以若画之眉宇，开聚



米之山川。扶风里中，讎守钱而为虏；德阳殿下，宁相马以推工。怅望关西，超驰陇右。事嫂冠戴，诚侄书成。龙伯高之故人，其言有所；公孙述之刺客，相待何轻？鸢泊后行，蛩溪请往。铜留铸柱，革誓裹尸。男儿已立边功，壮士犹羞病死。

漓、湘之浒，祠宇依然。岂独文宣之陵，不生刺草；更若武侯之垅，仍有深松。向我来思，停车展敬。一樽有奠，五马忘归。及申望岁之祈，又辱有秋之泽。云兴柱础，电绕墙藩。何烦玉女之投壶，方闻天笑；不待樵人之取箭，已见风回。敢忘黍稷之馨，用报京坻之赐。

属以时非行县，不获躬诣灵坛。词托烟波，意传天壤。既谢三时之泽，兼论千载之交。勿负至诚，以孤玄契。

赛灵川县城隍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灵川县城隍之神。高垒深沟，用资固护。兴云渫雨，谅俟威灵。惟神能感至诚，将成大稔。逐清冷之耕父，不使扬光；回沮泽之蟠龙，皆令洒润。式陈微报，愿鉴惟馨。

赛荔浦县城隍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荔浦县城隍之神。嗟我疲民，每虞艰食。寒耕热耨，始望于秋成；铄石流金，几伤于岁事。远资灵顾，式布层阴。无烦管辂之占，不待栾巴之嘏。窃陈薄奠，用答丰年。神其据有高深，主张生植。同功田祖，比义雨



师。无假怒于潜龙，勿纵威于虐魅。守兹县邑，富我京坻。

赛永福县城隍神文

年月日，赛于永福县城隍之神。夫考室立家，先存户灶；聚人开邑，首起城池。固有明灵，降而鉴治。惟神克扬嘉饬，广育黎民。聊为茨梁，少申肴饩。神其节宣四气，扶佑三时。勿使毕星，但称于好雨；无令田祖，独擅于有神。永歆續藻之诚，长挟金汤之势。



文集卷六

祭 文

代李玄为崔京兆祭萧侍郎文

年月日，惟灵传芳华胄，稟庆灵源。汉朝辅相之流辉，梁室帝王之遗懿。克生俊德，彰我休期。高表百寻，澄波万顷。及春闱献艺，会府试才。骐驎出尘，蛟龙得水。顿纓而駉骀尽丧，乘气而螯蟹皆空。凭陵远天，躩蹠长道。是将筮仕，光乎缙绅。侯国从知，大朝就选。秘宝宜陈于东序，朱绂必降于上玄。锦帐而居，青缣以覆。建礼推尽瘁之绩，明光多伏奏之勤。亦既迁荣，乃司论驳。

高居青琐，封还紫泥。使明时无失政之讥，大邦无不便之诏。暂辞朝籍，往分郡符。借寇莫从，征黄甚急。方将启乎良友，进彼令人。志岂爱身，誓将匡国。不谓疏网犹漏，斯民未康。作砺为盐，正俟理平之运；依城凭社，深怀剪灭之虞。上蔽聪明，内求嬖近。故鸿猷不得而协赞，睿化莫可



以辅成。藐是流离，有窘阴雨。呜呼！令惟逐客，谁复上书？狱以党人，但求俱死。衔冤遽往，吞恨孤居。目断而不见长安，形留而远托异国。屈平忠而获罪，贾谊寿之不长。才易炎凉，遂分今昔。

粤自东蜀，言旋上京。郭泰墓边，空多会葬；邓攸身后，不见遗孤。信阴鹭之莫知，亦生人之极痛！某等顷同班列，获奉周旋。分结死生，地兼族类。依仁既切，慕德方深。始惊南浦之悲，俄軫下泉之讫。今则年良月吉，筮协龟从。顾埋玉之难追，叹焚芝之何及？牲牢粗洁，酒醴非多。聊写丹忱，以伸永诀。

奠相国令狐公文

戊午岁，丁未朔，乙亥晦，弟子玉溪李商隐，叩头哭奠故相国、赠司空彭阳公。呜呼！昔梦飞尘，从公车轮；今梦山阿，送公哀歌。古有从死，今无奈何！天平之年，大刀长戟。将军樽旁，一人衣白。十年忽然，蜩宣甲化。人誉公怜，人谮公骂。公高如天，愚卑如地。脱螭如蛇，如气之易。愚调京下，公病梁山。绝崖飞梁，山行一千。草奏天子，镌辞墓门。临绝丁宁，托尔而存。公此去邪，禁不时归。凤栖原上，新旧諫衣。原注：公先人亦赠司空。有泉者路，有夜者台。昔之去者，宜其在哉！圣有夫子，廉有伯夷。浮魂沉魄，公其与之。故山峨峨，玉溪在中。送公而归，一世蒿蓬。呜呼哀哉！



为濮阳公祭太常崔丞文

年月日，惟灵泰岳繁祉，安平望族。润地势于长源，构堂基于修麓。蓝田之产，宜有良玉；徂来之林，宜无凡木。

昔我待子，松玉之间，冀十城之得价，望千寻而可攀。大年不登，逸足方驶，松欲秀而先鏹，玉将攻而遽毁。闻问之时，叹悼何已！

惟我承乏，受命南征。一言相许，携手同行。复绝万里，飘泊双旌。念两婢之价倍，愧五羖之酬轻。地接殊邻，风移中土。五岭三江，炎飈瘴雨。钓犀之潭，跼鸢之渚。席上从容，幕中宴语。先防载薏之谤，更示投香之所。因使庸虚，不罹罪罟。越井之首，甘綏之女，时清则铜鞮纳厨，岁稔则银簪叩鼓。岂我之自，惟子是与。

相从来覲，又往于泾。风埃古戍，霜雪孤亭。偏裒之服，纓胡之纓。塞迴而晨严刁斗，沙平而夜警兜零。指吾以虏隙，勉吾以武经。正慰穷边，俄还京邑。北庭减价，南辕屑泣。章台辟掾，方喜赵嘉之来；棘署选丞，仍见谯玄之入。是焉践历，更徯飞翻。况乎凤沼，又接鹄原。何衅成乎燥湿，而厉结于寒暄。未及西山之药，旋为东岳之魂。忆昔旧许员归，青门出钱。乐作而叹起，杯行而泪泫。但容与于风波，共沉吟于钟箭。挥袂如昨，邮书甚频。虽遥道里，未阔声尘。孰谓念归之日，翻为有恻之晨。呜呼哀哉！

仿佛荒阡，依稀古陌。徐动丹旌，永归玄宅。愿执紼而身远，想移舟而目极。迴野秋思，群山暮色。怅白发之衰翁，哭青云之旧客。聊兹寄奠，莫写西悲。已乎崔子，为吾歆之！



祭张书记文

维会昌元年，岁次辛酉，四月辛丑朔，二十日庚申，陇西公、荥阳郑某、陇西李某、安定张某、昌黎韩某、樊南李某谨以清酌之奠，致祭于故朔方书记张五审礼之灵。呜呼！古有不重千金，殊轻尺璧。或号百夫之防，或作万人之敌。争雄角秀，殊途异迹。念阅水于千龄，若冲飙之一息。吁嗟审礼，宁或免之。瞭眸巨鼻，方口疏髭。始自渚宫，来游帝里。论极悬河，文酬散绮。体物称最，登高擅美。良时不来，躁进为耻。门巷蓬蒿，荒凉如此。藩溷笔砚，寂寥而已。

梁多文士，汉有贤王。犹市骏骨，首惊夜光。长裾曳曳，健笔谁当？职高莲幕，官带芸香。青袍若草，白简如霜。东阁朝暖，西园夜凉。震岂杀公，谏惟故吏。渭滨回流马之运，岷首奉辞曹之讳。松筠不改，琴尊有寄。三径方营，一亩之地。多文为富，无事当贵。亦解《客嘲》，还答《宾戏》。回翔逸轨，傲睨重霄。将期晚节，更峻清标。悬蛇结衅，斗蚁成妖。回生乏祖洲之草，续断无弱水之胶。陈尸重来而何望，楚魂一散而难招。呜呼！神道甚微，天理难究。桂鏹兰败，龟年鹤寿。在长短而且然，于妍丑而何有？

某等早承余眷，晚获联姻。或感极外家，延自出之念；或恩深犹子，多引进之仁；或敬属丈人之行；或情兼内妹之亲。有美吾姨，灵庆攸属。尊公则师长庶僚，夫人则仪刑六族。门高再世之侯，家享万钟之禄。经过款狎，出入游陪。映人玉润，覆水莲开。春归别墅，月满高台。嵇山倾倒，谢雪徘徊。惜景而持绳欲系，邀欢而秉烛相催。



中叹乖离，今多至止。仲叔辞辟而方返，梅福罢官而未几。一则归从回雁之峰，一则至自跼鸢之水。方将为笛裁竹，缘箏斩梓。驱羿射鸿，招何钓鲤。豁契阔于屯夷，极平生之宴喜。

良觌虽屡，深怀未从。三灵莫效，一梦俄终。露先寒而陨叶，漏未尽而闻钟。今则列树开封，揲蓍得吉。绛旂前引，桐棺后出。隐轸原野，凄凉云月。将归宿莽之庭，欲闭青松之室。殷勤贤偶，冀望诸孤。未归下国，且寓皇都。江远惟哭，天高但呼。必有余庆，非无后图。呜呼哀哉！壶有芳醪，俎多肥羜。叫噪不闻，精灵何处？郁愤徒极，含辞莫叙。冀有鉴于酸嘶，庶无乖于酣饫。

为李郎中祭舅窦端州文

始虞命夏，暴于玄穹。功垂刊木，德协堙洪。洎帝相之难作，诞少康于窦中。由《屯》获吉，因生受封。降及后代，传勋继庸。西京则娶为外戚，东汉则融居上公。愍阳城之不享，始移籍于扶风。源远更清，基高自峻。有焯明灵，蔼然休问。陋巷不忧，坦途方进。月远标仪，霞高映论。玉宁韞椟，锥要处囊。宜伸尚屈，将集犹翔。潜师大《易》，谦尊以光。誓安老氏，债少易偿。

爰紆铜墨，是宰濠梁。宓琴时奏，潘树逾芳。入赞朝仪，言扬事举。圭璧蛮夷，弁冕文武。吐辞含韵，知今博古。进揖退扬，从规合矩。复陶后位，殿省承荣。孔门之束带无忝，汉宫之绵纁难更。君子信谗，小人道长。未暇闭关，难期税鞅。暂持符竹，远出罗网。谁识卑飞，因成利往。铜梁改秩，锦里经时。人去而琴台坏栋，文移而石室摧



基。刘弘之重铭葛庙，王商之更立严祠。鹑首云归，端溪遽逐。角岂触藩，臀终困木。海阔天尽，山深雾毒。许靖他乡，有名无禄；马超正色，宜歌反哭。何为善之无凭，而降灾之甚速！

某钦惟教义，夙所依因。在昔家世，勤王实殷。高旌大旆，结驷飞轮。庆岂遗于自出，荣实垂于外姻。一纪以来，艰凶遘及。嗟宅相以无取，惧堂构之不集。讵言渭水之乖离，竟绝西州之出入。呜呼哀哉！

违京背阙，古陌荒阡。松门积霭，陇首停烟。祖庭是日，乞墅何年？泪有血而皆堕，愤无膺而可填。况玕剖郡符，璟持使节。塞远城迴，河穷路绝。顾后瞻前，形孤影子。长号出次，重拜临穴。酒醴清浓，肴羞罗列。庶有鉴于斯文，冀不同于虚设。呜呼尚飨！

为绛郡公祭宣武王尚书文

伏惟曾构高基，往修峻址。俯为明时，载生奇士。杜林舅族，本富文理；杨惲外门，素多图史。朱檻有裕，括羽成美。逸足轻从东之道，巨背狭图南之水。匡生明习，董氏精专。鲁壁坠简，汲冢遗编。坐忘流麦，出记怀铅。淹中莫敌，稷下谁先？朝有曲台，时推奥学。明博士之高选，资众儒之先觉。殷、周损益，夔、夷礼乐。既得根源，尽除踳驳。

粉闱假道，谏署扬辉。吾宁讪讪，时好依违。周举上章，惟求主悟；贾生草疏，岂畏人非。用之则至，舍之则归。旋领藩符，俄司国计。锄革烦冗，修明课第。鄙晋室之鬻□，小汉朝之造币。前筹未借，敛笏还家。再北非罪，三



黜何嗟！淮阳劲兵，颍水豪族。既佩新印，仍推旧轂。杜当阳何尝跨马，雄士争推；祭征虏不废投壶，师人自睦。夷门地古，梁苑藩雄。双旌大旆，二矛重弓。无忌御车，惟求隐者；相如谢病，乃慕高风。方将副帝注心，从时大愿。率周庙之奔走，总汉庭之议论。人之不幸，今也则亡。庄子孰分其魍魎，秦医莫救其膏肓。雁沼波澜，空闻怨咽；兔园台榭，只见荒凉。

某获顾尤深，蒙知甚早。公昔分茅，愚当视草。于刘向论思之时，赞孟舒长者之号。及兹出守，实介亲邻。音徽继好，寤寐依仁。常期异日，克奉清尘。何言水恟，属此嘉辰。讣哀如昨，归轍攸遵。林薄莽苍，川原隐辚。想诸葛之旗鼓，空还旧垒；念伯喈之书籍，已付何人？候馆攸开，丹幡遽至。瞻望卫幕，连绵秦時。寄奠申诀，缄词写意。终阻愿于躬亲，徒加哀于殄瘁。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祭徐姊夫文

呜呼！以君之文学，以君之政术，幼以自立，老而不倦，亦可以为君子人矣。君子人欤？而不即清途，不阶贵仕，此其命也，夫何慊焉！始者仲姊有行，获托贵族。半产以资于外姓，阖门冀托于仁人。将以衰微，倚为藩援。不图薄佑，天夺初心。仲姊凋殂，诸甥不育。以亲以懿，翻为路人；再号再呼，莫诉苍昊。尚以君子，存伉俪之重，敦行李之私。二十年已来，虽事賒而意通，迹遥而诚密。神当自鉴，愚岂敢忘。逮愚不天，再丁凶衅。泣血偷息，余生几何。君方赤绂银章，浙东从务。道途悠邈，时序徂迁。訝吊缄之不来，忽讣书之俱至。感旧怀分，情如之何！埋玉焚



芝，固未可喻。

呜呼！今来古往，人谁不亡？于君之亡，其酷斯甚！藐然一女，才已数龄。乞后旁宗，又未曾立。贤弟扶服东路，遇疾洛师。徘徊十旬，淹不得进。浮泛水陆，厥途四千。建旆云归，旷然无主。尼姑居宗老之地，驹奴总家相之权。获及故阡，信为余庆。其所以为附身附棺之具，又岂碍平生之旷达邪？日月次迁，卜筮斯协。幽明之异，始于今辰。愚方缠哀忧，瘵恙糜寝。不及一攀宰树，一恸荒阡。谢淡成之交，申永诀之礼。矧余仲姊，君其与归。抚心骨以皆惊，拭血泪而何算？呜呼已哉，其何言耶！襚衣非华，奠物殊薄。灵其鉴此，慰我哀心。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祭徐氏姊文

呜呼！追诀慈念，一十八年。罪积行违，上下无祷。天怒猥集，不诛其身。再丁悯凶，藐无怙恃。号溃荼裂，心摧骨崩。获见诸甥，来奉迁合。旧物半同于泥滓，新阡方列于松楸。断手折足，厥痛非拟。终天歿地，此诚莫伸。冤痛苍天，孤苦苍天！

始某兄弟，初遭家难。内无强近，外乏因依。祇奉慈颜，被蒙训勉。及除常制，方志人曹。以顽陋之姿，辱师友之义。获因文笔，实忝科名。三千有司，两被公选。再命芸阁，叨迹时贤。仲季二人，亦志儒墨。于显扬而虽未，在进修而不隳。永惟幽灵，盍亦垂鉴。

今者苴麻假息，粪土偷存。不即殒伤，盖亦有以。伏以奉承大族，载属衰门。三弟未婚，一妹处室。息胤犹阙，家徒索然。将恐烝尝有旷阙之忧，丘陇绝芟除之主。延驻暑



刻，不敢自私。又以祖曾之前，未一完兆；骨肉之内，犹有旅魂。将自来兹，克用通便。以显之义，虽不敢望；无忝之训，庶几或存。灵其闻之，必将加悯。

然有以没齿怀恨，粉身难忘者，以灵之懿茂，而不登遐寿，不生贤人。使别女致哀，犹子为后，哀哀天地，云胡不仁！默默神祇，其何可诉！今嵩、奂二子，既为我甥，誓当抚之，以慰幽抱。男劝其学，使得禄仕；女求其偶，必择贤良。纵乖宅相之征，庶泯忽诸之叹。寿堂宿后，潜舟既移，那期永诀之悲，复见重关之兆。以祥忌云近，哀忧载迷。不获临圻达诚，抚柩致奠。东望景毫，椎心仆身。具襚择蔬，洒以泪血。日惨风远，叫号无声。伏惟明灵，一赐临鉴。孤苦苍天！不孝苍天！

祭处士房叔父文

某爰在童蒙，最承教诱。违诀虽久，音旨长存。近者以坛山旧茔，忽罹风水，寿堂圯坏，宰树凋倾。虽崩则不修，闻诸前哲；但堕而罔治，那俟他人。况真隐昭芳，鸿儒著美。岂可令赵岐之表，垫彼玄扃；郭泰之碑，沦于夜壑。载惟瑱、瑱，藐尔孤冲。诚叫号之不停，顾营办之无素。

某等辄考诸蓍筮，别卜丘封，使羲叟以今日吉时，奉移神寝。奢无僭缙，俭免亏疏。是期永神尊灵，长安幽窆。眠牛有庆，自及于诸孤；白马垂祥，岂祈于犹子。追怀莫及，感切徒深。更思平昔之时，兼预生徒之列。陆公赐杖，念荣益以何成；殷氏著文，愧献酬而早屈。引进之恩方极，祸凶之感俄钟。谁言一纪之馀，又奉再迁之兆。哀深永往，情极初闻。矧宗绪衰微，簪纓殆歇。五服之内，一身有官。将使



泽底名家，翻同单系；山东旧族，不及寒门。静思肯构之文，敢怠成书之托？

城等既幽明无累，年志渐成，则当授以诗书，谕其婚宦。使烝尝有奉，名教无亏。灵其鉴此微诚，助夫至愿。敢有求于必大，庶免叹于忽诸。迫以哀忧，兼之瘵恙。曾非遐远，不获躬亲。沥血裁词，叩心写恳。长风破浪，敢忘昔日之规；南巷齐名，永绝今生之望。冀因薄奠，少降明辉。延慕酸伤，不能堪处。苦痛至深，永痛至深！

祭小侄女寄寄文

正月二十五日，伯伯以果子弄物，招送寄寄体魄，归大茔之旁。

哀哉！尔生四年，方复本族。既复数月，奄然归无。于鞠育而未申，结悲伤而何极！来也何故，去也何缘？念当稚戏之辰，孰测死生之位？时吾赴调京下，移家关中，事故纷纭，光阴迁贸，寄瘞尔骨，五年于兹。白草枯萎，荒途古陌，朝饥谁抱？夜渴谁怜？尔之栖栖，吾有罪矣！

今吾仲姊，反葬有期。遂迁尔灵，来复先域。平原卜穴，刊石书铭。明知过礼之文，何忍深情所属！

自尔歿后，侄辈数人，竹马玉环，绣檐文褙。堂前阶下，日里风中，弄药争花，纷吾左右。独尔精诚，不知所之。况吾别娶已来，胤绪未立。犹子之义，倍切他人。念往抚存，五情空热。

呜呼！茱水之上，坛山之侧。汝乃曾乃祖，松纒森行；伯姑仲姑，冢坟相接。汝来往于此，勿怖勿惊。华彩衣裳，甘香饮食。汝来受此，无少无多。汝伯祭汝，汝父哭汝，哀



哀寄寄，汝知之邪！

祭裴氏姊文

呜呼哀哉！灵有行于元和之年，返葬于会昌之岁，光阴迭代，三十馀秋。得不以既筭阙庙见之仪，故卜吉举归宗之礼。不幸不祐，天实为之。椎心泣血，孰知所诉！

恭惟先德，实绍玄风。良时不来，百里为政。爱女二九，思托贤豪。谁为行媒？来荐之子。虽琴瑟而著咏，终天壤以兴悲。谓之何哉！继以沉恙，祷祠无冀，奄忽凋违。时先君子以交辟员来，南辕已辖。接旧阴于桃李，寄暂殡之松楸。此际兄弟，尚皆乳抱。空惊啼于不见，未识会于沉冤。浙水东西，半纪漂泊。某年方就傅，家难旋臻。躬奉板舆，以引丹旌。四海无可归之地，九族无可倚之亲。既祔故丘，便同逋骇。生人穷困，闻见所无。及衣裳外除，旨甘是急。乃占数东甸，佣书贩舂。日就月将，渐立门构，清白之训，幸无辱焉。

既登太常之第，复忝天官之选。免迹县正，刊书秘丘。荣养之志才通，启动之期有渐。而天神降罚，艰棘再丁。弱弟幼妹，未笄未冠。世绪犹阙，家徒屡空。载惟家长之寄，偷存晷刻之命。号天叫地，五内崩摧。然亦以灵寓殡获嘉，向经三纪。归祔之礼，阙然未修。是冀苟全，得终前限。属刘孽叛换，逼近怀城。惧罹焚发之灾，永抱幽明之累。遂以前月初吉，摄缊告灵。号步东郊，访诸耆旧。孤魂何托，旅榭奚依？垂兴欲堕之悲，几有将平之恨。断手解体，何痛如之！洒血荒墟，飞走同感。伏惟朝夕二奠，不敢久离，遂遣羲叟一人，主张启奉。抱头拊背，戒以信诚。附身附棺，庶



无遗阙。坛山茱水，实惟我家。灵其永归，无或栖寓。呜呼哀哉！

灵沈绵之际，殂背之时，某初解扶床，犹能记面。长成之后，岂忘迁移？顷者以先妣年高，兼之多恙，每欲谕画，即动作咸。涕泣既繁，寝膳稍减。虽云通礼，亦所难言。荏苒于斯，非敢怠忽。

今则南望显考，东望严君。伯姊在前，犹女在后。克当寓殒，归养幽都。虽歿者之宅兆永安，而存者之追攀莫及。又以十二房旧域，风水为灾。胡子、彭儿，藐然孤小。虽古无修墓，著在典经，而忘礼约情，亦许通变。今则已于左次，别卜鲜原，重具棺衾，再立封树。通年难遇，同月异辰。兼小侄寄儿，亦来自济邑。礩魂稚魄，依托尊灵。远想先域之旁，累累相望，重沟叠陌，万古千秋。临穴既乖，饮痛何极！

唯安阳祖妣未祔，仍世遗忧。昨本卜孟春，便谋启合。会雍店东下，逼近行营。烽火朝然，鼓鼙夜动。虽徒步举柩，古有其人，用之于今，或为简率。潞寇朝弭，则此礼夕行。首夏已来，亦有通吉。悦天鉴孤藐，神听至诚，获以全兹，免负遗托。即五服之内，更无流寓之魂；一门之中，悉共归全之地。今交亲馈遗，朝暮睚眦。收合盈馀，节省费耗。所望克终远事，岂敢温饱微生？苟言斯不诚，亦神明诛责。老旧仆使，才余两人。灵之组绣馀工，翰墨遗迹，并收藏篋笥，用寄哀伤。呜呼哀哉！

薨天当年，骨还旧土。箕帚寻移于继室，兄弟空哭于归魂。终天衔冤，心骨分裂。胞胎气类，宁有旧新？叫号不闻，精灵何去？寓词寄奠，血滴緘封。灵其归来，省此哀殒。伤痛苍天，孤苦苍天！伏惟尚飨！



重祭外舅司徒公文

呜呼哀哉！人之生也，变而往邪？人之逝也，变而来邪？冥冥之间，杳忽之内，虚变而有气，气变而有形，形变而有生。今将归生于形，归形于气，漠然其不识，浩然其无端，则虽有忧喜悲欢，而亦勿用于其间矣！苟或以变而之有，变而之无，若朝昏之相交，若春夏之相易，则四时见代，尚动于情，岂百生莫追，遂可无恨！傥或去此，亦孰贵于最灵哉？

呜呼！公之世胄勋华，职官扬历，并已托于寄奠，备在前文。今所以重具酒牢，载形翰墨，盖意有所未尽，痛有所难忘。以公之平生恩知，曩昔顾盼。属纊之夕，不得闻启手之言；祖庭之时，不得在执紼之列。终哀且痛，其可道耶？

呜呼！七十之年，人谁不及？三公之位，人谁不登？何数月之间，不及从心之岁；闻天有恻，方登论道之司。时泰命屯，才长运否，为善何益，彼苍难知！昔泽怪既明，告敖释桓公之病；阴德未报，夏侯知丙吉不亡。何昔有其传，今无其证？岂人言之不当，将天道之或欺！虽北海悬定薨期，长沙前觉灾至。偃如巨室，去若归人，处顺不忧，得正之喜，在公之德斯盛，在物之痛何言！矧乎再軫虑居，屡垂理命。简子将战之誓，惟止桐棺；晏婴送死之文，宁思石椁。素车朴马，疏巾弊帷。成一代之清规，扬百古之休问。所谓有始有卒，高朗令终。

呜呼！往在泾川，始受殊遇。绸缪之迹，岂无他人？樽空花朝，灯尽夜室。忘名器于贵贱，去形迹于尊卑。语皇王致理之文，考圣哲行藏之旨。每有论次，必蒙褒称。及移秩



农卿，分忧旧许，羁牵少暇，陪奉多违。迹疏意通，期奢道密。癯衣缟带，雅况或比于侨、吴；荆钗布裙，高义每符于梁、孟。今则已矣，安可赎乎？

呜呼哀哉！千里归途，东门故第。数尺素帛，一炉香烟。耿宾从之云归，俨盘筵而不御。小君多恙，诸孤善丧。升堂辄啼，下马先哭。含怀旧极，抚事新伤。植玉求归，已轻于旧日；泣珠报惠，宁尽于兹辰。况邢氏吾姨，萧门仲妹，爱深犹女，思切仁兄。抚嫠纬以增摧，阖孀闺而永恸。草蓼土梗，旁助酸辛。高鸟深鱼，遥添怨咽。

呜呼！精神何往，形气安归？苟才能有所未伸，勋庸有所未极，则其强气，宜有异闻。玉骨化于钟山，秋柏实于裘氏。惊愚骇俗，伫有闻焉。呜呼！姜氏怀安之规，既闻之矣；毕万名数之庆，可称也哉！篋有遗经，匣藏传剑，积兹馀庆，必有扬名。

愚方遁迹丘园，游心坟素。前耕后饷，并食易衣。不忤不求，道诚有在；自媒自衒，病或未能。虽吕范以久贫，幸冶长之无罪。昔公爱女，今愚病妻。内动肝肺，外挥血泪。得仲尼三尺之喙，论意无穷；尽文通五色之毫，书情莫既。呜呼哀哉，公其鉴之！

为郑从事妻李氏祭从父文

有美吾门，实系公族。绛霄结荫，皇极流辉。自严君以交辟延荣，仲父以立朝衍庆，叔父虽礼疏五服，而义叶一家。马援于儿侄之间，一情无异；王华在弟兄之列，数从犹亲。吉人寡辞，君子无诤。

属者以献赋不遇，投笔从戎。镜水稽山，聊屈观书之



望；甬东浙右，始开传剑之名。经途几千，去国数载，爰因
 职责，来奉阙庭。传车方驰，朝露溘至。祸生朽索，衅起扬
 鞭。始惊香而不禁，俄折臂而无望。原注：因坠马死，故云。呜呼！
 存亡恒理，修夭常期。所悲者方次中途，所痛者非因美疢。
 税鞅告痛，肩輿数晨。既针艾之莫征，果含襚而斯及。况乎
 合室，远在海涯。一女方羁，二子未卹。人生甚痛，天道奚
 言！

今以家国载遥，干戈未息。尚稽归祔，乃议从权。定鼎
 城东，永通门外，南瞻嵩岭，北望邙山。式崇寓殡之封，且
 作藏神之室。必也庆延异日，时属通年，先温序之思归，俟
 臧孙之有后。二十一侄女，早蒙慈抚，久叹违离。今又从夫
 山东，食贫洛水，将疗无及，惊悲有加。敢因酒醑之馨，聊
 冀精灵之降。呜呼叔父！永鉴卑诚。

为裴懿无私祭薛郎中_樟文

伏惟灵佐商宣业，朝薛传规。门崢层构，堂□崇基。玉
 生蓝岫，芝产铜池，梧高伫凤，莲馥停龟。有美令人，载称
 清劭。训在《诗》《礼》，乐惟名教。王、谢标格，曹、刘才
 调。清如濯热之风，明若观朝之燎。灵台委鉴，虚室融和。
 秋水望阔，春台上多。乡塾掉鞅，文林励戈。砚横河汉，纸
 落烟波。泽宫《狸首》，棘场杨叶。箭去星惭，弓回月怯。

两书上第，五辟名公。马卿赋雪，陈琳愈风。平台竹
 苑，淮山桂丛。营分细柳，幕染芙蓉。显备台僚，荣从宪
 秩。冠峨铁劲，衣明绣密。霜下端简，风生落笔。庭夜乌
 回，天秋隼疾。帝念允职，任于谏垣。依违绝想，从容敢
 言。攀檻而空留迹在，削藁而不见书存。女史护衣，太官供



食。伏奏多可，分曹著绩。帐暖锦丽，闾明粉白。既题柱以如田，亦偿金而类直。汉荣出牧，晋议州兵。廉□歌送，刘钱赠行。济南之诛巨猾，扬州之试诸生。虎去江静，珠来岸明。神岂好谦，天宁秩礼。鏹华国之名品，丧士林之模楷。使为善者夺气，求仁者解体。已不驻乎卿云，竟何窥于湫济。长洲树古，茂苑山春。橘税既集，茶征是亲。□度雪而去远，鹄下亭而喉频。翟虏氛兴，殷楹梦起。帐入飞□，床惊斗蚁。郑玄知数，阮瞻无鬼。终自膏肓，传于骨髓。呜呼哀哉！

丹青万里，建木千寻。坦坦清路，幢幢翠阴。三袭台迥，九重禁深。中悬旒旒，下集华簪。无非东箭，尽是南金。或扶倾作栋，或望旱为霖。显允明公，宜膺百福。夜暗神昧，天长景促。青女变霜，羲和纳旭。悄随掌以销玃，慨周闲之丧祔。永惟清族，本富才人。有弟则陆，无兄不苟。原鸰奕奕，沼雁驯驯。珩奇动楚，璧贵倾秦。永矣彼苍，胡然人事！但续椿寿，徒高鹤位。摧压光价，淹沦声味。颍不浊而殄灌宗，淮未绝而倾王氏。

某因承中外，获奉恩知。通孔、李道德之旧，兼卢、刘姻戚之私。铸颜有契，全赵为期。静龙门之风水，铲羊肠之香茱。空欲铭恩，何酬树德？庇孤根于高援，许嘉姻于弱植。将欢宋子，俄放湘南。绶黄楚徼，须白昭潭。归止未卜，弃予是甘。许靖之悲方极，王粲之忧不堪。犹辱重言，将敦故约。玉无改行，金不如诺。勗大义于幽沉，軫遐心于漂泊。使者尚在，凶书已来。雁足空远，鱼肠不回。泪和峡雨，哭振巴雷。孰浇枯鲋，谁热寒灰？今则言去郴江，当移澧浦。稍脱疑网，犹罹罪罟。念申恻以无期，岂沈冤之可吐。呜呼哀哉！

执紼路阻，佳城望赊。凌空乏翼，上汉无槎。或期他



日，式返中华。认杨公之石马，抚周苞之辟邪。况良冶规存，遗经业在。臧孙有后，魏万必大。敢期陋质，终托余光。韦平之绍续无望，秦晋之婚姻岂忘？絮酒无几，生刍是将。辞多失次，泪数无行。冀桂旌之不远，降兰佩之馀芳。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为外姑陇西郡君祭张氏女文

吾配汝先世，二十馀年。七女五男，抚之如一。往在南海，令子云亡。藐尔两孤，未胜多难。提挈而至，逾泾涉河。十年之间，母子俱尽。念汝差长，慰吾最深。女德妇容，光映姻表。秭归为牧，官闲俸优。实获我心，用选良对。笄旒纓纓，环佩锵锵。螽斯凤皇，两有深庆。

汝夫文章，播于友朋。身否命屯，久而不第。郎宁合浦，万里乖离。汝寄京师，食贫终岁。顷吾南返，又往朝那。汝实从夫，适来岐下。道途虽迹，面集犹妨。金马碧鸡，长悬魂梦。及登农揆，去赴天朝。汝罢蒲津，聿来胥会。朝堂夜阁，曲榻温炉。稚子雏孙，满吾怀抱。汝时不佑，忽尔孀残。抚视冤伤，载恻心骨。

旋移许下，念汝支离。卜室筑居，言迁颖上。潞童作孽，使节启行。崎岖关山，暴露戎旅。汝失所怙，吾犹未亡。念汝弟昆，莫任堂构。牵哀挽痛，偷此残生。日往月来，旋更岁序。吾衰汝少，吾病汝强。谁谓一朝，汝先吾逝。五男未冠，二女未笄。哀愤之深，难全礼道。章儿、卢七，取以依吾。汝夫先丘，远在江渚。群从之内，官名且稀。刘四顷年，固难返葬。始议权厝，遂得嘉占。白马呈祥，眠牛荐吉。里名三赵，地尔九城。风水无虞，峦冈信



美。葬于所始，古为达生。将命来云，自我为祖。今汝之枢，斯焉是归。

呜呼！言自淮阳，已临洛宅。素棺丹旌，托宿城隅。盘具杯醪，俨然已备。吾将临汝，用雪沈冤。介妇诸孙，忧吾衰齿。俯令推测，云有相妨。俗忌巫言，吾非甚信。牵衣拥路，固不可违。女使仆奴，寄辞而往。肝肠兼溃，血泪无行。

呜呼！曩昔容华，生平淑婉，漠然不见，永矣何归？将籍挂诸天，遥归真路？将福兴静域，须赴上生？将为衅累所招，遂沦幽界？将是疗治不至，枉丧韶年？千惑装怀，万疑叠虑。触途气结，举目心摧。天实为之，复将何诉？呜呼！汝弟言护灵籙，自始及今，必诚必信。棺衾华好，封隧幽深。永从汝夫，以安玄路。冤摧债结，殆不胜书。呜呼有灵，领吾此意！

祭吕商州文

惟灵族光钧渭，庆显歌齐。竹分东箭，玉夺南珪。委蛇霄路，睥睨云梯。浅牙洞鼠，短刃分犀。古圣堂奥，前贤町畦。湔肠效药，刮膜留篋。弹琴而放臣见释，买赋而妒后还闺。

既步京国，亦荐乡里。与田苏游，有太叔美。邺都才运，洛阳年齿。何晏神仙，张良女子。礼闱之擅誉也如彼，册府之传名兮若此。囊成内殿之帷，书贵皇都之纸。中台南省，谏署戎藩。才难价重，政举人存。

莲池易晓，兰圃多暄。涵波独跃，弄影孤翻。王粲楼中，尝经暇日；扬雄宅里，几吊遗魂。参差觐闵，萋斐成



冤。汉庭毁谊，楚国谗原。建礼门内，明光殿外，直金既肆于猜疑，魏被竟从于沙汰。蒙犯霜露，支离埃□。厉山遥郁于朝岚，□水旁奔其素瀨。犹怀毒草，过农井以低窥；尚忆神珠，向随台而独酌。渚宫贰尹，相府中郎。将申蠖屈，欲复鸳行。朱禦意气，皂盖辉光。训说则马季长之居南郡，风流则殷仲文之守东阳。

刘宠一钱，邓攸五鼓。遂解郡符，来登书府。儒林文囿，瑶山琼圃。铅槧朝阅，芸签夜数。瓜当郑灼之心，锥在苏秦之股。是从佐理，于彼东周。雷喧洛派，云纳嵩丘。玉泉嘉月，金谷清秋。陈思王之罗袜，郭有道之仙舟。不无赋咏，聊以优游。

汉入峽关，晋分阴地。藉贤太守之政，有古诸侯之贵。载扬笔阵，复清剑气。长卿消渴，士安风痺。逝川几叹于不回，朝露俄闻于溘至。

呜呼！昔也风尘投分，平生少年。雕龙竞巧，倚马争妍。开襟随岸，促膝伊川。月中乃共夸科桂，池里亦相矜幕莲。刘棹屡掷，毕瓮多眠。终以世务纷纶，物情推斥。抚事伤年，减欢加戚。路泣杨朱，丝悲墨翟。纵风至而音来，竟月同而地隔。

逮予廉部，及子颀条。华樽旨酒，绮席嘉肴。各悬章绶，俱失簞瓢。虽论金而契在，终照玉而颜凋。子牟之思魏阙，望之之忆汉朝。诚知舌在，不觉魂消。书断三湘，哀闻五岭。天涯地末，高秋落景。重叠忧端，纵横泪绠。漏虬夜促，隙驹朝骋。怨藻绩之无睢，惜《阳春》之乱郢。言念令季，托余属城。鹄原雁序，昔日欢情；蛩圻瘴峽，今朝哭声。愍支体遽亡于手足，况兄弟不如其友生。

呜呼！厚夜依台，穷泉访路。已已金骨，嗟嗟玉树。莫和哀挽，空陈薄具。衔万里之遐诚，托千辞之寄喻。异时松



楸枯朽，羊虎倾颓。草宿苔厚，门平阙摧。尚期越礼，用写
馀哀。灵今不昧，傥或来哉！

祭长安杨郎中文

年月日，谨以云云之奠，祭于宗尹郎中之灵。昔庄南华
之言物故，则曰若巨室之偃归人；陶贞白之语玄机，则曰虽
顽仙不如才鬼。邈矣高论，嶙然深旨。有感斯文，属在之
子。黄河九曲，泰华三峰。潼亭之右，阴晋之东。泱泱佳
气，肸蚩孤风。生民之秀，惟子之宗。既惧四知，亦畏三
惑。昔佐《赤符》，实毗皇极。坦荡王道，昭宣帝则。丹青
不朽，琬琰是刻。状日升东，侔辰在北。

子之伯仲，不忝前人。粉饰贤路，抑扬荐绅。云间日
下，国华席珍。排龙掩陆，突鹤摧荀。卓尔风标，郎然流
品。妍若春辉，烈如冬凜。燕石知愧，齐竽自审。咸指路以
光销，尽登门而声寝。难售者价重，难知者声清。披沙拣
金，由是不愧；鸟散花落，于今有情。刘儒十行，孙弘三
道。直路犹弦，鏞政如扫。笔海惊波，词园鞠草。文场不写
于中心，册苑空留于秘宝。晋千里国，汉第一功。建幢油
碧，启幕莲红。宾高主择，韵合人同。固不能加减陈掾，亦
可以喜怒桓公。衣绣含香，省兰台柏。赤管朝操，青缣夜
褭。佐计相则生聚有经，赞地官而孤终协籍。

于惟荔浦，言念金昆。毁冠褫带，雪泣星奔。宅里之荆
枝半谢，岭头之梅萼空繁。陟冈望兄，诗客之情何极；归县
见姊，骚人之恨犹存。乃擢戎曹，遂荒京令。将换清切，以
扶明圣。不知者寿，难言者命。未谒季良之医，已革曾参之
病。



呜呼！平生世路，繾綣交期。孙金卢米，百赋千诗。桂林昆峤，一片一枝。终以浮沉，因兼险夷。对皋壤之摇落，成老大之伤悲。尚冀他年，或陶良夜。酒筵琴席，灯闱月榭。俱开怨别之襟，并息分歧之驾。短愿未果，良辰不借。竟郁结于深衷，倏淹沦于大化。况南康解榻，早降清光。会稽继组，昨辱馀芳。积分逾极，衔哀更长。三十年之间，难追往事；五千里之外，正恨殊乡。地阔山深，川寒树古。杳杳玄夜，荒荒宿莽。生金认石，埋玉恨土。寄奠緇辞，呼风涕雨。噫嘻噫嘻，宗尹之魂来否？

为李兵曹祭兄濠州刺史文

年月日，伏惟灵天枝挺秀，帝系传芳。材高鯁梓，价重珪璋。兰芷斯茂，先以馨香；干戈将用，不挫锋芒。始备千牛，俄仕诸卫。逸意方超，绝足犹系。爰佐群仆，亦掾神京。邑惟二宅，曹实五兵。地峻流急，官闲政清。嵩、少晓霁，伊、洛秋明。侣能吟之谢客，伴作赋之贾生。遂擢尧厨，仍调汤膳。位列大朝，名参内殿。朱绂辉华，银龟蒨粲。汉有宗正，委之亲贤。贰彼惟月，人宁我先。外夷求聘，天子忧边。《皇华》始赋，紫绶俄悬。雄其出塞之任，假以中台之权。不拜无惭于苏武，去节宁类于王焉。衔须誓死，落雪获全。帝仗使者，吾无愧施。既返中华，止同属国。苍蝇难祛，贝锦方织。好丹非素，点白为黑。遭时不知，非予有感。既先忌于绛灌，遂不容于桀、郤。

严陵山水，钟离控扼。名贵隼旟。时瞻熊轼。人以功迁，吾由谤得。其明若神，其惠如春。先除黠吏，且活疲民。汙试菜尽辟，邑室重新。草祥木瑞，兽去鸟驯。方俟征



还，俄婴美疾。积微而桓侯竟晚，达命而徐公待尽。怳怳空惊，迟迟未信。谁知泉路之高低，孰测夜台之远近？永惟良配，亦实女师。庶姜犹效，君子是宜。异室无怨，同穴有期。河鲂著咏，皎日裁诗。呜呼哀哉！

龟筮协从，日时斯卜。将去荒郊，言辞华屋。草树萦带，川原回复。白发孤弟，临棺恸哭。失慈抚于终身，宛声容之在目。心摧则冰炭交集，血下而纆縻相续。万古永诀，百身何赎！酒满未御，肴乾未临。已矣伯氏，来慰哀心。

祭韩氏老姑文

原注：故易定韩尚书太夫人。

猗欤我家，世奉玄德。让弟受封，勤王赐国。名芳彝鼎，勋盈史册。季孟国、高，秦晋栾、郤。恭惟柔范，载稟渊塞。既作女师，乃为嫔则。颍水波清，梁园月明。言旋百两，且拜双旌。托侯令弟，配国名卿。入从述职，出辅专征。《螽斯》不妒，凤凰和鸣。此时同庆，东郡分荣。使者责梁，公子专魏。帝念元昆，人思仲氏。杖节赴敌，斩豕尽瘁。无以家为，或从王事。

《礼》优内子，《诗》美夫人。冕虬瑱鼻，山蕨涧苹。子元罕见，冀缺如宾。《绿衣》有感，翟茀仍新。遽叹夜川，遄闻昼哭。原阡旧署，孟邻斯卜。闲居献寿，作赋之官。弓裘望袭，菽水承欢。福善馀基，好谦旧祉。复自良人，集于之子。

爰从上蔡，去临易水。空报登坛，未闻曳履。晁父先归，莫之能比；赵母上言，盖不得已。寒暄结恙，燥湿为疵。徒虚百禄，靡效三豎。呜呼！寿夭所赋，彭殤不移。谁能了悟，孰不忧悲。何兹达识，乃克先知。同易簪以就正，



如买棺而指期。苟有所累，安能及斯！

道远碾轘，程遥河洛。建旌临途，移舟就壑。日惨林岭，风凄灌薄。积霭茫茫，行烟漠漠。某等诚深通旧，情协先亲。始自童子，至于成人。年将二纪，恩冠六姻。念升堂之如昨，恸幽夜之无晨。歌停行路，春辍比邻。虽寓辞之有所，终含酸而莫伸。壶清愧酎，俎薄羞芹。惟馀彤管，有美清尘。呜呼哀哉！



文集卷七

序

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 《英华》原注：代桂府荭阳公。

唐叶十五，帝谥昭肃，始以太弟，茂对天休，遂临西宫，入高庙，将以准则九土，指麾三灵。乃顾左右曰：“我祖宗并建豪英，范围古昔，史卜宵梦，震嗟不宁，是用能文，惟睿掌武，以永大业。今朕奉承天命，显登乃辟，庸不知帝赉朕者，其谁氏子焉？”左右惕兢威灵，迷挠章指，周讷扬吃，不能仰酬。既三四日，乃诏曰：淮海伯父，汝来辅予。霞披雾消，六合快望。四月某日入觐，是月某日登庸。渊角奇姿，山庭异表，为九流之华盖，作百度之司南。帝由是尽付玄机，允厌神度，左右者咸不知其梦邪卜邪。金门朝罢，玉殿宴余，独衔日光，静与天语。帝亦幽阐，征《召诰》《说命》之旨，定元首股肱之契，曰：“我将俾尔以大手笔，居第一功。麒麟阁中，霍光且图于勋伐；玄洲苑上，魏



收别议于文章。光映前修，允兼具美，我意属此，尔无让焉。”公拜稽首曰：“臣某何敢以当之？在昔太宗有臣，曰师古曰文本；高宗有臣，曰峤曰融；玄宗有臣，曰说曰瑰；代宗有臣曰諫；至于宪祖，则有臣祢庙曰忠公：并禀太白以傅精神，纳非烟而敷藻思。才可以浅深魏、丙，道可以升降伊、皋，而又富僧孺之新事，识庾持之奇字。清风濯热，白雪生春，淮南王食时之工，裴子野味爽之献。疑王粲之夙构，无祢衡之加点。然后可以宏宣王略，辉润天文，岂伊乏贤，可纂旧服？”帝又曰：“舜何人也，回何人哉？朕思丕承，汝勉善继，无忝乎尔之先！”公复拜稽首曰：“《易》曰中心愿也，《诗》曰何日忘之，臣敢不夙夜在公，以扬鸿烈。”

会一日，上明发于法宫之中，念兆人之众，顾九州之广，永怀不待之痛，式重如存之敬。公伏奏曰：“惟先后懋守丕基，允资内助，秀南顿嘉禾之瑞，开烈山神井之祥，德驾河洲，淑肩沙麓，将显降妣之配，未宏褒纪之恩。沦美椒涂，掩华兰掖。缘山破道，夙闻齐主之悲；采石传形，早降汉皇之恻。绕枢有庆，鸣社承辉，而懿号未彰，贞魂莫祔，恐无以懋遵圣绪，光慰孝思。”公于是承命，有宣懿祔庙之制。

初，文宗皇帝思宗社之灵，祧祖之重，传于夏后，既不克终，归于与夷，又未能立。乃推帝尧敦叙九族之道，弘魏文荣乐诸弟之志，常曰：颍邸吾宁忘邪？及武宗让逾三四，位当九五，出潜离隐，跃泉在天，扬八彩于尧眉，挺三肘于汤臂。故外则上公列辟，内则常侍贵人，咸愿拟议形容，依稀彩饰。公搢圭归美，吮墨摛词。咏日月之光华，知天者之务也；赞乾坤之易简，作《易》者之事乎。公于是有圣容之赞。



天宝季年，物丰时泰，骨鲠者慕周偃武，肉食者效晋清谈，豕不艱牙，蜃因摇尾。氛兴燕、易，驾狩巴、梁。九十年銓轂不东，三千里华戎遂隔。日者上玄降鉴，元圣恢奇，遂于首乱之邦，先有纳忠之帅，复我疆理，平我仇讎。负羽蒙轮，已闻于深入；赤芾邪幅，将事于骏奔。陈万贿以展仪，备四旗而告捷。仍愿于箕星之分，巫闾之旁，追琢贞珉，彰灼来叶，以文上请，属意宗臣。公乃更梦江毫，重吞罗鸟，町畦河济，呼啸神祇，述烈圣之英猷，答大藩之深恳。既事苞理乱，思属安危，不惟嵩岳降神，固亦文星助彩，螭蟠龟戴，虫篆鸟章，构思而君苗砚焚，洒翰而元常笔阁。公于是有《幽州纪圣功》之碑。

天街之北，獯鬻攸居，结以阏氏，降我皇女。奉春君娄敬，常为远使；下杜人杨望，长作画工。乘以无年，遂忘旧好，分侦逻于瓠脱，遗祭酹于蹕林。俾我刁斗晨惊，兜零夜设。公乃上资宸断，旁耀军谋，心作灵台，手为天马。充国四夷之学，此日方知；薛公三策之征，他时未爽。既而鬼《箝》飞辨，邳石降筹，不使郭闕仍谗于段暱，宁教李邑更毁于班超。势协声同，火燭水灌，遂得朝还贵主，暮遁名王。辖柳塞之归车，复梅妆而向阙。及晋城赤狄，丧帅归珪，有阏伯之弟兄，诞景升之儿子。将凭蜀阁，欲恃吴钱，姑务连鸡，靡思缚虎，既垂文诰，尚有群疑。公乃挺身而进曰：“重耳在丧，不闻利父；卫朔受贬，只以拒君。今天井雄藩，金桥故地，跨摇河北，胁倚山东。岂可使明皇旧宫，坐为污俗；文宗外相，行有匪人？”忠谋既陈，上意旋定。俄又埃昏晋水，雾塞唐郊。殊懿公之东徙渡河，若纪侯之大去其国，稽于时议，憚在宿兵。公又扬笏而言曰：“彼地则义师，帅惟宗室，乃玄王勤商之邑，后稷造周之邦，瓜瓞具存，堂构斯在。苟亏策画，不袭仇讎，则是奖夙沙缚主之



风，长冒顿射亲之俗。昔武安君用钺，坑卒四十一万；齐桓公受胙，立功一十二国。今真将军为时而出，贤诸侯代不乏人。况其俗产代地之名驹，富管涔之良璞，有抱树辞荣之节，有漆身报德之风邪！”蹶足以谋，屈指而定。谢安之围棋尚劫，曹参之饮酒正酣，适有军书，果闻戎捷。邯午谢众，丕豹出奔，乐毅不归，邹阳已去。砥磨周钺，水淬郑刀，万里来袁尚之头颅，二冢葬蚩尤之肩髀，何其纂立大效，树建嘉绩，若是之速与！宗英可汗，既畏王威，遂闻请吏。留犁径路，对湏酪以知羞；毳幕毡裘，望衣冠而有慕。大毕、伯士之胤，呼韩单于之师，或执玉而朝灵囿，或解辔而拜甘泉，并垂于册书，光彼明命，百王共贯，三代同规。公于是奉命有讨北狄之诏，伐上党之制，谕回鹘之命五，慰坚昆之书四。

每牙管既拔，芝泥将熟，上辄曰：“尔有独断，朕无疑谋，固俟沃心，不可假手。”公亦分阴可就，落简如飞。故每有急宣，关于密画，内庭外制，皆不与闻。此又岂可与美《洞箫》而讽于后庭，闻《子虚》而嗟不同世者，论功而校德邪？其有势切疾雷，机难终日，属宣室未召，武帐不开，公莫暇昌言，且陈密疏。贾太傅之忧国，故动深诚；山吏部之论兵，讎因夙习？凡所奏御，罕或依违。及武宗下武重光，崇名再易。公又观图东序，按谍西昆，率亿兆同心，列公卿定议，以一十四字，垂百千万年。藻缙辞华，铺舒名实，秦、晋于玉检瑶绳之内，平、勃于绿畴谗鼎之间。方将命礼官，召儒者，访匡衡后土之议，采公玉《明堂》之图，考肆觐之礼于梁生，取封禅之书于犬子，尽皇王之盛事，极臣子之殊功。而轩鼎将成，禹书就掩，然犹进先尝之药，献高手之医，藏周旦请代之书，追汉宣易名之义。作为《大诰》，祈于昊天，始终一朝，绍续九德。其功伐也既如彼，



其制作也又如此。故合诏诰奏议碑赞等，凡一帙一十五卷，辄署曰《会昌一品集》云。纪年，追圣德也；书位，旌官业也；不言制禁，崇论道也。

惟公字文饶，姓李氏，赵郡人。盖大昴中丘，有风雨翕张之气；丛台高邑，有山河隐轸之灵。萃于直躬，庆是全德。许靖廊庙之器，黄宪师表之姿，何晏神仙，叔夜龙凤，宋玉闲丽，王衍白皙，马援之眉宇，卢植之音声，此其妙水镜而为言，托丹青而为裕。至于好礼不倦，用和为贵，敬一人而取悦，谦六位而无咎，意以默识，确乎寡辞。车匠胡奴，罔迷于半面；背碑覆局，无俟于专心。聿成俭训，不有长物，昔犹卑官，端坐心斋。江革分谢朓之旧襦，便为卧具；周正得袁宪之谈柄，常在讲筵。五车自娱，三篋能识，丽则孔门之赋，清新邺下之诗。重以多能，推于小学，王子敬之隶法逾媚，皇休明之草势沈著，异时相逼，当代罕俦。不妄过人，慎于取友，与李、杜齐名者少，愿侨、札交颺者稀。故能应是昌时，媚于天子，宪章皇极，燮理元穹，烛耀家声，粉饰国史，侔帝典之灏灏噩噩，尊王道之荡荡平平。而又不节怨嗟，知进忧亢，张良竟称多病，王充方务颐神。无颍阳之善田，乏好畤之巨产，何曾之食既去，虞惊之鲈方尝。忧其厚味，有爽和气，肴藪无佐，琴鹤有余。成万古之良相，为一代之高士，繁尔来者，景山仰之。

某昔在左曹，实事先帝。虽诡词望利，不接于话言；而申义约文，庶窥于风采。代天之言既集，蟠地之乐难忘。盖属才华，用为序引，以邹衍之迂怪，将颖严之浅近，忽焉承命，何所措辞。五岭幽遐，八桂森爽，莫逢博约，宁遇切磋。处无价之场，率然占玉；登不枯之岸，粗尔论珠。虽尝有意焉，亦不知量也。某叩头再拜上。



太尉卫国公李德裕会昌一品制集序郑 亚

纶綬之兴，载籍之始，先王发号施令，明罚敕法，盖本于此也。唐虞之盛，二典存焉；夏殷之隆，厥有训诰。自《胤征》《甘誓》，乃有誓命之书，皆三代之文，一王之法也。虞夏之际，代祀绵远，其代工掌制之名氏，莫得而知。至于成汤、太甲，则有仲虺、伊尹，为之训诰。高宗得传说，则有《说命》之篇。周公、召公相成王，则有《洛诰》《酒诰》、《周官》《顾命》。秦始皇帝并一区宇，丞相李斯，实掌其言。汉兴，当秦焚书之后，侍从之臣，皆不习文史，萧曹之辈，又乏儒墨之用。每封功臣，建子弟，其辞多天子为之，纵委于执翰者，亦非彰灼知名之士。武帝使司马相如视草，率皆文章之流，以相如非将相器也。厥后寢微寢长，下于魏晋，亦代有其人。我高祖革隋，文物大备。在贞观中，则颜公师古、岑公文本兴焉。在天后时，则李公峤、崔公融出焉。燕、许角立于玄宗之朝，常、杨继美于代宗之世。洎宪宗皇帝英武启运，雄图赫张，中兴之业，高映前古。其时则先太师忠公，翱翔内署，有密勿赞佐之绩，平吴定蜀，时惟其功。及登枢衡，作霖雨，尊王室，卑诸侯，图蔡料齐，外定内理，显王言于典诰，彰帝范于图籍，纪在徽册，播于无穷。特进、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公，长庆中，事惠皇，为翰林学士，训诰之业彰于前闻。昭肃皇帝统握乾符，寤寐良弼，诏自淮海，复升台庭，尽付玄机，允厌神度。每彤庭奏罢，别承天眷，帝亦讲《伊训》《说命》之旨，定



元首股肱之契，以太平之制度，上古之文教，咸属于公焉。

会先太后懿号未立，帝明发有永怀之痛，公述沙麓神井之瑞，赞绕枢怀日之庆，懋遵圣绪，光慰孝思，于是承命有宣懿祔庙之制。及武宗郊昊天，拜清庙，文物胥备，朝廷有礼，华夷述职，河朔修贡。乃显神庥，荐徽号，奉扬一德，以示万方，于是撰《仁圣文武至神大孝》之册。封域无虞，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，乃范贞金，模圣表，隆准日角，烛于宫庭，中外臣僚，咸欲以颂山河而褒日月也，公于是有圣容之赞。

天街之北，獯鬻攸居，因饥凭陵，怙众强御。严之以刁斗，而勃尔无惧；申之以文告，又腆然不率。天子震怒，旋命征之。公独运沈机，上资神断，万里胜负，决于帷中。雷霆既震，犬羊遂溃，疮痍披抉，腥膻解离。遁其名王，复我贵主，公于是有《讨北狄》之诏。天宝末，蓟门为首乱之地，疮痍榛棘，袭世未平。至是渔阳帅仲武埽除妖孽，臧获仇讎，奉扬威神，乃底康靖，仍愿勒石于贞龙之塞，以叙圣功。飞章上闻，帝用允若。公祗膺明命，舒展格言，呼啸神祇，吐纳嵩、华，当昼而文星见，不寐而白凤来，成诸侯不朽之勋，尊元后无私之化，公于是有《幽州纪圣功》之碑。

潞帅刘从谏死，其子因关河之险，恃甲兵之众，请爵争地，屡闻王庭。中外疑迷，互挠天听。帝将耀神武，公累罄忠谋，且言曰：“重耳在丧，不闻利父；雄渠受戮，只以拒君。况明皇旧宫，天井内地，跨连河北，胁倚山东，岂可行有匪人，坐



为污俗？若是可忍，孰不可容！”沃心无疑，蹶足乃定。又曰：“上党居天下之脊，当河朔之喉。今漳水雄兵，常山劲卒，是为唇齿，实惧因依，不若乘于未萌，制其将动。”帝俞其奏，乃妙选使臣以劳谕之，严立刑赏以劝戒之。魏侯镇侯，戮力从命，绝壶关之右臂，收泝水之上游，获兹渠魁，在此成算。又辕门叛将，横水余凶，窃上相之旌旗，盗晋阳之管钥。帝怒斯赫，人心愈疑，咸以师老于郊，巢巢尚固，议罢兵者蚊聚，请宥过者雷同。公又扬笏而言曰：“彼地则义师，帅分宗室，是玄祖勤商之邑，后稷造周之邦，瓜瓞具存，堂构斯在。苟亏策画，不袭仇讎，则是奖弥牟逐主之风，长冒顿射亲之俗。《诗》称‘筑室于道’，《书》谓‘疑谋勿成’。”由是洞启宸衷，大破群议。运筹制胜，举无遗策；防微虑远，必契神机。授钺之臣，伏膺承命。谢安之围棋尚劫，曹参之饮酒方酣，果有军书，继闻戎捷。砥磨周钺，水淬郑刀，万里来袁尚之头颅，二冢葬蚩尤之肩髀。欢声虽震于朝市，喜气不见于形容，何其纂立功勋，镇定风俗，若是之重也！公于是有《伐上党》之制，《平晋阳》之敕。宗英可汗，献琛输赆，越自绝漠，通于本朝。大毕、伯士之胤，呼韩谷蠡之师，或执玉而朝灵囿，或解辔而拜甘泉，并垂于册书，光被明命。公于是有谕回鹘之命五，慰坚昆之书四。文章等于训传，机事出于神明，固将偃仰邳石之符，傲睨鬼《箝》之录，闻之者可以祛聋瞶，得之者可以弼邦国。每牙管既拔，芝泥将熟，尝于前席，亲授笔札，公亦分阴可就，落简如飞。时有急宣，关于密画，内庭



外制，皆不与闻。或势切疾雷，机难终日，宣室未召，武帐莫开，公则手疏封章，达于旒□。当乙夜观书之际，未尝不称美再三，此又岂可与传《洞箫》而讽于后庭，闻《子虚》而嗟不同世者，论功校德邪？

岁在乙丑，群公常伯，以天子之道，贯于神祇。一年而风雨攸序，灾沴不作；三年殲丑虜，颂北伐之诗；四年诛狡童，咏东征之歌；而又移摩尼之风，坏浮图之俗。偃兵返朴，四海胥定，思欲增鸿名，光下武。公乃观东序之图，按西昆之谍，铺舒名实，藻缛文采，类于上帝，为唐神宗。公于是纂《章天成功神德明道》之册文。号位既毕，华夷会同，方将命礼官，召儒者，访匡衡后土之议，采公玉《明堂》之图，考肆觐之礼于梁生，取封禅之书于犬子，尽皇王之盛事，极臣子之殊功。而轩鼎将成，禹书就掩，然犹进先尝之药，献高手之医，藏周旦请代之书，追汉宣易名之美，作为《大诰》，祈于昊天。始终一朝，绍续九德。其功伐也既如彼，其制作也又如此。故合武宗一朝册命典诰奏议碑赞军机羽檄，凡两帙二十卷，辄署曰《会昌一品制集》。纪年，追圣德也，书位，旌官业也。

岁在丁卯，亚自左掖，出为桂林。九月，公书至自洛，以典诰制命示于幽鄙，且使为序，以集成书。寻玄珠莫究其倪域，听希声莫穷于高下。承命震惴，几移朝夕，援笔而复止者三四。伏念江陆修荡，辞让不及，因斋洁以序焉。夫全功难持，大名难兼，日赫于昼而乏清媚，月皎于夜而无温煦。冬之为候也，则雪霜飘暴，冻入肌发；夏之为用也，



则金流石烁，火走肤脉。如阳春高秋者稀焉。南则瘴风毒虺之为厉也，北则獯戎黠虏之为患也，如雒邑、咸秦者几焉。□骛不傅之以驰骋，骅骝不授之以遒翥，如应龙者鲜焉。仲尼，圣贤之宗也，位止于司寇；师聃，道德之祖也，官不过柱史。如姬旦者几焉。是以保衡傅说，佐佑殷宗；召公、毕公，寅亮周室。咸著大训，克为元龟，书契以来，未之多有。李斯以刻石纪号之文胜，而不在休明之运，又何足数哉！周勃、霍光，虽有勋伐，而不知儒术；枚皋、严忌，善为文华，而不至岩廊。自是已降，其类实繁。惟公蕴开物致君之才，居元弼上公之位，建靖难平戎之业，垂经天纬地之文，萃于直躬，庆是全德。盖四序之阳春，九州之咸洛，品汇之应龙，人伦之姬旦。后之学者，其景行之云尔。

樊南甲集序

樊南生十六能著《才论》《圣论》，以古文出诸公间。后联为郢相国、华太守所怜，居门下时，敕定奏记，始通今体。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，恣展古集，往往咽噓于任、范、徐、庾之间。有请作文，或时得好对切事，声势物景，哀上浮壮，能感动人。十年京师，寒且饿，人或目曰：韩文杜诗，彭阳章檄。樊南穷冻，人或知之。仲弟圣仆，原注：羲叟。特善古文，居会昌中进士，为第一二，常表以今体规我，而未焉能休。

大中元年，被奏入岭当表记，所为亦多。冬如南郡，舟中忽复括其所藏，火焚墨污，半有坠落。因削笔衡山，洗砚



湘江，以类相等色，得四百三十三件，作二十卷，唤曰《樊南四六》。四六之名，六博格五、四数六甲之取也，未足矜。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。

樊南乙集序

余为桂林从事日，尝使南郡，舟中序所为四六，作二十编。明年正月，自南郡归，二月府贬，选为盩厔尉，与班县令、武公、刘官人同见尹，尹即留假参军事，专章奏。属天子事边，康季荣首得七关，数月，李玘得秦州，月余，朱叔明又得长乐州，而益丞相亦寻取维州，联为章贺。时同僚有京兆韦观文、河南房鲁、乐安孙朴、京兆韦峤、天水赵璜、长乐冯颢、彭城刘允章，是数辈者，皆能文字，每著一篇，则取本去。是岁，葬牛太尉，天下设祭者百数。他日尹言，吾太尉之薨，有杜司勋之志，与子之奠文，二事为不朽。十月，尚书范阳公以徐戎凶悍，节度阍判官，奏入幕。故事，军中移檄牒刺，皆不关决记室，判官专掌之。其关记室者，记室假故，余亦参杂应用。明年，府薨，选为博士，在国子监太学，始主事讲经，申诵古道，教太学生为文章。七月，尚书河东公守蜀东川，奏为记室。十月，得见吴郡张黯见代，改判上军。时公始陈兵新教作场，阅数军实。判官务检举条理，不暇笔砚。明年，记室请如京师，复摄其事。自桂林至是，所为已五六百篇，其间可取者，四百而已。

三年已来，丧失家道，平居忽忽不乐，始克意事佛，方愿打钟扫地，为清凉山行者，于文墨意绪阔略，为置大牛筐，途遑破裂，不复条贯。十月，弘农杨本胜始来军中。本胜贤而文，尤乐收聚笺刺，因恳索其素所有，会前四六置京



师不可取者，乃强联桂林至是所可取者，以时以类，亦为二十编，名之曰“四六乙”。此事非平生所尊，尚应求备，卒不足以为名，直欲以塞本胜多爱我之意，遂书其首。是夕是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，火尽灯暗，前无鬼鸟，一如大中元年十月十二日夜时。原注：是序前《四六》之夕。书罢，永明不成寐。

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

次山有《文编》，有《诗集》，有《元子》三书，皆自为之序。次山见誉于弱夫苏氏，始有名，见取于公浚阳公，始得进士第。见憎于第五琦、元载，故其将兵不得授，作官不至达，母老不得尽其养，母丧不得终其哀，间二十年。其文危苦激切，悲忧酸伤于性命之际，自《占心经》已下若干篇，是。外曾孙辽东李恠辞收得之，聚为《元文后编》。

次山之作，其绵远长大，以自然为祖，元气为根，变化移易之。太虚无状，大赅无色，寒暑攸出，鬼神有职，南斗北斗，东龙西虎，方向物色，歎何从生，哑钟复鸣，黄雉变雄，山相朝捧，水信潮汐。若大压然，不觉其兴；若大醉然，不觉其醒。其疾怒急击，快利劲果，出行万里，不见其敌。高歌酣颜，入饮于朝，断章摘句，如娠始生。狼子豺孙，竞于跳走，翦余斩残，程露血脉。其详缓柔润，压抑趋儒，如以一国买人一笑，如以万世换人一朝。重屋深宫，但见其脊，牵被长河，不知其载。死而更生，夜而更明，衣裳钟石，雅在宫藏。其正听严毅，不滓不浊，如坐正人，照彼佞者。子从其翁，妇从其姑，竖麾为门，悬木为牙，张盖乘车，屹不敢入，将刑断死，帝不得赦。其碎细分擘，切截纤



颗，如坠地碎，若大咽余。锯取朽鏹，栝鳞出毒，刺眼楚齿，不见可视。顾颠踣错杂，污渚伤损，如在危处，如出梦中。其总旨会源，条纲正目，若国大治，若年大熟。君君尧舜，人人羲皇，上之视下，不知有尊，下之望上，不知有篡。辮头凿齿，扶服臣仆，融风彩露，飘零委落。耄老者在，童赅者蕃，邪人佞夫，指之触之，薰薰熙熙，不识其故。吁！不得尽其极也。而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氏为非。呜呼！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？百千万年，圣贤相随于途中耳！次山之书曰：三皇用真而耻圣，五帝用圣而耻明，三王用明而耻察。嗟嗟此书，可以无书。孔氏固圣矣，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！



文集卷八

书

别令狐_杳拾遗书

子直足下，行日已定，昨幸得少展写。足下去后，恍然不怡，今早垂致葛衣，书辞委曲，惻惻无已。自昔非有故旧援拔，卒然于稠人中相望，见其表，得所以类君子者，一日相从，百年见肺肝。尔来足下仕益达，仆困不动，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离。足下观人与物，共此天地耳，错行杂居，蛰蛰哉！不幸天能恣物之生，而不能与物慨然量其欲，牙齿者恨不得翹羽，角者又恨不得牙齿，此意人与物略同耳。有所趋，故不能无争，有所争，故不能不于同中而有各异耳。足下观此世，其同异如何哉？

儿冠出门，父翁不知其枉正；女笄上车，夫人不保其贞污。此于亲亲，不能无异势也。亲者尚尔，则不亲者，恶望其无隙哉！故近世交道，几丧欲尽。足下与仆，于天独何



稟，当此世生而不同此世，每一会面一分散，至于慨然相执手，□然相感，决然相泣者，岂于此世有他事哉？惜此世之人，率不能如吾之所乐，而又甚惧吾之徒子立寡处。而与此世者，蹄尾纷然，蛆吾之白，摈置讥诽，袭出不意，使后日有希吾者，且惩吾困，而不能坚其守，乃舍吾而之他耳。足下知与此世者居常给于其党何语哉？必曰，吾恶市道。呜呼！此辈真手搔鼻齖，而喉啾人之灼痕为癩者，市道何肯如此辈邪！

今一大贾，坐滞货中，人人往须之，甲得若干，曰：其赢若干。丙曰：吾索之。乙得若干，曰：其赢若干。戊曰：吾索之。既与之，则欲其蕃，不愿其亡失口舌。拜父母，出妻子，伏腊相见有贄，男女嫁娶有问，不幸丧死有致馈，葬有临送吊哭，是何长者大人哉？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，则又愈得其所欲矣。回环出入如此，是终身欲其蕃，不愿其亡失口舌。拜父母益严，出妻子益敬，伏腊相见贄益厚，男女嫁娶问益丰，不幸丧死，馈赠临送吊哭情益悲，是又何长者大人哉？唯是于信誓有大欺漫，然后骂而绝之，击而逐之，讫身而勿与通也。故一市人，率少于大贾而不信者，此岂可与此世交者等耶！今日赤肝脑相怜，明日众相唾辱，皆自其时之与势耳。时之不在，势之移去，虽百仁义我，百忠信我，我尚不顾矣，岂不顾已，而又唾之。足下果谓市道何如哉？

今人娶妇入门，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，前祝曰蕃息。后日生女子，贮之幽房密寝，四邻不得识，兄弟以时见，欲其好，不顾性命，即一日可嫁去，是宜择何如男子属之邪？今山东大姓家，非能违摘天性而不如此。至其羔鹜在门，有不问贤不肖健病，而但论财货，恣求取为事。当其为女子时，谁不恨，及为母妇则亦然。彼父子男女，天性岂有大于此者耶？今尚如此，况他舍外人，燕生越养，而相望相救，抵死



不相贩卖哉！癩而绎之，真令人不爱此世，而欲狂走远颺耳！果不知足下与仆之守，是耶非耶？

首阳之二子，岂蕲盟津之八百，吾又何悔焉！千百年下，生人之权，不在富贵，而在直笔者。得有此人，足下与仆当有所用意。其他复何云云，但当誓不羞市道，而又不为忘其素恨之母妇耳！商隐再拜。

上崔华州书

中丞阁下，愚生二十五年矣，五年诵经书，七年弄笔砚，始闻长老言，学道必求古，为文必有师法。常悒悒不快，退自思曰：“夫所谓道，岂古所谓周公、孔子者独能邪？盖愚与周、孔俱身之耳。”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，直挥笔为文，不爱攘取经史，讳忌时世。百经万书，异品殊流，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！

凡为进士者五年，始为故贾相国所憎。明年，病不试。又明年，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。居五年间，未曾衣袖文章，谒人求知，必待其恐不得识其面，恐不得读其书，然后乃出。呜呼，愚之道可谓强矣！可谓穷矣！宁济其魂魄，安养其气志，成其强，拂其穷，惟阁下可望。辄尽以旧所为发露左右，恐其意犹未宣泄，故复有是说。某再拜。

与陶进士书

去一月多故，不常在，故屡辱吾子之至，皆不睹。昨又垂示《东岗记》等数篇，不惟其辞彩奥大，不宜为冗慢无势



者所窥见，且又厚纸谨字，如贡大诸侯卿士及前达有文章积学者。何其礼甚厚，而所与之甚下耶！始仆小时，得刘氏《六说》读之，尝得其语曰：“是非系于褒贬，不系于赏罚；礼乐系于有道，不系于有司。”密记之，盖尝于《春秋》法度，圣人纲纪，久羨怀藏，不敢薄贱，联缀比次，手书口咏，非惟求以为己而已，亦祈以为后来随行者之所师稟。

已而被乡曲所荐，入求京师，又亦思前辈达者，固已有是人矣，有则吾将依之。系鞋出门，寂寞往返，其间数年，卒无所得。私怪之。而比有相亲者曰：“子之书，宜贡于某氏某氏，可以为子之依归矣。”即走往贡之。出其书，乃复有置之而不暇读者，又有默而视之，不暇朗读者，又有始朗读，而中有失字坏句不见本义者。进不敢问，退不能解，默默已已，不复咨叹。故自太和七年后，虽尚应举，除吉凶书，及人凭倩作笺启铭表之外，不复作文。文尚不复作，况复能学人行卷耶？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，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。既得引试，会故人夏口主举人，时素重令狐贤明，一日见之于朝，揖曰：“八郎之友谁最善？”□直进曰李商隐者，三道而退，亦不为荐托之辞，故夏口与及第。然此时实于文章懈退，不复细意经营述作，乃命合为夏口门人之一数耳！尔后两应科目者，又以应举时，与一裴生者善，复与其挽拽，不得已而入耳。前年乃为吏部上之中书，归自惊笑，又复懊恨周、李二学士以大法加我。夫所谓博学宏辞者，岂容易哉！天地之灾变尽解矣，人事之兴废尽究矣，皇王之道尽识矣，圣贤之文尽知矣，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，一物已上，莫不开会，此其可以当博学宏辞者邪？恐犹未也。设他日或朝廷、或持权衡大臣宰相，问一事，诘一物，小若毛甲，而时脱有尽不能知者，则号博学宏辞者，当其罪矣。私自恐惧，忧若囚械。后幸有中书长者曰：“此人不堪。”抹



去之。乃大快乐曰：“此后不能知东西左右，亦不畏矣。”去年入南场作判，比于江淮选人，正得不忧长名放耳。

寻复后与曹主，求尉于虢，实以太夫人年高，乐近地有山水者，而又其家穷，弟妹细累，喜得贱薪菜处相养活耳。始至官，以活狱不合人意，辄退去，将遂脱衣置笏，永夷农牧，会今太守怜之，催去复任。迺使不为升斗汲汲，疲瘁低僂耳。然至于文字章句，愈怙息不敢惊张。尝自呪，愿得时人曰：“此物不识字，此物不知书。”是我生获“忠肃”之谥也。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，岂不知耶，岂有意耶？不知则可，有意则已虚矣。

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，正以往年爱华山之为山，而有三得：始得其卑者朝高者，复得其揭然无附著，而又得其近而能远。思欲穷搜极讨，洒豁襟抱，始以往来番番，不遂其愿。间者得李生于华邨，为我指引岩谷，列视生植，仅得其半。又得谢生于云台观，暮留止宿，旦相与去，愈复记熟。后又得吾子于邑中，至其所不至者。于华之山无恨矣，三人力耶！今李生已得第，而又为老贵人从事；云台生亦显然有闻于诸公间；吾子之文，粲然成就如是。我不负华之山，而华之山亦将不负吾子之三人矣。以是思得聚会，话既往探历之胜。至于切磋善恶，分擘进趋，仆此世固不待学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后已耳，吾子何所用意耶！

明日东去，既不得面，寓书惘惘。九月三日，弘农尉李某顿首。

为濮阳公与刘稹书

足下前以肺肝，布诸简素，仰承复命，犹事枝辞。夫岂



告者之不忠，抑乃听之而未审？择福莫若重，择祸莫若轻，一去不回者良时，一失不复者机事。噫嘻执事，谁与为谋？延首北风，心焉如灼。是以再陈祸福，用释危疑。言不避烦，理在易了，丁宁恳款，至于再三者，诚以某与先太师相国，俱沐天光，并为藩后，昔云与国，今则亲邻。而大年不登，同盟未至，饭贝才毕，襚衣莫陈。乃眷后生，遽乖先训，迁延朝命，迷失臣职，不思先轸之忠，将覆栾书之族。此仆隶之所共惜，儿女之所同悲。况某拥节临戎，援旗誓众，封疆甚迹，音旨犹存，忍欲卖之以为己功，间之以开戎役？将祛未寤，欲罢不能，愿思苦口之言，以定束身之计。

昔先太尉相公，常蹈乱邦，不从逆命，翻身归国，全家受封，居韩之西，为国之屏，弃代之际，人情帖然。太师相公以早副军牙，久从征旆，事君之节已著，居丧之礼又彰。故乃奖其象贤，仍以旧服，纳职贡赋，十五余年。于我唐为忠臣，于刘氏为孝子。人之不幸，天亦难忱，才加壮室之年，奄有坏梁之叹。主上深固义烈，是降优恩，盖将显足下之门，为列藩之式，不欲刘氏有自立之帅，上党为辜恩之军，俾之还朝，以听后命。其义甚著，其恩莫偕。昨者秘不发丧，已逾一月，安而拒诏，又历数旬。秘丧则于孝子未闻，拒诏则于忠臣已失。失忠于国，失孝于家，望此用人，由兹保族，是亦坐薪言泰，巢幕云安，智士之所寒心，谋夫之所董舌，矧于仆者，得不动心？

窃计足下之怀，执事之论，当以赵氏传子，魏氏袭侯，欲以逡巡希恩，顾望谋立耳。夫事殊者趣异，势别者迹睽，胡不度其始而议其终，摹其华而寻其实？愿为足下一二而陈之。

赵、魏二侯，于其先也，亲则父子，于其人也，职则副戎，赏罚得以相参，恩威得以相抗，故朝廷推而与之。今足



下之于太师也，地则相近，职非副戎，赏罚未尝相参，恩威未尝相抗，稽丧则于义爽，拒诏则于事乖，比赵、魏二侯，信事殊而势别矣。此施之于太师，赵、魏则为继代象贤之美；施之于足下，足下则为自立擅命之尤。得失之间，其理甚白。又计足下，未必不恃太师之好贤下士，重义轻财。吴国之钱，往往而有；梁园之客，比比而来。将倚以为墙藩，托以为羽翼，使之谋取，使以数求。细而思之，此又非计。山高则祈羊自至，泉深则沈玉自来。已立然后人归，身正然后士附。语有之曰：“政乱则勇者不为斗，德薄则贤者不为谋。”故吴淞有奸而邹阳去，燕惠无德而乐生奔。晋宠大夫，卒成分国之祸；卫多君子，孰救渡河之灾。此之前车，得不深镜？

代、宪四祖，文明继兴，当时燕、赵、中山，淮阳、齐、鲁，连结者几姓？旅拒者几侯？咸逆天用人，背惠忘德。据指掌之地，谓可逃刑；倚亲戚之私，谓能取信。一旦地空家破，首裂支分，暗者不能为谋，明者固以先去，悔而莫及，末如之何！先太尉与李洧尚书，齐之密戚；杨太保与苏肇给事，蔡之懿亲。并据要地方州，领精甲锐卒。及其王师戾止，我武维扬，则割地驱人以降，送款输忠以入。非不顾密戚，非不念懿亲，非不思恩，非不怀惠，直以逆顺是逼，死生实难，能与其同休，不能与其共戚故也。况足下大未侔齐、蔡，久未及李、吴，将以其人，动于不义。仆固恐夙沙之国，缚主之卒重生；彭宠之家，不义之侯更出。

又计足下，当恃太行九折之险，部内数州之饶，兵士尚强，仓储且足，谓得支久，谋而使安。危哉此心，自弃何速！昔李抱真相国，用彼州之人，破朱滔于燕国，困田悦于魏郊，连兵转战，绵岁经时，而潞人夫死不敢哭，子死不敢悲。何者？李相国奉讨逆之命，为勤王之师，义著而诚顺故



也。及卢从史释丧就位，卖降冀功，将乘讨伐之时，欲肆凶邪之性，计未就而人神已怒，事未立而兵众已离。以万夫之长，困一卒之手，驱槛北阙，弃尸南荒。而潞之人，犹老者扞胸，少者扼腕，谓朝廷不即显戮，深为失刑。其故何哉？以从史不义不暱，去安就危，众黜其谋，下不为用故也。二帅去就，非因传闻，鸩杖之人，鲐背之叟，知其本末，尚能言之。则太行之险，固不为勃者之守；数州之众，固不为邪者之徒。此又其不足恃也。由此言之，则以何名隳家声？何事舍君命？何道求死士？何计得人心？此仆者所以对案忘餐，推枕不寝，为足下惜，为足下危，而不知其所以然也！

况太师比者养牛添卒，畜马训兵，旁招武干之材，中举将军之令，然而听于远近，颇有是非。虽朝廷推赤心，宏度，然而不逞者已有乖异之说，横议者屡兴悖恶之叹。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；谁为来者，宜其弭之。今足下背季父引进之恩，失大朝文诰之令，则是实先太师之浮议，彰昭义军之有谋。为人侄，则致叔父于不忠；为人孙，则败乃祖于无后。亦何以对燕、赵之士，见齐、鲁之人耶！

又计足下旬日之前，造次为虑，今兹追改，惧有后艰。此左右者不明，而咨询之未尽也。近者李尚书祐、董常侍重质之辈，并亲为贼将，拒我官军，纳质于匪人，效用于戎首，久乃来复，尚蒙殊恩，皆受圭符，咸领旗鼓，不能悉数，厥徒实繁。岂有足下藉两代之余资，委数万之旧旅，俯首听命，举宗效诚，则朝廷又岂以一日之稽迟，片辞之疑异，而致足下于不测，沮足下于后至？故事具存，可以明验。幸请自求多福，无辱前人，护龙旌以归洛师，秉象笏而朝魏阙，必当勋庸继代，富贵通身，无为邻道所资，使作他人之福。

侯尚淹归款，未整来轩，戎臣鼓勇以争先，天子赫斯而



降怒，金玦一受，牙璋四驰，魏、卫压其东南，晋、赵出于西北。拔距投石者，数逾万计；科头戟手者，动以千群。兼驱扼虎之材官，仍率射□之都督。感义则日月能驻，拗愤则砂石可吞，使兵用火焚，城将水灌，魏趣邢郡，赵出洺州，介二大都之间，是古平原之地，车甲尽输于此境，糗粮反聚于他人。恃河北而河北无储，倚山东而山东不守，以两州之饿殍，抗百道之奇兵，比累卵而未危，寄孤根于何所？则老夫不佞，亦有志焉，愿驱敢死之徒，以从诸侯之末，下飞狐之口，入天井之关。巨浪难防，长飙易扇，此际必当惊地底之鼓角，骇楼上之梯冲。丧贝跻陵，飞走之期既绝；投戈散地，灰钉之望斯穷。自然麾下平生，尽忘旧爱；帐中亲信，即起他谋。辱先祖之神灵，为明时之戮笑。静言其渐，良以惊魂。

今故再遣使车，重申丹素，惟鉴前代之成败，访历事之宾僚，思反道败德之难，念顺令畏威之易。时以吉日，蹈兹坦途，勿馁刘氏之魂，勿污潞人之俗。封帛增歉，含毫益酸，延望还章，用以上表。成败之举，慎惟图之。不宣。河阳三城节度使王茂元顿首。

为河东公上西川相国京兆公书

姚熊顷时斗殴，偶在坤维；阿安未容决平，遽诣风宪。当道频奉台牒，令差从事往推，去就之间，殊为未适。顾惟敝府，托近贵藩，虽蒙与国之恩，犹在附庸之列。仰遵教指，尚惧尤违，敢遣宾僚，往专刑狱？自奉台牒，夙夜兢惶。今谨差节度判官李商隐侍御往，以今月十八日离此。某素无材效，早沐恩怜，获接仁封，实惟天幸。颇希终始，以



奉恩光，事大之心，朝暾是誓。其他并附李侍御口述，伏惟照察。

箴

太 仓 箴

险哉太仓，险若太行。彼悬车束马，为陟高冈；此祸胎怨府，起自斗量。无小无大，不可不防。澄陂万顷，不废汪汪；火烈人畏，不废刚肠。曷若宽猛，处于中央。

泉谷之地，勿言容易。贪夫徇财，有死无二。御黠马衔，不得不利。下或谀我，过人之聪，是人甘言，将欲相聿。下或夸我，秋毫必睹，是人甘言，将欲相警。长如欲战，莫舍强弩；长如获禽，莫忘缚虎。众人之言，有讹有真。如彼五味，有甘有辛。口自尝取，无信他人。天生五色，有白有黑。目自别取，无为人惑。

而况乎九门崇崇，近在墙东。天视天听，惟明惟聪。问龠合斗斛，何以用铜？取寒暑暴露，不改其容。亦象君子，介然居中。终日战栗，犹惧或失。衔用何利，锻之以清；虎用何缚，授之以明；弩用何射，发之以诚。俾后来居上，无由以生；有余不足，无由以争。心为准概，何忧乎不直不平。各敬尔职，一乃心力。仓中水外，人马勿食。陶母反鱼，以之叹息。岂无他粟，岂无他刍。薏苡似珠，不可不虞。仓中役夫，千迳万途。桀黠为炭，眚盱为肤。应事成象，无有定模。缘私指使，慎勿以呼。宾朋姻娅，或来宴话。仓中酒醴，慎勿以赏。海翁无机，鸥故不飞；海翁易



虑，鸥乃飞去。是以圣人，从微至著，不遗忠恕。借借贷贷，此门先塞。须防苍蝇，变白为黑。

呜呼！孰虑孰图？昔在汉家，仓令淳于，致令少女，上诉无辜。陷身至是，不亦悲乎？敢告君子，身可杀，道不可渝。

传

李贺小传

京兆杜牧为《李长吉集序》，状长吉之奇甚尽，世传之。长吉姊嫁王氏者，语长吉之事尤备。长吉细瘦，通眉，长指爪，能苦吟疾书，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。所与游者，王参元、杨敬之、权璩、崔植为密。每旦日出，与诸公游，未尝得题然后为诗，如他人思量牵合，以及程限为意。恒从小奚奴骑距驴，背一古破锦囊，遇有所得，即书投囊中。及暮归，太夫人使婢受囊，出之，见所书多，辄曰：“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。”上灯与食，长吉从婢取书，研墨叠纸足成之，投他囊中。非大醉及吊丧日，率如此，过亦不复省。王、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。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、洛，所至或时有著，随弃之，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。

长吉将死时，忽昼见一绯衣人，驾赤虬，持一版，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，云当召长吉。长吉了不能读，欵下榻叩头，言阿瞿老且病，贺不愿去。绯衣人笑曰：“帝成白玉楼，立召君为记。天上差乐，不苦也。”长吉独泣，边人尽见之。少之，长吉气绝。常所居窗中，訏訏有烟气，闻行车



嚙管之声。太夫人急止人哭，待之，如炊五斗黍许时，长吉竟死。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，实所见如此。

呜呼！天苍苍而高也，上果有帝耶？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？苟信然，则天之高邈，帝之尊严，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，何独番番于长吉，而使其不寿耶！噫，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，不独地上少耶？天上亦不多耶？长吉生二十四年，位不过奉礼太常中，当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。又岂才而奇者，帝独重之，而人反不重耶？又岂人见会胜帝耶？

碑 铭

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

公以致仕刑部尚书，年七十五，会昌六年八月，薨东都，赠右仆射，十一月，遂葬龙门。子景受大中三年，自颍阳尉典治集贤御书，侍太夫人弘农郡君杨氏来京师，胖胖兢兢，奉公之遗，畏不克既，乃件右功世，以命其客取文刻碑。文曰：

公字乐天，讳居易，前进士，避祖讳，选书判拔萃，注秘省校书。元年，对宪宗诏策，语切不得为谏官，补盩厔尉。明年试进士，取故萧遂州澣为第一，事毕，怙集贤校。一月中，诏由右银台门入翰林院，试文五篇。明日，以所试制《加段佑兵部尚书领泾州》，遂为学士。右拾遗，满，将拟官，请掾京兆，以助供养，授户曹。

时上爱兵，襄阳、荆州入疏献物在约束外，公密诋二帅，且曰非善良。后虽与宰相不厌祸，其后礼官竟以多杀不



辜，谥于脞为厉。李师古袭父事逆，务作项领，以谩侂曹，上钱六百万，赎文贞故第以与魏氏。公又言：“文贞第正堂，用太宗殿材，魏氏岁腊铺席，祭其先人。今虽穷，后当有贤。即朝廷覆一瓦，魏氏有分，彼安肯入贼所赎第耶？”上由是赐钱直券，以居其孙。在职三年，每宴见，多前笏留上辇，是否意诏，湔剔挾摩，望及少年，见天下无一事。五年，会忧，掩坎庐墓。七年，以左赞善大夫箸吉。武相遇盗殊绝，贼弃刃天街，日比午，长安中尽知。公以次纸为疏，言元衡死状，不得报，即贬江州。移忠州刺史。穆宗用为司门员外。四月，知制诰，加秩主客，真守中书舍人，叙绯。受旨起田孝公代恒阳，孝公行赠钱五百万，拒不内。燕、赵相杀不已，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，复不报，又贬杭州。既至，筑堤捍江，分杀水孔道，用肥见田。发故邺侯泌五井，渟储甘清，以变饮食。循钱塘上下民，迎祷祠神，伴侣歌舞。徙右庶子。出苏州。授秘书监，换服色，迁刑部侍郎。乞官分司，得太子宾客，除河南尹。复为旧官，进阶开国。九年除同州，不上，改太子少傅，申百日假。又二岁，得病薨官。

白氏由楚入秦，秦自不直杜邮事，封子仲太原，以有其后。祖某，巩县令，考季庚，襄州别驾，赠太保。一女，妻谭氏。始公生七月，能展书指“之无”二字，横纵不误。既长，与弟行简俱有名。故李刑部建、庾左丞敬休友最善。居家以户小饮薄酒，朔望晦辄不肉食，携邓同、韦楚白服游人间。姓名过海，流入鸡林、日南有文字国。为中书舍人三日，如建中诏书，上郑公覃自代，后为相，称质直。文宗时，文贞公果有孙起使下，数岁，至谏议大夫，贤可任，为今上御史中丞。他日，景受尝跪曰：“大人居翰林，六同列五具为相，独白氏亡有。”公笑曰：“汝少以待。”其曾祖弟，



今右仆射平章事敏中，果相天子。复宪宗所欲得，开七关，城守四州，以集巨伐。仲冬南至，备宰相仪物，擎跪斋栗，给事寡嫂永宁里中，有兄弟家，指向健慕，以信公知人。集七十五卷，元相为序。系曰：

公之世先，用谈说闻。肃、代代优，布踪河南。阴德未校，公有弟昆。本跋不摇，乃果敷舒。匪骼匪臄，噫其醇腴。于乡泊邦，取用不穷。天子见之，层陛玉堂。徵徵其中，上汰唐、禹。帝为辇留，续绪襃缕。岁终当迁，户曹是取。

晔白其华，皤不痕缁。用从弃遣，至道天子。畴谁与伍，率中道止。纳笔摄麾，綽三郡理。既去刑部，倏东其居。大尹河南，翦其暴逋。君有三辅，臣有田畝。臣衰君强，谢不堪守。

翊翊申申，君子之文。不僭不怒，惟君子武。君子既贞，两有其矩。孰永厥家，曾祖之弟。坤柄翼绳，以就大计。匪哲则知，亦有教诏。益裒其收，摅莠而导。刻诗于碑，以报百世。公老于东，遂葬其地。

剑州重阳亭铭 并序

陪臣未尝屡睹天子宫阙，矧得舞殿陛下邪！然下国伏地读甲乙丙丁诏书，亦有以识天子理意，尺度尧、舜，不差毫撮，于绝远人意尤在。不然者，安得用江陵令使上水六千里，挽大小虎牙、滠、潏、黄牛险，以治普安。□令既为侯，讲天子意，三年大理。田讼断休，市贾平，狱户屈膝，落民不识胥吏，四方宾颇来系马靡牛，□树肤不生。乃大铲险



道，缙石见土，其平可容考工车四轨，建为南北亭，以经劳饯。又亭东山，号曰重阳，以醉风日。南北经贯，若出平郡，无有噫□□三年，民恐即去，遮观□□谓留，□□东山，实在亭下。侯蒋氏，名侑。文曰：

仁之为道，隆磊英杰。天简其劳，美以事物。为君之□，□蒋是□。撮取不穷，如武有库。蒋之有世，以仁为归。伯氏之宜，仲氏之思。厥弟承之，绳而不叛。以令为侯，天子之德。汝侯为理，剑有盈戾。君南臣北，父坐子伏。饮牛沔菅，田讼以直。市正狱清，谒归告休。朝雨滂滂，湿其帟头。民乐以康，愿有显庸。

侯作南亭，北亭是双。至于东山，乃三其功。摧险为夷，大石是扛。亦既三年，民走乞留。伯氏南梁，重弓二矛。古有鲁、卫，惟我之曹。惟仁之归，有世在下。其摅其超，尾鬣马马。惟蒋之融，由唐彫陂。惟是亭铭，得其粗且。

唐大中八年九月一日，太学博士河内李商隐撰。

赋

虱 赋

亦气而孕，亦卵而成。晨略露鹤，不如其生。汝职惟啮，而不善啮。回臭而多，跖香而绝。



蝎 赋

夜风索索，缘隙凭壁。弗声弗鸣，潜此毒螫。厥虎不翅，厥牛不齿。尔兮何功，既角而尾。

杂 记

象江太守

荥阳郑璠，自象江得怪石六：其三耸而锐上；又一，如世间道士存思，图画人肺胃肝肾，次第悬络者；又一，空中而隐外，若癰癭殃疝病不作物者；又一，色绀冰而理平漫，弹之好声。

璠为象江，三年不病瘴，平安寝食。及还长安无家，居妇儿寄止人舍下。计犖六石，道费俸六十万。璠嗜好有意，极类前辈人。

华 山 尉

陶生，有恒人。善养，又善与人游，又善为官。会昌初，生病骨热且死。是年长安中进士为陶生谏者数十人。生在时，吾已得之矣，及既死，吾又得之。



齐鲁二生

程 骧

右一人字蟠之。其父少良，本郢盗人也。晚更与其徒畜牝马草一骡，私作弓矢刀杖，学发冢抄道。常就迥远坑谷，无庐徼处，依大林木，早夜侦候作奸。李师古贪诸土货，下令恤商。郢与淮海近，出入天下珍宝，日日不绝。少良致货以万数。每旬时归，妻子辄置食饮劳其党。后少良老，前所置食有大齏连骨，以牙齿稍脱落，不能食。其妻辄起，请党中少年曰：“公子与此老父椎埋剽夺十数年，意不计天下有活人。今其尚不能食，况能在公子叔行耶？公子此去，必杀之草间，毋为铁门外老捕盗所狙快！”少良默憚之，出百余万谢其党曰：“老姬真解事，敢以此为诸君别。”众许之，与盟曰：“事后败出，约不相引。”少良由是以其货废举贸转，与邻伍重信义，恤死丧。断鱼肉葱薤，礼拜画佛，读佛书，不复出里閤，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恶者。十五年死。

子骧率不知。后一日，有过，其母骂之曰：“此种不良，庸有好事耶？”骧泣，问其语，母尽以少良时事告之。骧号哭数日不食，乃悉散其财。逾年，骧甚苦贫，就里中举负，给薪水洒扫之事，读书日数千言。里先生贤之，时与睨糗布帛，使供养其母。后渐通五经、历代史、诸子杂家，往往同学人去其师，从骧讲授。又其为人宽厚滋茂，动静有绳墨，人不敢犯。乌重胤为郢帅，喜闻骧，与之钱数十万，令市书籍。骧复以其余货诸生。其里閤故德少良者，亦尝来与骧孳息其货。数年，复致万金。骧固不以为己有，绳契管键，杂



付比近，用度费耗，了不勘诘，道益高。开成初，相国彭城公遣其客张谷聘之，骧不起。

刘 叉

右一人字叉，不知其所来。在魏，与焦濛、阎冰、田滂善。任气重义，大躯，有声力。常出入市井，杀牛击犬豕，罗网鸟雀。亦或时因酒杀人，变姓名遁去。会赦得出。后流入齐、鲁，始读书，能为歌诗。然恃其故时所为，辄不能俛仰贵人。穿屐破衣，从寻常人乞丐酒食为活。

闻韩愈善接天下士，步行归之。既至，赋《冰柱》、《雪车》二诗，一旦居卢仝、孟郊之上。樊宗师以文自任，见叉拜之。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，因持愈金数斤去，曰：“此谀墓中人所得耳，不若与刘君为寿。”愈不能止，复归齐、鲁。

叉之行，固不在圣贤中庸之列，然其能面道人短长，不畏卒祸，及得其服义，则又弥缝劝谏，有若骨肉，此其过人无限。

宜都内人

武后篡既久，颇放纵，耽内习，不敬宗庙，四方日有叛逆，防豫不暇。时宜都内人以唾壶进，思有以谏者。后坐帷下，倚檀几，与语，问四方事。宜都内人曰：“大家知古女卑于男邪？”后曰：“知。”内人曰：“古有女娲，亦不正是天子，佐伏羲理九州耳。后世娘姥，有越出房阁断天下事者，皆不得其正。多是辅昏主，不然抱小儿。独大家革天姓，改去钗钏，袭服冠冕，符瑞日至，大臣不敢动，真天子也。然今内之弄臣狎人，朝夕侍御者，久未屏去，妾疑此未当天



意。”后曰：“何？”内人曰：“女，阴也；男，阳也。阳尊而阴卑，虽大家以阴事主天，然宜体取刚亢明烈，以消群阳，阳消然后阴得志也。今狎弄日至，处大家夫宫尊位，其势阴求阳也。阳胜而阴亦微，不可久也。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，独立天下，则阳之刚亢明烈可有矣。如是过万万世，男子益削，女子益专，妾之愿在此。”后虽不能尽用，然即日下令诛作明堂者。

断非圣人事

尧去子，舜亦去子，周公去弟，后世人以为能断。此绝不知圣人事者。断之为义，疑而后定者也。圣人所行无疑，又安用断？圣人持天下以道，民不得知；圣人理天下以仁义，民不得知。害去其身，未仁也；害去其家，未仁也；害去其国，亦未仁也；害去其天下，亦未仁也；害去其后世，然后仁也。宜而行之谓之义，子不肖去子，弟不顺去弟，家国天下后世，皆蒙利去害矣。不去则反。宜然而为之，尧、舜、周公未尝疑，又安用断？故曰：断，非圣人事。

让非贤人事

世以为能让其国，能让其天下者为贤。此绝不知贤人事者。能让其国，能让其天下，是不苟取者耳。汤故时非无臣也，然其卒佐汤，有升陞之役，鸣条之战，竟何人哉？非伊尹不可也。武故时非无臣也，然其卒佐武，有牧野之誓，白旗之悬，果何人哉？非太公望不可也。苟伊尹之让汝鸠、仲



虺，太公望之让太颠、闾夭，则商、周之命其集乎？故伊尹之丑夏复归，太公望之发扬蹈厉。当此时，虽百汝鸠、百仲虺，伊尹不让也；百太颠、百闾夭，太公望亦不让也。故曰：让，非贤人事。

逸 句

李涪《刊误·释怪》引李商隐文曰：“儒者之师曰鲁仲尼，仲尼师聃犹龙，不知聃师竺乾善入无为，稽首正觉，吾师吾师。”

《通鉴考异》引《东观奏记》：李德裕见梦于令狐□，乞归葬故里。□畏其精爽，于帝前论奏，许其子立山尉晔护丧归葬。

又：是时柳仲郢镇东蜀，设奠于荆南，命从事李商隐为文曰：“躬承新渥，言还旧止。”又云：“身留蜀郡，路隔伊川。”

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：李义山《樊南四六集》，载为郑州天水公言《甘露事表》云：宰臣王涯等，或久服显荣，或超蒙委任，徒思改作，未可与权。敷奏之时，已彰虚伪；伏藏之际，又涉震惊云云。当北司愤怒不平，至诬杀宰相，势犹未已，文宗但为涯等流涕，而不敢辩，义山之表谓“徒思改作，未可与权”，独明其无反状，亦难矣。

《漫叟诗话》：尝见曲中使柳三眠事，不知所出。后读玉溪生《江之嫫赋》云：“岂如河畔牛星，隔岁止闻一过；不



比苑中人柳，终朝剩得三眠。”注云：汉苑中有柳，状如人形，一日三起三眠。

《野客丛书》：《张敞传》“长安中浩穰”，注：穰音人掌反，只此一音。李商隐作平声用：“曲蒙恩泽，方尹浩穰。既殊有截之欢，合首无疆之祝。”固虽一意，然于理合从上声。

又：王勃云云一条，引李商隐曰：青天与白水环流，红日共长安俱远。

《演繁露》：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，为緘轴，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也。其式见《李义山集·新书序》曰：治纸工，率一幅，以墨为边，准用十六行式，率一行不过十一字。

又：节将入界，每州县须起节楼，本道亦至界首，衙仗前引，旌幢中行，大将打珂，金钲鼓角随后。右出李商隐所撰《使范》。

《渔樵闲话》：李义山赋三怪物，述其情状，真所谓得物之精要也。其一物曰：臣姓猾狐氏，帝名臣曰巧彰，字臣曰九规，而官臣为佞魑焉。佞魑之状，领佩水漩，手贯风轮，其能以乌为鹤，以鼠为虎，以蚩尤为诚臣，以共工为贤主，以夏姬为廉，以祝□为鲁，诵节义于寒浞，赞韶曼于嫫母。其一物曰：臣姓潜弩氏，帝名臣曰携人，字臣曰衔骨，而官臣为谗觴焉。谗觴之状，能使亲为疏，同为殊，使父脍其子，妻羹其夫。又持一物，状若丰石，得人一恶，乃剡乃刻。又持一物，大如长簪，得人一善，扫掠盖蔽。谄啼伪泣，以就其事。其一物曰：臣姓狼浮氏，帝名臣曰欲得，字臣曰善覆，而官臣为贪魑焉。贪魑之状，顶有千眼，亦有千



口，鼠牙蚕喙，通臂众手。常居于仓，亦居于囊。颊钩骨箕，环联琅玕，或时败累，囚于牢狴，拳桎屣校，丛棘死灰。侥幸得释，他日复为。

《困学纪闻》：李义山赋怪物，言佞魑、谗觴、贪魑，曲尽小人之情状，螭魅之夏鼎也。

又：商隐志王仲元云：第五兄参元教之学。

杨伯岳《臆乘》：《庄子》云：云气不待族而雨。族，聚也，未聚而雨，言泽少也。李义山《雪赋》云：云市飘荡，当从于月；月窟淅沥，合随于云市。云族云市，亦奇字。

《明一统志》：桂林府形胜，水环湘、桂，山类蓬、瀛。唐李义山文。

《谢华启秀》：长溪清浚，流影不去。注曰李义山。

《西清诗话》：义山《杂纂》，品目数十，盖以文滑稽者。其一曰杀风景，谓清泉濯足，花上晒褙，背山起楼，烧琴煮鹤，对花啜茶，松下喝道。晏元献罢相守颖，以惠山泉烹日注，赋诗曰：“未向人间杀风景，更持醪醑醉花前。”王荆公居金陵，蒋大漕夜谒公于蒋山，骑唱甚都。公取“松下喝道”语作诗戏之云：“但怪传呼杀风景，岂知禅客夜相投？”自此杀风景之语，颇著于世。

史容《黄山谷外集诗注·次韵答柳通叟求田问舍》之诗：“蛾眉见妒且障羞。”注引李义山《美人赋》：枕有光而照泪，屏无影而障羞。



文集补编卷一

表

为彭阳公兴元请寻医表

臣某言：臣闻长育之功，允归于天地；疾痛所迫，必告于君亲。是以今月某日窃献表章，上干旒扆，备陈旧恙，当此颓龄，乞解藩维，一归京辇。衰羸则甚，战灼犹深。臣某中谢。臣早以庸虚，久尘恩渥，四朝受任，二纪叨荣。华省黄枢，皆惊窃位；专征处守，每愧非才。岂不愿竭蝼蚁之微生，尽桑榆之暮景？靡敢言病，罔或告劳。然事有不可因循，力有不堪勉强，苟怀情不尽，则事主非忠。且汉上雄藩，褒中重镇，统临至广，控压非轻。亦既揣量，岂容缄默。固合即时离镇，随表归朝。伏料睿慈，必从丹款。拜魏阙而获伸积恋，访秦医而冀愈沈疴。乏绝之时，驰驱未晚。臣已决取今月某日，离本道东上。无任祈恩危迫之至。



为尚书濮阳公泾原让加兵部尚书表

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中使某至，奉宣恩旨，加授臣某官，依前充四镇北庭行军、兼泾原等州节度、营田、观察处置等使，散官勋赐如故，并赐臣官告一通者。初谓风传，忽从日下，怔忡自失，扑舞不能。臣某中谢。

臣夙探史册，颇究职官，尚书则虞曰纳言，兵部乃周之司马。是司九法，爰统六师，历代以来，非贤不处。田穰苴之文武，始议超居；张孺子之尊崇，方宜入拜。罕有以兹名器，远假藩维。况臣识愧通人，号非名士。芸香补吏，方同班固之私循；象魏献书，有异东方之自荐。因缘荫第，齿列周行，乃藉时来，不期宦达。属者出征海峤，再抚蛮陬，独向一隅，遂逾万里。王邵伯之犊，生则还官；吴隐之之鱼，食宁去骨。粗无悔咎，得及旋归。才望京华，又分旄节，拥戎马于泾上，护田谷于回中。罢讲臙幢，学烧烽燧。四颁尧历，一别汉庭，葱岭犹膺，雪山未复。拔剑而愤，弯弧不平。岂谓皇帝陛下收云中长者之名，录义阳绝域之志，暂宽乃眷，即议酬劳。借宠于总军，分荣于整武，前叨未塞，后忝转加，纪在彩笺，卷之瑶轴。然臣退思其所，内顾其能。贪天之功，前经攸戒；受爵不让，古人所非。富哉是言，服之无数。高封大邑，君亲诚用以推恩；铭座循墙，臣心讵忘于揣分。自昔避乎全盛，惧彼高明，度其私诚，岂徒虚饰？直恐任逾其量，事过其涯，则鬼亦害盈，天能概满。因循且尔，颠覆随之，虽在至愚，实知斯义。

伏惟皇帝陛下温以煦物，噉而烛幽。待乞追还使臣，寢息严命。苟臣重凭庙略，粗振兵威，少能断臂扼吭，下城徇



地，此而进律，庸敢自媒。俟陶侃之书勋，方加羽葆；待班超之立绩，始议鼓鞶。使迁擢之有章，亦望位而相称。臣某不胜志愿恳迫之至。谨差押衙某官某，驰奉恩告，陈让以闻。

为濮阳公奉慰皇太子薨表

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得本道进奏院状报，今月某日以皇太子奄谢东宫，辍今月十三日至来月一日朝参者。前星失色，少海惊波，欷结一人，悲缠万国。臣某诚涕诚咽，顿首顿首。伏以皇太子地当守器，贤可承祧。金马铜羊，早闻正位；鸾旌鸡戟，方庆修龄。岂谓衅属黄离，祸生苍震。宣猷庭内，秋冬之学空存；博望苑中，监抚之仪莫睹。伏惟皇帝陛下悼深伊将，念切瑶山。嗟上宾之不留，惜外阳而无验。青宫掩涕，玄圃酸心。臣限守边隅，久违京阙，不获奔走，奉慰阙庭。无任悲咽惶慕之至。

为中丞荭阳公赴桂州至湖南敕书慰谕表

臣某言：今月八日，宣告使某官某至湖南观察府，赉赐臣敕书一通，并慰谕臣所部将吏僧道耆老等。乾文昭锡，兑泽旁流。虽闻讣以衔哀，亦戴恩而窃抃。某臣_{中谢}。臣伏闻积庆太后爰初遘疾，皇帝陛下即不视朝。虑切宸襟，时连暉暑。载想大庭之养，实悬方国之心。乃运属归真，书留具位。陛下又能咨宰辅酌中之请，稟圣贤推远之怀。始率义以致忧，终据经而顺变。获情礼兼修之旨，成古今莫易之文。



伏读纶言，实荣藩守。伏以时逢积水，行滞长沙。拥皂盖而久留，载青旌而莫济。未获宣传童艾，号召蛮夷。谨具当时宣示所将兵吏及迎候将校讠。惟冀下车已后，食檠自规。仰凭垂露之文，粗守宣风之职。臣与将吏等，无任感恩望阙屏营之至。

为荋阳公至湖南贺听政表

臣某言：臣得本道进奏院状报，月日，宰臣某等，恳恟上言，请从听断。特降优旨，俯赐依从，普天率土，莫不庆幸。臣某中谢。臣闻道惟应变，合变则道昭；礼贵酌情，逾情则礼废。苟非至德，曷取大中？伏惟皇帝陛下孝德兼济，圣猷允塞，日兄稟义，丘嫂延恩。始自爽和，遂停庶政，绝臣僚之陛见，奉药膳于宫朝。及真宅言归，寝园将祔，丧纪既闻于约礼，克奉已布于成规。遵大臣陈义之方，得王者自家之化。臣方叨廉问，犹在道途，虽清揽辔之心，且阻执圭之觐。湘波附奏，岭峤含诚，敢思琐闼之前荣，实慕金闺之旧籍。无任望阙瞻天结恋屏营之至。

为荋阳公奉慰积庆太后上谥表

臣某言：臣得礼部牒，奉六月二日敕，大行积庆太后册上尊号曰贞献皇后者。庆属尧门，谥遵周道。《兔置》考义，蜚馆流辉。臣某中谢。臣闻刑于寡妻，文王之令德；怨及丘嫂，汉后之深非。《诗》传所存，褒贬斯在。伏惟皇帝陛下用周典训，涤汉瑕疵。报惠皇友爱之仁，如文宗引进之念。



积庆太后始蒙敬养，终受荣名。掩沙麓以传祥，轶河洲而抒美。天长地久，式崇清庙之尊彝；万岁千秋，永慰光陵之床帐。天下臣子，不胜感抃。臣限以守藩江岭，不获奉慰阙庭。无任惶恐屏营之至。

状

为汝南公贺元日朝会上中书状

右得本道进奏院状报，今日日，皇帝御宣政殿受册，尊号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，礼毕，御丹凤楼，大赦天下者。当时集军州官吏等，丁宁宣示讫。鸿名有赫，庆泽无偏。上光宗庙之明灵，下慰蒸黎之钦属。功劳必表，逋负咸蠲。出縲系于狴牢，复流窜于魑魅。抚安鳏寡，存省耄期。有国之阙政咸修，前代之遗文必举。此皆相公富皋、夔之事业，秉伊、说之材谋。协赞神功，导宣睿化。符瑞沓至，天人允咸。庆云非烟，浪井不凿。然后率多士，陈大仪，致君于尧舜之前，驱俗于勋轩之上。四维仰化，万国承流。况某忝典州兵，尝闻庙算。虽阻陪班列，亦远接欢呼。凤阙双标，应开天上；鸡竿百尺，想在日边。顾奋飞而不能，亦攀望而何及？无任抃跃之至。

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

臣得当管泸州官吏百姓李继等，及泸州所管五县百姓张



伏惟皇帝陛下深回睿鉴，曲被鸿慈，从国侨让邑之言，奖成季辞卿之志。俾无赏僭，以激当官。傥粗得扬威，稍能陈力。恢复河右，收《禹贡》之地图；荡定陇西，雪皇唐之祖业。则亦不敢更辞竹帛，复拒鼎彝。明神所知，丹慊具在。臣不胜感恩陈乞惓款屏营之至。

为濮阳公奏临泾平凉等镇准式 十月一日起烧贼路野草状

右臣当道，最近寇戎，实多蹊隧。每当寒冻，须有堤防。今才毕秋收，未甚霜降，井泉不合，草木犹滋，虽已及时，未宜纵火。臣已散帖诸镇讫，候皆黄落，即议焚除。稍越旧规，不敢不奏。谨录状奏。

为荥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

使当道先准诏发遣行安南行营将士五百人，其月粮钱米，并当道自般运供送者。右臣当道系敕额兵，数止一千五百人。内一千人散于西原防遏，三百人扭在邕管行营，入界内分捉津桥，专知镇戍。计其抽用，略无子遗。至于坚守城池，备御仓库，供承职掌，传递文书，并是当使方圆衣粮，招收驱使，其安南行营将士，皆是敕额外人。又当管去安南三千余里，去年五月十五日发遣，八月二十日至海门。遭恶风漂溺官健一十三人，沈失器械一千五百余事。其年十二月六日，差纲某等般送酱菜钱米，今年五月八日至乌雷，又遭飓风，打损船三只，沈失米五百余石，见钱九十贯。其月十



八日至昆仑滩，又遭飓风，损船一只，沈失米一百五十石。至今姜士贇等，尚未报到安南。

臣到任已来，为日虽浅，悬军在远，经费为虞。窃检寻见在行营将士等，从去年六月已后，至今年六月已前，从发赴安南，用夫船程粮及船米赏设，并每月酱菜等，一年约用钱六千二百六十余贯，米面等七千四百三十余石。大数虽破上供，余用悉资当府。不惟褊匮，且以遐遥。有搬滩过海之劳，多巨浪飓风之患。须资便信，动失程期。臣忝守戎行，不胜忧结。

伏以裴元裕既开边隙，又乏武经，抽三道之见兵，备四方之致寇，曾无戎捷，徒曜军容。昔者淮阴驱市井之人，尚能破敌；晋伯假纪纲之仆，亦不常留。苟元裕能均食散金，绝甘分少，便可收功于故校，岂资别立于新家？侧闻容广守臣，亦欲飞章上请。臣缘乍到，未敢抗论。已牒韦廩、李玘，并牒元裕，请详物理，续具奏闻。伏惟皇帝陛下道迈羲、勋，威加华夏。南蛮以兹脆弱，宜慕声猷。伏乞特诏元裕，使广布仁声，远扬朝旨。无邀功以生事，勿耗国以进兵。庶令此境之人，无拥思乡之念。唯兹裁照，实属皇明。

今前纲姜士贇等，沈失至多，迟留未达，复须遣使，以续见粮。虽欲无言，惧不集事。倘未蒙恩允，特赐抽还。则长庆二年，安南有奏请借便当军粮米五千石，经略使王承弁请一二年内劝请输填。频有文符，并未支送。伏乞天恩，悯其州乡阙乏，哀以海路漂沦。且许安南并还欠米，庶行营将士等得存宿饱，无乏晨炊。臣所守藩方，粗获通济。谨录奏闻，伏听敕旨。



为荭阳公进贺寿昌节银零陵香麝靴竹靴状

右臣伏闻烈山神井，开农皇降圣之时；南顿嘉禾，茂汉后诞祥之日。伏惟皇帝陛下系传太素，瑞掩前朝，资南讹致育之功，演北极居尊之庆。臣方叨廉察，已去班行，莫阶贡重之仪，徒切维祺之礼。前件物等，或洁凝圭锡，芳厕兰茝，可传御器之间，傥助薰风之末。其余则攻皮合巧，截竹呈能。岂纳职于屨人，愿永康于天步。干冒陈进，兢越无任。



文集补编卷二

状

为彭阳公上凤翔李司徒状

某谬蒙朝委，实异时才，先忧素餐，有负疲俗。司徒道光纂服，功著干城。朝廷虑切河湟，每难节制。非洞知军志，夙练武经，则无以完辑师人，抚安戎落。自承镇定，大治声谣。云台议功，烟阁画像，必留殊渥，以俟元勋。伏惟为国自爱。某方祗远役，未获拜尘，瞻恋之诚，翰墨无喻。到任续更有状。

为安平公贺皇躬痊愈复上门下状

右今月得本州进奏官状报，今月十二日，皇躬痊愈，相公躬率百寮奉见奉贺讫。伏以圣上祗膺大宝，虔奉睿图，务



此忧勤，稍亏颐摄。相公辅宣元首，翊赞灵猷。戴宗庙之垂休，慰黔黎之允望。金滕玉检，恶藏请代之书；黄屋丹墀，每进先尝之药。至诚斯著，休问旋臻。然后率百辟以云趋，导九重之日朗。百蛮倾耳，万国企心。某愧守关河，忝分符竹，不得少尘班列，共展欢呼。对熊轼以自悲，泪如雨坠；望凤池而结恋，心逐云飞。无任抃贺攀恋之至。

为汝南公上淮南李相公状 一

某初到京即附状，伏计上达。某幼尝困学，晚亦献书。自履宦途，常依德宇。果蒙陶冶，遂至显荣。无陆贾籍甚之名，遂王华富贵之愿。然实脂膏不润，冰蘖居怀。顷在藩方，常忧典宪。请田五辈，远戒于贪夫；投香一斤，近追于廉士。及移边鄙，屡易星霜，魏尚莫计于收租，李牧不闻于捕虏。获修觐礼，复忝卿曹。位重大农，荣兼右揆。当金谷之任，为后稷之官。供亿既切于尧厨，主掌实关于周庾。谅非巧宦，亦异当仁。相公顾遇特深，音徽远降。存十年之长，垂一字以褒。虽萧何之自下周昌，曾难比数；仲尼之兄事子产，莫可等夷。捧絨悸魂，伸纸流汗。方萦职署，独旷门墙；仰望恩辉，伏驰魂梦。

为汝南公上淮南李相公状 二

伏承恩诏，荣征圣上，肇自海藩，显当殷鼎。必先求旧，以谨惟新。夫昭贵族而理近官，为邦之远算；险不怒而怒不怒，事君之大忠。相公受寄累朝，允怀明德。傅岩克申



三命，未尽嘉谋；晋室更作五军，尚惭多让。喜愠罔形于用舍，是非无挠于去留。简素腾辉，钟彝溢美。而又志唯逃富，道恶多藏。鬬尹之糗一筐，皆因君赐；江氏之田半顷，岂为孙谋？固合长在庙廷，永光帝载。使庶政绝贪婪之患，大朝无党比之忧。况今日时逼藏弓，礼当辅主。元侯功大，独申攀送之哀；伯父位尊，使率骏奔之列。移寒在律，鼓物须雷，凡在含灵，莫不延颈。

某早蒙恩异，获奉辉光。蒋琬牛头，省占佳梦；谢安麈尾，屡听清谈。果得叨忝圭符，留连旗鼓，扪心自愧，没齿难忘。窃计轩车，已臻伊、洛。伫见方明展事，庭燎陈仪。雨将至而柱础先知，风欲来而巢居尽识。下情无任欣抃踊跃之至，伏惟特赐恩察。

为汝南公上淮南李相公状 三

不审自跋涉道路，尊体何如？伏计不失调护。昔周文纘十五王之绪，显正旧邦；襄孙总十一德之基，方宁故国。今惟新之历，始叶卜于姬公；作辅之臣，又征言于单子。以今况古，千载一时。某窃思章武皇帝之朝，元和六年之事。镇南建议，初召羊公；征北求人，先咨谢傅。故得齐割封豕，蔡剔长鲸。

伏惟相公清白传资，馨香袭庆。始自辛卯，至于庚申。虽号历四朝，而岁才三纪。淮王堂构，既高大壮之规；汉相家声，复有急征之诏。桂苑之旧宾未老，金滕之遗字犹新。燮理虽系于阴阳，怵惕固深于霜露。且广陵奥壤，江都巨邦。爰在顷时，亦经芜政。风移厌劾，俗变侵凌。家多纷若之巫，户绝变兮之女。相公必置于理，大为其防。邺中隳河



伯之祠，蜀郡破水灵之庙。然后教之厚俗，喻以有行。用榛栗枣修，远父母兄弟。隐形吐火，知非鬼不祭之文；抱布贸丝，识谓嫁曰归之旨。化高方岳，威动列城，陈于太史之诗，列在诸侯之史。今者重持政柄，复注皇情，便当佐禹陈谟，辅尧考绩。乡诛下比，朝举养廉。中台奖枕□之郎，外郡表斩刍之妇。然后司成立学，谒者求书。大讲废官，咸修阙政。致于仁寿，煦以和平。凡在生灵，孰不欣望。

某早坐下顾，曾奉指踪。江左单衣，每留梦寐；柳城素几，行睹尊颜。伏限守官，莫由迎谒。空知扑贺，不可奋飞。下情无任瞻望踊跃之至。

为汝南公与蕲州李郎中状

某本无宦业，过沐朝恩。罢护六戎，归尘九署。以任兼金谷，时逼园陵。有愧交亲，未遑简问。解携稍久，诸趣如何？山公醉时，谢守吟罢。茗芽含露，蔕簟迎风。远想音容，杳动心素，惟珍重珍重。

为濮阳公皇太子薨慰宰相状

右今月日，得本道进奏院状报，今月日，皇太子奄违储贰。伏以皇太子道著武闾，位高象辂。方将传辉兰殿，积庆桂宫。花枕画襦，永绥福履；铜扉银榜，克懋温文。岂谓衅结洊雷，祸缠重海。商山羽翼，嗟绮季之俱还；缙岭云霞，与浮丘而莫返。相公恩深铭釜，地属持衡。攀东序以心伤，望春坊而目断。某忝蒙委寄，常窃宠荣，不获齿列班行，奔



波慰叙。下情无任悲咽遑迫之至。

为濮阳公官后上中书门下状

右今月日，当道押衙刘石回，伏蒙天恩重赐，加授检校兵部尚书官告，不许更陈让者。某幸承余庆，遂会昌期。早慕修途，献书试吏；晚存远略，传剑论兵。自拥节旄，频移星岁，常虞尸旷，或抵彝章。往在番禺，已分风宪；及移安定，又假冬卿。善政蔑闻，奇勋莫建，而有不循阶陞，超授班资。且周礼设官，邦政莫先乎司马；汉史解诰，士贵无过于尚书。外顾辈流，内量涯分，逊而不免，居亦何安？蔡氏历迁，杨公累代，方兹尊显，殊曰寂寥。此皆相公假借军声，赞扬圣泽，感而益惧，荣以宏忧。谨当切诫满盈，遥加率励。古者不辞于三仕，必愿致身；昔人虽取于十官，终期无罪。粗申报效，以谢贪叨。苟遗此言，是不能享。镇守有限，不获奔走陈谢，伏增惶悚之至。

为濮阳公许州请判官上中书状

韩琮、段瑰、裴蘧、夏侯瞳，右件官等，或断金旧友，或倾盖新知。既有藉于宾荣，敢自轻于主择。辄以具状奏请。伏乞相公曲赞殊恩，尽允私恳。使免孤郑驿，不辱燕台。谨录状上。



为濮阳公上李太尉状

伏见除书，伏承光膺新命，伏惟感慰。四海事毕，两阶遇隆。式光谦恇之诚，克见隆崇之宠。今者长君惟睿，元子有文。当深虑之所关，必殊勋而是赖。山涛则曰：‘‘禱天下之选，张佚则曰：‘‘用天下之贤。西汉之命玄成，以相门才子；东都之升邓禹，因先帝旧臣。休哉二公，叶我一德。虽曰旷代，乃若合符。伏惟慎保起居，俯镇风俗。俟金滕之有见，俾玉铉之重光。某窃忆春初，曾蒙简赐，故欲琴樽嵩岭，鱼钓平泉。岂贪行意之言，便阻具瞻之恳？伏惟少以家国为念也。方抵藩任，未即门闾。攀恋恩光，不任输罄。伏惟特赐恩察。

为濮阳公上杨相公状

伏见今月某日制书，伏承相公由大司徒之率属，掌中秘书之枢务。宠延注意，荣叶沃心。凡备生灵，莫非陶冶。伊昔帝赉良弼，岳降名神。梦出傅岩，高宗才得于胥靡；卜从渭水，西伯止逢于钓翁。岂若相公涵泳天地，翱翔云路，然后光膺爰立，显副金谐。接庾亮之分曹，必资孔演；列王濛之对掌，宜属刘惔。允契同升，果闻并命。祇神塞望，华夏式瞻。某夙奉恩光，今叨任使。守朝那之右地，镇安定之遗封。不获趋贺黑纛，拜伏金印。空知踊跃，莫可奋飞。下情云云。



为濮阳公上华州陈相公状

伏蒙荣赐手笔，某揣摩莫效，耽玩无闻。不过功曹，平生素分；愿为小相，曩昔殊荣。而幸遇清朝，遂阶贵仕。玉门关外，何成异域之功；灞水亭边，徒有旧时之号。此皆顷在边上日，相公方调殷鼎，正运汉筹，不复军租，仍宽虜级，已得入叨九扈，克罢再麾。恩顾未酬，音徽仍继。礼逾名品，事越等伦。望星宿于三台，背惟浹汗；感《春秋》之一字，心不容铭。仰望旌门，恨无羽翼。下情云云。

为濮阳公上陈相公状 一

伏见今月某日制书，奉承相公显由起部，光践黄枢。唯彼秦官，必加汉相。是能超绝庶尹，冠映群伦。昔荀悦荣登，止通《左氏》；张华宠拜，空对建章。岂若相公翊赞皇猷，发挥清问，耻君不及尧舜，欲人尽若胥庭。式叶具瞻，爰从正位。冯参帷幄，式展于矜严；杜恕纪纲，不资于交援。旷百千岁，无三四人。某忝沐陶甄，谬居藩服。心悬廊庙，同边马之嘶鸣；身系节旄，羨塞鸿之翫翥。无由拜贺，伏用兢惶。

为濮阳公上陈相公状 二

某少乏能名，长无清誉。书非十上，剑敌一人。而命与



时偕，道将运会，南逾祝发，西扼狄鞬。分起部而未淹，迁司戎而何速？飞章虽达，丹款尚稽。顾此尸承，实为尘忝。相公上宏信及，仰赞恩覃。优柔列藩，容易好爵。得虽有自，居亦甚危。铭在座隅，镂之心骨。唯当策无妄举，令有必行。虑以前茅，驭之长辔。克成戎律，以奉庙谟。伏惟始终恩察。

为濮阳公上陈相公状 三

某当道行军司马崔瑀朝奏在城，今月十七日得状云：今月十二日，于太清宫斋宿处，获谒见相公，伏承首座相公，特论某所请不许吐蕃交马，事合大体，当时魏□起居备录其事者。伏以本道，与凤翔节制虽殊，封疆相接，俱当料敌，同切成谋。曩尔寇戎，不循盟誓，稽留重使，侮易大朝。既以非时，又称继好，深虑得请，便有乘机。遂敢窃献情诚，屡陈笺疏。言虽当病，事且侵官。加以思惟，方忧罪责。不谓相公更因敷奏，深赐褒称。使贾谊上书，达于天听；山涛立论，著在史官。荣冠一时，名留百古。顾兹非望，皆有所因。仰戴恩辉，略逾涯分。谨当坐以待旦，居无求安。垦叔子之田畴，修李兴之政具。忽承后命，有以先登。粗冀驱驰，用为报效。伏惟始终恩赐知察。

为尚书濮阳公贺郑相公状

右伏见今月某日制书，以相公累请退闲，特从休浣。式崇阶级，无废平章。元老道尊，必用三王之礼；中枢务重，



犹当五日为期。相公德契昭融，言成启沃。太丘家法，若守官司；京兆门风，宜书甲令。仰攀日月，高拱星辰。为尧辟四聪，禹来五谏。

始者以衅生鼎饪，祸接藩维。前殿朝回，莫收金印；凶门师出，空委油幢。当是非扰攘之间，即内外危疑之际。相公克凝庶绩，显执大权，为易于难，制动以静。皂檐斯入，无闻鲍永之兵；黄阁洞开，例醉曹参之酒。然后澄清流品，提挈纪纲。补吏尽去刻深，用人不由党援。咸有一德，于今三年。深惟逃责之规，载切避荣之旨。削稿章数，免冠请频。张良却粒之怀，锱铢轩冕；范蠡扁舟之志，梦想江湖。异代结交，殊时合志。果当渥泽，爰峻等威。祇奉青宫，监临东观。教温文于汉字，总端揆于秦官。百辟之剑佩以随，六馆之生徒是属。手扶帝座，身带天光。何澄阕朝，宁妨理事；杜夷就第，无旷执经。焕发丹青，光昭简素。乾惕无咎，谦尊以光。

某谬奉诏条，尝承庙算。惭指踪而未曾获免，仰仪刑而徒叹登龙。亦冀终遂息肩，永当褫带。地游蒙谷，更趋方外之神人；洞入华阳，犹认山中之宰相。羈牵尚尔，抃贺无期。瞻望辉光，伏增攀恋。

为濮阳公上宾客李相公状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相公践履道枢，优游天爵。功无与让，故勇于退；能不自伐，故葆其光。自罢理阴阳，就安调护。凤池来者，守咎繇之矢谟；鸡树后生，奉萧何之画一。用而无喜，成则不居。求诸古今，实焕缙素。某早蒙恩顾，累忝藩方，本冀征轺，得由东洛。伏以延英奉辞之日，宰臣



俟对之时，止得便奏发期，不敢更求枉路。限于流例，莫获起居；瞻望恩光，不任攀恋。倘蒙知其丹赤，赐以始终，则虽间山川，若在轩屏。伏惟特赐恩察。

为濮阳公上宾客李相公状 二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此方地控淮徐，气连荆楚。不惟土薄，兼亦冬温。洛阳居万国之中，得四方之正，或闻今岁亦不甚寒。相公百禄所绥，五福攸集。伏料调护，常保康宁。从古以来，大贤所处，未有不功高而去，德盛而谦，以烟水为归途，指神仙而投分。名高百古，事冠一时。然而内难外忧，不常而起；深谋密画，须有所归。则吕望老于渭滨，始持兵柄；周公还于洛邑，复秉国钧。亦不草芥轩车，埃尘禄位。不关通介，盖属安危。

相公昔在先朝，实康大政。当君子信谗之日，稟达人大观之规。据梧但歌，反袂无叹。及为宾望苑，分务洛师。徐勉园中，惟余卉木；陶公岭上，空有白云。小竹帛之所传，鄙鼎彝而不问。夫以行藏定分，用舍通方。当遭时复生之前，立功立业者甚易；及受简被疑之后，不怨不怒者至难。远则狼畏跋胡，鸱忧毁室。近则越蠡扁舟而独往，汉良却粒以辞荣。虽同畏危机，亦不得中道。仰惟闾奥，实冠品流。今宝历既初，圣政兹始，将安丕祚，必属宗臣。凡在隐微，莫不祠祷。

某早蒙奖拔，得被宠荣。番禺将去之时，获醉上尊之酒；许下出征之日，犹蒙尺素之书。便道是拘，登门莫遂。向风弭节，掩泣裁笺。思幄恋轩，不胜丹款。伏惟始终恩照。谨状。



为濮阳公与丁学士状

近频附状，伏计相次达上。自学士罢领南台，复还内署，朝委攸重，时论愈归。夫一时效功，逐恶者鹰隼；千年呈瑞，应圣者鸾皇。击搏殊能，翱翔异品。当在紫庭无事，应《韶濩》以来仪；岂复白野有求，与云罗而并出。唯听后命，爰副具瞻。某才谢适时，仕无明略。久乘亭障，长奉鼓鼙。猿臂渐衰，燕颌相误。弊庐仍在，白首未归。顾皋壤以兴嗟，念路歧而增叹。当依余眷，庶愜后图。仰望音徽，不胜丹赤。



文集补编卷三

状

为濮阳公与度支周侍郎状

伏见除书，伏承以小司马掌邦计，伏惟感慰。侍郎致君业广，图国功深，顷在内朝，则裨大政。昭献御极，名高侍从之臣；昭肃握图，迹在循良之传。今上讲求群辟，深念大藩。以自江之西，虽豫章为奥壤；而居河之上，推白马为要津。爰陟廉车，以登将席。长城万里，大国三军，雪诸儒之懦名，尽将军之威令。果承紫诏，来驾墨车。向阙驰心，扬廷识貌。清秋一鹗，碧海孤峰。天子动容，群僚服美。便合入居台铉，以慰华夷。然以天下之赋舆，海内之财帛，是资经费，宜属成谋，苟失当仁，则乖大计。故晋室有鬻□之乏，汉臣兴造币之端。是不得人，何以为国？仰惟余地，已不同年。矧又秩贰夏官，任毗司马。昔析父爪士，未有兼官；方朔侍郎，不闻厘务。倚之为相，今也其时。



某伏限守藩，莫由申贺。山河百二，已抱归心；风水五千，况兼离恋。瞻望门宇，不任恳诚。

为中丞荭阳公桂州上后上中书门下状

右某自辞北阙，出守南荒，尝犯露以脂车，每侵星而拥棹，即于今日到任上讫。桂阳始至，荔浦初临。警宵钟而尚误晨趋，闻暮鼓而由斯夕拜。仰瞻炉冶，实隔烟云。惟当恭守诏条，钦承庙算。宽其竭马，任其鞭羊。襦□粗及于疲人，礼乐必资于君子。伏惟俯赐恩察。

为荭阳公贺幽州破奚寇上中书状

右得进奏院状报，幽州张相公大破奚寇，斩馘刺史已下，并焚烧驱获车帐器械牛羊等。伏以近岁以来，北番微扰，奚寇恣其狗盗，颇复鸱张。相公钩格传能，崆峒稟气，克扬戎略，式靖邦仇。姑用火攻，未加汤沃。刺睢盱之面，贯聒聒之耳。帐幕如扫，干矛尽熠。聚轮毂于戍楼，出牛羊于塞草。此皆相公授其军令，雄此边声。愿崇九伐之威，且举一隅而示。昔越平吴国，实立贺台；楚胜晋军，将为京观。固不可不铭山示绩，画阁传勋。尽良相之庙谋，岂将军之天幸！某谬蒙任使，窃庆翦除，伏限守藩，阙陪贺列。无任抃跃攀恋之至。



为荁阳公请不叙将士上中书状

右某当管将士，本一千五百人，有北境两度行营，有西原十镇防戍。既部伍皆更招收数额，则转增加粮料，不经申破，留州自备，累政相成。况近年不甚登穰，亦经水涝。拿舟负弩，尚叹于征途；糴谷神蚕，未丰于下舍。今纵仰承渥泽，合进勋阶，将征简礼之资，尽有囊装之许。虽祁寒暑雨，小民不识于天时；而露冕褰帷，长吏合宣其人愿。辄以具状奏闻。伏乞相公俯推近例，许且权停。干冒尊严，无任战灼之至。

为荁阳公谢集贤韦相公状

花犀腰带一条，右伏蒙仁恩，俯宠行迈。骇鸡等贵，画隼增辉。徒勤万里之肺肝，愧乏十围之腰腹。仰从台袞，来饰藩垣。纵拜赐而有期，惧立朝而无取。谨依处分捧领。下情无任戴荷之至。

为荁阳公上集贤韦相公状

某行役，以今月二十八日达潭州。囊装简薄，宾御单轻。但承霖雨之功，免值风波之阻。计途非远，到任有期。方积惧于贪叨，岂暇怀于启处？当道适临遐徼，奉远宸居。辄亦导以简书，颁之诏旨。省迎新之费，谋即旧而安。匪务



先声，实行素志。其于脂膏有戒，冰檠自规。不惟稟以庙谋，固欲誓于神道。冀倾駑蹇，用副恩怜。苟渝斯言，是不能享。伏惟终赐恩察。俯扬征棹，仰望台庭，敢阶开衽之宾，唯美吐茵之吏。下情无任结恋感激之至。

为荭阳公上集贤韦相公状 二

某素乏异能，骤蒙殊宠。实幸藩宣之日，得承陶冶之余，不敢遑安，以须至止。即以今月某日，到任上讫。数属城之地，半杂远夷；稽守器之人，多非命士。虽欲粗修理行，终忧不致殊尤。唯当惠抚疲氓，智笼犷俗。则蒲卢之善养，冀桑椹以怀音。兼宏狱市之规，以奉岩廊之化。伏惟特赐恩察。

为荭阳公上集贤韦相公状 三

伏见制书，伏承加集贤殿大学士。恩极台阶，荣兼秘殿。通风池于册府，擢鸡树于书林。中外具瞻，遐迩增慰。相公黄中稟气，素尚资仁，片玉一枝，已光于昔日；前筹五鼎，果庆于兹辰。况又高步瀛洲，领官仙掖。伫见亡书必复，坠简重编。使三千之徒，并受其义；俾百家之说，各有所安。芟翦繁芜，整缀差谬。某早承重奖，今守遐藩，虽荣廉问之权，实美校讎之吏。仰瞻门闼，俯抱肺肝，陈贺末由，伏深感恋。



为荥阳公上弘文崔相公状 一

某行役，以今月二十八日，达潭州讫。波恬风止，帆驶舟轻，远承殷楫之余，利济熊湘之水。况兹乐土，尝扇仁风。式访颠毛，兼询憩树。吏皆攀辕之士，民皆遮道之人。绵以岁时，深在肌骨。何武以褒州之政，黄霸以颍川之能，或入作尹京，或登为国相。向若非相公清门重德，士范词宗，则安能侔褒、颍之佳声，兼何、黄之盛拜？况运当惟睿，听属虚襟，仰赞治平，固在期月。伏惟善保尊体，以副沃心。某实乏异能，叨当问俗。未识褰帷之后，何酬大冶之恩？唯当务以躬亲，蠲其疾痼，颁宣诏旨，咨稟庙谟。冀免尤违，庶可避辟。伏惟远赐恩察。

为荥阳公上弘文崔相公状 二

伏见除书，伏承天恩荣加崇文馆大学士。某窃寻旧史，常仰清门。魏齐以来，阙阅相继，皆当代才子，翰林主人。相公传庆降祥，重规叠矩。汉筹殷鼎，已庆于台阶；玉轴芸签，重光于册府。仰惟成命，实属当仁。某过沐恩光，末由陈贺，感激瞻恋，不任下情。

为荥阳公上弘文崔相公状 三

得进奏院状报，伏承寻达上京。贤相还朝，元侯入觐。



皇闱晓辟，朱旗将金印同归；碧落宵清，台座与将星俱耀。事光闻听，道合休明。况相公瑞玉扬辉，贞金抱质。冠明舜日，袖举尧风。挺山立之奇姿，郁鼎角之殊相。固已表仪朝列，倾注宸襟。凤澡刷其前池，鸾翱翔于故阙。浅深魏、丙，陟降萧、曹。凡在含灵，莫不增扑。况某忝当宠寄，曾奉恩光。伏想严道来仪，方明展事。汉营前箸，张子房不让成功；齐井新柴，管敬仲岂辞殊礼。限綦廉察，阙备班行。且未卜于登门，徒有贺于华国。扑跃攀恋，伏深下情。

为荥阳公上河中崔相公状 一

某因缘薄技，获奉休期。左掖中台，已逾厥任；廉车宪印，转过其材。即以今月七日起任。相公早于寮故，俯察孤愚，寄以夙期，沾之好款。今者辞违稍远，拜谒未由，舍鲁首燕，不胜私恳。河中带朔方之兵甲，为皇都之股肱。窃思宸襟，尝注硕德。下车敷化，期月有成。则必复还庙堂，重执时柄。虽欲固让，如苍生何？伏惟俯为明时，善加保重。到任当差专使起居，诸续陈后。

为荥阳公上河中崔相公状 二

天恩刑部相公登庸，伏惟感慰。刑部相公盛乌衣之游，相公稟青云之秀，更历股肱之郡，咸登鼎鼐之司。凡在生灵，不任欣庆。昔疏广家荣两傅，止当储护之朝；王俭门有二台，不在休明之运。将烦拟议，又岂同途？某方守藩条，阙陪贺客。唯愿蕃昌姜姓，恢大崔门。永令阮巷之间，迭奉



尧阶之化。伏惟特赐恩察。

为荭阳公上仆射崔相公状 一

伏见除书，伏承新命。相公庙鼎调味，戎麾著功。佩印来归，执圭入觐。朱晖黄发，尹勋清操。想名氏而疑古，俨风容而在今。固合重处化源，再毗昌运。而道唯养退，志在远权。虑不节以成嗟，恐知进而无亢。餐畴典训，寝兴俊贤。坚拒注怀，退守师长。然窃惟故实，式见优崇。胡广五迁，方膺此宠；荀彧四让，始受今荣。皆名绝品流，事高铨摄。伏想当仁有裕，得请为娱。从容于凤池鸡树之间，焜耀以苍玉皂檐之饰。雅称镇物，孤风动人。凡在含灵，孰不仰止！某早承重顾，今守遐方，唯叹羁留，莫伸抃贺。望兰台之秘邃，天上人间；附桂水之平生，一日千里。攀恋之至，无任下情。伏惟俯赐恩察。

为荭阳公上仆射崔相公状 二

某以今月九日，到任上讫。疆分楚越，民杂华夷。殫犷俗巫风，带三居五宅。颁条之寄，称职为难。伏幸过潭州日，得与輿人，咏我台座。闻寇恂之理行，窥樊仲之官司。誓欲披拂仁风，祷祈膏雨。粗师遗爱，俯惠疲氓。伏料清光，必亮丹款。至于酌泉投香之戒，饮冰食檠之规，实惟素诚，敢有贰事？伏惟特赐恩察。



为荭阳公上史馆白相公状 一

某行役，以今月二十八日，达潭州讫。轻帆直渡，长楫横飞。仰承金铉之恩辉，幸免石邮之留滞。但以素无勋效，谬奉宠荣。俯忧揽辔之时，有辱洪炉之赐。然亦欲简惠以临杂俗，诚明以待远人。稟王符□鼓之规，略黄霸米盐之政。使疲羸措手，顽梗革心。伏见恩制，伏承相公因缘新座，恳让兼荣，仰读纶言，实光鼎味。凡在生植，孰不欢呼。昔齐氏主盟，亦分三鼓；晋人兴让，遂立五军。彼皆列国之僚，尚焕素臣之史。岂若相公，显夫睿哲，克致升平。当注意于作相之时，尽同心于官僚之事。况典册之任，古今所难。系百代之观瞻，垂一王之楷法。固在专修凡例，谨授诸儒。则兽殿删仪，瀛洲集论。校其轻重，良有等夷。将令能业其官，必在各司其局。某早蒙荣顾，遥奉休声，徒勤仗节之心，未有望尘之路。抃贺之外，结恋伏增。

为荭阳公上史馆白相公状 二

不审自经哀苦，尊体如何？王丞相之还台，不无深感；潘黄门之归路，谅有余悲。然访以玄言，推之大观，苟陶埏于庄惠，岂蒂芥于彭殇。伏惟上答皇私，下裁沈痛，俯安寝膳，以定枢机。不以钟情，或亏常理。东门吴向无之说，则近伤慈；魏阳元自损之言，实存深旨。某早承恩矚，方此辞离，忧望之诚，顷刻无喻。伏惟俯收卑款，以慰遐藩下情云云。



为荭阳公上史馆白相公状 三

以今月九日，到任上讫。地当岭首，封接蛮陬。猿饮鸟言，罕规政令；银簪铜镜，本主羁縻。实忧下才，无以布政。惟当推诚虑物，洁己临人。畏杨震之四知，从士伯之三务。所冀粗攀方国，无失赋舆；然后宣布朝经，阐扬庙算。设学舍媒官之令，峻顽人罢女之科。仰奉恩知，敢同荒堕。伏惟特赐恩察。

为荭阳公上门下李相公状 一

某行李今月二十八日，已达潭州讫。某曾无材术，谬忝恩荣。虽曰小藩，且兼杂俗。虑物斯至，抚躬不任。昨者迎迓之初，粗停浮费；至止之后，务扇仁风。苟或满假为心，堕偷在念，岂为显责，当逭幽诛。伏计亦赐信察。南郡旬时，方集水潦；重湖吞吐，实亚沧溟。未济之间，临深是惧，及扬帆鼓柁，则浪静风和，不吟行路之难，乃仗济川之便。傥闻见之下，指教所存，苟可轻其悔尤，敢不耸于咨稟。伏惟特赐留念。

为荭阳公上门下李相公状 二

某以今月某日，到任上讫。汉县旧封，越城遐峤。夷貊半参于编户，赋舆全视于奥区。不知疏芜，曷处盘错？唯当



仰承指训，俯事躬亲。合农功于国侨，思马志于文子，冀申毫发，用赎简书。至于生事沽名，迷方改务，实于他日，则已誓心。庶遵丙吉之规，稍励贾琮之志。伏惟特赐恩察。

为荭阳公上门下李相公状 三

伏见恩制，伏承屡贡昌言，请均兼职。副天道福谦之旨，遵玄元象易之文。果降丝纶，式光钧轴。永言欣荷，难以铺陈。且《诗》戒从事独贤，《传》美同班相穉，知者甚众，行之实难。苟未研味道枢，探详物理，则安能尽贤哲之至赜，合经典之大猷？凡在含生，罕不伏义。况朝廷道先报本，业重承祧。必用亲贤，以奉宫庙。若华委照，仙李垂阴。恢大君无忝之功，稟圣祖永存之庆。某早蒙恩异，虽远拜辞，击节向风，抚床窃抃。末由陈贺，攀恋伏深。

为荭阳公上荆南郑相公状

某谬蒙恩渥，寄以察廉，退省庸虚，实深兢惕。伏幸途经荆楚，行拜旌麾。冀于侍宴之余，得受发蒙之教。即以今月七日赴任桂林。不惟杂俗，实介遐荒。然处于上游，尝是重德，余波所及，孔道是因。粗仰仁声，必康疲俗。况某早缘宗族，辱奉恩知。便路起居，率诚咨稟。庶常祗佩，用免悔尤。慰抃之深，先积卑恳。上路后，续更有状。伏惟照察。



为荭阳公谢荆南郑相公状

伏蒙仁恩，赐及银器绫纱茶药等。某虽征遐嶠，亦守小藩。就道已备资粮，到镇粗有俸入。实无阙乏，可軫恩怜。方幸经途，得遂拜覲。稟同姓异殊之礼，展小国事大之仪。宴好频仍，言教恳至。长途方即，厚赐仍加。俯稽推让之诚，益重违离之恋。谨依荣示，别教捧领讫。下情云云。

为荭阳公上荆南郑相公状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道济明时，德彰暗室。固已神祇荐祉，寒暑均和。窃料寝兴，常保休祐，下情无任抃慰之诚。近者上台，出为外相。伏思元老，已注宸心。况十叔相公师律克贞，功成允懋。运筹调鼎，已著于他年；反风起禾，更在于今日。不唯宗族，实系蒸黎。伏惟俯为休明，善加颐养。

某实无材术，叨处察廉。惟当规奉上游，因依下顾。庶将兢惕，以免悔尤。寻欲慎择时才，式将好币。属楚南越北，苦异繁华；捆载橐装，更无珍妙。又虞菲废，以辱藩条。腼冒之诚，陈喻无所。李支使商隐，虽非上介，曾受殊恩。常愿拜叔子于荆州，更咨鲁史；谒季长于南郡，重议《齐论》。抒其投迹之心，遂委行人之任。其他诚款，附以咨申。伏惟俯赐恩察。



为荭阳公上淮南李相公状

某素无材术，谬窃宠荣。论驳靡效于掖垣，廉问更叨于藩服。此皆相公十一丈早回抡览，曲赐丹青，知其平生，未始却曲。振毛羽于冲风之末，脱氛埃于刚气之中。虽曰至愚，实佩嘉贶。即以今月七日赴任，瞻恋旌旆，徘徊路歧，杳然向风，魂动心至。相公十一丈早参大政，克建殊勋。成则不居，惕而无咎。然今兹昌运，实属长君。优游虽纵于宗臣，融冶必资於宰匠。窃计明台衢室，已悬梦思；岂复龙节蜺旌，可淹偃息？伏惟特加寝膳，以副祷祠。归奉休期，远登寿域。内修百职，外庇庶藩。则某虽僻在遐方，仰违德宇，片心朽质，万里不孤。特希终始恩亮。到任即差专使起居，诸续陈后。谨状。



文集补编卷四

状

为荥阳公贺幽州张相公状

得本道进奏院状报，相公亲鼓上军，大破奚寇，威加玄朔，庆动紫宸。凡在生灵，莫不欣快。伏以北边诸虏，最强者奚，车帐既杂于华风，弓戟颇窥于汉制，马牛衔尾，羔骆交蹄。朝廷常压以雄军，处之重将。访于耆旧，不绝侵渔。相公太白传精，雷泉稟气，黄公授略，玄女与符。綦连四弓，常推其百胜；兰子七剑，不顾于万人。建牙旗而草树分形，横琱戈而烟云敛气。而又以功勋任己，感激事君，每雪涕以论兵，愿风驱而扫寇。永言异类，曾不畏威。或兽搏于桑河，或鸱张于辽水。彼专其暴，我务于仁。彼轻进以易奔，我薄威而养锐。待人百其勇，士一其心，然后分命骁雄，克期讨伐。珍国见贼，惟惧其少；韩信用士，每办于多。一麾而大野朝昏，再鼓而穷荒昼赤。朱旗丧斧，逸马迷



轮，耳尽贯而无所伏听，面皆夷而不容泥首。燔焚殆尽，孳息全空。向若非动有成谋，举无遗算，以庙堂之决胜，佐沙漠之横行，则何以致此一朝，平其积患？昔汉时骁将，多以后期；周室虎臣，唯称薄伐。比于今日，讵可同年！

某尝读兵书，误兼文律。马援聚米，曾或留心；奚反持矛，未至无力。远廉岭表，遐仰边功。阙申贺于行台，空抒怀于尺牍。执笔抚剑，欣慕无任。伏惟俯赐照察。

为荅阳公上西川李相公状

伏见除书，伏承新命。某窃惟故事，颇服前言。令王之守四海也，尊胥附之友，立御侮之臣；周室之均五等也，命晋、楚更盟，俾周、召分理。必配之重德，倚以奥区，然后可以祇承大君，表率群辟。今中秘黄门之重，胥御之所处也；井络广汉之大，侯伯之所分也。本以英灵，烜之重任，犹在神明所祐，祷祝有成。苟非上才，曷处斯寄！

伏惟相公指南儒术，华盖词林。擅扬、马之文章，富伊、皋之业望。自显扶皇极，允践台阶。不如萧何，见汉祖之高论；以告仲父，识齐桓之格言。故得四翟八蛮，九流万国，波恬巨浸，草偃高风。而又成则不居，亢而知退，虽延睿想，终协玄机。

况井鬼分疆，岷峨会险。殷富则铜山金穴，精灵则雁水犀津。池留万岁之名，桥有七星之号。碧鸡使者，部下时来；白凤词人，座中常满。以功成名遂之日，处既富且贵之尊，意气良辰，优游丰福。为古今之圭表，兼将相之安危，访于前修，无以拟议。

某早承顾念，曾被陶埏。今者五岭之冲，再麾是守。灌



漏卮而填巨壑，尚隔杯盘；朝白帝而暮江陵，空吟风水。感知怀恋，无喻下情。更须旬月，遣专使起居。伏惟俯赐照察。

为荭阳公上西川张相公状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玉垒延清，锦城致爽，伏料抚宁多暇，福祐来成。相公白琯正音，黄彝重器，道既著于燮理，绩复彰于旬宣。方今化切修文，时当偃伯，必资元老，以冠庶僚。虽羽仪未集于方明，而梦想固通于中夕。伫见坤维返驾，宣室虚襟。更跻汤、禹之姿，重讲胥、庭之化。访诸动植，望在旬时。况某仰奉恩知，获阶廉问，既殊常品，实倍私怀。赴任有程，瞻风未卜，结款词讷，依仁路赊。冀申毫发之功，永奉陶甄之赐。即以今月七日，进发到府，续差专使起居。伏惟恩察。

为荭阳公贺牛相公状 —

伏见除书，伏承迁宠。相公允膺四辅，光赞六朝。静则龙蛰存神，在一水而无闷；动则凤翔览德，自千仞以来仪。虽世途则有污隆，而吾道终无消长。忆昨暂非利往，远适荒陬。仲尼之不陋九夷，子文之能安三已，永言阃闼，实冠品流。今者复自衡阳，去临汝水，以旧丞相，兼老成人。窃计中途，即有新命。俯移高尚，还处燮和，欲将不为苍生，其若仰孤清庙！

某昨日幸因行役，得奉辉光。伏蒙赐以从容，降之谈



吐。语百代之损益，定九流之否臧。调以道心，附之禅理。始知全德，不可度思。此时退以语人，便将心卜，恐未可绝张良之粒，具范蠡之舟。今则果然，不差悬料。伏望远离下土，促动前驹，复昔日之九迁，慰今晨之四海。

某限当廉察，未冀趋承，于扑贺而则深，顾辞离而尚远。南荒受任，方荣便道而来；东阁重开，畏在他人之后。瞻恋恩顾，不任下情。伏惟俯赐照察。

为荭阳公贺牛相公状 二

相公才为时生，道应梦得。六月一息，宜澡刷于天池；五色成章，必翫翔于云路。嵇山莫峻，黄波未宏。朱□奏庙，而八音以和；瑞玉礼天，而百神斯肃。不有人杰，谁康帝家？

始者召入紫宸，亲承清问。仲舒演《春秋》之奥，孙弘阐《洪范》之微，抉摘奸豪，指切贵近。云霞动色，日月回光，超绝古今，喧传华夏。蒙恬之笔锋斯挫，张永之纸价弥高。言在必行，得之何让？运祚唯深源是系，富贵逼安石不休。密勿平章，从容辅翼。或武思禁暴，则暂别凤池；及功著于藩，则复还龙节。夷险一致，左右皆安。爰自保厘，遂升端揆。纳言名帙，进贤号冠。师长群僚，协宣庶绩。得人之盛，非才不居。王询在朝，晋室每多其经籍；徐宣留务，魏帝不视其文书。式究彝伦，是称尊显。固当允谐群议，克注上心，重秉国钧，复执人柄。

某谬逢嘉会，素乏殊能，而受寄疆场，假名省署。清光莫睹，丹慊徒申，望京华而甚遥，听边吹而增歎。下情伏增扑贺攀恋之至。



为荭阳公与昭义李仆射状

某素无才能，谬忝廉察，实忧尸禄，有负疲人。仆射地处亲贤，情殷家国，累更重寄，亟立殊勋。上党顷集凶徒，近为王土。疮痍未复，愁怨尚多。果枉雄才，以孚至化。南则扬河桥之威断，北则煦上谷之仁声。下车政成，投刃节解。厚承恩顾，抃贺伏深。拜谒未由，无任瞻恋。到任续更有状。

为中丞荭阳公与汴州卢仆射状

某谬蒙恩渥，叨受廉察，顾循虚薄，颇积兢惶。仆射克著殊勋，允承宠重。所至皆理，无难不更。宣武兵多，大梁地要。承言今昔，常继风流。不唯寄以安人，多是倚之为相，况当硕德，尤注群情。某厚蒙恩知，倍深倚望。即以今月七日赴任，续更有状。

为荭阳公与浙西李尚书状

某才术素空，宠荣迭至，未申论驳，俄忝察廉。尚书允赞休期，克抱全德。直以高堂指训，外地优闲，尚稽廉部之名，实积具瞻之望。然贤豪出处，典册传流，故有移孝作忠，自家刑国，推曾、颜之至行，参丙、魏之嘉猷。将使为臣，皆规令范，出征入辅，尤叶群情。厚承恩怜，倍注诚



款。即以今月十日赴任，到镇，更当有状。

为荭阳公与度支卢侍郎状

某今月九日，到任上讫，不任感惕。职重赋舆，俗参夷僚。务便宜于五岭，或有可观；同刺举于三河，窃将不可。但期克苦，用答恩荣。侍郎早立清朝，久持重任，未处平章之地，犹孤动植之心。昔周室均财，司会且参于太宰；汉朝主计，丞相仍兼于列侯。故事具存，殊恩允属，侧聆注悬，实倍常情。伏惟俯赐照察。

为荭阳公与京兆李尹状

伏承荣膺新命，伏惟感慰。阁下深蕴材谋，久未登用，虽当剧任，犹屈壮图。然五岁之中，二都咸历。东京圭表，已肃于殷顽；西雍山河，伫奔于晋盗。便承宠擢，入赞休明，注望之诚，顷刻斯至。某实无材术，谬忝察廉。方苏瘴峤之疲羸，阙觐章台之风彩。受厘辱召，对策叨名。虽羁旅于小藩，实寤寐于余眷。未期拜贺，无任驰思。

为荭阳公与河南崔尹状

某实无绩效，谬窃宠荣。顾忧菲陋之姿，必负澄清之寄。十五丈周旋华贯，彰灼休声，寻合光辅大君，俯成嘉运。直以避荣为意，勇退是谋。大郁物情，未副公议。然民



资先觉，材为时生，苟卷怀而太深，则變理而何望？伏惟时以为意也。末由拜谒，瞻恋伏深。到任后续更有状。

为荭阳公与魏中丞状

某以九月九日到任上讷。映带溪洞，错杂蛮夷。刚鹵石田，事殊于农政；苙□越癰，功异于桑均。实惧疏芜，有辱廉抚。至于屏除苛黠，赏慰柔良，敢忘深薄之规，以累准绳之地。伏惟特赐照察。

为荭阳公与容州韦中丞状

伏料旌旆，将及容州。先以仁声，浹之和气，远夷畏服，疲俗×安。岂待经时，然后报政。某素无材效，忽被恩荣，实幸小藩，得亲奥壤。仰承余论，庶免旷官。即以某月日进发到任，续差专使驰状。

为荭阳公与裴卢孔杨韦诸郡守状

某素无材效，谬忝恩荣，实积兢惶，罔知后处。大夫盛名典郡，硕画佐时，将以俯历州乡，深求疾瘼，然后入膺宠命，以副具瞻。不惟卑诚，实在公议。末由拜谒，结恋无任。



为河东公上杨相公状 一

某少乏高标，本无远韵。徒以坚同匪石，直慕如弦，遂忝人曹，乃行官牒。略无浅效，以答明时。岂谓复冠六联，又司九法。柳营莫从于多让，兰台超假于前行。若非相公允辅朝恩，克成人美，将其加秩，可以雄边，则安得及兹，无容而授？谨当以身为率，克己而行，义若霜明，断如剑荆，使其有勇，兼且知方。兔穴虽多，尽思堙塞；巢巢任固，皆誓焚除。微振军声，以缓官谤。伏惟特赐恩察。

为河东公上杨相公状 二

右件官是某亲弟，颇长政事，早履宦途。为宰而绩著一同，作掾而学推三语。脂膏莫润，珪玉无瑕。然至于稽勾缙钱，掌司财帛，未尝留意，素非所长。自某年月，蒙今荆州李相公差知涌桥院后，常所兢惶，每虞败累，上亏国用，旁负己知。况又务控淮、河，地邻徐、汴，居然深薄，已历炎凉。某年过始衰，念深同气，实忧非据，有辱至公，迫于情诚，辄祈休罢。相公推友悌之爱于天下，妙咳唾之末于藩条，爰择良材，俾代其任。获殊常之福，事过祷祠；蒙不次之恩，疾同影响。闺门大庆，手足增荣，未知杀身，复在何日。下情云云。



为河东公上郑相公状

某学轻筐篋，略昧韬铃，仰藉时来，因成福过。夙当分土，早窃持符，皆已淹时，未始报政。一时特回天鉴，超授厚官，仍常伯之荣，兼司马之职。而衅忧器满，惧切泉深，旋避莫能，陈逊不获。此皆相公优重干城之寄，导扬锡爵之恩。不计贪叨，但思奖赏，自卜斯申，所得尚多。谨清励冰霜，坚同金石。渐期丰美，粗振棱威，少谢武皮，实甘马革。伏惟特赐恩察。

为河东公贺陈相公送土物状

右伏以相公兰台克成于故事，黄扉显正于嘉谋。道协五臣，名高六相，远流休问，实激含灵。某忝建高旌，方掀大旆。军中之执，既阙于请纓；土贡之余，尚盈于厥篚。前件物等，薄如蜎甲，轻甚鸿毛，是愿达诚，敢求睹物。延陵至郑，不隔癯衣之微；孔圣删《诗》，无废《木瓜》之兴。贵贱虽闻有异，古今未始无兹。干触威严，伏增兢惧。

为河东公贺杨相公送土物状

右伏以相公光由版籍，显拜枢衡。浴威凤于池中，问喘牛于路左。华夷共庆，阴阳以调。某虽久在民间，常居军右，早识薛宣之必相，夙知蒋琬之为公。情异常时，事殊庶



品。敢申野外之贽，粗罄橐中之装。前件物等，价才数金，重非兼乘，同炙背之愿献，况藉手以无因。姚察养廉，何妨于花□；谢安敦素，犹取于蒲葵。尘黜尊严，伏深兢越。

为河东公贺李相公送土物状

伏以相公脱屣华省，振衣中枢。温树人问而莫知，非熊帝感而斯兆。轴青史而只将纪德，列景钟而唯待铭功。某任属启行，志唯尽敌，谁言樗散，最沐陶甄。是敢窃献食芹，辄羞行潦。前件物等，非因杼轴，不曰苞苴，曾未足云，殊无所直。温孙弘之被，才可御寒；易晏子之裘，尚犹为隘。轻冒威重，伏用惭惶。

为河东公上李相公状

某顽谢雕镌，散惭绳墨，敢言人地，可至圭符。三刀之占，已闻于为郡；万里之相，复起于封侯。而效若豪轻，功如发细。纵欲志兼冰檠，性约韦弦，才可立身，未能报主。昨者谁谓尤异，忽致迁升。官逾三命之尊，秩总六条之首。深惟速谤，是切固辞。而假器如前，循墙无及，方兹有腴，敢以为荣。相公优礼藩维，宏宣渥泽，与之不吝，期以有成。亦既思维，莫能负荷。但当驱羊而鞭其最后，牧马而去其害群，极力训齐，悉心董正。冀无虞前敌，取效他年；用报国恩，兼酬庙算。伏惟特赐恩察。



为河东公上李相公状 二

伏见今月某日制书，伏承相公假道版图，正位机密。俞膺帝曰，歌叶臣哉。动植具荣，飞沈咸若。爰稽往诰，载考前经。齐定霸威，由皆以告仲父；汉兴王道，常谓不如萧何。此所以显重辅臣，光昭宰匠。以今况古，千载一时。且温峤累迁，尚见让而不拜；张华叙进，亦闻久始即真。斯实重难，常劳倚注。苟非才标栋干，味极和羹，莫可比肩，孰云接武。六戎倾首，百辟寄心。某早被荫庥，常闻咳唾。今者适从亭障，方事鼓鼙，不敢擅弃虎符，辄趋凤诰。下情云云。

为河东公与周学士状

学士时仰高标，世推直道，果当清切，以奉恩私。地接蓬山，居遥阊苑，敢期尘路，获望冰容。然前者犹蒙问以好音，致之尺牍，是何眷遇，孰可钦承？某自领藩条，累蒙朝奖，皆因学士每于敷奏，辄记姓名，深忧李广之不侯，曲辨孟舒之长者。不有所自，安能及兹？方限征行，末由款谒，空余深恋，贮在私诚。伏惟特赐信察。



文集补编卷五

状

为弘农公上虢州后上中书状

右某伏奉某日制书出守，以某日到任上讫。伏以境临东雍，地带上阳，内匪沃饶，外繁传置。遘骄阳积潦之患，困苗螟叶蟹之灾，将活齐人，在择良牧。某因缘儒术，尘污郡符，皆由相公假以羽毛，饰之丹雘。隼飞旗上，惧失于颁条；熊伏轼前，恐乖于求瘼。唯当夙宵罔懈，深薄为虞，冀劳来而有成，庶疲羸而获泰。下情无任云云。

为弘农公虢州上后上三相公状

某本无远韵，实谢修途。邹衍文辞，敢逃怪忤；扬雄铅槧，终取寂寥。岂意相公拔自曲台，致之近郡，贵从剖竹，



感在维桑。虽恩奖之是怀，亦忧兢而斯在。但当课其钱□，督以杼机。使渤海田中，永无佩犊；平原境内，尽死飞蝗。免斯人沟壑之虞，赎他日简书之责。伏惟特赐恩察。

为弘农公上两考官状

伏见前月十九日恩制，座主相公登庸。某科等受恩，伏增荣抃。阁下同德比义，契重交深。载惟爰立之荣，伫见汇征之吉。下情不任迎贺踊跃之至。伏惟照察。

为怀州刺史上后上门下状

右某伏奉月日制书，授持节怀州诸军事，守怀州刺史，兼御史中丞者，以今月日到任上讫。某特以门资，早登朝选。尝奉出疆之任，曾非泛驾之材，直以扬大国之棱威，奉良相之成算。幸无挫屈，兼免滞留，业官未多，无罪为幸。岂意相公上引睿旨，下念勋家，既假宠于中司，又颁条于名部。去神州二百里而近，无正守三十年已来。记室参军，代司符印；中兵祭酒，分理城池。今各额更新，官司复旧，用威寇敌，兼壮郊圻。当此之时，授任尤重。岂伊庸懦，可以指令？唯当非忧人之不思，非利物之不念，罄忠武在行之众，奉盟津揽辔之威。冀无后艰，以答殊奖。伏惟俯赐恩察。谨录状上。



于江陵府见除书状

伏承荣兼史职，伏惟感慰。十三丈学洞九流，文穷三变，果解殊选，允用当仁。千载兴怀，一时定法。使马迁死且不朽，犹畏后生；若王隐魂而有知，必惭非拟。凡厥儒学，以为光荣。况某尝被恩知，曾蒙讲教，唯望精闻变例，窃见先经。虽类偃、商，终一辞而不措；庶同《公》、《谷》，许二《传》以兼行。伏计清光，必赐念记。方之遐峤，临上孤舟，仰望玉音，俯佩金诺。下情不任攀贺结恋之至。

上令狐相公状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太原风景恬和，水土深厚，伏计调护，常保和平。某下情无任抃贺之至。丰沛遗疆，陶唐故俗。自顷久罹愆亢，颇至荒残。轩车才临，日月未几，旱云藏燎于天末，甘泽流膏于地中，堡障复完，污莱尽辟。此皆四丈膺灵岳渎，稟气星辰，系庶有之安危，与大君之休戚。再勤龙阙，复还凤池，凡在生灵，冀在朝夕。伏惟为国自重。

某才乏出群，类非拔俗。攻文当就傅之岁，识谢奇童；献赋近加冠之年，号非才子。徒以四丈东平，方将尊隗，是许依刘。每水槛花朝，菊亭雪夜，篇什率征于继和，杯觞曲赐其尽欢。委曲款言，绸缪顾遇。自叨从岁贡，求试春官，前达开怀，后来慕义。不有所自，安得及兹？然犹摧颓不迁，拔刺未化，仰尘裁鉴，有负吹嘘。



倘蒙识以如愚，知其不佞，俾之乐道，使得讳穷。则必当刷理羽毛，远谢鸡乌之列；脱遗鳞鬣，高辞鱣鲙之群。逶迤波涛，冲唳霄汉。伏惟始终怜察。

上令狐相公状 二

伏蒙仁恩，赐借太原日所著歌诗等。伏以四丈翊戴大君，仪刑多士，郁为邦彦，早司国钧。盛烈殊勋，已光于帝载；徽音清论，复播于仁谣。尚或研美二南，留情四始，峻标格而山联太华，鼓洪涛而河到三门。望绝攀跻，理无揭厉。足使清风知愧，《白雪》怀羞。纵金悬而谁得求瑕，但纸贵而莫不传写。

某者顷虽有志，晚无成功。雅当画虎之讥，徒有登龙之忝。淮邸夙叨于词客，梁园早厕于文人。每至因事寄情，寓物成命，无不搦管兴叹，伏纸多惭。思迟已过于马卿，体弱复逾于王粲，岂可思当作赋，任窃言诗？空怀博我之恩，宁发起予之叹。谨当附于经史，置彼缣缃，永观大匠之宏规，长作私门之秘宝。伏惟特赐照察。

上令狐相公状 三

前月末，八郎书中附到同州刘中琴书一封，仰戴吹嘘，内惟庸薄。书生十上，曾未闻于明习；刘公一纸，遽有望于招延。虽自以数奇，亦未谓道废，下情无任佩德感激之至。彼州风物极佳，节候又早，远闻汉水，已有梅花。继兔园赋咏之余，不有博弈；蹈漳渠宴集之暇，以挹酒浆。优游芳



辰，保奉全德。伏思昔日，尝忝初筵。今者绵隔山川，违奉旌旆。托乘且殊于文学，受辞不及于大夫。仰望恩辉，伏增攀恋。

上令狐相公状 四

伏奉月日荣示，兼及前件绶等。退省孱庸，久尘恩煦，致之华馆，待以嘉宾。德异颜回，簞瓢不称于亚圣；行非刘实，薪水每累于主人。束帛是将，千里而远。缁袍十载，方见于改为；大雪丈余，免虞于偃卧。下情无任捧戴感励之至。

上令狐相公状 五

今月二十四日，礼部放榜，某微幸成名，不任感庆。某材非秀异，文谢清华，幸忝科名，皆由奖饰。昔马融立学，不闻荐彼门人；孔光当权，讵肯言其弟子？岂若四丈屈于公道，申以私恩。培树孤株，冀腾短羽。自卵而翼，皆出于生成；碎首麤躯，莫知其报效。瞻望旌棨，无任戴恩陨涕之至。

上令狐相公状。六

前月七日，过关试讫。伏以经年滞留，自春宴集，虽怀归苦无其长道，而适远方俟于聚粮，即以今月二十七日东



下。伏思自依门馆，行将十年；久负梯媒，方沾一第。仍世之徽音免坠，平生之志业无亏。信其自强，亦未臻此。愿言丹慊，实誓朝暾。虽济上汉中，风烟特异；而恩门故国，道里斯同。北堂之恋方深，东阁之知未谢。夙宵感激，去往彷徨。彼谢掾辞归，系情于皋壤；杨朱下泣，结念于路歧。以方兹辰，未偕卑素。况自今岁，累蒙荣示，軫其飘泊，务以慰安。促曳裾之期，问改辕之日，五交辟而未盛，十从事而非贤。仰望辉光，不胜负荷。至中秋方遂专往，起居未间。瞻望旌旄，如阔天地。伏惟俯赐照察。

上令狐相公状。七

伏承博士七郎自到彼州，顿痊旧疾，无妨步履，不废起居。某顷在东郡，久陪文会，尝叹美疹，滞此全材。今则拜庆之初，累岁之拘挛顿释；承欢之始，一朝而跪起如常。理绝言诠，道符神用。且相如消渴，不闻中愈；士安痺疾，乃欲自裁。爰在前贤，亦有沈痼。岂若此蹒跚就路，伛偻言归。念彼良方，始忧病在骨髓；征之《大易》，终闻《蹇》利西南。此皆四丈德契诚明，七郎行敦孝敬，才当抚觐，并愈疲羸。某素受恩私，不任抃贺。

上座主李相公状

伏见恩制，相公以五月十九日登庸。清庙降灵，苍生受福，动植之内，欢呼毕同。某下情不任抃贺踊跃之至。相公稟润咸池，承光太极，业传殷相，族预周盟，为群生之司



南，作九流之华盖。自顷文场鞠旅，册府扬镳。坐奋英词，折班、马之方驾；入陈嘉话，纳殛、董之降旗。百家无抗礼之人，六艺绝措词之士。

一昨秋官分宠，风宪兼司，克扬典刑，肃整严裁。重以潞潜逆孽，帝命遄征。赉赫之告变虽来，蒯彻之说词未已，人怀顾望，师有逗留。相公敛笏忘家，单车就路，明宣朝旨，密授兵机，谋穷《遁甲》之精，辩得《铃经》之要。遽使戎臣释位，谋士资忠，凶渠计尽而就诛，逆党死前而知悔。太行九折，复连洛宅之封疆；启圣千门，更降明皇之叹息。宁闻伐善，愈恐书勋。鲁司寇三日之间，戮正卯于两观之下；汉司隶一句之内，取张朔于合柱之中。并罪得匹夫，功非方面，苟将拟议，良匪同途。而又代、朔旧戎，沙陲小梗，既谋元帅，果在贤王。相公复以全谋，副司戎重。速扬威画，寻以怀柔。笺函屡献于懿宗，毡罽亟征于内府。虽西京哲辅，例有重封；东晋元僚，率多兼领。亦罕有下□必中，投刃皆虚。旷百代以求人，谁一日而争长？今果允扶下武，显践中枢，赞光宅之大猷，调复古之元气。

往者傅岩伫相，唯升版筑之夫；渭水载占，正获竿缙之叟。又岂若相公本枝分庆，出自流辉，袭康叔之亲贤，禀太丘之道德。萧何家谍，不闻代有鼎司；邓禹外门，讵是族传宰臣？苟非君子之泽，宁光史氏之书。伫见扶祐休期，修明盛礼。南鹑东鹄，徒颁飧帝之羞；鲁甸梁山，待瘞事天之检。

某尝因薄伎，猥奉深知，麟角何成，牛心早啖。及兹沈滞，获荫燮调，瞻绛帐以增怀，望台星而兴叹。昔吴公荐贾，非宜铨管之司；孔子铸颜，未是陶钧之力。比谊恩重，方渊感深。嗟睹奥以未期，但濡毫而抒恳。崔氏之乃心紫阙，陈生之思入京城，千古揆怀，一时均虑。临风托使，指



景依人。柱础成润于兴云，辙鲋何阶于泛海。下情无任抃贺踊跃攀恋感激之至。

上汉南李相公状

不审近日尊体何似？彼州是号奥区，又称胜概。羊叔子之事业，方为用武之邦；庾元规之风流，更是征文之地。人强而寿，气厚且深。伏计戎律既贞，诏条尽举，岷山同峻，汉水俱清。远想亭皋，始飞木叶。柳营务间，莲幕才多。杜镇南鲁史之余，山太守习池之宴，非留车胤，即送范云。歌郢中绕雪之妍，舞江上弄珠之态，乐而不极，欢且无荒。

况彼亲邻，又其令季。当时钧轴，已相推于弟瘦兄肥；此日藩方，复共庆于家齐国理。外威诸夏，内屏明廷。昔晋室簪缨，宋朝人物，谢万已称富贵，孟昶寻处威权。而安石东山，尚为匹士；彦重白屋，犹是布衣。未有鸿雁成行，鹳鸪接翼。入共锵金鸣玉，出联大邑高封，拥甲多逾万人，列土尽方千里。政同鲁、卫，地则冉、康，方将稟庆于高庙之灵，谁敢不忠于大君之侧！

某爰初筮仕，即奉光尘，接班固于兰台，陪束皙于东观。悲欢三纪，契阔四朝，算存歿之途，数吊庆之问，永惟庇赖，独在高明。而方限山川，远违门馆，向风慕义，镂骨铭心。倪蒙识以后凋，知其不谄，敢以尊主安人之誓，远承左提右挈之恩。下情无任瞻望攀恋之至。



上李太尉状

伏奉别纸荣示，伏承以所撰武宗一朝册书诰命并奏议等一十五轴，编次已成，爰命庸虚，俾之序引。捧絨汗下，揣己魂飞。久自安排，方见仿佛。作《春秋》而救乱，由有素臣；删《风》《雅》以刺时，宁遗《小序》？式蒙善诱，安敢固辞。

伏惟武宗皇帝英断无疑，睿姿不测，绿畴缉美，瑞鼎刊规。太尉妙简宸襟，式光洪祚，有大手笔，居第一功。在古有夙构之疑，食时之敏。片辞相炫，小道可嗤，将以儼人，固不同日。荣示中所引国朝文士，实炳儒林。然其间有行实非优，附会成累，终衰凤德，或露圭瑕。岂若世显华宗，代光相座，洁随武之家事，纂邓傅之门风。庙战之权，风行于万里；国俭之礼，日闻于四方。言不失诬，事皆传信，固合藏于中禁，付在有司，居微诰说命之间，为帝《典》皇《坟》之式。

某更祈日月，庶立纪纲，先深鄙陋之惭，已望优容之德。甘瓜苦蒂，必兴叹于墨子；羔裘豹袖，足贻刺于诗人。荷戴之余，兢惕又积。伏惟特赐照察。

上河中郑尚书状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尚书居敬行简，自诚而明，践履华资，彰灼休问。顷者廉车察俗，露冕临人。当分陝水旱之余，控二京舟车之会。空悬竹使，不坐棠阴。闭阁而四民自



安，移书而百城向化。爰归司会，是总抡才。且去四聪八达之谣，鄙拔十得五之少。不容私谒，大辟公途，论辩有光，訾相无失。蔡廓之不署纸尾，王惠之莫发私封，欲以儼人，实在异日。固合便登台座，光赞帝谟。盖以德水名都，条山巨镇，北控并、代，东接周、韩，作皇都之股肱，拥朔方之兵甲。是以暂劳大旆，惠此一方，浹以仁声，先之和气。昔何武之扬州入辅，黄霸自颍川登庸，今古一时，贤哲相望，侧聆后命，是亦非遥。某早获趋承，常深奖眷，末由祇谒，无任驰诚。

上许昌李尚书状 —

伏承旌幢，寻达忠武。二十五翁尚书克有懿德，允叶休期，式扬扞屏之功，尝在重难之地。顷者河桥作镇，当街亭失律之初；上谷受符，值卿子丧元之后。折简之诰，单车继来，致伊臯□之邦，服我平明之化。况兹间岁，亟立殊勋，虜帐夷妖，壶关伐叛，旁资巨援，遥藉声言。十万横行，樊哙长思破敌；三年有勇，仲由且使知方。实兼文武之全才，以外亲贤之重寄。

今者灵台偃伯，衢室归尊。永言台铉之司，合属间、平之胤。岂令岁序，久滞藩维？颍水云清，许田斯辟，汝南古多贤士，淮扬旧号劲兵。政令既明，欢娱多有。投壶雅宴，祭遵岂以为妨；望月登楼，庾亮祇应不浅。载怀往岁，屡奉初筵。今则贫病相仍，起居未卜。远思邹、马，方陪密雪之游；遐望荀、陈，尚阻德星之会。瞻望恩顾，不任下情。



上许昌李尚书状 二

王十二郎、十三郎扶引灵筵，兼侍从郡君，今年八月至东洛讫。声尘永已，门馆依然。仲宣非女婿之才，昔惭刘氏；安仁当国士之遇，今感戴侯。仰计交情，良深軫悼。下情不任感恻之至。

上李尚书状

昨者伏蒙恩造，重有沾赐，兼假长行人乘等，以今月十日到上都讫。既获安居，便从常调。成兹志愿，皆自知怜。伏以无褐无车，古人屡有；馈糒受馆，诸侯不常。皆才可持危扶颠，辨或离坚合异。尚有历七十国而不遇其主，旷五百岁而方希一贤。道之难行，运不常会，苟至于此，知如之何？

某始在弱龄，志惟绝俗，每北窗风至，东皋暮归。彭泽无弦，不从繁手；汉阴抱瓮，宁取机心？岩桂长寒，岭云镇在，誓将适此，实欲终焉。其后以婚嫁相萦，兄弟未立，阳货有迷邦之诮，王华生处世之心。靡顾《移文》，言从初服。幸李公之闾者，不拒孔融；读蔡氏之家书，未归王粲。粗闻六蔽，聊玩九流，行与时违，言将俗背。方朔虽强于自举，匡衡竟中于丙科。驾鼓未休，抢榆而止。

然窃观古昔之事，遐听上下之交，有合自一言，奖因片善，不以齿序，不以位骄，想见其人，可与为友。近古以降，斯风顿微，处贵有隔品之严，于道绝忘形之契。中间柳



澹年犹乳抱，李北海因与结交；裴逖迹困泥途，王右丞常所前席。时之不可，人以为悲，愚虽甚微，颇向斯义。自顷升名贡籍，厕足人流，未尝辄慕权豪，切求介绍，用胁肩谄笑，以竞媚取容。袁生之门，但闻有雪；墨子之突，曾是无烟。每虞三揖之轻，略以千钧自重。

阁下念先市骨，志在采葑，引以从游，寄之风兴。玳筵高敞，画舸徐牵，分越加笾，事殊设醴。怜贾生之少，恕祢衡之狂。此际举觞而恨异漏卮，对案而惭非巨壑。谢家东土，延宾而别待车公；王令临邛，为客而先言犬子。彼之荣重，殊谓寂寥。伏闻声尘，已移弦晦。隋王朱邸，方同故掾之心；燕地黄金，更落他人之手。追攀未及，结恋无任，瞻望门墙，若在霄汉。伏惟始终识察。



文集补编卷六

状

上汉南卢尚书状

某顷以声迹幽沈，音辉悬邈，空灭许都之刺，竟乖梁苑之游，于服义而徒深，顾归仁而尚阻。今幸假途奥壤，赴召遐藩，越贾生赋□之乡，过王子登楼之地。岂期此际，获奉余恩，而又询刘、范之世亲，问栾、郤之官族，优其通旧，降以清谈。言念古人，重难兄事。季心始拜于袁盎，萧何近下于周昌，将用比方，彼有寥落。徒以迫于祗役，尝抱沈疴，空思韦曜之茶，莫及孔融之酒。遂不得仰沾美禄，一中圣人，歌山简倒载之欢，睹定国益明之量。草戚上道，徘徊乐乡，况蒙卫以武夫，假之骏马。前腾郢路，却望汉皋，俯缘逐逐之姿，翻阻迟迟之恋。封笺写邈，下笔难休。尚书三兄镇静上游，仪刑群后，平南让勇，征北推能。固当已注宸襟，即归台席。夫岁星降气，嵩岳生神，苟鼎饪而可逃，则



天爵而何寄？伏惟特以苍生为虑也。

某材诚漏薄，志实辛勤，九考匪迁，三冬益苦。引锥刺股，虽谢于昔时；用瓜镇心，不惭于前辈。傥得返身湖岭，归道门墙，粗依鸣盗之余，以奉陶谿之赐。则尚可濡毫抒艺，杀竹贡能，记录咎繇之谟，注解傅岩之命。庶于此日，不后他人。伏惟始终识察。

上易定李尚书状

某疾秽余生，偶存晷刻，岂期妻族，亦构祸凶！故司徒公内行政声，郁为人杰。一昨奉辞伐罪，克壮其猷，躬节鼓旗，亲临矢石。家财给于公用，子弟散于行间，始退舍以致师，终设奇而覆寇。敢问古之名将，何以加焉？安知垂立大功，遽兹薨落，伏弭抚剑，实有遗音，行路之人，莫不相吊。某穷辱之地，早受深知，遂以嘉姻，托之弱植。虽冶长无罪，堪成子妻之恩；而吕范久贫，莫见夫家之盛。今则车徒俨散，栋宇萧衰，抚归旛以兴怀，吊病妻而增叹，酸伤怨咽，敢类他人！伏以姻懿年深，交游迹密，远味复圭之美，当追命驾之恩。谒叙末由，悲慨无地。

上忠武李尚书状

不审跋涉道路，尊候何似？伏计不失调护。先皇以倦勤厌代，圣上以睿哲受图，系万国之往居，集兆人之悲庆。况二十五翁尚书望兼勋旧，地属亲贤，绩久著于藩垣，任合归于陶冶。今者果应急召，咸副竝谐，凡在有心，莫不延颈。



窃料皇闱入谒，紫殿承恩，睹山丘之端容，眷鼎角之殊相，便当讲惟新之政，备爰立之仪。伏惟促动前驹，速光后命。发仲父新柴之井，运留侯前箸之筹，允赞昌图，亟登寿域，天下幸甚。某猥以庸薄，厚沐恩怜。荏苒光阴，缠绵词旨，艰屯少裕，违奉淹时。家艰频臻，人理中绝，未经殒折，莫获祗迎。仰望清光，实动丹款。伏惟特赐恩照。

上度支卢侍郎状

某行已及邓州，回望门阑，如隔霄汉，感知佩德，不任血诚。某揣摩莫闻，疏拙有素，侍郎奖其薄伎，夙降重言。而时亨命屯，道泰身否，属兹淹蹇，不副提携。今者万里衔诚，一身奉役，湖岭重复，骨肉支离。交、广之叹袁忠，荆蛮之悲王粲，思人抚事，古亦犹今。惟当幽祷鬼神，明祈日月。伏愿荣从司计，入赞大猷，鼓长楫以济时，运洪钧而播物。则某必冀言旋上国，来拜恩门，一吐汉相之茵，一握周公之发。斯愿毕矣，伏惟图之。伏计亦赐念察。薛郎先辈早敦分好，实慕风规。是敢托以緘题，致之几案，就有心悬，资其口陈。攀恋之诚，输罄无地。

上度支归侍郎状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伏计不失调护。昔周以冢宰治国用，汉以丞相领军储，典故具存，选倚为重。侍郎自膺新宠，益副金谐。窃计旬时，便归枢务。某幸因科第，受遇门墙，辱累已来，孤残仅在。笺封旷绝，岁序淹遐，弃席遗



簪，托诚无地。伏计亦赐哀察。至冬初赴选，方遂起居，未间下情，不任攀恋。

上华州周侍郎状

某文非胜质，黠不半痴，辛勤一名，契阔九品。献书指佞，远愧南昌；悬棒申威，近惭北部。窃思近者，伏谒于游梁之际，受知于入洛之初。彭叟自媒，率多径进；祢衡怀刺，幸不虚投。尔后以地隔仙凡，位殊贵贱，十钻槐燧，一拜莲峰。眄睐未忘，吹嘘尚切，已吟弃席，忽咏归羹。傥或求忠信于十室之间，感意气于一言之会。圣人门下，不问互乡；童子车中，匪轻壮士。则犹希薄伎，获荫清光，虽旷阙于门墙，长仿佛于旌棨。骥疲吴坂，已逢伯乐而鸣；蝶过漆园，愿入庄周之梦。下情无任攀恋感激之至。

上江西周大夫状

不审自到镇尊体何如？德修其身，功及于物，伏料福履，常保康宁。皇帝体上圣之姿，膺下武之庆，爰从近岁，式建崇功，代北清夷，山东静谧。虽神谋独运，首开樽俎之间；而国用取资，终赖江湘之入。今者方休三革，欲铸五兵。燧火庖牺，鸿名肇建；明台衢室，凤历将新。固当繁省以正幽明，更中外而化劳逸。有周室分陕之相，有汉庭就国之侯，则必梦想外藩，东来群后。以文武兼资者持政柄，以理行尤异者讲化原，实惟明公，合首列辟。伏惟为国自重。某叨蒙恩顾，颇渐岁时，瞻赖之诚，造次于是。伏惟特赐信



察。

上崔大夫状

今早七弟远冲风雪，特迂车马，伏蒙荣示，兼重有恤
资，谨依命捧受讫。某才不足观，行无可取，徒以四丈，顷
因中外，最赐知怜。极力提携，悉心指教，以得内夸亲戚，
外托友朋。谓于儒学，而逢主人；谓于公卿，而得知己。窃
当负气，因感大言。岂谓今又获依门墙，备预宾客，礼优前
席，贶重承筐，欲推让而不能，顾负荷而何力？傥或神知孔
祷，师恕柴愚，玉真而三献不疑，女贞而十年乃字，粗期率
励，以报恩知。伏惟特赐鉴察。

上河阳李大夫状

不审自拜违后尊体何如？二十五翁尚书挺生公族，作范
儒流，践履道义之门，优游名教之乐。伏料颐卫，无爽康
宁。此盖人所祷祠，神保正直，下情伏增，忭贺之至。富平
重镇，成皋巨防，自顷太守非魏尚之才，司马失穰苴之令，
坐隳戎律，干没军租，谁谓殷若长城，翻见尽为敌国。二十
五翁允膺宸眷，出总藩条。心作灵台，潜运黄公之略；手为
天马，暗开玄女之符。单车以驰，杖节而入，尽羁骇兽，先
殄捷獠。然后苏彼疲羸，惠此鰥寡，免飞刍挽粟之弊，除横
征擅赋之门。昨者故侯，实有逆子，敢因微策，密有他图。
人得而诛，天夺之魄，尽穷余党，半在中权。此际诚合绝涸
水之波，腥长平之草。二十五翁曲分兰艾，大别淄、澠，飞



魂不冤，枯骨犹愧。此真所谓仁者之勇无敌，丈人之师以贞，名冠百城，功高一代。而又梁园竹苑，素多词赋之宾；淮浦桂丛，广集神仙之客。以思柔之旨酒，用顺气之和声。初筵有仪，一石不乱。

某才非掷地，辨乏谈天。著撰不工，王隐文宁逮意；懒慢相会，嵇康志有所安。而早预宗盟，又连姻媾，曲蒙赏会，略过辈流。况拔自州人，升为座客，将何以咏歌盛德，祇奉深恩？腴冒不容，顾瞻自失。

伏以仍世羁宦，厥家屡迁。占数为民，莫寻乔木；画宫受吊，曾乏弊庐。近以亲族相依，友朋见处，卜邻上国，移贯长安。始议聚粮，俄沾厚赐，衣裾轻楚，匹帛珍华，负荷不能，推让何及？虽娄公说汉，不问乎褐衣帛衣；而孔子观周，亦资于一车一竖。策微往哲，事过前修，傥非因不失亲，爱忘其丑，退惟蹇薄，安所克堪？白露初凝，朱门渐远。西园公子，恨轩盖之难攀；东道主人，仰馆谷而犹在。丹青不泯，白首知归。伏惟终始怜察。

上河阳李大夫状 二

祇承人回，伏奉诲示，并赐借骡马及野戎馆熟食、草料等。将远燕昭之台，犹入郑庄之馆，退自循揣，实逾津涯。况又恤以长途，假之骏足。一日而至，借车非类于东方；千里以遥，乘骡更同于蓊子。拜违渐远，负荷弥深，还望恩光，不胜攀恋。



上孙学士状

学士长离耀彩，仁寿含明，奋词锋而赤堇惭铄，钧雅音而泗滨韬响。才逾壮室，荣入禁林。况自近年，仍多大政，藩方逆竖，夷虜饥戎，于雷霆赫怒之时，在朝夕论思之地。谋惟入献，事隔外朝，载观扫荡之勋，密见发挥之力。便当辍于内署，锡彼庶方，推禹谟殷诰之文，赞尧日舜风之化。伏惟为国自重。某早游德宇，尝接恩门。童冠相随，陪舞雩于沂水；星灰未几，隔高宴于柏梁。兰薄怀芳，瑶波伫润，窃期光价，微借疏芜。濡笔临笺，不胜丹慊。

上容州李中丞状

二十一翁儒学上流，簪纓雅望，自还郡印，复坐卿曹。激水抁风，匪伊朝夕，不谓复行万里，又拥再麾。窃料征还，不出岁杪。马伏波远征交趾，去历三年；葛丞相深入不毛，时当五月。苟夙夜匪懈，即福禄无疆。区区下情，诚望在此。某方卧疴一室，收迹他山，仰望伏熊，但羡飞鸟。下情不任结恋之至。

上韦舍人状

舍人发挥帝业，润饰王言。三代典谟，焕然明具；两汉文雅，庸可比侔。今者运属长君，理当哲辅，固以复中书之



典法，举政事之本根，赞助嘉猷，裨成睿化。则书辞典册，乃纶阁之余事也。况舍人以至公御物，盛德当官，率周庙之骏奔，极汉庭之议论。伫见显司枢务，允致升平。况在诸生，倚望犹切。

某淹滞洛下，贫病相仍，去冬专使家僮起居，今春亦凭令狐郎中附状。伏审职业殷重，朝直频繁，虽荣翰之未临，岂遗簪之或忘？某疏愚成性，采和难移，徒以顷蒙舍人奖以小文，致之高第。果成荒弃，上负维持，无田可耕，有累未遣。席门昼永，或旷日方餐；蓬户夜寒，则通宵罢寐。怀书窃愧，拂砚增悲，违奉音徽，若隔霄汉。量陂结恋，但倾鳬藻之诚；德宇近心，尚阻燕泥之托。下情无任攀恋感激之至。

上刘舍人状

违阙稍久，结恋伏深。前月获望门墙，值有宾客，吐辞未尽，受顾如初。某孤僻寡徒，懒慢成性。虞生治《易》，众论同侵；扬子草《玄》，当时共笑。因缘一命，羁继三年，常赖恩知，免至颠殒。伏以士之营道抱器，处世立名，诚宜俟彼时来，亦在申于知者。内惟庸薄，切有比方：陈蕃甚贫，未欲扫除一室；孟光虽丑，已尝偃蹇数夫。倚望光辉，实在造次。伏惟终始念察。

上郑州李舍人状

伏奉荣示，伏蒙赐及麦粥饼啖饧酒等，谨依捧领讫。某



庆耀之辰，早蒙抽擢；孤残之后，仍被庇庥。获于芟薙之时，累受珍精之赐，恩同上客，礼异编氓，桑梓有光，里闾加敬。负米之养，虽无及于终身；求粟于人，幸不惭于往圣。下情不任感恩陨涕之至。

上郑州李舍人状 二

伏承中元进受治篆，兼建妙斋。十二叔叶润灵津，凝华霄极，既穷理于多能之圣，复格神于众妙之门。固以紫简题名，黄宁虚位，合兼上治，式统高真。况齐直是因，符图载演，敕地官而校善，合天众以标虔。汤谷传经，当同昔日；寨林合唱，复现今时。信九馆之灵游，实三清之盛会。

某常凭元庆，属预嘉招。今者遐启云装，且縈尘累。不获观光鹤岭，赞礼鹿堂，空吟有待之诗，徒郁非才之恨。伏惟亦赐鉴察。

上郑州李舍人状 三

昨者累旬陪侍座下，赉赐稠叠，宴乐频仍。虽曾参不列于四科，昔尝为恨；而徐稚再升于上榻，今实为荣。庥荫光尘，激切诚抱，向望门馆，不任下情。伏惟特赐恩亮。

上郑州李舍人状 四

陈尊师至，伏承紫极宫中，大延法众，迁受治职，加领



真阶，景气晏清，章辞御彻。此固诚通无始，迹契自然，不然者，又安能于憧憧四达之衢，建眇眇三清之事？某良缘夙薄，俗累多萦。夏秋以来，疾苦相继。仰瞻道会，有间初心，悔责之来，夙宵斯积。然但以望恩怜所至，乘济度之因，期于异时，必获睹奥，则燕昭虽乏于灵气，陶君亦觊于顽仙。伏惟照察。某十月初始议西上，续勒家僮赍状起居，诸具后幅咨。谨状。

上李舍人状 一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伏计不失调护。去冬，二十八叔拜迎轩骑，已托从者附状起居。及二十三叔归阙之时，某适有私故，淹留他县，阻拜清光。自春又为郑州李舍人邀留，比月方还洛下，以此久阙附状，用抒下情。顷者二十三叔固辞内廷，屈典外郡，避荣之心有素，颁条之绩又彰。今则假道选曹，复登纶阁，光扬星次，焕发天声，为一代之宗师，留万古之谟训。凡在儒墨，孰不欢忻。况某早奉辉光，猥至成立，下情岂任抃贺踊跃之至。

上李舍人状 二

前者伏奉指命，令选纪紫极宫功绩。某自还京洛，常抱忧煎，骨肉之间，病恙相继。章词虽立，点窜未工，已怀鄙陋之忧，复有淹延之罪。更旬日始获寄上，伏惟宽察。



上李舍人状 三

紫极刊铭，合归才彦，猥存荒薄，盖出恩私，牵强以成，尤累非少。远蒙宠奖，厚赐缣缡，已有指挥，即命镌纪。文词所得，妙非幼妇之碑；惠贶逾涯，数过贡园之帛。下情无任捧受戴荷之至。

上李舍人状 四

比者伏承尊体小有不安，今已平退，下情无任欣抃。时向严冽，伏惟特加颐摄。某已决取此月二十一日赴京。东望门墙，违远恩顾，寄诚誓款，实贯朝暾。伏计亦赐识察。舍弟羲叟苦心为文，十二叔悯以弟兄孤介无徒，辛勤求己。唯当明析日月，幽祷鬼神，愿令手足之间，早奉陶钧之赐。下情不任倚望感激陨涕之至。

上李舍人状 五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伏想冲虑真筌，融心妙域，神明是保，戩谷来成。荥上淹留轩车，已旷圭律，井德无改，玉音愈清。此固摆脱常怀，秉持极挚，去关键于宠辱，忘阶址于高卑。彼殷浩空函，几劳开闭；仲文枯树，屡叹婆娑。比之清光，实有惭德。今春华以煦，时服初成，竹洞松冈，兰塘蕙苑，聚星卜会，望月舒吟。羊侃接宾，共其醒醉；谢安诸



子，例有风流。优游名教之间，保奉希夷之道。伏思受遇，素异诸生。去岁陪游，颇淹樽俎；今兹违奉，实间山川。曲水冰开，章台柳动。子牟岂忘于魏阙，严助盖厌于承明。仰望恩怜，岂任攀恋。

况某尤烦有素，刻画难施。韩信少时，罕蒙推择；扬雄终岁，唯有寂寥。向非月旦贻评，《阳春》获赏，则孤根易拔，弱羽难飞。答《宾戏》以那停，草《客嘲》而莫暇，抚躬誓款，委己衔词，下笔难休，恋柯何极。龙门不见，将同故掾之心；麟史可传，徒立素臣之位。祇迎荣诲，迟慰孤诚，伏纸临风，杳动心骨。

上李舍人状 六

伏承寻到东洛，不审尊体何如？伏计不失调护。近数见崔刍言协律，伏承已卜江南隐居，转贴都下旧宅。道心归意，贯动昔贤，然外以安危所注，内以婚嫁之累。窃惟时论，或阻心期。况古之贞栖，固有肥遁，衣食不求于外，药物自有其资，乃可谢绝尘间，栖迟事表。傥犹未也，或挠修存。若更驻岁华，稍优俸入，向平无家事之累，葛洪有丹火之须，然后拂衣求心，抗疏乞罢。东都帐饮，见疏傅之云归；勾曲楼居，乐陶公之不返。亦可以光昭紫籍，振动玄门，留孤风以动人，垂雅裁以镇俗。饮德归义之士，所望在兹。伏惟更赐裁度。

某识虽蒙呆，业继玄虚。一官一名，只添戮笑；片辞只韵，无救寒饥。实于浮泛之中，早有潜藏之愿。异时仰陪仙装，归从玄游，庶或收杨、许之灵文，纂成《真诰》；按乌、张之药法，薄驻流年。丹赤之诚，造次于是。其他并令羲叟



口后，不敢繁有咨具。

上李舍人状 七

不审至今来尊体何如？伏以冬年例寒，不并常岁，伏惟善加摄护，下情所望。十七郎文华质气，掩轸辈流，便当一鸣，以赴众望。舍弟介特好退，龙钟寡徒，获依强宗，顿见荣路，忻慰之至，远难咨陈，伏计亦赐鉴察。十二叔淹留伊、洛，已变炎凉。龙蛰存神，凤翔览德，贤人事术，益以彰明，忝预生徒，敢用为贺。某羁官书阁，业贫京都，徒成拜远门阑，违奉恩教。东望结恋，夙宵匪宁。至来岁专欲求假起居，未间，伏惟特赐荣诲。谨状。



文集补编卷七

状

贺翰林孙舍人状

伏承荣加宠命，伏惟感慰。舍人文苞雅诰，道叶皇猷，烂云藻以敷华，叶天声而应律。载迁星次，爰奉夏官。焕彩服于兰堂，耀琼枝于粉署，女侍使虚薰锦帐，中谒者方奉芝泥。聊用望郎，以为假道；伫承睿旨，近执化权。侣四辅以燮和，合万钱于供养。某厚承恩顾，未获趋承，欣贺莫任，瞻恋斯极。

上郑州萧给事状

某簪组末流，丘樊贱品，倏忽三载，遭回一名。岂于此生，望有知己？充海大夫时因中外，尝赐知怜。给事又曲赐



褒称，使垂延纳。朱门才入，欢席几陪。辱倒屣于蔡伯喈，合先王粲；枉开樽于孔文举，宜在祢衡。岂伊庸虚，便比叨幸？今者方牵行役，遽又违离。蹑屣食鱼，兼预原、尝之客；御车登榻，俱参陈、李之门。生死之寄皆深，去住之诚并切。伏惟特赐亮察。

上河南卢给事状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考履纳祥，为善降福，伏料寝味，常保康宁。给事显自琐闥，出临鼎邑，登兹周甸，训此殷顽。锋芒不钝，而綢肯自分；桴鼓稀鸣，而囊橐辄露。方今惟新庶政，允伫嘉谋。载考前人，聿求往躅，袁司徒入膺论道，杜镇南出授专征，并资尹正之能，适致超升之拜。伏惟特为休运，善保起居，下情所望。

某顽鲁无堪，退缩有素，赋成谁荐，食绝唯歌。上累门墙，颇淹星律，属人生之坎坷，逢世路之推迁，浮泛常多，违离盖数。临风仰德，伏纸含诚，缅洛方清，瞻嵩比峻。敢同上客，曾疑乐广之弓；惟羨小民，惭倚庾云之碣。下情无任瞻恋感激之至。

上张杂端状

保定贤弟昨至，才获披承，已钦夷雅，是观玉季，如对金昆。陆有机、云，刘惟繇、岱，岂惟昔日，独有齐名？况不羞小官，无辞委吏，一枝桂既经在手，五斗米安可折腰？候馆屈才，固难维繫；前筹伫美，即议转迁。端公厚赐眷



知，又联姻好，今兹折简，复辍吹簫。此时敢曰恩门，他日便为世故。永言欣会，难以咨陈。伏惟亮察。

上考功任郎中状

伏以华省名曹，南台杂事，秩虽亚于独坐，事实同于二丞。向非十九兄貌可塞邪，名堪镇俗，即孰得允膺邦直，显副帝俞？在望实之攸归，固选倚而为重。窃惟后命，且践中司。诃比晋臣，独号一台之妙；岂同梁代，先资八幅之祥。某被沐恩知，淹延岁序，徒嗟却扫，久旷升堂，望赤棒以兢魂，想绛纱而增恋。下情无任抃贺之至。

与白秀才状

杜秀才翱至，奉传旨意，以远追先德，思耀来昆，欲俾虚芜，用备刊勒。承命揣己，悲惶莫任。伏思太和之初便获通刺，升堂辱顾，前席交谈。陈、蔡及门，功称文学；江、黄预会，寻列《春秋》。虽迹有合离，时多迁易，永怀高唱，尝托余晖，遂积分阴，俄逾一纪。今弟克承堂构，允绍家声。将欲署道表阡，继志述事，必在博求雄笔鸿生。岂谓爱忘，忽兹谋及，悚忤且久，辛酸不胜，欲遂固辞，虑乖莫逆。表严平于蜀郡，谁不愿为；叙郭泰于介休，亦惟无愧。庶磨铅钝，聊慰招扃。伏纸向风，悲愤交积。



与白秀才第二状

前状中启述事，比者与杜秀才商量，只谓卜于下邳，克从先次，所以须待相国意绪，方敢远应指挥。今状，闻便龙门，仰遵遗令。事同踊塔，兆异佳城。敢于不朽之言，须演重宣之义，则不敢更稽诚意，俟命强宗。敬惟照亮。

启

为濮阳公上四相贺正启

伏以春曰青阳，岁当更始，思将万寿，以奉三台。伏惟相公与国同休，自天逢福。唐尧之八十六载，永奉宸聪；周文之九十七年，长承睿算。某方临征镇，伏贺无由，攀恋祷祠，不任丹恳。

为濮阳公上白相公杜相公崔相公马相公 凤翔崔相公贺正启

伏以律中太簇，月贞孟陬，迎祥既积于元正，善祝方资于难老。伏惟相公金相转莹，玉德逾贞。小甘茂之十官，倅叔敖之三相。使岩廊之上，永作吾家；埏埴之功，长为己任。某方临戎镇，拜贺未由，攀恋祷祠，不任丹恳。伏惟鉴



察。

为濮阳公贺丁学士后

学士位以才升，官由德举，光扬中旨，润饰洪猷，允谓当仁，果从真拜。墨丸赤管，岂滞于南宫；黄纸紫泥，聊过于禁掖。凤池甚迹，鸡树非遥，副此具瞻，当在后命。某烧烽边郡，题鼓军门。仰鸾鹤于烟霄，空悲路阻；顾虬虱于介冑，尚恨形留。拜贺未期，钦恋无喻。

为荛阳公与魏博何相公后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伏计不失调护。邺都奥壤，汉相威名。出则主诸侯之名，以除叛乱；入则峻将军之令，以养疲羸。作大君之膂膂，树列国之标表。名光图史，勋溢旂常。凡在小藩，永佩高义。属封疆僻左，民落凋殊，奇货难求，使材莫称。相公曲垂记奖，先降尊严。李押侍御右职名家，多闻好礼，远持书币，迳冒风波，受赐逾涯，侍情曲尽。载思覆命，未得其人，辄托还装，用申微献。路遥漳水，梦隔顿丘，未期胥命于蒲，但仰余波及晋。勤拳夙夜，师慕忠贞，伏惟仁恩，亦赐知察。

为荛阳公贺白相公加刑部尚书后

相公克佐昌期，允怀俊德。耀握中之至宝，高价难酬；



纵堂上之奇兵，善师无敌。述成徽册，导降恩波。由中秘书，兼大司寇。罗含吞凤，追佳梦于当年；少皞爽鸠，集芳尘于此日。百蛮仰化，九县畏威。某早奉陶甄，谬当藩服，虽深抃贺，未卜趋承。遵《吕刑》而但戒守官，望鲁酒而必期尽醉。抃跃瞻恋，不任下情。

为荁阳公上宣州裴尚书启

近已有状，不审诸况比复何如？待诏汉廷，但成老大；留欢湘浦，暂复清狂。思如昨辰，又已改岁。以公美之才之望，固合早还廊庙，速泰寰区。而辜负明时，优游外地，岂是徐公多风亭月观之好，为复孟守专生天成佛之求？幸当审君子之行藏，同丈夫之忧乐，乃故人之深望也。李处士艺术深博，议论纵横，敢曰贤于仲尼，且虑失之子羽。云于江沔，要有淹留，便假以节巡，托之好币，十一月初离此讫。未由披尽，勤恋增诚，其他并付使人口述。

为荁阳公上浙西郑尚书启

不审近日诸况何若？第高标令范，早映朝端；惠露仁风，载光藩寄。况地雄东海，郡控南徐，当皇心妙简之难，是国用取资之地。斯焉假道，以副具瞻；况忝亢宗，允俟嘉会。此方且多杂俗，又异奥区，但余江山，记在方志。然将以比西州东府，白下朱方，则亦辽豕为惭，叶龙知惧矣。而里闾凋弊，溪洞幽遐，内惟短材，常愧尸禄。道路绵邈，怀抱凄凉，未期云雾之披，空属池塘之思。余并附某乙口述。



为荁阳公上陈许高尚书启

伏见制书，尚书克怀懋德，以赞明时，殊祥取贵于龟龙，大乐受钧于金石，以秩宗典礼，以司马总戎。况颍水遗封，许田奥壤，巩、洛亘其后，宛、叶居其前。版籍则方城之外人，幕府则淮阳之劲卒。唯兹巨访，实属当仁。苟爽骤拜司空，黄霸入为丞相，遗踪且在，后命非遥。早忝恩知，倍注诚款。

为荁阳公贺太尉王司徒启

近者党项侵扰西道，崛强北边，仰闻天威，将事电扫，果从贵府，首建行台。盖以藉司徒大鹵之先声，壶关之旧戍，谋于群后，允属当仁。凡在藩方，不胜欣愜。伏计上军已有行日，诸将并受严期，是贾复先登之秋，乃樊哙横行之日。弓声破漠，剑气凌云，但恐犬羊不足以当诛锄，钟鼎不足以铭功业。某素无韬略，谬忝恩荣，当悲苦之余，值空困之后，前驺负羽，不展平生。瞻望中权，唯积私恳。伏惟俯赐亮察。

为荁阳公贺韦相公加礼部尚书启

相公祥金淬刃，群玉排峰，乐和而穴凤来仪，气正而路牛无喘。归美既彰于天载，懋官旋践于春卿。《周官》则曰



谐万人，《虞书》则曰典三礼。苟非全气，孰赞昌期？系万国之悬诚，加一人之德色。某早蒙恩异，今创辞离。兰省春深，伏谒尚遥于八座；桂林夜静，仰占惟见于三台。抃贺末由，恋结空极。

为荭阳公上马侍郎后

蒙恩左迁，不任感惧。某谬居职守，实昧官常，不能束矢穷辞，钩金就直，屡移时序，竟致纷披。故府李相公案吏之初，具狱来上，某久为宾佐，方副台纲。若其间必有阿私，则先事固当请托，实无一字，难诳九泉。崔监察是湖南李相公门生，是某所拜杂端日御史。远差推事，既无所嘱求：近欲叫冤，岂遽能止遏？不知何怨，乃尔相穷。容易操心，加诬唱首。门生之分，尚或若斯；常僚之情，固无足算。九重邃邈，五岭幽遐。若从彼书辞，信其文致；即处于严谴，未曰当辜。直遇侍郎察以疏芜，知非侮鬻，照奸吏之推过，略崔子之枝辞，特念远藩，获用宽典。才移廉部，尚处颁条，实繁如烛之明，敢不知风所自。末由谒谢，空抱款诚。

为荭阳公与浙东杨大夫后

不审近日诸趣何如？越水稽峰，乃天下之胜概；桂林孔穴，成梦中之旧游。遐想风姿，无不畅惬。一分襟袖，三变寒暄，虽思逸少之兰亭，敢厌桓公之竹马。况去思遗爱，遐布歌谣；酒兴诗情，深留景物。庾楼吟望，谢墅游娱，方知



继组之难，不止颁条之事。今者冰消雪薄，江丽山春，访古迹于暨罗，探异书于禹穴，不知两乐，何者为先？幸谢故人，勉自遵摄。末期展豁，惟望音符。其他并附乔可方口述。

为荭阳公与三司使大理卢卿启

蒙恩左迁，不任感惧。某顷以疏拙，谬副纪纲，不能辨军府之献囚，折王庭之坐狱，将逾五载，终辱三司，过实己招，咎将谁执？故府李相公知旧之分，与道为徒。戎幕宾筵，虽则深蒙奖拔；事踪笔迹，实非曲有指挥。逝者难诬，言之罔愧。且崔监察元藻是湖南李相公首科门生，是某所荐御史。将赴淮海，私间尚不囑求；及还京师，公共岂能遏塞？昨蒙辨引，稍近加诬，座主既不免于款中，杂端固无逃于笔下。乘时幸远，背惠加诬，既置对之莫由，岂自明之有望？若据其证逮，按彼词连，则处以严科，无所逃责。犹赖九天知其乖运伏念，非欲固用深文，不从锻炼之科，得在平反之数。揣心知幸，感分增荣。拜谢末由，惶恋无极。

为荭阳公与前浙东杨大夫启

近已遣押衙乔可方，赍少信币聘谒，计程已过衡湘。方将遐仰清风，不谓先沾膏雨。今月二十日，专使林押衙至，缄词重叠，赠贶丰厚，皆晋地之所生也，而秦不产一物焉。使乎方来，已承征诏。下车投刃，则致讴谣；高浪顺风，难窥飞止。荣闻休畅，何乐如之！某顷副宪纲，昧于官守，早



乖审克，久乃发扬。旧吏常僚，微有诬引；小藩远地，难自辨明。若从文致之科，合用投荒之典。尚蒙恩宥，获颁诏条，省罪抚心，不任感惧。鄙人向学之后，操心有归。至于率履公途，承迎亲友，虽多乖时态，或不愧座铭，又用高明，常所照信。至于机微之会，用舍之间，既有命有时，亦何思何虑，更将尚口，弥失处躬。

以今月二十三日南去，家无甚累，官忝古侯，外以劝课蛮夷，内以训摩子弟，惟将悔过，以立后图。邓禹之止望功曹，赤也之愿为小相，古犹有是，余独何人！不因遭值圣明，阶缘叨窃，则修扬郡守，乃山东书生祷祠之所求也。负责虽惧，循涯则惊。多谢故人，慎加颐保，腾凌紫闼，步武青云。时因南风，不至遐弃，厚幸。

为河东公谢相国京兆公第三启

伏奉别纸荣示，欲令男珪仰从麾旆，感激重顾，寝兴失常。相公爰自奥区，将临巨镇，当求国器，以耀戎旆。渠书剑无闻，痴黠相半。昨者谬蒙与国，命厕群僚，发遣以来，忧惭未定。岂可再升上榻，重托后车，混七子之声尘，列三公之掾属。所虞辱命，安敢顾私？况古之在三，父生师教。今世既无师道，所奉之主当焉。渠虽甚愚，亦知斯义。傥得永依油幕，长侍绛纱，虽阙晨昏，乃在霄汉。向垂询度，伏用兢惶。以渠将远依投，犹须教督，伏望许乘驿马，假道弊藩。三五日即遣榜小舟，倍程下水，必令界内，得及军前。恩纪绸缪，光荣浹洽，虽万里将远，实人心不孤。言路情途，所难申喻，伏纸搦管，死生以之。



为河东公复相国京兆公后

今月某日，已遣某职鲜于位，奉后状谒贺新宠。至某日，复遣脚力某乙奉后，仰咨行李，愿就坦夷。今日蒙降专人，且云告别。正书辉握，横涕沾襟，实影响以疚怀，岂平生之易感？伏承决取峡路，东指广陵。相公亟历雄藩，惟循俭德，空持经笥，不事橐装。固以忠贯波神，仁怀风伯，自然利涉，安有畏途？虽二江双流，悬蜀土去思之悬；而一日千里，慰扬州来暮之谣。封域匪遐，藩宣为累，不获仰瞻使节，窃止仙舟，感恋之诚，寄喻无所。今遣节度判官李商隐侍御，往渝州及界首已来，备具汽牵，指挥馆递。伏惟俯从祖筵，暂驻征帆。南望烟波，恨无毛羽，下情不任瞻恋感激之至。

为河东公复相国京兆公第二后

今月某日，潘押衙侍御至，伏蒙仁恩，荣赐手笔数幅。某获依大国，切曰亲邻，将欲违离，弥惊顾遇，但当洵涕，用对緘封。伏承凤诏已颁，□舟期舫，日临端午，路止半千。不获亲祝松年，躬攀桧楫，持百钱而莫追刘宠，闻五鼓而空忆邓攸。仰望旌幢，恨非巾履；自观符竹，乃是网罗。纵词穷于刀笔之间，终事溢于肺肠之外。感恩恋德，不知所为。



为河东公上尚书侍郎给事贺冬后

伏以水谢旧简，灰惊新律，乘阴闭阳开之候，见咏功祝寿之辰。伏惟某官道以和光，谦而受益。皇恩三接，且闻宣室之言；清禁九重，续奉台阶之寄。膺时纳祐，与国同休。某方守藩维，阙趋门屏，无任结恋之至。

为河东公上西川白司徒相公贺冬后

伏以水谢旧简，灰惊新律，乘阴闭阳开之候，见咏功祝寿之辰。伏惟相公便自坤维，更承兑泽，遽收武节，长转洪钧。昔风后之佐轩皇，不为外相；传说之毗殷帝，无敢专征。获奉恩知，实所欣赖，属缘戎镇，阙诣轩庭。数攀恋以诚深，与愿望而俱切。

为河东公上四相贺冬后

伏以节在一阳，庆归三寿，君子既闻于斋戒，小人宁望于祷祈。伏惟相公芝鹤延年，松龟定命，上毗左契，下转洪钧。立蒿柱之前，长调舜琯；侍土阶之侧，永数尧蓂。某方限戎行，不获拜贺，攀恋之至，实倍常伦。



为河东公上翰林院学士贺冬启

伏以周正具至，鲁朔爰来，祷祠既集于良辰，戡谷且归于内署。伏惟学士灵龟荐寿，威凤均祥。居石室于西昆，自通仙路；坐银台于东海，不接人寰。岂惟与国同休，兼亦后天而老。某方叨戎律，正远霄阶，拜贺末由，结恋增剧。

为河东公上方镇武臣贺冬启

伏惟克隆多福，永对休辰。以竹苞松茂之姿，奉周宸汉帷之化。某方叨藩任，款贺无由，瞻恋之诚，寄喻无所。

为湖南座主陇西公贺马相公登庸启

伏见某月日恩制，相公登庸，凡在藩方，莫不称庆。相公恢弘广度，疏越正声。君子卷舒，不违于仁义；丈夫忧乐，唯系于邦家。吴汉之不离公门，袁安之每念王室。今果明台纳谏，武帐陈谟，宁劳梦卜之姿，自契盐梅之望。况圣上储精垂思，保大定功，推轩后师臣之规，得周成畏相之道。三古之英华未远，百王之损益可知。仗乎元臣，伫后休运，以不愆不忘贞百度，以无偏无党定九流。仁远乎哉，古犹今也。斯固祖宗降意，华夏同诚。某忝恩光，今当谴责。思昔时之叨位，愧汗仍流；贺今日之登贤，欢心莫寄。矧复系通属籍，任处藩条，至于驰诚，实倍常品。伏惟鉴察。



为尚书范阳公贺吏部李相公启

伏见今月某日制书，伏承荣加宠命，伏惟感慰。伏以天垂北斗，国有南宫，伊法象之所存，实根源之是系。伏惟相公中丘降瑞，太昴垂芒，列子以谓神全，孟子之言性善，抑扬今古，秀绝天人。动之则舟楫盐海，不忘于康济；静之则风松霞月，莫究其孤高。擅文武之无双，处品流之第一。自顷事有消长，时属往居，未启金滕，且分竹使。而能用玄元易守之道，体金人不动之微，神明无阙于保持，柯叶罔闻于易置。龙、楼入护，虎节出征，重安四海之心，实庆一人之福。

今又荐承雨露，显执铨衡。惟彼天官，是称冢宰，周以太保领，晋以侍中兼。步骤虽殊，考课斯在。固当复持大柄，重上泰阶，未求李重之箴，已作皋陶之诰。伏计仰缘宗社，慎保寝兴。

某早奉恩知，又牵事任。支离门下，辛苦兵间，非骐驎盛壮之时，有手足凋零之痛。遐思贺诉，唯动祷祠，恋德依仁，不胜丹赤。

为度支卢侍郎贺毕学士启

伏见除书，伏承荣加宠命，伏惟感慰。伏以振域中之纲纪，属在南台；极海内之文章，归于西署。唯兹出入，不在寻常。郎中学士吞鸟推华，夺袍著美，才端风宪，俄上云衢。昨暮绣衣，尚遣苍鹰出使；今晨彩笔，遂令丹凤衔书。



闻仙家勿泄之言，见人世未知之事。便当图南势就，拱北功成，击水抟风，一举千里。

某常怀畴曩，叨奉眷知。乏仰冰雪之清标，空闻金石之孤韵，敢言投分，自贺知人。今则坎轲藩维，淹留气律，兵法虽惭于《金版》，梦魂犹识于银台。恨非犯斗之星，暂经寥沆；徒用映淮之月，远比辉光。抃贺之余，兼有倚望，伏冀必赐监察。

为兴元裴从事贺封尚书加官后

伏承天恩，荣加宠秩，伏惟感慰。伏以蓬、果凶徒，遂为逋寇，三里雾未能成市，五斗米乃欲诱人。联接坤维，依凭艮险，蹙跳锋刃，冒触晋繯。

尚书四丈机在掌中，兵存堂上，爰择幕府，俾帅军行。羊祜理戎，轻裘缓带；祭遵临敌，雅歌投壶。一举而张角师歼，再战而孙恩党尽。长清沴气，永变巫风，虽合势于三川，实先鸣于二子。仰惟殊渥，允谓简劳，当从铨管之荣，便执陶钧之柄。苍生之望，孰不喁喁？

某早忝生徒，复叨参佐。汉祖以萧何为人杰，晏子以仲尼为圣相。当今昌运，系我师门。鸡树凤池，不胜心祷。无任抃贺之至。



文集补编卷八

后

献相国京兆公后

某后：昔师旷荐音，玄鹤下舞；后夔作乐，丹凤来仪。是则师旷之丝桐，以玄鹤知妙；后夔之金石，以丹凤彰能。然而师旷之前，抚徽轸者不少，后夔之后，谐律吕者至多，曾不闻玄鹤每来，丹凤常至。岂鸣皋藻质，或有所私；巢阁灵心，不能无党？以今虑古，愚窃疑焉。

伏惟相公正始敦风，中和执德。卫玠谈道，当海内之风流；张华聚书，见天下之奇秘。自顷出持戎律，入践台司。暗合孙、吴，乃山涛余力；自比管、乐，亦孔明戏言。斯皆尽纪朝经，全操乐职。虽鲁庭更仆，魏馆易衣，欲尽揄扬，终成漏略。而复调元气之暇，居外相之余，偃仰缣緌，留连章句，亦师旷之玄鹤、后夔之丹凤不疑矣。

若某者幼常刻苦，长实流离。乡举三年，才沾下第；宦



游十载，未过上农。顾筐篚以生尘，念机关其将鏽。其或绮霞牵思，珪月当情，乌鹊绕枝，芙蓉出水。平子《四愁》之日，休文《八咏》之辰，纵时有裴然，终乖作者。去前月二十四日误干英眄，辄露微才。八十首之寓怀，幽情罕备；三十篇之拟古，商较全疏。过丰隆以操槌，对西子以窥镜，比其阔略，仍未等伦。然犹斧藻是思，丹青不足，亟挥柔翰，屡赞神锋。诂成褒德之词，自是抒情之日。言无万一，读有再三。不谓恕以萧粮，加之金觥，频开庄驿，累泛融尊。揖西园之上宾，必称佳句；携东山之妙妓，或配新声。是以疑玄鹤之有私，意丹凤之犹党者，盖在此也。

始荣攀奉，俄叹艰屯。以乐广之清羸，披扬雄之瘖眩。遥烦攻疗，旋旷趋承。游梁苑以无期，窜漳滨而有日。矧以游丁鰥子，不忍羁孤，期既迫于从公，力遂乖于携幼。安仁挥涕，奉倩伤神。男小于嵇康之男，女幼于蔡邕之女。每蒙顾问，必降咨嗟。抚身世以知归，望门墙而益恳。当今允推常武，将庆休辰，轩后之忆先、鸿，殷帝之思盘、说。详观天意，取在坤维，弼光宅之功，议置器之所。载求列辟，谁敢抗衡？愚此际傥必辨杯蛇，不惊床蚁，尚冀从下执事，为太平民。望谢傅之蒲葵，咏召公之棠树。恭惟慎调寝膳，克副人祗。

伏恐本府已有追符，即日径须上路，倚大夏之节杖，入彭泽之篮舆。不复拾级宾阶，致辞公府，故欲仰青田之叙感，瞻丹穴以兴怀。秃逸少之鹿毛，书情莫竭；尽休明之茧纸，写恋难穷。企望旌幢，无任陨泪感激之至。谨启。



贺崔相公转户部尚书启

伏见某月日恩制，伏承荣加宠命。伏以圣上能顺考古道，相公以浚明有家。夜思昼行，则袁安之每念王室；柔远能迓，则吴汉之不离公门。躬赞休辰，首献明号，克宣天泽，荣转地官。抚《周礼》之兆人，选同农父；宽《虞书》之五教，任比司徒。宗社降辉，华夷快望。况某叨蒙任使，早被恩知，未期黄阁之趋，预祝《缙衣》之美。抃贺瞻恋，不任下情。

献襄阳卢尚书启

伏蒙仁恩，赐及前件衣服、疋段、漆器等，谨依荣示捧领讫。衣杂彩缁，重辉萎褐；器兼丹漆，载耀颜瓢。悚戴之诚，不任陈谢！昨日伏奉荣示，猥以拙制，形于重言。夫广野之气，或成宫阙；击辕之音，有中风雅。盖其偶会，岂曰必然。又安足介灶、慎之仰占，动夔、牙之倾听？三兄尚书早贞文律，久味道腴。永惟一字之褒，便是百生之庆。昨晚又伏蒙远遣军吏，重降手笔，揄扬转极，抚纳兹深。

某爰自弱龄，叨从名辈，遘回二纪，庆吊一空。词苑招魂，文场出涕。重膺叠翮，零落无遗；高干修条，凋摧略尽。乘风匪顺，无水忧沈，岂谓穷途，再逢哲匠。升堂辱顾，披卷交谈，不独垂之空言，属又存之真迹。爰增懦气，载动初心。庶或武陵之溪，微接桃源之境；平昌之井，暗通荆水之津。况异物以达诚，弭中阿而攀德。南向旌旆，实所



知归。

献华州周大夫十三丈后

大夫以南阳惠化，为东雍先声，旬日之来，讴歌已洽。今者北诛杂虏，西却诸戎。莲岳分忧，虽期于河润；云台伫议，终动于天慈。伏料即时，必降征诏。某方从羁宦，遽远深恩。昔日及门，预三千之弟子；今晨即路，隔百二之关河。瞻望清光，不任攀结。

谢邓州周舍人后

伏奉荣示，兼赐及腰褥靴裁具酒筒盏杓匙箸等，捧戴感激，不知所为。伏念仰辱恩光，尝多违远，风波结忌，辜壤衔诚。始邂逅于江津，又差池于门宇，递蒙厚赐，以重离忧。文革锦茵，终成虚饰；杯杓匕箸，谁与为欢。孤烛扁舟，寒更永夜，回肠延首，书不尽言。伏计亦赐信察。

献舍人彭城公后

某后：即日补阙令狐子直顾及，伏话恩怜，猥加庸陋，惶惕所至，感结仍深。某长于丘樊，早惭师友。虽乏许靖干时之材具，实怀殷浩当世之心机。而运与愿乖，言将俗背。一丘一壑，远愧于幽栖；十辟二征，近惭于藉甚。已迫地势，属此门衰，藐念流离，莫或遑息。乔木空在，弊庐已



颓，遂与时人，俱为岁贡。三试于宗伯，始忝一名；三选于天官，方阶九品。俸微五斗，病满十旬。李陵空弩，勇而无益；陈平裸体，美亦何为。

方今圣政维新，朝纲大举，征伊、皋为辅佐，用褒、向以论思，大窒浇风，廓开雅道。縲囚为学，重见程生；掌固受经，复闻殛子。沈沦者延颈，逃散者动心。是敢窃假菲词，仰干哲匠，果蒙咳唾，以及泥途。王逊之遥举董联，方斯未逮；蔡邕之出迎王粲，与此非同。得水可期，抁风有望，坐生羽翼，平视烟霄。傥或不吝铸人，必令附骥，虽不足深窥阃奥，远及几微。然比于鼠识吉凶，燕知戊己，既殊异类，盖有深诚。延望光云，尚隔仙路，伏纸魂动，濡毫气增。伏愿始终念察。

献舍人河东公启

某启：前月十日，辄以旧文一轴上献，即日补阙令狐子直至，伏知猥赐披阅。今日重于令狐君处伏奉二十三日荣示，特迂尊严，曲加褒饰，捧缄伸纸，终惭且惊。某本乏英华，且无声采，虽成书有托，而为裘未工。重以迫于世资，窘此家素。管宁木榻，坐已膝穿；孔伋缊袍，行而肘见。然犹开卷独得，悬头自强。韦编铁挝，屡闻断折；亡书坠册，粗识篇题。而投足多难，写诚无所，举非高第，仕怯上农。虞寄为官，何尝满秩；王华处世，宁愿异人？况在下寮，独与谁语。一至于此，欲罢不能。

每念大汉之兴，好文为最。悦《洞箫》之制，则讽在后庭；美《子虚》之文，则恨不同世。然犹扬雄以草《玄》见诮，马卿亦用赀为郎。何宾实之纷纶，而名义之乖爽！况乎



志异数子，事非当时。司寇栖栖，反叹为佞；嗇夫喋喋，谁为非贤？又安可坐荣于寒谷之中，自致于刚气之上？矧灰簫难驻，圭管无停，若使蜀臣之九考不移，汉郎之三朝莫遇，人嘲染鬓，带愤减围。即葛洪命屯，永处跛驴之伍；田光精竭，必为弩马所先。伊秀锐之既衰，亦铎颖之俱尽。

方今外无战伐，内富英贤。阁下文为世师，行为人范，廓至公之路，优接下之诚。是愿窃望门阑，仰干闾侍。果蒙旌异，特损緘题。夫收掌上之妍者，在假之长袖；骋枥中之骏者，必资于坦途。然后可求其宛转之能，责其灭没之效。是当延望，实在深诚！傥蒙一使御车，与之下座，虽不足丹青时辈，领袖诸生，冀获预于游谈，庶少贤于博弈。伏惟念录，谨启。

牒

为濮阳公泾原署营田副使宾牒

员外簪绂传芳，珪璋挺秀，蕴请纓之壮志，擅梦笔之雄才。讽于后庭，赋推丽则；试于前殿，策号贤良。犹以有感一言，来从三揖。卑栖岭表，远蹈海隅，绵历四周，往还万里。泊节旄移所，省阁将归，永怀求旧之诚，尚郁图南之势。且为邦犹闻乎去食，制敌难旷于运筹。兼仗折冲，是资谈笑。诸葛亮意在蒋琬，果以成功；赵庄子善彼栾书，竟能集事。既见君子，窃慕古人，幸当屈以求伸，无惜翔而后集。事须请摄节度副使。



为濮阳公补保定尉张驤巡官牒

前件官，卑栖州县，富有文辞。过兰成射策之年，诚思屈迹；当陆展染髭之日，难议折腰。属宾榻方施，使车旁午，假其候馆，聊免没阶。事须差摄馆驿巡官，仍立行随副使行军已下。

为濮阳公陈许补王琛衙前兵马使牒

牒奉处分。我之偏裨，琛最夙旧。且思往岁，尝从孤军。衣偏裒之衣，靡求尽饰；掌维娄之事，未始告劳。晚节弥坚，壮心不改，土田渐广，士卒逾多。念此老成，无令新间。事须补充衙前兵马使。

为濮阳公补卢处恭牒

右件官，家承礼训，学隶乐章。属陈国东门，古多长袖；楚王下邑，俗渐南音。将陈飧客之仪，兼切移风之雅。其谨防三惑，无夺八音，杜濮水之遗声，绝吴宫之窃笑。勿骄予官，事须补充乐营使。



为濮阳公补仇坦牒

牒奉处分。昔坦绮纨，主吾笔札，二纪相失，一朝来归。惜其平生，老在书计，今重之侯国，亦有私朝。岂无他人，不可同日。举为列校，合属连营。尚有藉于专精，俾兼司于稽勾。事须补充散兵马使，兼勾节度观察两使案。

为濮阳公补顾思言牒

右件官，山栖自高，棋品无敌。空纵烂柯之思，未逢赌郡之时。以其势协争雄，事同攻昧，易局中之急劫，佐麾下之权谋。事须补充州衙推。方将对局，宁在没阶。仍宴集，不用公服趋走。

为荭阳公桂州署防御等官牒

段 协 律

判官稟训台阶，从知侯国，庭兰并馥，岩电齐明。且忆菲才，尝分曩顾，梁园辱召，淮馆陪游。今者获守小藩，适经旧第。滋川之上，方顾慕于廉台；谷水之旁，亦徘徊于阮曲。实欣余庆，岂谓嘉招？愿持谦下之姿，俯赞训齐之令。事须请摄防御巡官。



李 幼 章

前件官，籍在五陵，学通《三略》，不露才而务进，能仗气而逾恭。所宜率彼纪纲，托为亲信，属资封部，稍远宸居。是用辍自私朝，仍其旧邸，远分尺籍，遥押牙璋。尔其敏以在公，干而集事，达封章于凤阙，底方贿于蛮圻。勿替前劳，以承后弊。事须补充防御押衙。知上都进奏。

罗 瞻

前件官，早从官序，实负公才。每服节以存诚，亦约言而顾礼。惟是造次，不致尤违。今者任重察廉，务烦按鞠，既资明练，兼藉哀矜。勿轻东海之冤，无纵梗阳之赂，俾夫县道，畏我简书。事须补充观察衙推。

陈 公 瑾

右件官，学精《三略》，艺极六钧，敏以竄谋，恭而仗气。事予庄主，奉我郡侯，谁言越岭之名藩，仍自梁园之下客。既叨防遏，深藉材能，将致果于戎行，俾同登于勇爵。事须补充同散兵马使。

崔 兵 曹

兵曹出于华胄，早履宦途。郤宛直而和，太叔美而秀。能暇豫于恩义，不造次以违仁。盘错有彰，綑肯无顿。虽思濡足，安可折腰？希茂象雷之能，兼佐宣风之职。事须请摄观察巡官，兼知某县事。

段 球

右件官，太仓稟术，何晏传能，既通九藏之宜，兼善五



禽之戏。湘南越北，蛮落华人，虽其土厚水深，岂忘二臣三佐？勉将剖浣，用息痼瘵。勿矜麦□之廋辞，审辩藿茶之辍寐。事须补充医博士。

乡贡明经陶□

牒奉处分。昔汉时高手，周室上医，将崇三代之功，亦谨一经之遗。以標实称干父，且又名家，伫有济于痒痾，在先颁于禄廩。尔其精详《桐箴》，愤别《农经》，且系孝廉之船，勉用李孙之石。事须补充要籍。

前摄临桂令李文俨

右件官，我李本枝，诸刘贵族。能彰美锦，令肃阳□。临桂既有正言，丰水方思健令。无辞久假，勉慰一同。已闻言偃之弦歌，更伫潘仁之桃李。事须差摄丰水县令。

突将餽绰

牒奉处分。我所羁縻，未为遐陋，既悬版籍，宜集赋與。言念蕃州，虽无汉守，岂得久容懦吏，有负疲人？以绰早处中军，尝为突骑，既负抉门之武，仍闻免胄之恭。是用暂假抚绥，聊资控遏。尔其载敷仁勇，式慰州邦。无挟远以生情，勿忧贫而易操。奖能举罪，两不敢私。事须差知蕃州事。

卢 韬

右件官，族茂燕台，誉高藩阃，未从□化，聊屈鸾栖。州县诚叹于徒劳，烟火尝欣其相接。勉全素分，伫振嘉声。事须差摄灵川县主簿。



林 君 霈

牒奉处分。古者三人择师，一社立宰。所冀稟规有自，制事无偏，虽在边隅，且分州里。语地既逾于一社，料民何啻于三人。将求绥抚之才，必极柔良之选。以君霈策名麾下，历轼军前，身弓六钧，心铁百炼。无擎跽曲拳之志，有饮冰食檠之贞。是用辍自私门，介于廉部，勉承委寄，慎保始终。有禄食以奖能，有简书而谪过，惟兹二道，汝自择焉。事须差知环州事。

李 克 勤

右件官，始在宦途，便彰政术。琼枝瑶萼，且异于常伦；黄绶青袍，尚淹于末路。属吾属县，有令旷官。芒屨既鏹于良材，硕鼠又妨于嘉穗。匪闻让畔，遽致盈庭，聿求可人，用革前弊。其在推公以分疆理，洁己以抑奸豪，使麻不争池，桑无竞陇。蒋琬沈醉，未知巫马之戴星；王衍清谈，岂若韩棱之去雹？勉修实效，勿徇虚名，苟善否之有闻，于赏罚而何吝？事须差摄修仁县令。

韦 重

右件官，顷佐一门，实扬二职。袭韦贤之经术，有崔琰之须眉。久为旅人，不遇知己。今龙城属部，象县分封。虽求瘼颁条，允归于通守；而提纲举轭，必藉于外台。子其正色当官，洁身照物，逢柔莫茹，有鏹必攻。罗含擅誉于琳琅，犹闻谦受；梁竦徒劳于州县，未曰通材。勿耻上官，以渝清节。事须差摄柳州录事参军。



曹 说

牒奉处分。郡督邮，县主簿，古之任重，今也材难。得其人，则四鄙无侵刻之虞；失其人，则一府坏纪纲之要。昭丘旧郡，平乐属城，虽州将在焉，而县尹耄矣。苟忘管辖，何寄准绳？前件官，实富公才，尝参侯服。削大刀而只思髀髀，茂长材而惟忆风霜。辩泻口河，志坚心石，委之稽勾，必慰疲羸。夫专于雷同，则无以贵吾道；苟务从派别，则无以致人和。允执厥中，惟理所在。无愆洁操，以负求才。事须差摄昭州录事参军。

陈 积 中

牒奉处分。地处一同，有移风易俗之务；雷震百里，有惊远惧迩之威。聿求其人，良不易得。况荔江属邑，桂岭通津，停弦待调，铺锦俟制。前件官，秩为仙尉，名下苏卿，聊借效于牛刀，暂辍游于鹭钁。勉将廉白，以慰逋遗。事须摄荔浦县令。

李 遇

牒奉处分。使君代绪清华，襟神秀朗，恭而负气，勇以求仁，屡试弦歌，比分符竹。处鸡舌龙身之地，不侮鰥寡；居明珠大贝之间，益清冰槩。每闻受代，便至徒行，战胜纷华，仪形暇豫。比陶潜之乏食，远过二旬；方江革之归资，兼无一舸。爰征旧史，想见其人。

某幸忝廉车，每怀属部。讵忘贤守，荐自良朋；敢滞蛮圻，同颁凤诏？噫！处盘错而愿彰利刃，虞升卿是以为能；有民人而遂不读书，仲子路于焉见矩。盛名典郡，学古入官。苟直操之罔渝，岂层台之足累？勉思所自，以保克终。



事须请摄严州刺史。

吕 □

牒奉处分。前件官，吏道长材，故人令弟。一言相托，万里爰来。未及解巾，俄悲断手，牙弦载绝，徐剑宁欺？且资典午之权，终正颁条之请。伫扬仁隐，用慰疲羸，无恃旧故。事须差摄判官。

秦 轲

牒奉处分。廉介不润于脂膏，忠信可行于蛮貊，不唯今也，古犹难哉！予始轹廉车，轲素为州将，召至与语，得其可人。书剑有成，腰腹甚伟。是用返于故部，慰彼遐陬，职次牙璋，务兼银冶。俯资军用，兼助地征。虽处之不疑，将委尔以山泽之利；而义然后取，不蓄尔为聚敛之臣。其在无失旧规，不逾素节。威小人之草，咸使偃风；护姹女之神，无令得火。伫闻集事，更议酬劳。事须假同兵马使职，依前知古州事，兼专勾当都蒙营务。

刘 福

牒奉处分。前件官，袭庆儒门，储精吏道。不□庖刃，思处囊锥。今廉部之初，求人是切，爰将折狱，用寄长材。子其斟酌蜀科，评详汉令，勿令门下意盗璧于张仪，无使狱中溺然灰于安国。伫观法理，更俟甄升。事须差摄观察衙推。



文集补编卷九

牒

为荭阳公桂管补逐要等官牒

田 仲 方

右件官，掌予书计，积尔光阴，临文乃辨于鲁鱼，问数能知于身首。昨者始从藩寄，初启戎行，有廊庑所散之金，有筐篚是将之帛。资其出纳，益见廉隅。不惟录旧之诚，且切随才之用。事须补充逐要。

严 君 景

右件官，当参戎府，洎从廉车，殿后驱前，拉朽穿鏑。既展在公之绩，宜当职禄之科。聊比秩于中璋，用承荣于建旆。事须补充同兵马使。



王 公 衡

右件官，素乐从军，少来归我。劲勇而敢探雏虎，诚明而可涉吕梁。屡变星灰，益彰冰檠。今兵屯越峤，藩控蛮圻。无淮阴市井之人，有秦伯纪纲之仆。是焉求旧，以壮中权。宜思干命之刑，用保克终之美。事须补充某营十将。

刘 淮

牒奉处分。我之上军，实首南服。静则拔距投石，用养其威；动则振铎挺键，以扬其武。爰求训整，是属偏裨。前件官，颇历星霜，为予御右，望通军志，誓在戎行。是用挟以楚轅，分之齐鼓。勉思脱兔，勿慕如羊。事须补充某营十将。

徐 适

右件官，尝从州兵，实怀戎略。瞻晋卿之马首，识齐垒之乌声。使以履军，冀无坚敌。属熊湘南戍，于越北疆，思扬建隼之威，用警跼鸢之俗。尔其抚予后劲，听我先庚。深宏战器之资，用叶师贞之美。事须补充某营十将。

郑 楚

牒奉处分。尔之严君，顷于冢宰，守无假器，行不易方。庆袭身枝，名登尺籍，是用分乘楚广，均领晋藩。刻思及父之贤，以奉丈人之吉。事须补充同十将。

李 邯

右件官，族传陇右，气盖关中，藏蒙、瑜独出之锋，蕴颇、羽先登之志。今者疆分楚、越，俗杂蛮夷。资中江下瀨



之师，镇祝发镂肤之俗。无替尔勇，挫我军威。事须补充讨击副使。

张 存

右件官，早输丹赤，颇涉星霜，虽怀暴武之锋，不起戡弹之色。唯兹沈毅，可使训齐。今则登以伍符，列之三鼓。尔其聿修战器，精讲军书。勉膺击刺之名，用奖勤劬之节。事须补充讨击副使。

王 政

右件官，一心事我，三岁食贫。奉崔瑗之嘉宾，曾无惰色；收陈遵之尺牍，不失片辞。既愿慙以可规，亦坚明而有守。宜携刀笔，从我牙旗。事须补充要籍。

刘 公 实

右件官，早在戎藩，素推武艺，葺父敢登于悬布，养由无失于穿杨。属徼外无虞，军前罢警，且从散秩，勿虑遗才。事须补充散将。

郑 粘

右件官，尝在壮图，亦从薄宦，解康成之书带，精鬼谷之铃经。不憚遐方，忽兹投迹。虽云小国，宁忘亢宗？将有俟于先劳，固未登于真守。事须补充同散使。

为大夫博陵公充海署卢鄯巡官牒

判官地实清门，人称端士。和以接物，谦而饰躬，自赞



藩条，盖推宾彦。幸今休遯，无惜辱临。事须请摄观察巡官。

为潼关镇使张瑄补后院都知兵马使兼押衙牒

右件官，质茂松筠，诚高金石，谦能养勇，义实轻生。顷分职近关，别屯要地，时奋猿臂，誓探虎雏。既守御而有经，谅追奔之可犯。况又秦中共事，海内相从，酬知能誓于始终，于役不辞其暴露。脂车秣马，昔尝为我以前驱；被甲执兵，今合抚予之后劲。仍荣心膂，兼总牙璋。事须补充押衙。

陈宁摄公井令牒

闻宁前为公井令，疲羸之毗，戴之如父母；囊橐之盗，畏之犹神明。所谓伊人，何臻此术？还临旧部，勉继前修。

周宇为大足令牒

宇，君子人也，诗家者流。常亦观光，厄于时命。噫！有卓、鲁之政事，与颜、谢之篇章，较其为名，不相上下。无谓大足小而辞之。



碑 铭

梓州道兴观碑铭 并序

总天下之事，教分为三；处域中之大，道居其一。发轫于希夷之境，解鞍于寥廓之场。览若士之游，九垓尚隘；稽竖亥之步，六合非遥。徒欲洞视焦螟，遥驱野马。折尺椳而求尽，循白环而待穷，则玄籥犹严，空笙尚滞。碣摧地尽，莫知象帝之家；盖朽天穿，未睹谷神之隧。柔皮具纸，折骨疏毫，虽竭虑于九三，终致迷于万一。洎飞龟藏义，猛马垂文。贯王屋之流珠，方摧中冀；封吴宫之合璧，始会涂山。变浩劫之桑田，注群黎之耳目，闻其大较，未可殚论。

及夫秘篆抽奇，隐书诠奥，摧藏鸟迹，郁勃龙光。太上七言，揆灵才之缥绿；玄中九锡，贲神物之便蕃。则固可促軫求音，援柯褰秀。存之则总橐籥于虚空，遣之则丧辘重于修途。故泣辜痺坐之君，挺纪握图之主，何尝不留连于太一，怊怅于上元。考名都为望幸之宫，因爽垲为集灵之地。一言以蔽，百代可知。

梓州道兴观者，五帝盘游，九仙卜筑。铜梁对軫，还疑铸鼎之山；锦浦均流，未怯乘槎之水。天彭割壤，井络分躔，挺夏后之灵妃，滞《震》蒙之游女。乃知君王化鸟，资是思归；力士挽牛，非将适远。往者大夫遗行，著文自贬于巴歌；中闻协律设官，作乐岂遗于渝舞？照以火井，润之蜜房。五色九苞，镇飞神凤；三毛一孔，屡集文犀。虽膏雨常沾，使星时入，而君平至死不出灵关，元彦平生未离严道。



亦中州之藩服，上古之名区。

昔隋室以绿字腾芳，赤符宣庆。寻思马潼，悦阆苑之遐游；顾慕龙鳞，羨乔山之伪葬。爰依翠阜，式写丹丘。其始也汉苑澄泉，华阴移土。林中夸父，即贡宏材；桥畔秦皇，仍分怪石。取方中于绛阙，摹《大壮》于玄都。台实九层，观惟一柱，瑶房叠葺，阳树攒融。俄以九县告哀，三灵改物。五芝八桂，乌莠者往焉；四户三阶，椎埋者至矣。祝融有醉，回禄无厌，始爇火以兴端，终樵烟而合气。五明之扇，将劫烧以争飞；十绝之幡，逐昆燿而乱坠。既灾巢觜，亦毙池鱼，悲哀欲甚于戊辰，厌胜不闻于壬癸。旅为散地，便接芜城，田鼠谁熏，封狼莫射。梧凋碧螯，光风骤失于孙枝；草没彤闾，浩露空砮于弟蔓。我国家克将威命，允富贞期。李出伊墟，洪惟命氏；桧生陈郡，蔼有升仙。誓牧野之辰，则盘古与天皇秉钺；入咸阳之后，则尊卢与栗陆辇车。纳万国于堂皇，携九州于掌握。彼独夫之所废，俟明辟以攸兴。斯观复建蜺旌，还张翠盖。不劳置臬，而覬阁飞来；无待直绳，而虬堂化出。三宫主篆，八治威魔。罗郁倘游，遽分条脱；安妃乍至，或送交梨。

开元十七年，太守张公重构石台，并投火齐。九枝散影，二等分光。且异金华，送江南之夜宴；宁同蜡炬，佐洛下之晨炊。号为殊庭，多历年所。元和中，妖兴益部，衅稔坤维。锺会之窥觐，刘璋之暗懦，梁横宋矢，楼舞袁□。将禾麦于亲邻，欲丘樊于福地。遂使嵇瓜断蒂，董杏分株。琼苏入然腹之间，藁饭入抽肠之里。黄昏望断，不见青牛；昧旦晨兴，唯逢白马。殆逾二纪，阙校二官。

开成元年，连帅冯公拥盖巴西，扬麾左蜀，永惟爱女，名列通仙。许长史之全家，皆推道气；茅东卿之继世，并有灵风。乃梦寐假规，丹青往制。既分赵璧，兼施魏珠，拟簪



阙于天台，状重楼于句曲，顿还旧观，且介通庄。嗟乎！欵驾方留，化机潜迫，削墨则公输复去，飞梯则宋翟还归。或沙版仍虚，或芝寮未豁，或菡萏阙垂于倒井，或椒聊罕遍于周垣。图石室于西昆，犹资粉墨；画银台于东海，尚渴铅黄。仙家宁有废兴，人世自多休戚。

今皇帝骈阗灵贶，合沓真符。爰顾宝臣，来颁瑞节。尚书河东公华、嵩、衡、霍，麟凤龟龙，霈膏雨于丰年，耀福星于分野。加以融微妙阃，栖照玄津，书圣琴言，《论衡》《棋品》。征君虚幌，未远军牙；都讲曲棂，更联宾榻。周柱史之论上士，张河间所谓仙夫。有猷而九牧具瞻，无待而三元共奖。女道士长乐冯行真、庐江何真靖等，并下元受事，《大洞》刊名。积雪通襟，高霞映抱。炼气则谷仙留诀，回颜则桂父陈方。华岳洗头，岂肯秦台吹管？阳城掉臂，安能鲁殿窥窗？永念洪纷，每勤玄贶。义行于得众，事集于和光。郡人焦太元等若干人，卓、郑遥源，严、枚远胄。悬情紫简，禀化朱陵。争携莫逆之交，共就列真之宇。灵姿载穆，景从多仪，岳渎奔趋，人天杂集，十洲悦见，三岛加升。气转金枢，则云归鸳瓦；漏移铜史，则星入蝦帘。焕冰碧以交辉，俨环玼而迭映。纵时更溟滓，代变鸿濛，于玄黄未判之中，存碣碣无垠之状。

行真等因标石阙，来访银书。予也五郡知名，三河负气。颜延年之纵诞，未能斟酌当时；王子敬之寒温，徒欲保全旧物。属以鱼车受宠，璧马从知，《子虚赋》既恨别时，《乐职诗》空劳动思。况乎无仲祖之韶润，有彦辅之清羸，发短于孟嘉，齿危于许隐。谢文学之官之日，歧路东西；陆平原壮室之年，交亲零落。方欲春台写望，秋水凝情，问句漏之丹砂，饵华阳之白蜜。惠而好我，式契初心。聊复攀逸轨以裁襟，抚空怀而选义。扬子云酱瓿之说，蔡伯喈鹵臼之



言，斯文僥系于污隆，后世何妨于知罪。稽首归命，乃为铭曰：

道实强名，先天地生。渊默未睽，寂寥无声。中黄立极，元阳降精。隐轸金阙，开华玉京。原注：其一。

于穆犹龙，诞予灵族。尼山设问，函关著录。开以九籀，转之一轂。乃命云孙，纳于大麓。原注：其二。

云孙有庆，开国于唐。允文允武，宜君宜王。充庭叠瑞，罄宇储祥。连珠合璧，气紫云黄。原注：其三。

大泽斩蛇，新野得马。泗上亭长，邯鄲使者。《乾》在地上，《丰》照天下。仁及隐微，谦称孤寡。原注：其四。

载厘五纬，肆覲三尊。虔恭真质，偃曝灵恩。弥缝宇宙，把握乾坤。迺迤邃宇，参差妙门。原注：其五。

惟此左川，西南奥壤。古有经始，今存显敞。瑶林琼树，铜池宝网。玉女云衣，仙人露掌。原注：其六。

吴宫火□，焚道兵来。聊于一气，示有三灾。坏因化往，成由运开。太颠宝贝，声伯琼瑰。原注：其七。

长乐肇端，庐江纒美。英蕤秀萼，旋纲步纪。克蹈前武，能新旧址。媚此绮都，邻于锦里。原注：其八。

我之刊岳，帝与令封。青云干吕，白日高春。道心结课，天爵畴庸。沈研胜韵，款至玄踪。原注：其九。

载念弱龄，恭闻隐语。蕙纁兰佩，鸿俦鹄侣。愿胜华藻，请事充举。如曰不然，吾将谁与？原注：其十。



文集补编卷十

碑 铭

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 并序

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在宥七年，尚书河东公作四证堂于梓州慧义精舍之南禅院，图益州静无相大师、保唐无住大师与洪州道一大师、西堂智藏大师四真形于屋壁。化身作范，南朝则阁号三休；神足传芳，东蜀则堂名四证。乃今铨义，与古求徒。彩札既新，睟容伊穆。爰命词客，式扬道风。盖惟麾玉柄于玄津，初流二谛；隐金椎于觉路，终驾一乘。理在无言，情殊有待。慧间云布，谁争润础之功；禅际河流，匪竞浮槎之远。旁询地志，遐考山经，昆陵未曰天齐，泰岳徒称日观。定竺乾于身毒，郭璞之言有征；证罗卫于华胥，王劭之书可证。虽复一缘既演，五梦斯呈，糴寂双林，崩腾八国。而心心授印，宁关乾鹊之祥；顶顶传珠，未待骊龙之寐。吾知之矣，代有人焉。



惟无相大师表海遐封，辰韩显族，始其季味，夙挺真机。见金夫以有躬，援宝刀而败面。大师得因上行，豁悟迷途。载验土风，东国素称君子；旋观沙界，西方是有圣人。遂西谒明师，遇其坚卧，俄烘一指，誓续千灯。火鼠衣光，烛龙引焰，膺如灯蜡，雪若煎膏。师乃引与之言，叹未曾有。退从谷隐，惟制草衣，曳屣用自牧之萑，结束引难图之蔓。农夫乍去，或议裁缝；雍氏云归，方闻褰积。宁思天柱，诂学水田。鲜华不望于郁泥，密致那期于刻贝？加以峰危鸟道，林绝人蹊。梁置之盐，邻殊莫致；郁单之米，界绝难通。于是橡栗无求，鳧茈不掘。想馀粮于蓬棵，调美膳于苔垣。吞沙了异于罗甸，得块返欣于重耳。昔平與释子，犹饵石帆；陇右沙门，尚餐松叶。比若斯等，方信莫同。章仇兼琼拥节内江，分符右蜀，因其百请，始议一来。遇羯虏乱华，銮旌外狩。局皇图于巴濮，指赤县于犍^犍。硃磨牙，鲸鲵奋鬣。上皇显图内禅，自恃真期，久披宸襟，徐叩妙键。无惭汉室，空礼清凉之台；有陋魏朝，徒建须弥之殿。道含九主，恩浸四生，获永固于灵根，实仰资于圆智。

时无住大师寻休剑术，早罢铃经，韬綦连之四弓，舍步陆之七箭。径欣道在，罔憚人遐，坎轲汾阴，飘纚益部。聿来胥会，默合玄符。本惟肃于尊颜，竟克谐于妙果。优孟之同楚相，不亦辽哉！丑父之类齐侯，竟何为也？事虽可引，义则殊途。宴坐穷岩，化行奥壤。顶轮降祉，肉髻开祥。及将寓信衣，乃误因罢士。经过九隧，流落六群，彼既悬定于传刀，此亦熟惊于肱篋。璧留曲阜，诂为张伯所藏；剑出丰城，岂是雷、华可佩？适来适去，悉见悉知。故得大梵下从，通仙右绕，臂舒百福，眉曜千光，灵禽例散于觉花，瑞兽常衔于忍草。宁止山神且届，但送甘松；藩后绝临，空分沈水？凡兹异迹，未可殚论。杜相国鸿渐、崔仆射吁，并望



切龙门，情殷荷担。留迷待楯，出病求攻。克扬静众之名，特峻保唐之号。蜀诚有之，楚亦宜然。

惟洪州道一大师古相标奇，足文现异。俯爱河而利涉，靡顿牛行；过朽宅以衔悲，频回象视。早从上首，略动遐心，携仁寿之剃刀，振天台之锡杖。遑违百濮，直出三巴，拂衡岳以徜徉，指曹溪而怅望。都遗喻筏，尽灭化城，罢悬柝于顿门，抗前旌于超地。披荆西里，坐树南康，有感则通，无闻不耸。医龟思遇，哽虎求探。化汉水之渔人，奚求往哲；度青萝之猎客，肯愧前修？

智藏大师以松阕之英，梓潭之灵，目广青莲，唇饴赤果。自有来而致敬，由无取以相欢。绵邈星霜，留连几杖。初闻四句，诚为入室之宾；未听三幡，了是无师之智。遽援坐席，令传了经。非取履于下邳，还称可教；异服膺于泗水，更谓不如。明牧前归，英人后感，相紫阶则生金吐义，礼白塔则尽竹书名。彼四大士者，皆行贯迦维，名高记遊。且夫纷纶藻绘，列慈氏之云台；合沓缙囊，贮圣王之蓬阁。

我幕府河东公天瑞地宝，甘雨卿云，总海内之风流，盛漳滨之模楷。号鸣文苑，陟降朝阶。自作我上都，统以京尹。鞶鞶之下，绂冕所兴，本之以强宗近亲，因之以豪猾大侠。丙吉为相，出遇横尸；袁盎免官，归逢刺客。公贞能荡盪，正可辟邪。殷货殖于五都，无劳走马；屏帷埋于三辅，何必问羊。托宿于天官，假道于雒宅。五年夏，以梁山蚁聚，充国鸱张，命马援以南征，委鍾繇以西事。大张邻援，寻覆贼巢。既而军垒无喧，郡斋多暇。纱为管帽，布是孙裘。神仙中人，方其携手；风尘外物，乃以关身。梦里题诗，醉中裁简，临池笔落，动草琴休。至于三坚八正之言，四摄六通之说，则理超文外，照在机先。修竹长松，不曾形迹；孤峰澹涧，未觉亲疏。鄙物物以肇端，自如如而取证。



赞同范泰，律若张融，王澄徒服其嘉言，孟贲不知其慧业。属者以洪州三大师灵仪未集，华构将成，乃进牋求真，移书抒意。

江西廉使大夫汝南公黄中秉德，业尚资仁。动之则瑶瑟琼钟，锵洋清庙；静之则明河亮月，浩荡华池。远应同声，函緘遗貌。试殿中监鲁郡邹从古家承作绘，艺有传神。授以斋修，俾之雕焕。情劳若病，思苦如痴。拂壁但见其尘惊，倚柱不知于雷震。妙分涂掌，巧写应身，如安所洗之肠，若见不沾之足。诂同袁奋，画一室之维摩；略等戴逵，写五天之罗汉。

况刹悬慧义，山耸长平。花市分区，香城转轸。龕流迴汉，梯倚重霄。桂处吴刚，榆边传说。轡回羲仲，则日欲摧轮；门启苏林，则天堪倚杵。爰初置臬，靡托金材，或以□□，参于桷橈。如堪韬布，恐刘肇以裁筒；苟可当鈇，虑蔡邕而制笛。公遂养之弘栋，易之荣椽，黄楠可访于下巢，翠□罔攀于清渭。渐鸿得桷，贺燕依梁，望同老氏之春台，牢若文翁之石室。本乎初念，逮彼成功，自一毛半菽之微，至雕玉布金之丽，皆不资官廩，无取军租。非饮马之余钱，则遗盗之旧布。将遣涪川习定，鄴道降魔。苟能浣尔之尘劳，莫不涉子之阃奥。

又院有缁叟，族高陇西。顷据方坛，时称律虎；晚修圆觉，世谓义龙。石磬朝吟，铜瓶夜满。不扃外户，靡立中闾。公喻以传香，假其谭柄。且山、毛综核，未挂支提；许、郭辈流，偏遗梵行。斯固天机有裕，世网无缠，盍裹缚于缣緌，可铺舒于琬琰。

愚也中兵被召，上士联荣。敢同谯郡之功曹，愿作山阴之都讲。何言此事，叨谓当仁。矧红磴时寻，多逢翠碣；紫榛乍倚，每见丹碑。龙门慕新野之能，江夏服盈川之富。恨



不疆場俯接，旗鼓亲交，贯其三属之犀皮，焚彼十重之鹿角。以灵才结课，用逸思酬恩。来者难诬，前言不戏。庶使祢衡读后，重峻文科；王粲背时，更增乡品。其词曰：

熙矣无上，怡然至真。寿长滴海，劫远吹尘。苍茫去圣，造次求仁。谁从多辙，自涉殊榛。

婆斯南游，达摩东止。智剑拭土，信珠澄水。道在肝胆，化行竹苇。庐阜伸拳，城安得髓。

猗欤静众，来隔天浚。遗珪掷组，炅指求心。柔管代毳，掏土延阴。藓含檀钵，露涩琼针。

鸣光天灵，仓丝地望。势隔严道，人同宝相。梵众来格，魔军内向。犀枕金炉，冰崖雪嶂。

从容大寂，挺拔曹溪。情超地位，意小天倪。呦呦苑鹿，喔喔园鸡。融心露镜，刮膜横篦。

未有西堂，克流英盼。翦拂慧炬，贯穿戒线。金浦涵月，琼岩跃电。云母飘花，流黄举扇。

我公有命，咨尔丹青。恢崇大厦，写载真形。檐垂义网，户缀玄扃。三生聚石，九子垂铃。

公实挺姿，褰涵天壤。捧日孤起，横秋直上。谢安麈尾，王恭鹤氅。灰琯迎和，霜钟进爽。

六通胜范，四证微筌。蜂音出妙，鸟偈留玄。传真得果，聚福成田。辽辽鹏壑，眇眇龟年。

掩霭巴山，繁华蜀国。世界严静，人天膺臆。崇基式固，芳音无斁。长现优昙，永观摩勒。

道士胡君新井碣铭

并序

梓潼帅所治，城东北一里，有宫曰紫极宫。宫有道士曰



胡君宗一。东都佐汉，尚书即谏于探筹；南国仕梁，游击还闻于奉镜。既还闾紫府，纳陛丹台，遂摆落家声，而削除世系。今乃玄元之遐胄，玉皇之后昆。青骨绿筋，玄丘白志，洞土之须面，处子之肌肤。舌响琼钟，骨摇金都。霞烘帔薄，铎嫩冠欹。开天上之文房，应收笔砚；入人间之武库，未见戈矛。其稟质之秀也如此。

青囊药圣，绀屐方神。华阳之洞里茯苓，汤谷之肆中甘草。神忧智藏，鬼谢秋夫。以刮云长者为凶，以针孟德者为忍。郭太医四难之说，无乃疏乎？徐从事九转之方，既闻命矣。其造微之术也又如此。

膺是美禄，以资玄游。叹楚俗之醉稀，怨中山之醒早。历城伏日，会稽暮春。□枕凌晨，莲筒落晚。覆景升之伯雅，倒季伦之接褱。比者解醒，多调琬涎；向来已渴，例用琼浆。千钟粗戒于初筵，百榼未成于荒宴。其寄情之远也又如此。

不横何箸，靡对朱杯。昆仑之禾，徒称于商微；桃榔之面，浪出于丹区。朱鸟含津，苍龙炼气。用庖书为外典，以《食蔬》为空言。日色九芒，便同业鼎；露华五色，已当僖盘。其绝累之至也如此。

至于直置形骸，混齐歌笑，或久留白社，或暂诣丹麾，迟回而稍至墙东，倏忽而还居灶北。由来箕踞，祢正平未曰狂生；所过粪除，王彦伯齐称道士。则固非一端可定，二教能拘。谅不测于仙阶，亦难论其乡品。然而能持慈宝，不鏹玄枢。忽闻济物之功，聊有寄言之路。

尚书河东公作镇之三载也，雨苗均惠，风草驰声。郗元帅之《诗》《书》，那宜夺席；曹相国之黄老，未足争鞭。君忽唱曰，斯民也，凡带城极，毕趋宫井。且蛭沙易滥，苙壤多疏，不可家置银床，人开玉螯。其或跋乌未上，赵尊之户



扇方扇；顾兔犹龔，曼倩之窗棂未启。则词人卧病，莫冀沾唇；穷子号冤，无容洒面。况北通上路，南际殊邻，有渡汉之灵牛，有还燕之骏马。少阳用事，抱莹角以来思；畏景无阴，踬奔蹄而至止。苟亏上善，或致中乾。

君乃于宫之西南，载考《水经》，仍穷井德。一八四八，鲍侍郎遽尔废辞；九二九三，郑司农霭然深义。将就厥志，必求所同。时则有若我同僚六君子者。窦将军之府内，玄甲朱旗；王太尉之幕中，红莲绿水。偕崇虚室，并摄灵台。阴功共矢于三千，久视同期夫八百。倒夫筐篚，竭以杼机。君乃指此甘凉，毕其沟沼。烟移宋畚，雷动刘楸。晋块咸除，泾泥尽漉。靡踰浹日，遂冽寒泉。复博采贞珉，遐求怪蠃。混沌之凿，几裂云根；朴属之车，争驰风磴。武都引镜，东海分桥。下壁立以呈坚，上觚棱而显巧。方流与洁，灵沼分清。丹灶飞华，宁有代僵之李？赤箫遗响，终无半死之桐。隅落松门，藩篱桧殿。未飞劫烬，尚纽坤维。武夷重宴于曾孙，宣岳更歌夫阿母。亦永绝无禽之咎，终微射鲋之虞。君更以我辈数人，一时之彦，具惟方臭，盍议雕刊。疑余曾梦彩毫，或吞文石。屡回隆顾，亟□斯文。八斗知惭，四科奚取？天长地久，同衔写琰之规；古往今来，无复结茅之困。言之不足，乃作铭云：

光芒井络，郁勃天彭。于惟教父，诞此仙乡。闻□秦峙，见腊嘉平。黄宁虚位。绿字题名。原注：其一。

徐瓠留犀，扁桑分水。虢蹙赵梦，齐店秦痔。金绳续脉，玉管捐髓。蛇胆明眸，虎须牢齿。原注：其二。

酩酊过市，酪酊经垆。浔阳傲令，富渚狂奴。三春竹叶，九日茱萸。延年裸袒，孟祖号呼。原注：其三。

龟咽存元，熊经养秀。旷矣鼎鼐，悠哉筵豆。秽若食带，鄙同探驪。竹实虽繁，山梁不嗅。原注：其四。



爰嗟□井，载隔寥林。拜异疏勒，穿殊汉阴。膏融土脉，乳漠泉心。匠得鳧舄，工分凤簪。原注：其五。

吾党具采，藩条是赞。千寻建木，万丈绝岸。华裾上榻，白珩素案。明月离云，钩星在汉。原注：其六。

燕、齐宾客，杨、许师资。《养生》著论，《招隐》裁诗。玄中领悟，尘外襟期。共防纒短，同虑瓶羸。原注：其七。

古有三巴，今分二蜀。萦纡九折，峥嵘七曲。玄鹤华表，仙人棋局。我刻斯铭，永噉朝旭。原注：其八。



文集补编卷十一

行 状

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

曾祖讳某，皇美原令。祖讳某，皇安阳县尉。父讳某，皇郊社令。处士讳某，字某，郊社令第二子也。年十八，能通五经，始就乡里赋。会郊社违恙，出大学，还茱山。就养二十余岁，乃丁家祸，庐于圻侧。日月有制，俯就变除，遂誓终身，不从禄仕。时重表兄博陵崔公戎，表侄新野庾公敬休、平阳之郡等，以中外钦风，处在师友，诱从时选，皆坚拒之。益通五经，咸著别疏，遗略章句，总会指归。韬光不耀，既成莫出，粗以训诸子弟，不令传于族姻，故时人莫得而知也。注撰之暇，联为赋论歌诗，合数百首，莫不鼓吹经实，根本化源，味醇道正，词古义奥。自弱冠至于梦奠，未尝一为今体诗。小学通石鼓篆，与钟、蔡八分，正楷散隶，咸造其妙。然与人书疏往复，未尝下笔，悉皆口占。惟曾为



郊社君追福，于墅南书佛经一通，勒于贞石。后摹写稍盛，且非本意，遂以鹿车一乘，载至于香谷佛寺之中，藏诸古篆众经之内。其晦迹隐德，率多此类。

长庆中，来由淮海，途出徐州。时有人谓徐帅王侍中曰：“李某，真处士也。”遂以宾礼延于逆旅，愿枉上介，与为是邦。处士谓徐帅曰：“从公非难，但事人匪易。”长揖不拜，拂衣而归，其词盖讥其崔相国事也。复归荻上，讲道如初。享年四十有三，以太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弃代。以其年十月，卜葬于荻阳坛山原，望于先域，夫人荻阳郑氏合焉。二男瑊、瑒，时甚幼孺，犹子思晦实尸其礼。

至会昌三年，以风水为患，松楸不立，二子号叫，愿更蓍龟。商隐与仲弟羲叟、再从弟宣岳等，亲授经典，教为文章。生徒之中，叨称达者，引进之德，胡宁忘诸？愿襄改卜之礼，敢遗撰美之义。阁下独执文律，首冠明时，顷于篇翰之间，惠以交游之契。窃书遗事，敢请刊铭，冀推族类之恩，用永隐沦之德。伏纸酸哽，十不存一。谨状。

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

原注：故相州安阳县

姑臧李公夫人范阳卢氏北祖大房。

夫人姓卢氏，曾祖讳某，某官。父讳某，兵部侍郎、东都留守。夫人，兵部第三女，年十七，归于安阳君，讳某，字叔洪。姑臧李成宪、荻阳郑钦说等十人，皆僚婿也。安阳君年十九，一举中进士第，与彭城刘长卿、中山刘□虚、清河张楚金齐名。始命于安阳，年二十九弃代，祔葬于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。美原讳某，字既济，其墓长乐贾至为之铭。一子邢州录事参军，讳某，字叔卿。



始夫人既孀，教邢州君以经业得禄，寓居于荥阳。不幸邢州君亦以疾早世，夫人忍昼夜之哭，抚视孤孙。家惟屡空，不克以邢州归祔，故卜葬于荥阳坛山之原上。俾自我为祖，百世不迁。后十年，夫人始以寿歿，诸孤且幼，亦未克以夫人之柩合于安阳君。怀、郑相望，二百里而远，仍世多故，茔兆尚离，日月遄移，将逾百岁。

曾孙商隐，以会昌二年由进士第判入等，授秘书省正字。所以称家，克谋启合。罪戾增积，降罚于天，卜吉之初，再丁凶衅。永唯残喘，寄在朝夕，惧泉阡乖隔，松纒摧残。衔哀挽血，尽力襄事。克以来年正月日，启夫人之柩，归合于怀之东原。永瞻贻厥之恩，讎忘论撰之义？阁下我祖妣之族子，今天下之文宗，深惟托分之重，实仰锡类之旨。敢祈刊勒，荐慰尊灵。叩心献状，辞不宣德。谨状。

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

昔我先君姑臧公以让弟受封，故子孙代继德礼，蝉联之盛，著于史谍。王考纠曹君，以隐德不耀，俯仰于州县。烈考殿中君，以知命不挠，从容于宾介。惟我仲姊，实渐清训，年十有八，归于河东裴允元，故侍中耀卿之孙也。既归逢病，未克入庙，实历周岁，奄归下泉。时先君子罢宰获嘉，将从他辟，遂寓殡于获嘉之东。厥弟不夭，旋失所怙，返葬之礼，阙然不修。

至会昌三年，商隐受选天官，正书秘阁。将谋龟兆，用释永恨。会允元同谒，又出宰获嘉，距仲姊之殂，已三十一年矣。神符夙志，卜有远期，而罪衅贯盈，再丁艰故，且兼疾瘵，遂改日时。明年冬，以潞寇凭陵，扰我河内，惧罹焚



发，载軫肝心。遂泣血告灵，摄縗襄事。卜以明年正月日归我祖考之次，茱阳之坛山。

仲姊生稟至性，幼挺柔范，潜心经史，尽妙织纈。钟、曹礼法，刘、谢文采，顾此兼美，自乎生知。而上天赋寿，不及二纪，此盖群弟不肖之所延累也。铭表之托，本于文人，将慰归来之魂，实在不刊之笔。衔哀摧咽，五情已崩。孤苦苍天！永痛苍天！

黄筌斋文

为茱阳公黄筌斋文

臣伏闻系自象先，道尊玄教。有无名之璞，不可雕镂；开众妙之门，未尝关键。达人大观，上士勤行，始有胥、连、爰交尊、陆，皆稟混成之教，以凝悬解之功。及至化渐漓，真元稍散。七千神虎，穷蹈籍之姿；九百毒龙，恣贪残之患。乃复吴宫合石，王屋流珠，方班万国之朝，始定百灵之位。大之则笼罗八极，居蒂芥之微；小之则陶冶一身，后天地而老。上维皇屋，下及蒸人，莫不受炼朱陵，施功酆部。故五腊二直，八节三元，咸开忤拔之科，用显修崇之旨。

臣某幸生昭代，素稟玄风，每秋水凝情，春台写望。畅灵襟而抽思，若振羽毛；动玄籥以开怀，如餐沆瀣。因循官牒，渐染君恩。既乖紫气之占，遂阻丹丘之会。五岭之表，再麾始临，抚凋瘵之民人，压蛮髦之杂俗。窃恐见闻所及，未契玄科；举措之间，有逾真裕。或散为疾瘼，或遭作凶



饥。敢荐真师，式陈妙会。况此府水环湘、桂，山类蓬、瀛。固亦武陵之溪，桃源接境；平昌之井，荆水通津。洞乳凝华，岩烟结气，浮丘别馆，蓊子邮亭。岂直发地五千，独称于太华；去天三百，惟迷于武功？实幸廉车，得亲灵境。今则凉飙已戒，溽暑寻徂。九外八遐，静无氛翳；二元三景，蔼有辉光。云篆鸟章，珠巾琳几，略皆备物，粲有加仪。

伏乞太上三尊，十方众圣，曲流玄泽，大降鸿慈。先俾清朝，克逢多福，南面庆千春之寿，北辰康亿载之欢。三事百官，共绥天禄；四夷万有，长叶帝谟。然后所部封疆，当州寮属，皆无虚土，屡有丰年。臣斋功获申，道念增厚，式扬藩任，妙选宸心。庆灵长被于身枝，清裕永沾于家属，则仰荷大道无极之恩。臣限以严扃，属兹戎寄，不获躬赍素简，亲诣黄坛。望紫府以驰诚，向清都而洁虑。谨附臣李道琮墨辞上启。惶恐，谨辞。

为相国陇西公黄篆斋文

臣忝系仙枝，获蒙道荫，早佩相印，屡登斋坛。虽八景三清，粗闻科戒；而七情五贼，未勉修持。入辅出征，绵时历岁。伏虑政刑未当，赏罚或乖，积愆咎于玄司，负委寄于皇渥。今谨赍薄具，仰献微诚。伏乞太上三尊，十方众圣，曲垂保佑，大赐涤除，俾善业克成，良愿无拥。金柯玉叶，奉圣祖于千秋；黄屋丹墀，戴吾君于亿载。百蛮康乐，万国×安，然后散及冥途，沾诸酆部。寒灵罢对，滯爽腾辉。俱升仁寿之方，共奉太平之化。



为马懿公郡夫人王氏黄篆斋文

唐某年月日朔，上清大洞三境弟子妾某，本命某年，若干岁，某月日生，属北斗某星。住河南府河南县，正平坊安国观内。今谨携私属弟子某等，诣京兆府万年县永崇坊龙兴观内，奉谒受上法师东岳先生邓君。奉依科仪于三圣会仙堂内，修建黄篆妙斋。三日三夜，转经行道，奉为先受法尊师，并道场男女官众，及九玄七祖，弟子门徒等，忏罪拔苦祈恩。辞上谒虚无元始自然天尊、太上大道君、太上老君、金阙后圣李君、十方灵真，三界官属、三十六部尊经、玄中大法师、天地水三官、北斗尊神、本命星尊神、洞天林谷一切栖隐诸灵仙等。妾夙值师尊，钦闻教旨。伏以元皇布气，时播群生；太一传形，肇流品庶。皆陶无始，成彼自然。及三古已还，九皇秘迹，群妖众孽，黷乱真玄；鬼道尸邪，干迷至正。于是大分治化，广辟章符。金板玉绳，载演修存之术；河源酆部，重明考治之科。故得三灵无垫坏之虞，万物被生成之德。

妾内惟幼穉，晚遂修持，爰在童蒙，被诸僭咎。去元和某年，获托于故户部尚书赠左仆射臣马总，极纷华于少壮，结胎血之因缘。况臣总被沐君恩，久居藩镇，受专征之寄，擅外阃之权。殄寇下城，所伤者不记；用刑持法，所坐者至多。虽事上之心，诚无顾避；而奉行之际，或爽重轻。故臣总平生之时，许妾以虚无为念，冀因晚节，同结良缘。及臣总捐家，妾终丧纪，婚姻粗毕，门户如初。故东都某观道士南岳先生符君，哀妾香火之勤，成妾巾褐之愿，爰从披度，骤历年光。虽积秽行尸，感通莫冀；而三虫六贼，制伏无



亏。流辈之中，吹嘘骤至，谓可以奉三洞之尊法，稽七真之异闻，劝请殷勤，推许重叠。妾虽荣从非望，亦念切良时。遂于某年，于某处，奉诣大洞师东岳先生邓君奉受上法，回车毕道，交带紫纹，负荷玄科，叨忝真位。妾夙宵感励，寝食惭惶，于今五年，益勤一志。兼誓除俗累，渐慕清修，休绝已来，志念愈洁。所希稍存真气，可降众灵。

又按《仙记》云：师与弟子，能相保七年者，法当得道。况今国家奉玄元之裔，圣上崇清净之风。妾师奉为君亲，广存济度。妾又筋骸非病，齿发未衰，仰佩玄恩，实为罔极。是敢重投灵地，再献微诚。遂有同学男女官某，嘉妾至心，勉妾上路。即于今夕，再次仙都，庆百生有幸之辰，登三圣会真之室。修崇始毕，朝礼云初。何必银台，远居东海；诂资瑶阙，近到西昆？窥观而羽翼疑生，行列而云霓交映。欣荣过极，感泣不胜。谨用上按仙仪，旁征斋法，特延清众，重请本师。伏乞太上三尊、十方众圣，曲流玄泽，大降鸿私，录妾一念之清心，赦妾亿劫之重罪。伏愿善缘益长，丹恳获申。君王冀保于千龄，辅弼永绥于百福，五谷丰稔，四方×宁。先授道师，迁洞天之位；今传法主，享龟鹤之年。道俗二缘，咸蒙覆露；幽明两代，并洗愆尤。先魂无冢讼之辜，同志绝干城之患。阴幽滞爽，狴犴穷冤，皆获迁升，尽从宽释。妾誓持女弱，永奉玄微，苟负盟文，冀当冥考。妾某无任恳惻祈恩之至。谨辞。

为马懿公郡夫人王氏黄篆斋第二文

唐会昌三年，太岁癸亥十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，上清大洞三境弟子中岳先生黄帝真人张抱元于所居宫内奉依科仪，



修建下元黄箓妙斋，两日两夜，转经行道，忏罪乞恩。拜上虚无自然元始天尊、太上大道君、太上老君、十方众圣、三界灵官、三十六部尊经、玄中大法师、崇岳山诸灵官等，妾闻至极含虚，真人在己，陶混元于无始，禀灵性于自然。莫不疣赘有为，秕糠非道。縹北门而高视，泛虚舟而不羈。及夫淳化渐漓，真玄稍秘，于是教垂三洞，文演九辰。地纪天元，因斯立极；北酆南霍，自此分区。犹以修崇之旨未宏，忏拔之科尚昧。故七神五藏，降虚黄之上经；三日元时，开青女之秘诀。事逾玄象，道介希夷。正一真人余文具在，三天教主遗法斯存。

妾庆自多生，时丁休运，永惟女弱，早服师门。佩秘箓于上清，阶众真之高位。虽限存性分，而事系因缘。丁宁汤谷之游，仿佛朱陵之会。贪叨斯极，负荷不胜。故八庆三元，良时吉日，莫不广开龟座，大辟龙山，耀衔烛于幽都，稽歆驾于玄路。况所居观宇，乃肇于贵主，创自平时。绛馆清宫，居惟帝女；珠囊锦帙，来自天家。通仙之象设可凭，大国之庆灵无泯。自开元厥后，天步攸艰。阆苑融台，例遘郁攸之毒；霓旌绛节，咸罹窃发之灾。而斯观栋宇无亏，图书不蠹，彩札如旧，灵文若新。况镇我神州，正当午位。北瞻翔凤，自倾臣子之丹诚；南眺凿龙，宛是神仙之福地。虽浮丘尚阻，而佳气遥通。先皇帝重振玄风，今天子广明至道。恬神姑射，系志崆峒。银瓮告存，非假华山之出；珠胎展瑞，不因赤水之遗。平阳之绛鬘时来，昆岳之白环屡入。故二京法众，四海名流，咸得荫蔼天光，晞沾睿泽。云灶尽期于九转，灵阶毕慕于三清。高功臣抱元，捧日降精，因星命氏，骨鸣金郤，响振琼钟。昔自绮纨，遂辞禄仕，倦蓊子之都尉，厌东方之侍郎。固已名列紫书，位通丹岳。调三关而自适，通九馆以忘忧。



顷以台峤名游，云台高迈，清溪万仞，丹桂八重，爰以金慈，忽闻至止。故妾及男女官等，因下元大庆之日，水官校籍之辰，稽首求哀，摽心奉请，愿携清众，为按玄科，将有望于感通，冀必闻于御彻。今则玄冥司候，阴魄将圆，鱼钥开簧，麟厨备味，列炬而房名流电，燎炉而馆号明霞。伏乞太上三尊、十方众圣，曲垂鉴映，大降优恩，使妾等斋功克成，道分增益，圣君万寿，良辅千秋，凡在生灵，悉蒙休祐。上通清汉，下及幽渊，长育咸绝于天伤，穷滞皆蒙于开释。又伏以山东逆竖，代北饥戎，负义背恩，兴兵动众。亦愿元恶面缚而归罪，群校倒戈而显忠，污俗惟新，迷途复正。溥天之下，率土之滨，永无草扰之虞，长保升平之福。妾幽明两代，道俗二缘，在位者长简于帝心，求道者早升于仙籍。誓尽躯命，钦奉香灯，苟违斯言，分当冥考。

为马懿公郡夫人王氏黄篆斋第三文

妾以微生，幸蒙嘉运，得因师友，奉佩符图，品在高真，文参上法。而尘泥贱质，肉血微躯，未能绝迹人寰，栖心物外，永怀真格，有负玄科。然至于澡雪身心，修勤香火，五腊二直，八节三元，誓以严持，不敢怠志。然恐举措之际，未合玄机；过咎之来，积于酆部。年深月远，衅重责深。罹寒灵考治之科，辱大道兴隆之运，夙夜自念，冰炭交怀。

今谨因中元大庆之辰，地官校篆之日，辄于灵地，敢献微诚。伏乞太上三尊、十方众圣，曲流玄泽，大降慈恩，录一念之清心，赦亿劫之重罪，使玄功克就，良愿大成，君王长享于万年，臣庶咸离于五苦。上自云鸟，下及泉鱼，凡曰



生灵，皆蒙覆护。然后及于私室，资彼幽魂，见存名上于南宫，过往神离于北部。河源滞爽，狴犴幽冤，咸乞荡除，俾从迁适，仰荷大道罔极之恩。

为故麟坊李尚书夫人王炼师黄篆斋文

以妾某所佩图篆，先经遗坠，今复寻获，乞恩归罪。据辞上诣虚无自然元始天尊、太上大道君、太上老君、太上丈人、三十六部尊经、玄中大法师所佩篆中灵官将吏、三界官属、一切灵化、嵩洛名山众真高隐。妾运从往业，庆及今生，获以愚蒙，早佩经法。而注念不谨，修奉多违，殃与时增，善随日削。莫忘尘累，备极艰虞，儿息凋零，孙侄孤藐。一辞西雍，久寓东周，五迁家居，十变年序。

昨者以所授宝篆，盛以雕奩，既忘诲盗之资，果有担囊之酷。遂使金科玉篆，见辱于宵人；神将灵官，久凌于暴客。寻求未获，披露无因，分已名系幽官，位标黑籍，万劫永沈于狴犴，九玄同役于河源。而罪重忧深，诚专感达，始闻寻索，旋得踪由。爰以吉辰，迎归静曲，修存香火，拂拭尘埃，瑶緘错落以如新，锦帙烂斑而如旧。永怀衅戾，不敢遑安。

今辄请高真，仰陈薄具，负荆泥首，引剑投躯。伏乞太上三尊、十方众圣，曲流殊渥，旁敕玄司。录其归咎之诚，许以自新之路。使良缘渐固，真路稍通，既勤血肉之余，长奉灵仙之戒。苟其重渝今誓，犹涉初心，请候真科，以从冥考。



祝 文

为李怀州祭太行山神文

谨按《礼经》云，诸侯得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。今刺史乃古之诸侯，太行实介我藩部。险虽天设，灵则神依。岂可步武之间，便容孽竖；磅礴之内，久贮妖氛？今忠武全师，河桥锐卒，指贼庭而将扫，望寇垒以争先。神其辅以阴兵，资之勇气，使旌旗电耀，桴鼓雷奔，一麾开天井之关，再举复金桥之地。然后气通作限，云出降祥，长崇望日之标，永作倚天之柱。酒肴在列，蔬果惟时，敢洁虑以献诚，冀通幽而写抱。

为中丞荥阳公赛理定县城隍神文

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兼御史中丞郑某，谨差理定县令某，具酒肴昭赛于县城隍之神。日者穴蚁不封，商羊未舞，爰忧即日，将害有秋。我告于神，神能感我，云才作叶，雨已垂丝，既开丰稔之祥，敢怠馨香之报。神其无羞小邑，勿替玄功，永作荫于城郭沟池，长想报于禾麻菽麦。守臣奉职，孰敢不虔！



赛侯山神文

惟神越峤分雄，鲁岩学峻。慰农夫之望岁，扬少女之微风。变俾枯荑，化为嘉谷。将期大稔，敢荐惟馨。神其祝我秋成，羨余民食。无俾董生之说，空闭阳门；忽令夷水之风，屡鞭阴石。苟岁既登矣，则神永歆焉。

赛建山神文

夫神必依人，山惟镇地，式融景命，必建玄司。前者忧切蕴隆，念深流铄，讵言膏泽，忽致有秋。敢荐杯盘，粗陈肴蔌。神其留欢屏翳，通意冯夷，叶时雨于东皋，卷阳云于南裔。我民奉事，无或不虔。

赛莫神文

惟神克扇明灵，居余属邑，能作殷臣之雨，欲丰唐叔之禾。辄以良时，爰陈薄奠。神其俯临上席，少解灵衣，舞朱凤于南方，召玄龙于北极，永调和气，无易至诚。

赛石明府神文

惟神化洽虞琴，享存栾社。铜章墨绶，应非百里之才；



啸虎吟龙，犹续三时之雨。余也谬当廉部，未及行春，飞鳧怀叶令之庭，沸井想延陵之庙。神其论交异代，降福斯民，常俾旗云，庇我嘉谷。联兹荐报，庶或感通。



文集补编卷十二

祭 文

为司徒濮阳公祭忠武都押衙张士隐文

惟尔业传玄女，胄自青阳。三河设辨，五郡推良。廉用苞含立节，柔将恭谨摧刚。伊昔顽民，实邻旧许，豺终覆族，犬犹恋主，从诸侯之背钺，逐大将之旗鼓。任重前驰，众才一旅，许伯则摩垒而还，曹仁亦逢沟而渡。举无遗算，仕匪遭时，何兹皓首，不识丹墀。剑折而空留玉匣，马死而犹挂金羁。刮骨疮深，通中毒作，昔梦膏肓之竖，靡效君臣之药。休拔赵帜，空张卫幕，尘凝而笔聚先投，虫蠹而书攒旧阁。

余方守职，尔欲埋魂，想须视虎，料臂看猿。泉惊夜壑，草变寒原，荒陌是永归之里，老松无重启之门。呜呼！听挽心伤，睹輶目眩，苟公忠之义著，虽古今而情见。冀幽壤之是闻，飡临棺之一奠。



代诸郎中祭太尉王相国文

维太和四年月日，某官等敬祭于故相国、赠太尉太原王公之灵：呜呼！天以和气，钟于贵人，含光不曜，煦物如春。发自贡士，骤为庭臣，鸿雁联行，共凌青云。既操利权，兼秉国钧，食禄甚厚，奉身如贫。

井络之隅，益部为大；斗牛之下，扬州繁会。受社临戎，油幢曲盖，印绶重叠，恩华滂沛。簿领如山，处之若闲，榷管之权，往而复还。炎炎铺铺，出入二纪，未曾伤物，屡有荐士。急难友弟，谨厚训子，颜间熙熙，不形愠喜。处己无咎，得君如此，若木方高，香飙欬起。

三台之气，变见在时；五福之来，盛衰有期。晚下黄阁，车骑威迟；夕归华堂，言笑嘻嘻。诘朝□然，有恙求医，未撤琴瑟，俄悬素旗。宸衷震悼，朝右凄悲，诏下褒崇，恩殊等夷。灵籓既驾，真宅将归，笳箫咽而复扬，风日惨而无辉。

元亮等或早挹清尘，或晚承泛爱，昔修礼于门楣，今缠悲乎祖载。幽显虽异，音徽未昧，神之格思，歆此诚酌。尚飨！

韩城门丈请为子侄祭外姑公主文

伏惟灵圆盖垂庆，方與荐祉，彩炯金沙，芳流瑶水。振馥掩蕙，怀秣耀李，前朝则稟谢成篇，东汉则仪班问史。后宫承露，别殿相风，屏高雪透，帘虚雾蒙。武帝之黄金屋



里，阿母之碧绮疏中，方星婺对，比月娥同。鲁馆未筑，尧亲尚宴，吹管邀云，投壶笑电。凭淑倚柔，含芳吐蒨，楼欲起而凤来，桥将横而鹊遍。

唐推姜姓，周重崔门，王子敬以笔札取，何平叔以姿貌论。女愧前师，嫔惭后则，比神仙而作配，岂工容而校德？扬历中外，便蕃宠荣，旁规不替，内助无倾。剑分沈跃，桐半死生，机残纬断，瑟怨弦惊。唐邑荒台，沁园古木，往往遗翰，依依地烛。皋平风紧，川斜日速，虽有祭以呈文，终无城而验哭。怨能感物，忧可伤人，膏肓语夜，瘳首藏春。五声谁验，九折非神，空留遗范，竟掩光尘。呜呼哀哉！

某自尊嘉姻，亟移年序，试种玉而有感，实坦床之无誉。因依高义，俯仰清规，假华□之绳墨，保私门之鼎彝。恩重事著，德流庆垂，既欢琴瑟，亦赋《螽斯》。今则窀穸有期，声容渐隔，表署古道，启扬曲陌。九酝斯在，八珍如昔。纵有写于千辞，终难期于再覿。呜呼哀哉！敢缘爱女，冀望遗灵。固将不昧，傥或来听！

为王从事妻万俟氏祭先舅司徒文

新妇衅咎所招，重罹天谪，始释纆而就吉，俄解帨以闻凶。衰祸所延，或深诸妇；冤号之地，良异他人。爰在高堂，尝依诸舅；聿来我族，实号儒门。虽传业于《诗》《书》，冀同光于轩冕。羽书铜印，东泛西浮。及世难旋臻，家徒壁立，望萍蓬而结欷，指沟壑以貽忧。竟蒙念切诸生，言忧幼女，卜云其吉，天也来仪，莲幕高华，兰阶秀异。尊卑共感，里巷同欢，岂谓百两才归，双旌遽改。虽在途称妇，已蒙羔雁之荣；而辞家适人，未具箴螽之敬。诂言不



日，奄背深慈？永痛长号，五情分裂。呜呼哀哉！

远国千里，夜泉九重，侧闻龟筮之言，将备涂刍之礼。今以干戈未息，途路多虞，清贫昭艰食之忧，遐阻难举家而往。不获躬随绋旌，亲诣松扃，抚行引以伤摧，抱眇孤而惋毒。酒醪粗列，蔬果空陈，身叩杯盘，血沾匙箸。荣同子妇，虽称美于他宗；念系孙甥，亦兼情于血属。敢希神理，赐监哀衷！

为王秀才妻苏氏祭先舅司徒文

奉违慈颜，将涉半载，追攀莫及，号毒无任。恭惟尊灵，好是懿德。其修身克己之规矩，誓心奉国之忠诚，武略文经，官方政术，既外言不入于中壺，故殊勋无预于斯文。今沥血写诚，叩心寄酷，只欲以闺庭见闻之事，申泉扃永远之哀。三奠未终，五情先溃。呜呼不祐，天实为之！

昔我门外，首后侯服，传鼎铭于百代，称玉润于十家。新妇之先，实继儒德，羔雁克光于宋子，丹青远比于瀛洲。
原注：秦府学士之后。三纪以前，六姻推最，俄已吉凶相反，中外貽悲。蕞尔羈孤，邈无依怙。孱形弱质，言归自出之私；五岭三江，远食分忧之禄。结爱异诸生之列，延慈于众妹之中。虽手足乖离，乡关绵邈，而苏氏魂灵有寄，门构无亏，言念慈仁，实动肌骨。

新妇梼杌成性，诲诱难移，大家以恤孤，严室而悔过。面授刀尺，躬传织纈，常忧许嫁之时，未尽宜家之美。俄乃守龟有兆，贄雁来仪，克以眇軀，荣陪诸妇。爱忘于丑，姻不失新，良人既托于外兄，丘嫂复荣于犹女。期总百口，咸蒙衣食之仁；昆弟三人，并受簪纓之赐。况兹屡岁，时邁沈



痾，煎饵延忧，祷祠积费。田巫密召，秦缓旁求，回幽魂于再三，割廉俸之千万。重以某郎祗蒙严训，投迹名场，载深惟疾之忧，常有于飞之命。辞离盖数，就奉多违。或荣宠屡加，每乖于献贺；或起居有恙，盖阙于煎调。日月其除，螽斯寡裕。使二男继天，重贻门户之忧；虽一女出家，未有庄严之力。方将湔肠洗胃，易虑兢魂，冀收庆于将来，用承光于厥后。岂谓衅深无禱，祐薄难修，方于百战之中，忽降两楹之梦，追摧酷裂，五内崩伤。

呜呼！士谁不荣者风义，人谁不贵者勋庸。八绶州符，两司廉印，三迁省座，四涉斋坛。玉帛贤豪，略盈于管第；裤襦疲病，横励于藩维。虽清闲之事业无亏，而大国之依凭未极。殷轮莫返，抚节归全，上轸九重，旁凄五服。银章拾级，遽为告吊之恩；水土分官，翻作追荣之美。天乎不憖，神也何依！

今则龟筮有从，日月叶吉，指祁连而启引，复京兆以开阡。绋旛前指，桐棺后出，严姑永痛以触地，令嗣长号而怨天。变霜景于春朝，洒夜泉于昼景。况奉御诸子，服纪才终；三川伯郎，丧制未毕。哭泣遂延于数院，缞麻略满于一门。何昔时荣乐之多，而今日夺伤之并？短长有数，冥冥难分。新妇诚合徒步叫哀，临穴申礼。属稚姑季叔，或有止留；家老與臣，尚多依庇。既无冢妇，难旷门庭。呜呼哀哉！

愤莫切于冤痛，永违尊荫者痛之极，不登遐寿者冤之深。痛极冤深，碎心殒首，百身非赎，九死何追！蔬果盈前，酒浆在列，罕帷俨撤，哀挽成行。昔为供养之资，今作幽明之诀。冤号圯裂，触目崩摧，伏希明灵，一赐临降。



祭外舅赠司徒公文

维某年月日，子婿李商隐谨遣家僮赍疏薄之奠，昭祭于故河阳节度使赠司徒之灵。惟昔积德卜年，源长庆延。岐山之走马胥宇，嵩丘之控鹤寻仙。重规叠矩，蕃昌亿千。邂逅中代，支离数贤。豆萁失君，随庾、谢而南渡；《桃叶》兴咏，弃江、徐而北旋。已失晋阳之菜地，因开濮水之松阡。时非得已，吾宁固然。王殷别祁县之居，未伤于教；王濬占弘农之籍，果振其先。既而断韦更缉，脱简重编。二掾则齐翔谢凤，两令则庭落杨鳢。

繫彼家声，重婴世故。值冀寇之北至，属虜马之南渡。肇允成公，悲丁国步。悼犬马之恋主，怆梟狼之据路。投笔三叹，弯弧一怒。毙断后之王双，缚难宽之吕布。皆钺赐杀，圭符锡祚。实诞上公，载扬垂裕。

两栳蕃响，百丈端标。重侯有寄，任子来朝。书通轩、禹，文合《谡》《韶》。熊馆中涓，方奏扬雄之《羽猎》；露台法从，已赋王褒之《洞箫》。乃即秘丘，乃登延阁。愈高、赤之痾痒，变服、郑之糟粕。麟台秩满，龙楼籍通。辍春闺之赞谒，佐夏口以观风。魏太子之寓书，欢娱不足；桓司马之英气，喜怒皆同。复因所托，往保于东。齐师拒召，洛邸兴戎，虽得兔穴，未摧隼壖。保厘不教之兵，才馀百数；羲和难驻之晷，宁复再中？上阳将鸣于夜柝，东人半逐于飘蓬。公请于帅，愿当其锋。搢白简以腰剑，攘青袍而手弓。咄嗟则前队鼓勇，暗鸣而后骑争雄。才馀数刻，尽翦群凶。山涛论兵，此中不浅；魏舒善射，知之何晚。尚踬迹于天朝，更从公于蒲坂。旋衣朱绂，入谒皇闾。乃乘骢马，来临



秭归。峡束遐路，滩含骇机。桂楫之不用安得，布帆之无恙者稀。公诱以利，公申以威。明拯人之赏，示狎水之非。却张禹之江涛，非因行县；戢温公之水怪，宁候照矾？迁去郾城，仍临蔡壤。释杼柚之悲，解秋荼之网。救旱平怨，停霜辨枉。褚义兴之部内，枯树重荣；傅安成之郡中，淫祠罢飨。

容山至止，郎宁去思。跼鸢息厉，毒虺停吹。临海之蜜岩不禁，合浦之珠蚌休移。既相温文，旋迁徽卫。复道亲警，严更密隶。统临緹骑，东都之上将今官；意气朱旗，南岳之诸刘昔誓。

番禺是宅，涨海攸瀦。疮痍金宝，粪土犀渠。跨马将军有双标之柱，酌泉太守无去骨之鱼。已乏断牙之笔，兼无汗简之书。江革船轻，空险西陵之渡；邢公宅湫，曾无正寝可居。

安定求才，朝那阙帅。衢室晏罢，云台夜议。虞雪岭之惊烽，忽玉关之滞使。李广名重，王商貌异。征轂方推，行台遽至。塞水分溜，边城早寒。鳧钟响远，鼙鼓声干。九国遗戎，咸忧其族灭；三州戍卒，休歌于路难。排闷无及，持符载泣。荷紫泥之降数，驰墨车而来急。省揆名在，农官望集。鄙卿曹之四至，小承明之三入。鄙、毕之地，轩辕之台，葛绷将掩，柏陵始开。会稽之象犹未去，鼎湖之龙不归来。代邸迎□，将极事居之礼；乔山护驾，犹深送往之哀。

许下旧都，淮阳劲卒。帐督千乘，人殷万室。獠鬻潜动，偏裨远出。指授筹谋，丁宁纪律。秋胶方折，塞月未亏。寇屯日逐，师分谷蠡。薛公之揣敌情，不过三策；充国之为兵学，远及四夷。千牛不燧，六骡已驰。沁园归主，细柳屯师。赤狄违恩，晋城告变。假三齐之余丑，犯神州之近甸。怀邑营匝，河桥旆转。城东阳而莱子惧，事在晏桓；壁



武牢而郑伯忧，功存孟献。示羸策密，诱敌谋深。子阳之降奴失计，袁熙之别将先擒。元子能官，季男善赋。咸移俎豆之业，共集干戈之务。金仆陷坚以深入，劲弩飞空而乱注。誓与族以忘生，报时君之善遇。陈球家室，终避难以无闻；去病子孙，亦成功而有素。

大勋垂立，定命难言。长城遽坏，秦岳俄骞。星坠营中，先时尽见；儿啼地下，此兆难原。遂稽诛于贼垒，遽贻恸于天阍。绶复有礼，褒敛加恩。诚蕴蓄之非尽，在始终而可论。呜呼哀哉！

惟公之膺秀璆筠，稟和钟吕。青海万里，丹青一举。季布金诺，延陵剑许。既辨冠于燕、齐，亦信闻于梁、楚。扬亲业就，继代名高。永言气类，莫匪英髦。谢万有安石之兄，见推时俊；王弘以昙首为弟，远映人曹。故得行有二矛，居悬重绶。赤羽若日，金印如斗。赐衣千裘，宠加寒暑之初；宸翰万重，誓在河山之后。重以夷门下士，楚馆求才。御车表敬，比饭除猜。同羊侃之接宾，共其醒醉；异蔡凝之待士，略彼蒿莱。而又理达团空，道通无著。《水月》观定，春台寄乐。赤髭疏主，掷麈尾以无言；绿发仙翁，摄霓裘而自却。呜呼哀哉！

其世荣也如彼，其全材也若此。忽东晖之云宴，虽西山而莫起。语光阴之代谢，石火风灯；追平昔之音容，惊波逝水。今则青乌荐卜，白马临茔。并移黄石，始启滕城。玄甲等嫖姚之礼，荒阡改京兆之名。魏冢竹书，几年复出；燕丘华表，终古含情。

某早辱徽音，夙当采异。晋霸可托，齐大宁畏？持匡衡乙科之选，杂梁竦徒劳之地。虽饷田以甚恭，念贩舂而增愧。京西当日，辇下当时。中堂评赋，后榭言诗。品流曲借，富贵虚期。诚非国宝之倾险，终无卫玠之风姿。公在东



藩，愚当再调。赍帛资费，衔书见召。水槛几醉，风亭一笑。日□中昃，月移腠肭。改颍水之辞违，成洛阳之赴吊。呜呼哀哉！

汉陵摇落，秦苑冰霜。将观祖载，遂迫瘡痍。谢长度之虚羸，升车未可；沈休文之瘦瘠，执轡犹妨。林薄终焉，关河永矣！抱痛酸骨，衔悲没齿。潘、杨之好，琴瑟之美，庶有奉于明哲，既无亏于仁旨。僧虔笔拙，葛洪纸空。裁词有尽，投血无穷。希降光于寓奠，聊照恨于微衷！

补 遗

修华岳庙记

夫华岳者，在西之宗镇，正基周、秦之墟，仰荫星井之曜，协金德以主生，含素灵而养物。其状也，则削成万仞，秀出云汉，芝草植于其庭，醴泉流于其下，连带冈阜，跨抱原野。谷云所润，则土为神区；膏雨所降，则泽沾万里。斯乃风云之所官府，物类之所归藏，尽精灵之至极，穷山岳之壮丽。是以神明居其宅，游仙萃其宇，往世以来，莫不崇之。故配天之义，载在《虞书》；秩宗之礼，列于祭典。大唐应期，承天受命，绍重基于万世，阐皇风于五叶。敬神炳灵，祈之以信，而神降之福，众祥并应。致治太平，灾害不作，自非诚之所感，孰能臻此？开成元年九月戊戌，遣元舅侍中、太宰、征东大将军、辽西王辽西常英，冠军将军、礼曹尚书、河内公河内荀尚，立节将军、安定侯、直勒侯尼须，荐以三特，建立殿庙，造作碑阙，庶使明神，永安其



居。夫有一善之行，尚称之于时；立一惠于物，尚咏之于世。况至公配之于两仪，仁泽济之于生民，稽之于义，容可已乎？遂命史臣为之颂曰：

奕奕西岳，实曰华山，基洞水府，峻极于天。跨原抱阜，包谷怀川，幽壑澄润，虚岫扬烟。峭崿空笼，茂林重邃，吐纳风云，殖生万类。体静兼仁，惠有攸利，神明是居，游仙是庇。岩以崇宗，谷以虚受，则天之高，拟地之厚。润泽无穷，体实长久，功配两仪，德均徽猷。朝咨上宰，建兹灵宇，正以准绳，参以规矩。材用不愆，显章有序，庶几神居，永宁其所。

新 补

虎 赋

西白而今，其兽惟虎。何彼列辰，自虎而鼠？善人瘠，谗人肥。汝不食谗，畏汝之饥。

恶 马 赋

彼骑而啮，孰为其主？彼刍而蹄，孰为其圉？五里之堠，十里之亭。瘠燥饥渴，不择重轻。亭有馋吏，曝之为腊。又毒其吏，立死于析。

均据《适园丛书》本《后村诗话》续集卷二

